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目錄

卷一 緒言

卷二 聖書類

卷三　眞教辯護類

卷四　神哲學類

卷五　教史

卷六　曆算類

卷七 科學類

卷八　格言類

卷九　譯著者傳略

卷十　徐匯巴黎華諦岡圖書館書目

補遺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

卷一 緒言

一 明末耶穌會士輸入之科學

明清之際，西洋科學輸入我國，我國學術界上頓呈一異彩焉。其輸入之介紹人，爲天主教之耶穌會士，其最著名者爲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艾儒略等。我國學者則有徐光啓、李之藻等。其輸入之科學，有天文、曆算、地輿、礮銃、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學。此種學問，不特當時發生極大影響，卽今日亦保留其權威；其所以致此者，蓋當時儒士所談者僅一種空疏之論，而於實用之學，盲然未知；今西士忽輸進利國利民之實學，士大夫之思想，能不爲之一新；而吾國人今誦其著述，亦能不油然而生景仰之心乎。今將西士譯著之書，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法，作一研究，以介紹於閱者。

二 西士所著書之分類

西士遺留於吾人之書籍，大綱可分爲宗教及科學兩類，其細目亦可分析言之：

宗教書中有論道理及講修威之書，有辯護、闢迷、釋難、解惑之書，有聖人行實，及聖教經文等書。科學書中，有天算、地輿、水學、哲理、小學、形下學等等。其著書之人雖盡爲耶穌會士，而國籍則有意、比、德、法、葡、西、荷、奥、匈、波等國之不同；至論時期則自萬曆帝起，以迄乾隆中，達二世紀。著書之動機，則因各著作者所處時代之背景不同，故書中之思想亦隨之而異；且每一時代與西士之遊者，階級不齊：有達官闊人出入於教士之門，有平民俗子亦親炙教士之言論，因而所著書籍，有義理奧衍，非翰曹不能領悟者；有詞句平凡，專爲一般民衆閱覽者。而著書者之主觀觀念，亦因領悟中國情況有其不同之點，於是有影響於其著述者矣。

三　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

天主教教士欲入中國，宣傳聖教，實始於聖方濟各，惜未實行，齎志以沒。厥後實踐聖人之志者，實爲羅明堅、利瑪竇二人。一五八三年羅利二公得入吾國內地，在廣東肇慶，建立聖堂。是時，羅公洞明文字爲宣揚聖教不可少之工具，即於一五八四年出版天主聖教實錄，是爲天主教教士到中國後之第一刊物。書中所論：天地有一生造萬物之主宰，掌管斯世；人神由天主所造，人之靈魂永不死滅，人死後，善則有永賞，惡則有永罰；天主定有十誡，命人遵守；人欲救靈須服事天主，而入其所立之教。

此等道理皆爲天主教之根本道理，給外教人以聖教初步之認識；宜乎此書一出，不一年而流布達一

千餘冊，外教人亦莫不承認聖教道理，吻合於人倫之大道，而表示歡迎。

四　利瑪竇之天學實義

繼聖教實錄出版之第二書，允為利瑪竇之天學實義，後改名天主實義。天主實義者，利子與士大夫質疑問難討論教理而作也。此書較實錄為優勝，所論皆哲理；達官顯宦讀之而皈依聖教者不乏其人，馮應京、徐光啓即其顯著者也。

但天主教之道理，究為教外人前所未聞，而國人當時之心理，抱閉關主義，嫉視外人；羅、利二公深入內地，不無引起民衆之疑慮；故審時度勢，如直接以天主教之道理投入人心，人必畏而遠之，不若先以本性之學問，引人研究考問，而易於樂從，利子所以先注意西學之灌輸也。

利子在肇慶時，室中懸有地圖，人有來參觀詢問者，公為之講解；堂中之耶穌及聖母像，亦吸引觀者好奇之心；公亦乘此良機，為之講釋天主教之道理，聽者無不悅服。然此祇對於羣衆而言。至若為文人學士，公則著書立說，以闡明教道；所言皆至理名言，文字亦華麗，故頗能博取學者之心；而其最有名之書，即與徐光啓同譯之幾何原本，是書說理明通，條解詳悉，無一字之苟，一語之疏，宜乎梁啓超贊為「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見梁著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十三頁。）

五　西士所著書影響於中國整個學術

嘗考西士所著之書，在我國學術界上，其影響不限於局部，而爲整個者也。何以言之，吾國學者自宋以迄明末，其所討論者爲一般空疏之理學，不切實用，無補民生；其弊之所至，養成士大夫萎靡苟安之氣而已。梁啓超先生曰：「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憐。」又曰：「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曆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李涼庵，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的影響不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三、十四頁。）可見吾國整個文化受西士之感應力，實浩大焉。

竺可楨先生「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啓」篇中亦曰：「當明之末造，士大夫無學術，而務欺詐貪鄙奢淫者，相望於社會。上焉者如東林諸學子，亦斷斷於朱王門戶之爭，性之善惡之辨，雖顧憲成、高攀龍輩明是非，輕生死，明社之覆，黃梨洲謂『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要非過譽。但萬曆天啓之際，外寇已深，內亂待發，兵不習戰，國庫空虛，而學者猶高談性理，出入禪道，其無補於時

難也可知。即負世重望，而爲公少年時素所拳拳服膺之焦漪園，亦致力於存心養性之學，謂「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若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且也佛學即爲聖學，無怪乎公遇利子瑪竇而後知西學之足以進德，利用厚生，而爲之心折焉。」（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準此而論，西士所講之學，所立之說，有起衰振敝之功，回生扶死之效，豈非因其所討論者，演其影響於國計民生，而爲我國整個文化上有其鉅大之貢獻乎？今試分別言之：

一　在地輿學　吾國古時對於地理學，絕少正確之觀念，西士製造輿圖，示地球上各國所佔之位置，古人錯誤之觀念因而改正不少。利瑪竇之萬國輿圖，南懷仁之坤輿全圖，白進等所測之皇輿全覽圖，以及乾坤體義（利瑪竇著），職方外紀（艾儒略著），坤輿圖說（南懷仁著）等書，允爲最著者也。柳詒徵曰：「元明間人，猶未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爲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柳著中國文化史下冊三〇六頁）旨哉斯言。

二　在天文學　明代曆法，沿用大統曆及回回曆，而欽天監所用儀器，亦多循元舊。明懷宗初，日蝕失驗，上罪臺監。徐光啓上疏言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上乃詔修曆法，敕公領其事。公荐西士湯若望，羅雅谷，鄧玉函等，設局修曆造器。清初南懷仁繼之，於曆法有顯著之貢獻，且引起吾國學者研究曆算之興趣。梁啓超

曰：「先是所行「大統曆」循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謬很多。萬曆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謬，請重爲釐正。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辯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改革之業。……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少。』西士在吾國天文學之貢獻，可謂最有成績。」（梁著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五頁。）

三 在礮銃 明末邊境不靖，始知西洋火器之重要，而講求鑄造。明史徐光啓傳謂：「徐光啓從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神宗時遼東方急，光啓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黃伯祿正教奉褒：「天啓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銃礮，以資戎行。」崇禎十二年，畢方濟上疏言西銃之效用，而頗受朝廷之信任。清初，亦迭命南懷仁製造大礮。是火器爲當時朝野所重視，雖用之不得其人，而未著大效；然科學之利益，實有不可淹滅者。錢江張星曜傳徐光啓曰：「公得西學守禦之道，精造火器，扞衛不虞，且更條陳保安制勝之策，屢疏於朝，上欲大用之，小人忌其功，沮抑不用，集有庖言等書，存於監局中，後章皇帝得之，讀不釋手，嘆曰：使明朝能盡用其言，則朕何以至此耶。」（見徐文定公三百年逝世紀念彙編。）

其他別種科學，如鄧玉函，王徵之奇器圖說，而重學興；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徐光啓之農政全書，而水利農政有科學研究之證明，湯若望之遠鏡說，而西方光學輸入吾中國。總之諸凡科學，不必枝節枚舉，只要綜

要言之，已可知其梗概矣。

六　西士輸入科學方法之影響

夫明末清初西士所施於吾國學術界上之影響，不在某種學問，而在於治學之精神，即以科學之方法研究學問。故其所討論者，皆切實有用之學，裨益國計民生，而在明末之學界上，興起一反動之勢力，革新之興味。梁啓超曰「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爲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爲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爲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講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少。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李天經、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方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旂等人，皆曾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辯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又胡適之近在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講演，題爲「考證學方法的來歷」，謂中國近三百年來思想學問皆趨於精密細緻科學化，一般學者，認爲係受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之影響，其立論有二：一、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有音學五書，閻若璩之考證古文尚書，有古文尚

書疏證，此種學問方法（考據方法）完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二、考據學方法，係當時學者受西洋算學天文學影響。」（見一九三四年一月大公報）梁胡二氏之言，足證西士曾爲吾國士大夫創治學之方法，而施其影響於吾國整個之文化。今試覈西士之著作，而信吾言之不誣焉。

有明一代承宋代之弊，專究明心見性之空談，而不務經世致用之實學，沿至明末，已奄奄一息，無復生氣矣。適此時利瑪竇來吾國，以西國治學之精神，求學之方法，研究吾國經籍，而發見吾國經典受宋代理學派之層層註疏，重重詮解，將經籍客觀本有之面目，以主觀之意見，改換其眞相矣；利子於是主張直讀原文，不拘泥於程朱陸王等之疏解，庶古人立言之眞旨，可以復明於後世。利子本此宗旨，研究古籍，事若無關大體，而其影響之所至，實給當時啓蒙之漢學派一大助力，爲清代之考證學，音韻學，尤爲顯著者也。利子而後，接踵而來之西士，亦大都本利子治學之法，研究中國書籍，而當時吾國學者與散居全國之西士晉接者，亦莫不受其深刻之印像，而在彼等之著作中，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如胡適之在輔仁大學演講「考證學方法的來歷」中有一段說，謂：「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有音韻五書，閻若璩之考證古文尙書，著有古文尙書疏證，此種學問方法，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徐霞客之遊記，以親身跋涉山川，實地研究地理，宋長庚之天工開物，以科學方法詳說食物、被服、用器、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與西士地輿學，鄧玉函王徵之奇器圖說，徐光啓之農政全書，多少不無關係。至若梅定九、王寅旭等曆算學，都承明

末利徐之影響，自不待言矣。

七　西士所著之宗教書

西士所著之科學書，有其權威於吾國學術界，既如上述，今試言其關於宗教者。關於宗教之書亦已曠有而盡有。西士之初入吾國也，欲尋索吾中國古書上，有何天地萬物主宰之觀念，乃遍閱經典，而知「天」與「上帝」二名詞，實吻合於造物主之觀念，於是取用此二名以名拉丁文之 Deus，即天主，故利瑪竇初著之天主實義，本名天學實義，即此意也。

夫西士既入吾國，其所懷抱之志，乃在傳教救靈；書籍爲宣傳聖教之有效工具，而始初欲吾華人當知者，即天主之爲何物，故羅明堅利瑪竇始初出版之書，乃天主聖教實錄及天主實義二書。但吾華人浸潤於儒教思想，迷信甚深，將古聖人對於眞正之造物主信仰——天，上帝——等觀念，已淹滅不明，或持懷疑態度；西士於是著有許多闢邪崇正之書，如利瑪竇畸人十篇，徐光啓之闢妄，諫諸偶編，破迷等等之書。佛老固爲迷信，但古代之眞正儒家莫不信天敬天事天，天者造物主也。西士欲證儒教雖不與天主教背違，但非超性之眞教，故有所不足，天主教者正可以補儒教之缺而完美之。西士於是取中國經書上之宗教思想，一一與天主教之道理，比觀而論，著有古今敬天鑒，天學本義，天儒印正，天儒同異考，補儒文告等書。教友既領洗

入教，又當洞明教道有要理，為一教友不可不知之基本道理，有為較深之道理，即為一教友之修養，當知之修成方法。為要理教士等著有十誡勸論聖蹟，天主聖教問答，告解原義，聖教四規，天學略義等書。為深造之道理，教士亦著有許多書籍，如修成神務，天階，七克，崇修精蘊，輕世金書等等。

聖經為教友當日常流覽之書，耶穌行實，聖人聖女傳，又為教友當仿效之模範，西士於聖經聖傳，所以亦有不少之譯著。聖教傳入吾國後，不無風波之發生，而有教難矣。淺信德之教友，當波浪橫生，或在嚴刑之下，不無信德之搖動，間或有背教者；西士為勗勉冷淡教友之熱心，或勸亡羊之歸棧，亦著有此類之書籍，如莫居凶惡勸，策怠警喻等等。

西士傳教吾國，又高瞻遠矚，思先立一永久不拔之基。欲達到此目的，最要者乃成立一國籍神職班。為此故也，於是有超性學要，司鐸典禮，司鐸典要，聖事禮典，彌撒經典等書籍之出版，俾神職班得有其職務上應有之書籍；此種計劃，固非常可嘉者也。

八　西士與華士著譯書籍

綜上觀之；西士之著述，種類甚多，文字亦深淺不同；深者非常典雅，非翰曹不能讀，淺者通俗易曉，幾婦孺皆知。於是興起問題，此種書籍，是否由西士親自執筆著述，或西士口授，而華人筆之，或由西士起稿而華

人潤色之？曰此三種方法大抵皆用，不能執一而言之。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當由羅子口授而筆之；（參閱 P. H.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 siècle p. 239）徐光啓之幾何原本，利瑪竇亦講授，而徐子筆之。他若七克，泰西水法，亦未嘗不然。傅汎際李之藻之寰有詮，名理探，傅子譯義，李子達辭；讀名理探仁和李次彪之序而可知，其言曰「先大夫（李之藻）自晤利先生於京師，闡轍所之，必日借西賢明斷擴；迨癸亥歲居靈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寰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繙是編（名理探。）蓋寰有詮詳論四行天體諸義，皆有形聲可晰，其於中西文字，稍易融會，故特先之以暢其所欲吐，而此則推論名理，迪人開通明悟，洞澈是非虛實，然後因性以達超性，凡入從事諸學諸藝，必梯是以爲嚆矢，以啓其倪，斯命之曰名理探云。……第嚴意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安，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曆致身矣。」又寰有詮李之藻自序云：「……余自癸亥歸田，即從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譯，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會理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

從此二序中，我儕可見當時譯書之一切困難情形，與夫用功之處，傅子則口授，李子筆之；口授者，猶慮

言不達意；筆之者亦恐文不切事。於是反覆推敲，互助以補不足。此種堅忍工夫，豈現代學者所屑爲之哉。

試再讀幾何原本利瑪竇引曰：「……竇自入中國，見爲幾何之學者，其人與書，信自不乏，獨未睹有原本之論，即闕根基，遂難創造；……當此之時，遽有翻譯此書，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用酬其嘉信旅人之意也，而才既菲薄，且東西文理又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爲文，便成艱澀矣。嗣是以來，屢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輟三進三止。嵗庚子，竇因貢獻，僑邸燕臺；癸卯冬，則吳下徐太史先生來，太史既自精心，長於文筆，與旅人輩交遊頗久，私計得與對譯成書，不難於時以計借；及至春薦南宮，選爲庶常，然方讀中祕書，時得晤言，多咨論天主大道，以修身明事爲急，未遑此土苴之業也。客秋乃詢西庠舉業，余以格物實義應，及譚幾何家之說，余爲述此書之精，且陳翻譯之難，及向來中輟狀。先生曰：「……既遇此書，又遇子，不驕不吝欲相指授，豈可畏勞玩日，當吾世而失之！嗚呼吾避難，難自長大，吾迎難，難自消微，必成之。先生就功，命余口傳，自以筆受焉，反覆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復訂政，凡三易稿。……」

從利子之引言，不特翻譯之困難——「每患作輟，三進三止」「重復訂政，凡三易稿。」——且譯才之難得。——「屢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輟；」「余爲述此書之精，且陳翻譯之難，及向來中輟狀，」恍然可見。然利子於中國文字似已嫻熟，亦可概見，

利類思之超性學要，譯筆簡明，亦一部有數之書，今在自序中曰「旅人九萬里東來，仰承先哲正傳，願偕同志，將此書偏譯華言，以告當世。自愧才智庸陋，下筆維艱；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數限，反覆商求，加增新語，勉完第一支數十卷，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也。」從此語可知利類思譯此書，必不專恃口授，且親自下筆，但文字雅麗，此則必借助文人之潤色。最後譯之天主降生論，文雖通順，而欠精邃，蓋修飾之功施之未多，而譯者文字之本相反得以映照出也。

要而論之，西士所譯之書，有口授者，有親筆而經他人修削者，有共事合作者；然無論如何，所譯之書必經西士寓目審考，而華士潤色之者也。

九　西士所編譯書之文理

至論文字有深淺雅俗之殊異，不特各人所著之書，有此殊異，即一人所著之書，亦且如此。何以故？蓋一由於西士對於中國文學，自然能由研究而增進，於是因刊著時期之不同，而有此殊異；二由因助西士著作者之學問有優劣，斯著述有高下之不同；三因所論之資料，有難易之殊，筆達之自然亦有難易之別；四因對象之不同，有爲文人學士而作者，有爲庸夫俗子而談者，於是文字有高深淺顯之分別，不可一律而論。西士所著書中，文字奧雅淵博者當推天主實義，畸人十篇，幾何原本，名理探等書，而其所以膾炙人口者，亦坐此

故也。

十　華儒潤色西士之書籍

今再進論者：即同西士著譯，或爲之潤色者，是何等人物？答曰：第一流人物，當推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中國聖教三柱石。其次則有馮應京、李天經、王徵、韓霖、段袞、瞿式耜等等，而教外官紳亦不少爲之修飾焉，梁啓超曰：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尙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李天經、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方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旂等人，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四頁。）從此可見凡作序跋者，必與西士有交誼，而於彼等之著述，不無推敲之關係者也。

雖然，往昔之西士於中國學問有其深切之認識，不特能讀古書古籍，且能信筆直書，曲達意義。蓋其心欲深究中國之文物制度，風化習尙，同而化之，以達到其榮主救靈之宗旨。有此懷抱，故不怕辛勞，埋頭伏案，必欲深通中國之典籍而後快。是以出而應世，與吾國士大夫交，即能折服人心，而令人欽仰。從此可知，學問者爲宣揚聖教之好工具，不特能聯絡情感，且能爲信光之先導，而感化人心；有歸化中國外敎人之心者，當深思而熟慮之哉。

古昔之西士，深明此中關係，故[illegible]我國學者，對於譯著，通籌算，有大規模之計劃。金尼閣司鐸自歐洲回來，帶有西書七千卷，擬一一翻譯；李之藻擬編印公教叢書，而有天學初函之刊印；利類思有爲神職班應用之經典，神哲學等書，思擇要譯著；西士之熱心著述，已可見一斑。所惜時移勢變，而所定之目標，未能一一實現；兼之敎難時興，致教士無安定度生之日；而十八世紀耶穌會之取締，會士不能繼續到我中國，承接文化事業，致始萌之科學，不得盡量生發，此則爲學術界上之一大打擊也。今西士遺傳於吾人之著述，散佚者亦不在少數，前哲心血所結善果，而後人不知保存，且漠不關心，此則可惜耳。余有感於此，爰將徐匯書樓所藏諸書作此簡單提要，以餉讀者。本年又逢耶穌會創立至今四百年，是書之刊印，亦爲紀念云爾。

卷二 聖書類

敘

今夫書之美善，要視其文字之優劣；所謂「文以載道」是也。然道之本體，其超越之美善，亦足以顯揚其書之美善，以書能因道而傳誦故。書之美善者，莫聖書若，蓋聖書所論者，是最神聖之道理故。聖書中有聖經，是天主之言，天主之書也；次爲聖傳，是聖人聖女之奇行奇迹也；次爲崇修，是勉人修德立功之書也，次爲敬禮，是崇奉天主恭敬聖人之禮儀書也；次爲論道，是講論聖教道理之書也；或其他類似者，今皆集於聖書類。幷爲之作提要。

古新聖經

耶穌會士賀清泰 P. Le Poirot 譯，係官話，章與節與拉丁文聖經不甚符同，抄本未刊。今將已譯之經名錄下：

有造成經之總論共二本，Genèse
救出之經一本，Exode
肋未子孫經一本，Lévitique
數目經一本，Nombres
第二次傳法度經一本，Deutéronome
若穌耶之經一本，Josué
審事官錄德經一本，Juges
衆王經書序四本，Rois
如達斯國衆王經二本，Paralipomènes
厄斯大拉經序一本，Esdra

多俾亞經一本，Tobie
祿德經一本，Ruth
若伯經序一本，Jobs
厄斯得肋經一本，Esther
如第得經一本，Judith
達味聖詠三本，Psaumes
撒落滿之喻經一本，Paraboles
智德之經一本，Ecclésiaste
厄格肋西亞斯第箇四本，Ecclésiastique
達尼耶爾經序一本，Daniel
依撒意亞先知經一本，Isaï
瑪加白衣經序二本，Machabées
聖史瑪竇萬日略一本，Evangile de St Mathieu
聖史瑪爾谷萬日略一本，Evangile de St Marc

聖史路加萬日略一本，Evangile de St L'uc

聖若望聖經序一本，Evangile de St Jean

諸德行實一本，Actes des Apôrtres

聖保祿聖伯多祿聖亞各伯聖如達書札合訂三本，

聖若望默照經一本 Epitres et Apocalypse de St Jean

聖經之序

聖經者，不是人說的平常話，乃是天主之意天主之語。雖然自古以來，聖人們接踵將天主之意，將天主之語，記載書上，從無私意增減，故無絲毫差之處。天主特意開明他用聖寵光照，使他們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事，比親眼見的更明白，更清楚；不但如此，記載的時候，惟恐記錯，不隨自己的意見，全用天主所定的，如親耳聽的眞切話。爲甚麼緣故，因關係我們人的永遠眞禍眞福；況且天地萬物，神人萬物終始，人類歸向，在世何爲，甚麼是眞正善德，眞正美功，甚麼是罪，甚麼是惡，甚麼是卑賤，甚麼是過愆，這些緊要的事，聖經全全講明；又有眞切的憑據，天主親愛我們至極，安排這樣齊備，格外施恩。雖數千年來，經水火刀兵災患，賢人名士書籍，俱皆埋沒，但聖經常存，不但常存，還默行引動各國人心，將本地土語翻譯出來；但翻譯聖經的人，虔誠敬愼，惟恐背離聖經本意，聖經大道，卽錯亂了，那翻譯的名士，也知道各國有各國文理的說法，他們不按各人本國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聖經的本文本意，不圖悅人聽，惟圖保存聖經的本文本意。自古以來，聖賢旣然都是這樣行，

我亦效法而行，共總緊要的是道理，貴重的是道理，至於說的體面，文法奇妙，與人眞正善處，有何裨益。聖經有兩樣，一是古經，一是新經，吾主耶穌未降之先作的經，謂之古經；既降之後，謂之新經；雖說是兩樣經，卻都是天主降的旨意，教訓天下萬萬世人。每瑟聖人，遵天主命，創造聖經有五本，頭一本講天地萬物人類原祖原母，天主用全能從無而造，因此叫化成之經；第二本講，天主怎麼從厄日多國，把依斯拉厄爾的後代救出，因此叫救出之經；第三本講天主怎樣挑選肋未的子孫，承受祭權，也教給他怎樣行祭獻的禮，因此叫肋未子孫經；第四本記載依斯拉厄爾後代的數目，因此叫數目經；第五本講依斯拉厄爾在西奈依親聽的那一代全死在曠野，第二傳是傳給路上生的這代人，故叫第二次傳的經，這五本經，算是接續多經書的根本，暫提這五本經，別的接續多書，候翻譯的時候，纔講是甚麼經，是甚麼聖人作的；若問大字裏頭，攙合的小字，答說，大字是聖經的本話，小字是沒奈何添上的，若不添上小字，中國話說不完全，聖經的本意不能明白；再問這圈的講究，因經上難懂的做一記號，到後編上看有註解，若不解明，人看不懂，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若本文註解，寫在一塊，聖經的本文，就零零碎碎，人看難懂，也不成篇章，所以註解都在後邊。再問這經上傍邊，或畫一直道，或畫二直道，或三直道；答爲分別人名、地方、樹、丈量、邪神，比如人名畫一直道，地方、樹、丈量的器物，畫二直道，邪神畫三直道，天神點點。

再序

看書有兩樣人，一樣是誠心愛求道理，並不管話俗不俗，說法順不順，只要明白出道理來足足彀了，也對他的意思；這樣的人，可不是貴人麼，所該貴重的，他們也貴重，本來要緊的是道理，話雖是文彩光輝，若無道理，算甚麼呢，一口空噓氣而已。

還有一樣人，看書單爲解悶，倘或是讀書的人，單留心話的意思，深奧不深奧，文法合規矩不合，講的事情，或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或是奇怪的，或是多有熱鬧的，一見沒有，或書上沒有修飾，就厭煩了，拋下書，無心看了。論這樣人，一定要不服我翻的聖經，但這不服的人原不圖取神益，而悅耳目；若是這樣，一定顯出他們不很明白懂得事情的來歷。怎麼說呢？聖經不是人自己本意作的書，是天主親自說，聖人記載的；天主若要用奇妙的文法，既然他無所不知，一定能做絕美文法的書，他不肯，因他的意思，是教人寡學道理，行道理的事，所以特用俗語說了一件事，又重說，要高明的或愚蒙的都能容易懂得，也深深記得當緊的道理，天主貴重的，不過是人的靈魂，聰明愚蒙，天主不分別，爲幾個懂文法的人，不忍就擱了萬萬愚蒙的人不能懂文深的書，他們靈魂，也不能得受便益；既然天主的聖意是這樣；翻聖經的人，敢背他的旨意麼？譯翻的書，合對本文，全由不得人，或添或減，或改說法，恐怕有錯處，定不得有人說，爲欽敬天主的言語，也爲合讀書人的心意，也不高，也不低，用中等的說法，翻譯使不得麼，有何妨礙呢。答起初聖教內，有一極高的人名熱羅尼莫，也這樣想；他幾十年看古時博學人的書，後頭覺得外教的人，輕慢聖經，因爲話平常，說法太俗，定了主意，要光榮聖經。挑選西瑟落作的書，以他爲模樣，照他的高文法，翻譯聖經，已經動手，不料一夜睡臥夢寐之中，天神執鞭顯現，責備他，用鞭渾身上下亂打，一面打，一面譏誚說，你是西瑟落的門弟，我們特來酬報你。熱羅尼莫一醒，天神不見了。但聖人渾身覺得疼，也滿身有鞭痕，纔知道他的工夫，不合天主的聖意就住了手。聖人寄書一相契友，詳細訴這件事，也說，你不用想，我這是一虛夢的事，雖到如今已經幾天，我還覺得疼，鞭痕未愈，前轍既覆，後車宜鑒，所以我敢不謹愼，敢不隨天主聖意，致招天主義怒耶。

聖經直解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一六四二年出版，有自序，共八卷。是書乃詮解一年中之主日聖經，而加以箴言，一年中瞻禮亦詳解清晰；文理古雅，誠一本好書。此書之特點，允在索引，中文書之有索引者當以此書爲嚆矢。

聖經直解自序

凡受造物，莫不各有當然之道焉；蓋天主（其解見後）命之矣。今夫天自東徂西，晝夜密運，從初造以至今茲罔或息，斯非其道乎。天之內充塞維四行。乃厥火炎上，厥水潤下，厥土恆靜，厥氣恆游，又豈非道固然哉。而天與四行之道，非天主命無有也。他若草木萌于青陽，繁茂于朱明，秋風至而寒落，玄霜隕而枯敝者，非草木乎。草木之道，一天主命也。時構巢，時孳尾，時希革，而又時氄毨者，非鳥獸乎。而鳥獸之道，一天主命也。噫，吾博覽夫世物微矣，天主且猶各繫之道，矧于人爲萬形之靈者哉。人之道何在，欽崇天主，全其所畀之善是矣。且夫物蠢人靈，天主非私人也；蓋謂靈者聰明特達，其能循道順命，較萬物必倍萬不啻耳，奈何物之有覺無靈（禽獸）有生無覺（草木）或併無生者（天與四行）類皆各循其道，各順嚴命，而人靈且覺且生者，反獨任其私意，捌設多門，迷謬眞宗，畔違正理，甘自析喪其良心哉。用是吾主不勝矜憐，自天降誕，在世敷教，以醒沉迷，殆難殫述；而其要之又要者，宗徒傳之，後聖衍之，名曰聖經，中藏奧旨，蓋千六百三十餘年于茲矣。不佞忘其固陋，

祖述舊聞，著爲直解，以便玩繹，大率欲人知崇天主，從其至眞至正之教，無汨靈性，以全所賦之道，務使人盡和睦，世躋雍熙，公享福報，此則解經意也。至于文詞膚拙，言不盡意，所不敢諱，覽者取其義而略其詞可矣。

或問正道惟一，其在人心也，如日在天，國主在國，家主在家，乃曰一王一，主一，不可有二，道亦誠然矣。然一者必眞，而衆僞濫焉，孰眞宜從，孰僞宜棄，不識何法辨之，敢請。

曰道之眞僞，豈容無辨，曷法金工乎？金質未分，試之以石，則眞僞莫遁。天主之道至眞，本不容濫，而魔鬼其（解見第四卷封齋後第一主日）計狡，引人各樹私教，以俾世迷，人乃墮其誘惑，況沒性靈，若飲鴆毒而甘之，嗜其美，罔知其毒，以迨于死；是以有識君子，必察乎此正道者百鍊精金也；邪道如銅，亦別以試石之法，而眞僞瞭然矣。

第一試石爲細審經言，達未聖王嘗嘆美云：天主聖言，如七煉之金，至純至精，蔑以加焉；即主仇聽之，恆欲伺隙以施其誣，卒不可得，蓋聖經聖言，盡在訓人上愛眞主，下愛同類，趨善遏惡，以得永樂，以避永苦，所謂至是無非者也。若彼邪道誘世，認已朽之人爲主，且以憐恤禽獸等於人類，上下不分，顚倒莫判，以此爲教，非僞而何。

第二試石爲教宗之聖，吾主之聖，爲天地萬物始，貴絕至極，無一可加，他教宗主悉人類爾，豈足與較哉。

第三試石爲教宗之行，吾主之行，凡仰覩恭聽，而心悅之者，各隨其揚美，主仇圖禁，計無可施，雖甚惜忌，口噤不能言，如見吾主命聾者聽，瞽者視，瘖者言，癱者行，死者活，邪魔敬畏，罔敢違命，爾時惡黨非不且恨且妬也，而欲禁不能，欲指其非不得，于是羣相與謀曰：斯人之行奇且衆矣，將來必舉國從之，不亟殺之不可；而不知兇惡苦難，正吾主所樂就，以爲贖世之値

者，是又豈他教宗主所能望其萬一哉。

第四試行爲受從之聖；蓋主教受從之聖，其行超越，其品衆多，或甘心致命，或克己童貞，或遯世隱修，或闡發誨人，或絕財絕慾，并絕其意，以下于人，若是者踵相接也。聖王、聖臣、聖婦、聖女、聖嬰，屈指莫可勝計，他教之從之者有是乎？

右四試，右皆詳直解內矣。蓋聖經載吾主之聖德，述吾主之聖行，并紀從主諸聖之奇節，故其言皆至言，雖多不厭，學者朽覽習聽而習玩之，庶幾知其眞，嗜其味，而收其益矣。

陽瑪諾題

天主經解

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述，瀛海李天經閱潤，河東韓雲較梓，一卷共二十章：第一章論，第二章分節，第三章解提綱，第四章天主爲父六徵，第五章論子情，第六章主超出父之倫，第七章解我等，第八章解在天，第九至第十五章解七求，第十六章誦經規，第十七章想經言，第十八章，想謝主，第十九章想耶穌，第二十章，想痛悔。文理雅達，道理明暢，誠一本善聖書。

天主經解

總論

主經者，乃吾主耶穌在世傳教，親授於宗徒者也。吾主未降生之先，惟如德亞國古教，原知認主，然面目已漸迷靄，若他國知認主者尤少。是以吾主耶穌憐憫世人，久迷不悟，且陷罪惡，乃降生垂教，引人信主望主愛主，使吾人知在世身後形神諸福諸善，皆從上天大主而來。常論宗徒以人生一切所需，皆宜望上而求，吾主自能鑒察賜予，隨願滿足；更常發明推廣大主之慈愛世人，眞實不虛，宗徒熟聞之；一日對耶穌曰：弟子等常聞諸福諸善，皆係天主賦予，凡有所願，誠宜懇求；但我人願欲最奢，而分最微賤；天主至高至尊，何敢輕忽啓口，請問用何祝文祈禱，方可免瀆主之愆，而獲允所求。耶穌曰：爾禱祈主時，所用祝文，當曰在天云云。又詳論聖教中所作功夫多端，如哀矜等行，尤爲切要。蓋祈主行德二事相連，不可相離也。宗徒躬領吾主耶穌口授，共相傳授，後來聖人因名曰主經。聖奧斯定曰：凡人虔誦此日祝文，每日所得小罪，可望其赦。曰日祝者，卽指主經云。古今諸聖教師，咸以尊重主經爲本，故傳教者首重之，必先解此經之意，經釋非一，要各發明其玄妙之旨耳。

得耳社良（古大師）曰：主經雖約，其義甚廣，所以堅信德，則有在天字；如親愛主，則有父字；如敬畏，則有聖字；如欽承，則有旨字；望報，則有格字；生命，則有糧字；求赦罪，則有免字；以生謙德，有赦債字；以避三讎，則不許字，以求患，有拯凶字；包涵諸義，實爲尊主要言，此或前知聖人所預讖，或四位聖史所親計，或十二宗徒所傳宣，或吾主耶穌所用之譬喻，並集此經。

崇此經者，於升天到主前，有大功；蓋有吾主耶穌之生氣也。

主經體味

遠西耶穌會士殷弘緒繼宗著述，同會徐懋德卓賢，高尚德懷義，孫璋德昭較閱，傅會載嘉賓鑒定。此書之名著者自解云「主者，乃天地神人萬物，資始資生之大主，世上無名可名，故稱天主。經者乃共知共行，心維口誦之大經，係天主耶穌，口傳親授，人人俱該念茲在茲，故稱曰聖經。體者，卽經中所具神化之體。味者，係體中包涵之道味也。

此書卽天主經詮解，共八卷。

主經體味

弁言十則

主者，乃天地神人萬物資始資生之大主，世上無名可名，故稱曰天主。經者，乃共知共行，心維口誦之大經，係天主耶穌口傳親授，人人俱該念茲在茲，故稱曰聖經。體者，卽經中所具神化之體。味者，係體中包涵之道味也。

聖教公同必誦之經，惟天主經爲第一；蓋諸經之本，教中諸友明其體，知其味，定發其熱心；因是經之體，最深且厚，不啻體中之體；是經之味，最永且長，不啻味中之味；初誦之，局不煩，而衆理咸包；再誦之，脈相貫，而井然有序；終身誦之，愈嘆其高遠，仰其神奇，洵非人世聖賢所能著作也。余不惟爲教中人計，更望未入聖教者，得見此經，思其義理，果屬非常，必且欲廣探教中經籍，以盡其精妙；猶如掘地者，偶得一寶，或係積金美玉之器，或係夜光照乘之珠，必思此地原係王宮內苑，尙有多珍，亟圖盡取之，決不肯歇心放手。故余於詮解之中，亦寓引導之意，倘教外之人，略嘗此味，識透本原，是我之願也。

凡人之言，皆心出，所以表明其心中之眞情也。故欲知諸教之眞僞是非，但觀其習誦之經文，則昭然顯著焉。蓋習誦之經，心露於舌，必向所敬者求之；猶如見一下人，陳明上人之文，思其辭意，即可知所倚靠者以何等之上；或係平庸，或係尊貴，或係至尊，而下人之分位，亦可見也焉。

凡有一教，必有所向之一主；有一主，必有敬主之規；心向於主，必有所念之經；故各教莫不有經。教愈精微，則經益精微；教愈卑陋，則經益卑陋；經也者，係教之表也；若門楣之匾額然，因其寫畫，即知此間有何美好，因其題署，即知宅內居何貴顯矣。

嘗見讀書人，多有不信釋教道教者，然自以爲是，亦不知造物主宰，而敬畏之；平日亦不言及；或著書立說之中，順其文法，偶云敬天畏天，天其知我，上天賞善罰惡等語，不過拾前人之餘唾，以顯其博文強記之能，其生平自朝至夕，毫無敬畏；受恩不知謝，有患不知求，得罪不望赦，在明理有德之士洞知此等學者，雖有時隨行國禮祭天祈穀；總不過循在外之禮儀，而心中茫無思慮，可謂無教之人。惟天主聖教欽崇至眞至一之主宰，有眞實不刊之經典，茲釋其精義，使無教人閱之，庶可開發其蒙敝之心，而敬之畏之，不致以虛文自悞也。

試觀種種邪教，其經不爲不多矣；察其經中之語，所求之言，念經禱祝之狀，聰明有識者見之，明知其教係各人自立之教，非至正至公之教也。闢邪教之憑據甚多，即此一端，非邪教之眞實耶。違父母遺言，請僧衆誦道，求此復求彼，豈知佛老二教所向之主非一，則念經所求，亦非一也；且經中讚美稱頌之言，過分之誇諛，前儒已斥之爲諂；以諂求福，可謂正乎。我天主

聖教，則大不然；所欽敬者惟一至眞主宰，經中稱頌之言，如其尊大，祈求之語，正所當然，並無私求妄諂之弊，故其至正此也，至公此也，除此天主聖教之外，不可以言教，又何經之可云。

聖奧斯定云：世人所求於世物者，極多；奉教之人，惟求天主足矣。天主爲福德美好之本原，求天主則心無不足也；若有時或爲肉身必需之物，或爲親有關係之事，必遵天主之言論先後等次而求之，然亦惟向天主求也。

此經名曰天主經，乃吾主耶穌在世親口明示宗徒，命奉事天主者，必誦此經也。故是經非世上浮文可比，眞天上之經也。凡誦此經者，宜先明達其體質，再咀嚼其滋味，然後時時念之，恭敬念之，且熱愛念之，更向慕天主而念之，庶幾功日累，德日增矣。茲特詳解其文，不惟令聰明好學者，增加知識；更欲使庸人婦女，凡奉教而誦此經者，皆可曉然，而知經中之大義也。奉教大德之根有三：曰信，曰望，曰愛；斯三德也，有諸內心，形諸外；凡思言行爲之間，果能常常顯發其德，始爲活潑；不然，德根恐不堅固也。故吾於此書內亦發明之，使誦此經者，欣欣然大發其信望愛三德之實心，猶之樹根堅固者，必發活潑之枝也。

凡人欲行諸德，盡本分而爲善者，當先立其美基；故奉教人第一要專心深信所奉之聖教，乃至眞至正，至善至公之教；此外皆係最假最邪，最惡最私之妄說；故吾解此經，亦在在注意於此，庶幾腳踏實地，可免貳心。

此經分爲各端，每端分爲各句，每句各字，皆有精義；人宜緩緩念之，於各端各句各字之中，深思其旨；更將此解說咀嚼玩味，默於心，日日習之，久而不忘，必有大利益焉。若遇病人，將此熟習之經解，安慰提醒，是大神功也。倘遇自己染病在床，或無人在旁勸勉，當此危困艱難之際，惟記此經解數言，默思心誦，亦足以自慰寧安，醒迷振弱。吾解此經時，嘗默求聖神加恩

觀，畀以成此書，可增教中人之神益，故不計辭之工拙也。

彌撒經典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同會安文思，恩利格，柏應理，魯日滿，聶仲遷訂，値會南懷仁准。經首有四聖史圖 Missale Romanum auctoritate Pauli v Pont. M. Sinice redditum a P. Ludovico Buglio Soc, Jesu Peking in Collegio ejusdem Soc, anno 1670 經典目錄：西曆年月，閏年瞻禮說，移動瞻禮周年不移動瞻禮表，四季大齋曆年移動瞻禮表，歷年推瞻禮日法，周年各等瞻禮日，彌撒公例、彌撒禮節，做彌撒或缺者，鐸德做彌撒預　念，鐸德預備彌撒前祝文，後祝文，彌撒經典，時彌撒，聖人本彌撒，共聖人彌撒，特敬聖彌撒，各等祝文，已亡者彌撒，祝聖水規儀，及各種祝聖經文。

司鐸日課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即司鐸日誦之大日課經。一六七四年，書刻於北京，書首有一圖，中有拉丁文字：Breviarium Romanum Sixnice redditum a P. Ludovico Buglio Soc. Jesu, in Collegio Pekineusi ejusdem, Societatis 此日課據譯者自言，惟譯其要，所以亦曰司鐸日課概要。日課目錄上有：周年

各等瞻禮日，司鐸日課要公，天主聖三日課，耶穌聖誕日課，立耶穌聖名日課，三王來朝日課，耶穌復活日課，耶穌升天日課，聖神降臨日課，耶穌聖體日課，共聖人日課，共宗徒及聖史，共宗徒及聖史復活時，共一位致命者復活外，共致命復活時，共多致命者復活外，共主教，共精修非主教，共童貞者，共致命者，並非童女，又非致命，聖母小日課經，已亡者日課經。

原利子之譯司鐸日課，禮典，典要，彌撒經典，蓋欲爲培植中華本籍神職班；即因中華外教人之衆多，傳教須有大宗之中國神父；而欲達到此目的，非多選擇品學兼優之壯年學者不可；而壯年學者學習拉丁文勢又不能，於是思組成一中國禮之聖教，以便擴大中華神職班。又清初之際，聖教根蒂未固，一旦風波暴起，西士驅逐，中國始初之聖教，危險極大，故中華本籍神職班之重要；又爲時勢所要求。爲此宗旨，教皇保祿第五於一六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明頒諭旨，准耶穌會士迻譯聖經，彌撒經等等，以便中華司鐸以中國經言作祭，行聖事誦日課。惟此准許，不見諸實行。

司鐸日課引

惟譯其要，若全譯，卷篇厚重，難以攜帶；但每日所誦，俱隨瞻禮日課，除復活降臨兩主日，有本經，一切他主日，櫝誦聖三之經，耶穌聖誕，立耶穌聖名，三王來朝，耶穌升天，耶穌聖體大瞻禮，俱有本經；若別瞻禮，櫝誦共聖人日課，如教宗，聖史，致命，主教，精修，童貞，非童貞等，皆然；至論無瞻禮常日，按其本日，櫝誦聖母小日課經，凡聖母瞻禮日，亦誦此小日課經，此所誦之

規，不敢擅便，請主教之命遵行。由日課凡例開列兩個格式，便知本日該誦某經，其一，同日凡有兩個瞻禮，該誦何瞻禮，其二，凡第二日有何瞻禮，本日申正經誦某瞻禮經，譬如用第一格式一品加倍瞻禮，與一品加倍主日，相遇在同一圈則移前而誦第二，即誦一品加倍主日，而一品加倍瞻禮移別日誦，做此類推。（錄日課首頁）

司鐸典要

極西耶穌會利類思述，刻於北京，清康熙丙辰年（一六七六）出版，同會魯日滿，閔明我訂，値會南懷仁准。此書係神工書節要，分上下兩卷；上卷目錄為：撒責爾鐸德職論第一分六章；鐸德三責論第二分三章；彌撒論第三分五章；鐸德日課經論第四分五章；撒格辣孟多論第五分三章；領洗論第六分六章；堅振論第七一章；聖體論第八分六章；痛解論第九分十章；終傅論第十分二章；婚配論第十一分四章。下卷目錄為：信德論，第十二分四章；望德論，第十三一章；愛德論，第十四三章；十誡論，各誡分章；聖教要誡：即齋素，彌撒，解罪，領聖體等。此書為司鐸在若鐸前當有之知識。惟譯本非常簡略；文字簡括明晰，平易雅達。

聖事禮典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同會安文思，魯日滿訂，値會南懷仁准；一六七五年。刻於北平，書首有一圖，圖

中有拉丁文 Manuale ad sacramenta ministranda Juxta ritum S. Romae Ecclesioe sinice redditum, a P. Ludovico Buglio Soccietatis Jesu, in Collegcs ejusdem Soc. anno 1675: Pekino 此書爲司鐸施行聖事之禮節書書凡一卷，首列周年各等瞻禮日，次論七件聖事：洗滌，堅振，痛解，聖體，神品，婚配，終傅；又次爲終後及安葬之諸禮節，及經文；最後各種祝聖事物之禮規，及經文。此書中最是可貴者，是行聖事時之各種經文，均譯成華文，譯筆明暢；施行聖事時當知之一切禮節等等均已詳論；且各聖事之意義及尊貴亦略行敍述。

聖教日課

龍華民編譯，是一本天主教日常公誦之經本；分三卷：第一卷中有早課，與彌撒禮，即彌撒規程，晚課，及各種求恩祝文，耶穌聖號，聖心禱文，一年中之耶穌瞻禮，幷祝文；天主耶穌受難始末。第二卷中有聖母及天神聖人等等禱文，及一年中聖母天神聖人祝文，玫瑰經達味聖王，痛悔經七端等等。第三卷中有善終引，善終經，煉獄禱文，入殮安葬等等禮節，與經文。此經初版在一六〇二年，印於韶州；初版之經文未必有如此之豐富，因此經本，依歲月之演進，而有許多的增加；其中多類經文，斷非龍子時所已有，龍子後所加入之經，仍以聖教日課總名名之。

日課中之經文，非常簡明，華麗，莊重，必出自徐光啓及李之藻之筆；吾人可作聖教經文誦念；亦可視為聖教之文學觀看，凡為教友者，當熟念熟讀。

總牘匯要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郭居靜，費奇規，傅汎際，費樂德同訂；同會利類思，南懷仁重訂。徐家匯藏書樓有此舊刊本，內封面上有四大字「總牘匯要」，右邊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左邊下領報堂藏版。第一頁上有「天主聖教總牘匯要目錄」共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上卷上下，下卷上下，二卷共五百六十九張；惜下卷下缺四十八張；是經當是最古經本，為我人今日所存留者。是經之重要，尤在著明訂者之名，吾人現在可以知經文之所自矣。是經名「匯要」，匯集教友日常應用之經而言。上卷所有者，聖教日課上亦已見之，惟是經較詳較多；下卷上之所有者，大半為聖教日課上所無，大抵關於教理教道，為一教友所當知者，如要理六端，聖教四規，聖燭十益，聖匱說略，遇急救人事宜，吾主念珠默想規條，聖母念珠默想規條，恩赦要知，封齋內大赦規條，彌撒祭義略，滌罪正規略，聖體要理略節，聖號經解，天主經解，聖母經解，信經解，小悔罪經解，查瞻禮齋期之法，永年瞻禮表等等。

振心總牘

大西耶穌會士費奇規譯述，係抄本，其中有謝天主經，（凡六支，）求天主經（凡七支，）習愛天主經（凡六支，）讚美天主經，預備解罪經，將解罪經，解罪後經，臨終領耶穌聖體經，領耶穌聖體後謝經，又謝經第二章，存想念誦耶穌我等主釘死之經數章序引：遍身之傷經（凡三支，）存想受難經（凡七支，）耶穌懸於十字架上七言，朝拜耶穌百脫血以己奉托經，七次朝拜聖血經，遇患難念經，祈父母升天祝文看書籍後念經，邪念緣因，禦邪念之法，捷禱神予（凡十支，）約思四末之益。

聖母小日課

耶穌會士利類思譯，清康熙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北京出版，一卷。爲恭敬聖母之經文。

聖母小日課經小引

聖母小日課經，由古經天主默啓先知者，預言聖母彝德，並由新經聖教會稱頌聖母偉功，及蒙天主殊恩。每一日分七時誦，曰申正經，曰晚經，曰夜經，讚美經，曰晨經，曰辰時經，曰午時經，曰申初經。若每時不便誦，須分三時誦，申正經晚經同一時誦，夜課經讚美經同一時誦，晨經辰時經午時經申初經同一時誦；如又不便，除申正經係前一日誦之外，一總誦亦可，但

欽崇聖母，莫先樂聖母心，如誦此日課經云。
康熙拾伍年丙辰耶穌會士利類思識。

已亡日課經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是爲亡者在煉獄中受苦，求天主賜其早登天國。

已亡日課引言

念已亡日課經，爲煉靈求主，或全免其罪，或消其刑罰，早賜出獄升天，厥功弘大，利益溥博；不但能救煉靈，亦能救自己也；俾天上增多主保，形神均獲安吉，屢有煉靈被顯，感謝念經救彼之人，載於西冊者充棟，姑舍置不必譯述。

此經惟具前一日申正經夜課經讚美經而已，夜課經內包涵九箇聖詠，九箇經書，但每日迭念，瞻禮二，瞻禮五，念夜第一節；瞻禮三，瞻禮六，念夜第二節；瞻禮四，瞻禮七，念夜第三節，若每日全念尤妙。

煉靈選功經

耶穌會士利國安輿賓全訂，値會德瑪諾准。

顯相十五端玫瑰經

泰西耶穌會士畢多明我，偵會德瑪諾閱訂，雲間敬一堂梓。每端玫瑰經之後，有像，加以註釋，古刻之美術也。此經像德禮賢司鐸在羅馬梵諦岡圖書館尋得原像，因將此種像用意文註釋付梓。

念珠默想規程

龍華民撰，有吾主念珠默想規條并引，聖母念珠默想規條。吾主念珠默想規條有三十三想，爲紀念吾主在世三十三載。聖母念珠默想規條，著者謂「聖母在世六十三載，故其念珠共六十三珠，內有六大珠，謂之間珠。」是紀念聖母者。每一珠有一想，分首十珠十想；次二十珠十想；次三十珠十想；次四十珠十想；次五十珠十想，次六十珠十想；末三珠三想。將聖母自始胎至榮召升天，一生之事，盡包在此六十三想之中。二規程見總牘匯要。

超性俚吟

雲間許鼎金元聲作，卽將龍華民所述念珠默想規條各就一想，占一絕；爲耶穌共三十三絕，爲聖母共六十三絕，并附不少耶穌聖母聖人聖女之頌贊，亦公教文藝品也。書成於乾隆四年（一七三九）。

聖人禱文

譯華民撰，即聚人列品禱文，編入聖教日課，及遇年瞻禮經中。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極西艾儒略譯述，刻於一六四二年。文筆流暢，耶穌一生之言行盡在是矣，是一部耶穌傳；共八卷。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萬日略經說

造物主聖教，有古經有新經。古經迺天主未降生，啓示先聖，令傳溥世，即以將降生事旨豫詳其中。新經迺天主降生後，宗徒與並時人紀錄者，中云萬日略（譯言好報福音）經，即四聖紀吾主耶穌降生在世三十三年，救世贖人，以至升天行事，垂訓之實，誠闕天路之實信經也。此經出于天主，錄于四聖，及後諸教宗與聖教公會準定，明示普天下，尊信爲天主眞典者也。或問命出天主，奚必待人準定？曰天主降諸于人，猶人主出令于民，古聖紀錄，其命猶臣工齎勅；教宗準定迺行，猶勅命需符璽也。但其所以行，豈筆札符璽之力哉，亦係主上之權，而筆札符璽，不過一爲證據，勿致訛傳謬信云耳。然四聖所紀，更令古今一切人尊信者，言言質實，略無粉飾，其所本無，固毫不誇詡以炫俗，即其中有超絕事，非人情所能遽信者，亦盡明書，不敢委脫以阿衆。又或不尊聖教，與夫門徒過差，似令聞而播其信者，亦據事直書，不敢隱諱，以避耳目。其所以然者，蓋種種所紀，其中妙義，雖非一時俗眼所能盡明，然細繹其旨，皆度世之金針，訓人之大道也。或曰萬日略，既爲天主旨，一聖紀之足

矣，何必四聖曰一聖，雖足傳，然世情病在多猜，必衆聖共紀，其信方更堅也。四聖維何？曰瑪竇，曰瑪爾譚，曰路加，曰若望。瑪竇與若望者，宗徒也；瑪爾譚，與路加者，當日聖徒也；其紀錄也，瑪竇則取如德亞本國文，三聖則取列國通之臘濟亞國文，今所行者，則羅瑪文字，乃後來聖人熱羅尼莫，奉聖達瑪蘇教宗之旨所譯，以便泰西諸國誦讀者也。古經中曾豫指四聖以四像。一人像，乃指瑪竇，多紀論吾主降生人性之事。一獅像，乃指瑪爾譚，矢口即紀論當時聖若翰在郊野，高聲曉衆，共認吾主耶穌降生，如獅子吼然。一牛像，乃指路加，矢口即紀論奉祭天主之禮，如古用牲者。一鷲像，（西言曰亞已辣能直視太陽而目不眩）乃指若望矢口即紀論天主之性，挈其玄奧，如鷲高展于天，而仰日光，不眩其目也。聖人奧斯定曰：紀錄正教好音，有四聖者，如昔福地中有四大河，潤澤萬物也。又古賢惡都略云：萬日略之經，如太陽溥照宇宙，紀錄四聖，則如四季，皆係聖訓之陽和，醞釀發育于人心也。第四聖意旨，各有專屬，在瑪竇則多古經，及古聖人預言，明耶穌（天主降生名號譯言救世者）實爲衆所久望降生救世之主也。若瑪爾譚，則多以耶穌諸靈蹟大能，超越人神之力者，證其實爲至尊萬有之主。路加多紀吾主耶穌聖訓，與赦人罪之事，以明其降世贖人，醫療人心之疾。至若望則闡發天主本性，以明吾主雖降世爲人，實從無始而生於罷德肋，眞爲天主子也。要之吾主耶穌，眞是人，任人可學，眞是天地之大主，任古來至聖，不可擬其萬一也。顧吾主在世，第用身教口授，未嘗著撰，若四聖之意，則舉親見聞者急記之，庶免遺謬；無遺謬，則信者無疑，不信者無辭，且一時言傳，久之或忘或惑，書則永存矣。且行之久遠而無斁矣。雖然，天主之義至深無窮，其降生在世，言行奧指，何可殫述。聖若望既紀錄之，復跋其末曰：耶穌言行之詳，若必欲一一紀述，恐六合雖廣，不能容受。猗與休哉，今將四聖所編會撮要略，粗達言義，言

之無文理，可長思令人心會身體，以資神益，雖不至隕越經旨，然未敢云譯經也。

聖年廣益

遠西耶穌會士馮秉正端友譯述，同會戴進賢嘉賓，宋君榮奇英，孫璋德昭校閱，值會西集翰如鑒定，代司教會德良分授同會陳善策敬之允行，儒林郎祭酒生錢塘楊達士伯錄，刻於一千七百三十八年，北京印行。共十二編，每編分上下二集。

是書將一年中每日聖人聖女之傳，擇要陳述，足以助人修德立功，每日一傳，分警言，聖傳，宜行之德，當務之求。

首編有小引，錄下：

仰惟吾主耶穌，曾訓宗徒云，爾如世光，山嶺之城，不能隱，燈燭不能匿，必置諸高臺，照在爾室內衆人；爾光宜明人前，得見爾美功，讚美在天爾父。大哉主訓，當時現在之宗徒，俱見而知之。今欲爲繼起之宗徒，豈可不聞而知之。況仁愛規條內所行之本分，盡係宗徒之美功。聖經嘗言無愛不爲仁，無仁不成愛，果然有仁有愛，必能有高有識，人我俱受其益，如大光高照，有炎有熱，似此訓語諄諄，應當小心契合。倘或無熱無光，斷不能盡仁盡愛，何以完聖業規條之本分。今名登聖籍者，未必皆如當日之宗徒，本身尚無熱氣，身外安有餘光；雖了善全之法，則長負神恩，於心何忍。再四思維，惟有聖教警言，聖人行事，始

是以動人效法，興起其熱愛之心。若將現在最大最多之美利，棄之如泥沙，並無一毫顧惜，請問從前進教時，所說敬天主，救靈魂的主見，作何着落；非思甚甚矣。昔爲此慨，將所傳衆聖人，一日用一位，多依本聖人棄世之期，挨日編次，亦間有別故，挪移前後者，統滿一年之數。每日首列聖人之名位，繼以訓誨之警言，使人觸目儆心，反求自己之行事語言相合否？合則感謝不遑，不合則改遷隳懈。又欲增其明悟，廣其見聞，將本聖人生平之美功，序其大略，以爲效法之資。至於宜行之德，當務之求，即吾主所望我輩之大光，最爲緊要；惟此美功，有內有外，但在內之美功雖多，默想竟操其總；在外之美功不一，誦祝亦居其先。故每日俱有聖思三則，使知宜行之德，應如是也。末附祝文一則，使知當務之求，又應如是也。初或不能默想；只先按日看書，亦消其益。逭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將後開簡易要法，留心學習，必然心悅神怡，自能默想；即外功之誦祝，亦與內美相聯；到此地位，始知仁愛大功，全包涵於此書內，而無所不足矣。成己既可以成人，誰非繼起之宗徒，倘能專心向主，發憤有爲，從未見求而不得者，幸自廢於半途焉。

時

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三十八年

耶穌聖體瞻禮日泰西耶穌會士馮秉正端友氏敬題於皇城西安門內之仁愛聖所

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述，刻於一六三一年，共三卷；第一卷推聖母所自生，幷自幼至老行述（附宮室靈異）第二卷援古今聖賢之論發明聖母大德（分爲十二端）第三卷述聖母貸人之恩，略紀聖跡萬一分爲十端。此書論聖母行實最好之一部中文書，文字明白暢曉，又有故事令人喜閱；書中當注意者，即是言聖母始胎獨無原罪之染，不特不染，且不應染，因其爲天主之母；此聖母無原罪始胎道理，在欽定信道之前，固爲耶穌會士早已一口同聲者也。

聖母行實自敍說

遠西羅雅谷書

茲聖母行實，乃予友則聖高先生所譯，書分三卷：其一推聖母之所自生，與諸其自幼至老，歷年之行狀，幷附其遺室之靈異於卷之末。其二借古今聖人之言，以著聖母之大德，分爲十二端，蓋天生養聖母之恩而舉之於萬民之上者如此。其三述其聖跡，亦分十端，則係聖母養人之恩萬分之一二也。讀者於第一卷，即發熱愛聖母之心。於第二卷，即發誠信聖母欽崇恐後之心。於第三卷，即發冀望聖母主保之心。夫愛信望三德，乃事主事聖母之本德，而讀是書者，悉得之。然則是書固我等不可一日離者矣。古聖有曰：聖母之行實，奉教者之鏡也，見之而不知所從以改其過，崇其德者，無之。人可弗念哉。書成，或勸余一言弁諸首，以寓讚美聖母之意。余謂聖無庸余贅爲也，譬之太陽，然本體自光，弗以人言加彰，亦弗以人默加晦；即欲昭其大德，以示世人，則諸聖人況已言之，是書既已述之矣，余何敢復贅乎。謹次其目如左。

聖人行實

耶穌會士高一志述。同會陽瑪諾，郭居靜，費樂德訂，有高公自序，刻於武林，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共七卷，第一卷十四位宗徒，第二卷十二位司教（聖師）聖人，第三卷十二位致命聖人；第六卷十二位童貞聖女，第七卷十二位守節聖婦。

聖人行實自序

古者載記，聖人生平勳績垂之後世，其益有三：其一，則丕揚天主之全能神智；其一，則闡明聖人隱德奇功；其一，則證驗當遵之正道矩範；三者皆實學要領，世事大宗也。

「所謂丕揚天主者，莫若聖人生時所立名跡，先舉十二宗徒，其始不越細名，質朴無能；一蒙天主選擇，代行聖道，遂爲殊智異能，不煩習學，精識文義，徧曉方齊，通達四遠，辯服博學之士，使遷舊學而歸正道，是非天主不測之能，何自致之。又觀修士，其初即志于精修，絕財以居窮約，絕色以實貞潔，絕意以從長命，三者以爲修基，其所創善業，非庸衆可幾也避陽遮目，攻私剿跡，役身勞神，其恆功也以順爲苦，以逆爲祥，厭安甘辛，視生如死，死反若始生，乃成功之效而已，惡知有德，又惡知有前功哉。人世視之，如神如聖，無不欽仰；若其視己，如敵如仇，每攻克之夫夫也。懸遠世俗，超越人力，非托上主全能，庸可得耶。至若委身致命，及修全童貞之女，凡值道義窘難，非特弗逃弗遁，尙自趨躍公庭，明證其道，無所畏懼，且爲義爲道，或辱于名，或

損于身，或廢于財，或謫于位，或流徙遠方，或至殘死刑下，則以爲奇遇大幸；非第智勇果敢之士獨建是功，卽髦耋之衰，童幼之弱，室女之稚，世世建立奇勳者不鮮；是志是力，不因上主垂祐，孰能得之。故曰：聖人名跡，丕揚天主全能神智者也。

所謂闡明聖人者，聖人生時切務隱身晦跡，韜功埋名，惟天主大道是宣，人世穎俗是正，以致竭力劇神，德雖冠絕羣衆之上，謙退自處羣衆之下；是故至公天主于其生前或死後，多端揚其芳蹟，著其功能，播其美譽，又令明史紀錄行實，爲萬世效法也。

所謂證驗正道者：由上兩端推之，自生民始惑于邪歧，迷于取捨，志向彌下，德修彌廢，惡蹟彌累彌深，孰樹之軌儀，可望其有特操乎。況世愈降，俗愈僞，教愈繁，道愈遠，各立奇言，多用文飾，以遂其私計，襲取徵信，竟使正道泥淆，安從擇得，倘取援引倡率，啓彼迷塗者，孰不感激鼓舞，忻忻樂從乎。故聖人所修善業，所遺明訓，所顯奇蹟，皆人世所當遵之正經也。

末學菲陋，矢志奮修，幷期裨益同志，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者，譯敍成帙，言之不文，聊易通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崇禎己巳孟秋　耶穌會士高一志述

聖若瑟行實

遠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著，同會柏應理，畢嘉，魯日滿訂，値會陸安德准。槪述聖若瑟之行實及德表，可爲吾人裨益不少也。

聖若瑟行實序

古來聖人，凡諸行實經典紀錄者，皆欲後之學人，覩其德業，彷而效之耳。其在世間時，若日光徧照，使吾能矚則可知心汙以圖滌潔，又若海嶼燈鐙，令吾得明渡世可臻天岸。故聖人寓地，指天國直途，引人步武以從其跡，久卯于世，千載難泯，不可不遵之以行也。盲哉匪類，超躐弗遵古聖芳跡，則其芳蹤幾于滅息矣。吾主篤生羣聖，接踵迭出，吐其精英，奮其靈德，俾古聖所泯之遺跡，仍可遵依；或導愛德，或引謙光，或示忍耐，或令貞潔，種種美德，猗與休哉。聖若瑟厥行，衆德之一鑒也；可矚我靈，可照我疵，益增明爽，漸入精蘊矣。余循經譯錄，略述其概，爲聖若瑟行實云。

遠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古聖行實

太西聶仲遷著，目錄如下：原祖亞當，諾阨，亞巴辣杭，依撒客，雅歌伯，若瑟，厄里叟，厄里亞，撒落滿，若蘇亞，依撒義亞，多俾亞，若納，聖女儒第，厄斯得耳等。

崇一堂日記隨筆

遠西耶穌會士湯若望道味甫譯述，涇邑斐理伯子王徵良甫筆記。崇一堂者，是了一道人王徵爲西士

振鐸陝省所置之堂，以爲朝夕欽崇天主之所；命名之由來，是取十誡首云「欽崇一天主在萬物之上。」書中所言是古聖賢之嘉行善表，末附祈禱解釋啓稿，卽王子自述欲續嗣而置妾，今自認其罪而悔改。

係舊抄本

崇一堂日記隨筆小引

崇一堂者，關余理維揚時，因遠西諸儒振鐸中土，寓我省會，爰置此堂，以爲朝夕欽崇天主上帝之所。蓋天主十誡，首云「欽崇一天主在萬物之上，」故嘗謬撰一聯「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以來，兩間無兩主宰。從有帝有王有聖有賢而後，一總是一欽崇。」遂取此義名堂，聊旌一念欽崇之意云。此自維揚歸里，會湯道味先生寓此堂中，振揚天主聖教，余間一躬詣，每留連十數日，多聞所未聞，此則坐間筆記之話言也。先生每夕坐間，爲余譯述西賢苦修會中奇蹟一二段，以爲日課。余覩其所述奇蹟小冊，纔頭西字，橫行密排，又是單紙兩面細印，計紙百數十葉，事少者每葉或一段，或兩三段，事多則每一段或滿葉，或多至兩三葉而止。此日記隨筆，不過千百中之一二焉耳。無何，先生驟承欽召，以修曆入都行矣。故所記僅僅若此。此稿關攜東省燬失之，今當秋雨連綿，偶翻架上書冊，忽復一見，不覺動今昔之感，隨手錄成帙，漫加評贊于其後，以自省，言吾鄉創修崇一堂一所已告成矣。倘天主佑我，俾道味先生重遊舊地，續成全書，是余所夕所祝願而祈望之者，不知可能如願乎否。客有見之者，笑謂余曰，關者吾子從百危百險中業已備嘗百苦，今且七十老矣，幸得優游林下，此正天佚以老時也；謂宜追懽行樂可矣；奈何兀坐書窗，日日手自抄錄若書細字，仍效少年學子之所爲，茲又津津乎有味苦修之蹟，而錄之，若是豈

其老苦之未盡耶？吾竊爲子不取。余應曰：愛我哉，我寧不知自愛；顧素性淡寧是甘，殊自樂此，不爲苦耳。諺云：受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凡世之有志富貴利達者，類皆然；彼苦修士皆有志做天上人者，不苦而能之乎。嗜苦如飴，非矯情也；余之銘此，非果能自取法，亦非必欲強人取法；但思諸修士看透世緣悉幻，獨依天主爲眞，故雖受苦千般，不改欽崇一念。自恨受教，認得天主，事理已眞，且默荷天佑提扶保全之恩，已多且厚，乃悠悠忽忽，日在醉夢鄉裏，日惟料理塵情俗緣，不肯時時回頭顧主；既知實出空手回，寧不癡愚可羞乎哉。邇來天雖老我之鬢眉矣，不老我之志，不老我之耳目，安居明窗淨几，儘是自在淸閑，光陰有幾，忍復虛擲無間，開卷有益，只此賢聖在左右對面，至寶不離目前，能不收攝狂念，而潛滋其心靈；如以一時之微苦，得徵異日之安恬，即眞苦不憚也；況實自不苦，又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吾夫子尙然，不知老之將至。余何人斯，敢自偸閑學少年乎。客乃呵呵大笑曰：老少年，老少年，旋亦索錄其書而去。時

崇禎十有一年孟秋望日了一道人婁理伯子王徵譔識

聖若望臬玻穆傳

遠西耶穌會後學魏繼晉譯。聖人玻赫彌亞國 Bohemia 人，生於一三四〇年，致命於一三九三年。聖人致命是因不從國王文則老 Wenceslaus，要求將王后在告解中所言之罪，宣告於彼，於是觸王怒，王命縛聖人手足投諸馬鐸河而死。譯文華麗，頗有文章氣。傳後有聖恩，及聖人禱文。

聖若撒法行實

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譯，晉江景教後學張賡訂。聖人係第四世紀東印度國國王之子。生後，父集精通推算生辰之術者，算之，皆云：儲君多福多壽；內有一人，天主使之說明後來實事，云：儲君稍長，必奉天主教，且甚熱心。時國王正嚴禁聖教，故育己子於深宮，不令外出，與人有交接，以爲如是聖教之名可不入太子之耳矣。但太子長大後，苦禁閉深宮，欲外出逍遙。王無法許之。途次，見患痲瘋者一，瞽目者一，老年者一，聖人見之詳詢其故，恍然知斯世爲苦世，非享福之地。時有苦修聖人巴爾郎蒙天主默示，詣太子前，告以眞福之所在，是在信從耶穌，皈依眞教。太子從之，卒領洗入教。父聞之，大怒，乃用美人計，及種種方法，立太子爲王，以分其心，而離去其教。但聖人握權之始，即改廟宇爲聖堂，化行域內，多有棄邪歸正者。卒父王亦求領洗入教；聖人則棄俗隱修，投入聖巴爾郎院中，終其餘年。

據相傳聖若撒法入教苦修事實，係聖若翰達瑪瑟諸所親述；此奇行傳佈甚廣，我國聖教傳入後，龍子即譯聖人傳，殆亦望中國當日之君王感化乎。此傳在一六〇二年印於韶州。

德行譜

還西耶穌會修士巴多明克安譯述，同會白晉明道殷弘緒繼宗戴進賢嘉賓較閱，值會德瑪諾鑒定，刻於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此係聖達尼老各斯加之傳。著者不以聖人名書而題爲「德行譜」者，是欲以聖人之聖德示人以修成之標式故。

德行譜序

古來精修之聖，求如達尼老各斯加之幼穉者，亦鮮矣；溯其生平而不誦其軼事，恐或有疑其爲日無多，如何直造聖人之域；噫，此未知才與德之分也。才之爲道，非廣見博聞，不能增其學識；非日精月累，不能臻於老成；是故年幼而擅通才之譽，猶如鳳鳥麒麟，聞名而已，未之見也。惟大德行則不然；不專在乎讀聖賢書，受父師訓，自用其力也；必得天主分外神恩，始成其大耳。論天主之施恩於人，不分老幼，仰惟耶穌在世時，一日講道於衆人前，有童子若干，爭先擁擠，從行之弟子，想此叢聽之無益，阻礙他人，遂去之。耶穌止之曰：不可，聽其前來，汝等不爲孩童，難得天上福，汝等欲得天上福，必變若孩童。大哉斯言。不見新闢之土田乎，未有荆棘草萊，佈以嘉種，根本必堅；在教孩童無不知是。私情慾想弗沾其心，富貴功名不累其志。及其長也，縱學問過人，才能卓越，而妨礙亦多；此其故，因善言難入而易出，善心易放而難存。至矣，耶穌之訓，不變若孩童，淨而無累，豈能得天上福哉。夫此恩之施，既不分老幼，可知在世之人無論貧富智愚，從未一人欲修德行善，而恩或不足者；倘徒以不足爲辭，無力能行，適自棄耳。然果如是，何以世鮮德行之人耶？殊不知上下感孚，其理甚明，天主施此至足之恩，以勸人之心，人能竭力仰承感恩，必隨之而至，人再承受如初，則續至者，又日甚一日矣。倘人不肯仰承初施之恩，且蔑視而輕忽之者，

數數矣；後望分外之恩，難言哉。聖達尼老自幼既知天主之恩，即仰承毋斁，日夕冰兢，篤信而實守之，故在世不煩遲久，而天主特施分外之神恩，俾其德行大成也；似此精修幼聖，余竊嚮往之至。謹因本傳而譯述焉，以爲衆同人修德之譜，是爲序。

時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聖枝瞻禮前四日

遠西耶穌會修士巴多明克安氏題

濟美篇

遠西耶穌會修士巴多明克安譯述，同會白晉啟弘緒，徐懋德較閱，值會德瑪諾鑒定。此係聖類斯公撒格傳。云「濟美篇」而不言聖人名者，與聖達尼老傳云「德行譜」同一意也。

輕世金書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述，一六四〇年出版，共四卷，一八四八年粵東順德呂若翰加以註解重印，名輕世金書便覽。此書譯自 Imitatio Christi，譯筆古奧，義理精透；嗣後因此書不甚通俗，故有遵主聖範之譯文出版。

經世金書小引

客嘗書箴，評曰：世艷謝芳，人罷騰躍，僉知；先生譯茲，毋乃虛營。答曰：世謂，誠然，克振拔者幾。聖經云：衆人竟敢，靈目悉昧，鮮哉，冀明厥行。証云虛營，幾欲操觚，獲篤瑪大賢書，纖縷厥理，若覩茲書，明悟頓啓，爰欲翰發，洞世醜曰輕世，且讀貴若寶櫝，亦曰金書，甄而弗斁；貧兒暴富，無庸覓廣籍也。統括四卷，若鍼南指，示人遊世弗舛，初導興程，冀人改愆，卻舊徙新識已。次導纔程，棄俗幻樂，飫道眞滋，始肄默工；次又導終程，示以悟入默想，已、精求精。末則論主聖體，若乞豐實，福善士竟程，爲程工報。茲四帙大意也。書理爽而奇，咀而愈味；但人攻牧哉，或寂蓮誠，或強希聖，雖趣思人殊，然知甄僉裨，是書奚可少哉。昔賢歷回回邦，王延覲國寶，既閱羣書藏，出茲書曰：知是奇耶？賢曰：茲乃聖教神書。王不從，惜用。王曰：寡人寶聚皆貴，茲書厥極，諸寶外飾，是書內飾，欽哉。西士讚厥益曰：人或擾疑，或罹患，罔策決脫，若應手攤書，即獲決脫，厥效神哉。又擬曰：經記昔主自空命降滋味謂瑪納，因字數衆，奇矣其奇，味雖惟一，公含諸味，人貪某味，瑪納即應。書惟一，諸德之集，自遥之抑，自毀之勗，失心之望，怠寙之策，妄豫之禁，虛恐之釋，惡德之阻，善德之從，靈病之神劑也。自天降臨瑪納，信乎。諸會士日覽，賞若神糧，是故譯之；友法茲探驗靈健，蒙裨奢矣。

極西陽瑪諾識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譔述，收入李之藻所編天學初函中，有楊廷筠序，曹于汴序，有上饒鄭以偉序，南州熊明遇引，陳亮采序，龐迪我自序，刻於萬曆甲辰（一六〇四）天學初函本有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序，卷七之末，萬曆甲寅（一六一四）有新都汪汝淳跋。嗣後刊印本每卷之前有江東崔淐序。四庫全書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七克者，七罪宗之謂，克者克制此七罪也。每宗解說之後，列舉聖師之言論，及先聖先賢修德之故事，頗不枯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執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此評論顯然不知天主教之道理又論守貞一節，其所評更不明天主教中所謂童貞之超越觀念。故所評失實。茲錄四庫語於左：

七克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西洋人龐迪我撰，其書成于萬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迷色，七謂懈惰于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妬，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怠。其言出于儒墨之間，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其論保守童身一條，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遁於釋氏矣，尚何闢佛之云乎。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照墜，命曰配天，殆未易幾測也。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慎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者，此亦盡乎照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貴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洋乎聖德配天，非我皇尊當之。諸君子覲光用賓，大都潔修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燕私屋漏，密修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儒民我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即夫子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洸洋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眞實世諦，使人可信可解，而不可易，此以難耳。則畫師圖鬼物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精鑿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眞。泛而言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葬死者，皆愛人事。而又有所謂伏傲，熄忿，解貪，防淫，遠妬，淸飲食，迷醒懈惰于爲善之七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愛，純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己之旨脈脈同符。學者循此繕修，存順歿寧，來去翛然，既不徒生，亦何虛死也。惟是七克所載，大率遠于俗情，如富貴榮寵爲綴旒，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

目，未有不豁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實在慧悟之士，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推勘路窮，如貧兒家珍，渴得甘露，更有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之人，靈府多滓，雖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卷而臥，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投餐，爲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人人殊，率企擱不啻口出，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旦齋中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寄，伻人惟汩之以私，乃始罪。釁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即生妬；奪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試，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誌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上

帝，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忘自認爲已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上帝而出，其於斂事祈隨，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謂帝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其悖自是，聞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上帝，其志足貴也。次則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天帝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祇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賜。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爲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淸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豈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舊屋也，先拆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顚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卽速勸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叢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眞主，不思天堂有眞修捷路，乃借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戰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

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溝未一，因繹所聞及管闚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療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譚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析組之不一爾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乎敢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

成修神務

極西耶穌會士穆迪我等，共三卷，一卷初修，即蠲之棄惡，恆定於善爲初修之神務。二卷論進修，即以耶穌爲進修之表率，此卷論耶穌甚詳。三卷論終修，即結合於天主，享見主性乃爲吾之永福。　精抄本

神務自序

天主初造人類，主世理事，其至善至慈之聖意，約有二焉：欲人認大主，爲衆父，及終向終福，一。欲人以善生而備善終，以善終謝世，引天受報，得享終向，終福，一。蓋原人之生也並含神身二體，即其修養二功。夫養身命之務，小務也；慕靈魂終亯，善修厥靈，事主敬主之務，大務也。所以身務之小者，緩者，斷宜統屬於神務之大者，切者耳。無如世迷大矣，橫行逆序，以小者爲切，大者爲緩，如以泥爲寶，以寶爲泥焉；皆因視此易朽之身，愛如珍寶，將身虛娛之境，重如永福；是以竭力殫心，平生勞瘁，無

一寧息。豈知此身無論貴賤壽夭，一日入塚，變臭狀，歸泥塵焉。至論靈魂眞實，縂勿思爲天堂之物，如天主之寵寵，取下一珠也，豈能悟其生也於何而來？其死也於何而往？昧昧然，朦朦然，忘其本原終向，失其終福；豪實如泥溺其獄阱，豈不大橫逆耶？夫天主聖教，能開心盲，能醒世昧，勵弱扶勤，輕世樂，重靈福，安行天路，獲臻榮福之所。余是以題初修，進修，終修三式；雖三修總歸於一成修焉耳。卽如征人，由玆起行，繼行，到行；雖三行歸於一程路焉耳。靈之棄惡，恒定於善，初修之神務也；主照厥靈，忻勤於善，進修之神務也；靈通主妙，而愛心望合於主，終修之神務也。是三修執歸於一成修，皆因淨心事主愛主，以成全務，以歸主終向永福而已。然三修非無等也，必有先後次序；蓋比之火焉，火由薪發，發火易見於乾薪也。倘欲濕薪發火，必須先去濕氣，次候熱氣透薪，火發隨之。是先去濕，次熱，次火，總成一火也。何也？濕乃發火之阻也，熱乃發火之助也，阻已退，助已進，火隨發也；自然之理。人之靈性，亦猶是也。靈之愛德如熱火也，惡德如濕氣也，因藏惡而阻其愛也；善德熱氣也，因蓄善而助其愛也；阻已去，助已入，愛德如火，易發於心，自合於主，必然之理。吾玆所云始如去惡，次如行德，終何自發愛德，而合心於主，三修已備，以獲享終向終福，方全一成修云爾；故不辭瞽覩，聊述之於左。

進修次務自序

經藏天主聖已聖德，立其修模，爲吾人至極之表。曰爾輩之聖，可體吾聖；爾輩之德，可法吾德，甚哉修德之聖，至哉修德之模也。世人豈可以初修之功自畫，而弛於進修之務，不求至於至善之域哉。註解主之聖言曰：吾輩皆旅人也，吾生猶路，入世起程，壯年繼程，謝世止程也。靈修亦然，幼年初修，平生繼修，死時成修，得僭主榮福之聖，修斯已矣。古聖若伯曰：吾人平生，

如將臨場，進攻寇仇，身不卸甲，既勝奏凱而回，始得安息。吾靈初修，復敵三仇，修功不能中止，死時得勝，始息也。伯爾納鐸聖人曰：舟逆水而上，稍歇，從流而下矣。故修靈之功，倘不奮行德路，分心俗情，能體吾主聖德成修之模哉？所以初修之引予，嘗比之濕薪發火，非特止去濕氣，并須熱氣透薪，然後薪始發火，此自然之理也。靈修亦然，不止初修以去惡，尙須善德以入心，於是靈美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愛德，以[illegible]於主，體主之聖德，以全成修之務矣。夫成修未易，止息之功，又如初闢之田園，反土去草，功之始也；播種栽培，功之權也；花秀果實，功之成也。人心如荒田園然，罪惡野草也，諸德美種也，初修淨靈，進修播種，終修結實，以備諸德，以富吾靈，始成吾修；榮主心目，體主聖德，則初修之功已畢，進修之功，自不能已。進修如何？在切慕耶穌諸德之表耳，由此發其熱愛，合靈於主，瞬息弗遂，以全天主所立之修模，以體天主所豎之聖德焉。乃或聞天主聖德，爲吾人修靈之模，嘗自謂曰：嗚呼，天主尊高無比，萬美萬好，無目可覩，萬王之王，萬聖之聖，無方其萬一。予何人斯，乃能效法主之聖德哉？嗚呼，彼不知靈性德力，本性超性之別，本性之力卑弱，誠不能提拔靈性以體主德；若夫超性，獨出於主，增加吾力，修靈行善，以合主德，以愛主愛，登之義子之位，何難體主之聖德榮福哉？況天主生人爲義子，欲人學其善，聽其訓，體其聖，享其福也。無如天主無形無聲，耳目何從而視聽，心思無從而效法，於是天主顯至慈之心，從天遣降同父一體一性一聖子，居世人中，立諸德之表，訓人諸善，人之視聽得親聖子，即無不似聖父聖德也。故聖經每稱聖子爲聖父之淨鏡，凡人對鏡，姸容麗衣畢現於中，即有吾身後之人未覩吾形，覩鏡內吾像，即如在吾前無異矣。天主聖父德善美好，全在聖子，故爲天主聖父之淨鏡也。耶穌謂宗徒曰：視吾如覩吾父是也。又經稱聖子爲聖父之聲音，父之全識，皆具子心。其言識，即如聖父無爽耳；則聆天主聖子之聖

訓如聆聖父之聖訓無異矣。耶穌常諭衆曰：吾言識，吾父之言識一故也；所以天主警人曰：人聖可體主聖，人德可體主德者，屬學降生之子，法其德範，是時聖父聖子，且喜且愛如其德者矣。親友形神，既然相合，自必相和相愛，聖子聖父有不然乎。余常靜思聖子降生，無量之恩，立人之表，豈易詳盡哉。又况爲人受凌辱苦難，以至於死，以聖體聖血，立無限功。嗚呼，非聖子之功，何由補聖父之禮，息天主之怒，償世人之債，合人於主，得義子之位，受無窮之福耶。向非耶穌降生訓世，又何從知天主尊高，敻絕無比，保我靈魂長生之路，悶天堂永福之門，明善惡賞罰之報，以及聖教奧理也耶。既知耶穌諸德之表，黽勉於善，步履法從，增益寵佑，並陟天堂，則聖父遣子降生無盡之慈，豈能感謝萬一哉。夫耶穌爲吾世人修靈行善，豎多表式，吾人效法不一而足，有甘受致命之苦者，有隱修辭榮顯；修者愛勞，神貧絕財，守貞絕色，遇貧者樂施，侮害者恩恕，種種之修，咸屬耶穌躬自立表；故伯多祿宗徒曰：聖父遣子闢茲德路，吾輩當踐其跡也。聖保祿宗徒亦曰：主所寵者，爲似其苦難諸德；倘吾身後冀體其福，能不學耶穌乎。然欲學聖父所遣之聖子，先宜知聖子降世之奧理，及種種之奇妙，則此進脩中務，係屬耶穌尊威降生，畢分諸德之表，以爲進修之津梁，庶幾日盛月新，美其靈，熱其心，而上合於天主聖愛，以成神修之終務云。

終修末務自序

凡物諸所以然，各有所向，各得其本向而後止。如日之光，天之熱，藥之驗，征旅之畢程，各至本位斯已矣。然必先去本位之阻礙，然後始得接所向之佑助焉。如日出必先散暗施光，火然必先去濕透熱，藥驗必先除病健體，旅人必先起程繼程，然後始得至于本向也。靈修亦然，修靈終向，在於以聖愛合人性于主性是也。故初修去惡，除神之礙；繼修進德，爲神之助；終修

以聖愛合靈于主，使主在靈中，靈在主中，兩不相離，斯爲人靈之終向也。雖然，主性尊高無比，人類卑賤無比，何由得受天主之愛，以成人主二性之合。不知同類之物，彼此互合，理之必然。吾靈爲主所生，內含明悟愛欲二德，猶水之千支百派，皆由一源所施也。明司欲得其眞者，愛司欲得其好者，主性至眞實，至美好，吾靈竭力求合，愈得主美，愈增其能；上主不却其合，愈見其合，愈加其愛。譬如小溪之水，洶湧澎湃，嘗合于江，至江而水性始定。大江之水，蕩漾汪洋，常受其合，而水性愈妙。聖若望宗徒曰：義德之愛，主性之愛也；能體主愛，則必合于主性。聖保祿又曰：幸哉靈合主愛，即同主一靈也。可見人靈與天主雖分二性，但得相合，則明悟同一明也，愛欲同一愛也，如一靈一性無殊，至是而神務之修成。

崇修精蘊

極西耶穌會士林安多譯，同會賈達納與原著林公於雍正間譯，一七八三年後始傳示於人。有同會靜園氏序及自序。此書即避靜道理，書共十卷，作爲十日避靜之用，每日有四默想，道理暢達，不令人厭，允爲神操之善書。　近刊本

崇修精蘊自序

慨夫爲惡易，而爲善難，林林眾庶，鮮出類以成人；遂逐塵途，每縱志於飲食，何也？槪由正道未明，眞原紊晦，沉淪物欲，昧厥本良，遂至無慮越思，自成暴棄，誠堪惆嘆耳。若夫二氏爭鳴，既主於空寂，復背乎根宗，毀心滅性，人道斯亡，何足道哉。至孔

孟遺經，推原於造物，致乎養存，思學兼窮，危微並惕，庶幾成德之途歟。然乃率性而已，明雖持循有據，幽尚暗而未詳，況後之服其術者，或過拘而旨晦，或攻利而循私，謀道能有幾人，下手曾明幾路，其所以為人之道，將何自而盡善耶。唯在天我等大君大父，念普天黎庶，誰非匠造之民，降衷秉靈，克承天業，誠因諸異出而途愈歧，物欲攻而明益鈍；德路安得臻，大原棄且暗。是以仁至義盡之主，中天降世，躬訂良謨，將死生神鬼之眞，主性人性之奧，釋罪痊痾之律，改惡遷善之門，確切詳明，勒成纖袠，掃盡夫百家之異議，使知原本一尊，道無二是，人絕二向，善首歸宗，此教之所由定，而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始可坦然而落實也。然而率教守規，第可升堂，未易入室；而至仁大主，莫不欲人人皆躋聖步，克至永福天鄉；故近古篤生大聖，名依納爵，首隆靜默神規，淑人繕已，庶能擴心充知，輔勇全仁，徹始徹終，亦一亦萬，此眞入聖超凡，莫可踰越之要道，而非捨本逐末，是槁是灰之歸叛可擬者也。緣人性之良知，每汩於紛煩，示之以靜避之法，寡聞寡見，俾外誘不侵，庶內情不擾，處心於清天朗日之際，而自省可專；人情之怠惰，每略於思維，納之以推想之格，按題着力，非究研主旨，即搜剔己私，奉心於起敬起畏之途，而誠存志定，其為繕修之工，不亦密而有緒乎。彼純修之侶，屢作此工，時存警惕，自爾超臨入奧，益嘆嘉行之未優；即負俗之子，鮮所顧忌，一作此工，宛如撥霧推雲，深叱從前之迷謬；此眞初學者之針砭藥楚，潛修者之享主飲和。西土之哲人，多以此而臻聖，中邦之賢士，亦以此而增明，所謂力行與致知並濟，而致知實用力先驅，二氏之不得躋其蹤影，儒門之未始著其繩程，欲求誠正者，不必嘆格致之未由也已。不然，莫邪雖利，鈍積於不磨；寶鑑雖明，晦成於不拭；無怪乎中人以上者，放浪無歸，卒為暴棄；而中人之下者，滯於卑謫，懦怠自安。德何自而明，惡何畏而改，禮何因而復，人何道而成哉。豈非深負造物主賦予之

靈明，大道迪我之至道也乎。余每念此，不禁怵然神動，是以不愧疏陋，粗譯靜默梗概，以作願赴崇修之初級云耳。

極西耶穌會士林安多

勵修一鑑

福唐李九功其敘纂評，綏安李嗣玄又玄，清濟嚴贊化思參訂正，兄李九標其香較閱，有昭事生張賡序，綏安李嗣玄序及自序；書刻於崇禎乙卯（一六三九）。上卷敬主類，分：窮理，篤信，存想，敬威，顧旨，受辱，致命。修已類，分：受洗，誦經，守齋，學勗，謹言，念死，謙讓，貞潔，含忍。愛人類，分：事親，貽後，濟貧，飲渴，衣裸，顧病，贖虜，葬死，提誨，託諷，責過，貰讎，通功。　舊刻本。

勵修一鑑序

蓋古今戴髮之倫，萬有不齊者，莫如面；古之瞭者，能察所棲於蠛蠓之目睫，而不能自辨其妍媸；於是舉萬有不齊之妍媸，悉委其辨於鑑。然鑑之為物，舉則辨，措則安，人日日鑑面，竟不知妍媸之所存。有人焉從旁而詔之曰，爾某處妍，某處媸，有當於心，嘔然信之，故往往疑鑑而信人。語曰清無以水鑑，而以人鑑。然人知內而不知外，知暫而不知永。故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則夫鑒內外徹始終者，洵莫如天矣。故曰日鑒在茲，夫所謂在茲者，古今在茲，隱顯在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須臾終食，無不在茲者，人乃欲逃其鑑；譬如赫日中天，隻手自障，而冀其影之不炤也，此無他，自修不勵焉。夫天下之人，有不修之心，而

未始有不修之貌；若舉鑑而炤以惡駭國中，未有不拒鑑而嘆者也。夫惡知鑑，能不昧其媸，而不能轉媸以無妍。若有鑑於此，能妍人之媸，則世競寶之。夫心之以惡駭國中者多矣，倘有所鑑而修焉，則至厲者可轉而爲至媺，此其鑑不屬于水，不屬於人可知也。鑑此者未有不修，修此者未有不厲鑑；而修且厲焉，而歸於一者何也。此其義在欽崇之說矣。吾因以爲勵修一鑑序。勵修一鑑者，李子其敍撮天學之聖跡奇行，而彙焉者也。李子之功專，故其述嚴而屬；其敍於余，余瞽者也，惡知鑑；有瞭先生曰，張夏詹者，親心之離婁也，其序天學也，勁而覈，吾畏之；其敍走濟源而質之，其於斯言有乎否耶。

綏安社弟李嗣玄題於石輞山中

勵修一鑑序

夫有本之識，始可以定學；尤確之理，自足以堅志；庸昧之子，不覓精鑑，徒從忘緣，隨俗好醜以爲苦樂，畢世茫茫，不得一歸宿，可閔實甚。間有自執所是者，而元主不奉，實日無功，憂勤不濟實用，齋沐無當譽聞；郎枯形槁血，獨耐勞勞，愈成罪釁，其可憫尤甚。夫帝有成命，而人事緣焉；遵之爲實事，成之爲實功，通之爲實感實應，從天質地，緣古迄今，人道物理，義類森昭，其懸鑑固已分明矣。無奈世人之反鏡索炤也。余友其敍，鞠力昭事，得之天者深，因而覽之人者正，以其精修，擴爲實歷，凡夫宇宙之體情，聖凡之勝蹟，中土所習聞，外邦所傳紀，與夫上帝之矜嘉何物，下鬼之懼讋何事，莫不臚而輯之，標目揭指，不啻對鏡而數其形，肥瘠黑皙，俱一一睹也；且可以使人審于所事而不惑，定于所信而不搖，處貧無蹙，居泰能沖，履疑謗而坦然，當艱阻而不懼，其壯人德力，擔荷大事，寧有旣哉。有金鑑焉，千年不磨，啓其匣則日月留光，山河垂象，錯雜併現於一關，閉目對

之，則帝宮金碧，天官裳佩，璀燦彬都，若可咫尺接者，則非但寶鑑也，乃神鑑矣。

乙酉仲秋仙谿社弟陳衷丹奏伯氏書于三山約禮署中

勵修一鑑序

天友李其敍鄭置勵修一鑑詔余，余披閱片餉，而鐸德乘先生適辱臨，問何物也？曰鑑也。先生德容純白，不假修飾，無庸茲鑑也。先生固索觀之，曰　容容鑑，勿須我神藏匿，不但人莫我鑑，即我自鑑，亦難，安得不須此。予曰然，朕此鑑灼人甚昭，人或對鑑而昏也。夫昏豈鑑哉，鑑當前塵棼障焉。人罕能袪障，惡能受鑑之光，灼心神之隱乎。余今將此鑑歸其效，試令懸之室中，能俾一家時時灼刷，厥垢底純白乎。懸之齋頭，能俾多賢友人人灼刷，厥垢底純白乎。若猶未能，量如就人本賦靈光，新天帝嚼醒，使之返灼返刷，即以自己心神，爲自修之鑑可也。何必借前修爲我鑑哉。敬謝其敍。然耶否耶。

昭事生張賡

勵修一鑑自序

學不窺史，人之淑慝不得而知，即己之純疵，亦不得而辨。故銅鑑以鑑吾形，書鑑以鑑吾心，古人傍記諸家，謂非昭世一大鑑哉。聖化翔洽，西儒接踵來賓，其遠攜緗帙七千餘部，譯者百有餘種，而教中闡理記事諸書已具大凡。予幼習先博士訓，頗知自好，戊辰冬，偕伯氏其香就試三山，聞道于艾先生，幡然志昭事之學，始受盥洗。嗣是予鄉唱和實漸有人，協力建堂爲祀主講德地，予亦幸從諸君子後，互相切劘，以庶幾無負師恩，無隕主寵。歲乙亥，讀書海濱，明師益友去我一方，因念人渡險

世，如履寶地，走危陂，矧予小子乖質愚柔，獨立寡助，幾倘得免顛躓之患；惟主憫予，啓予，悉覽篋中書，黄香熏几，次第閱之，繇是而覺蒙者開，弱者振，食蘗知甘，向火生熱，感上主之鴻恩在在悉被；信善書之啓擴，受益靡多也。嗟乎，善書增長神智，猶天雨滋潤嘉禾，天雨不擇地而濡，善書不擇人而誨，予何忍私爲己益耶。於是就累月所閱，取其顯淺可味，便作下學梯航者，依日類記，一諦讀之，其詔我欽崇者，聖賢之懿範立，訓我避修者，克復之嚴規備，導我哀矜者，形神之美行列，起我敬信，示我吉凶者，大主之神功靈蹟，福善禍淫，昭昭在人觀記矣。明鑑高懸，妍媸自炤，願茲德鄰，共在 一天函蓋之內，心同理同，其不同予興起者，豈情也哉。予伯氏嘗於西師譯音，歷年筆記成日抄若干卷，今予愼觔茲帙，爰付剞劂，蓋亦敬承師命，爲學者勵修少助耳。若夫高明篤雅，志探性命淵源者，則有天學全書在，未可以一勺當河海之觀，一鑑掩日月之明也，是爲序。

崇禎己卯歲季秋福唐末學李九功識

善生福終正路

遠西耶穌會陸安德泰然甫著，同會畢嘉柏應理恩利格訂，值會萬多瑪斯賈若望准，有陸公自序。書共上下兩卷，上卷目錄：修身之法，持家之法，祈求天主之法，看書聽講之法，解罪之法，聖體略說，彌撒奇妙事情。下卷目錄：恭敬聖母大益略說，吾主受難不可忘；福終之法。書中所述間以故事，故不枯寂，文筆亦淸順。

舊刻本綿紙

善生福終自序

凡在教之人，其功不可不盡，而其福亦極其盛大；此福非他福可比，乃神福也。但既是神福；無像無形，人鮮能明徹其理；故聖教中有如許神福，猶山中有如許寶藏，特人不能識之耳；惟不能識之，是以輕忽之，以爲無用之物，即用亦懵懵而混用之，終無益也。善取寶者掘開深礦，勿辭勞瘁，就得其寶，種種且備而心始快。夫積善功求主祈，亦猶是也。不如此，則神福不爲我有，縱尤日積，主必加罰矣。吾主耶穌嘗取譬以訓宗徒云：昔有國王將巡所屬國，詔臣十人，各授以厚貲，且諭之曰：愼之勤之，理吾業而倍吾財。及歸，召臣問之，一臣云：臣受一加十以報王也。王嘉嘉其勤勞，賞治十城。一臣云：臣受一加五，以報王也。王亦嘉嘉其勤勞，賞治五城。又一臣云：臣已知王之森嚴，前無稼而尙欲收之，臣不敢輕用，謹藏之，今送歸王。王怒而重罰之焉。由是觀之，財亦貴於善用耳，能善用之，以財加財，況神功乎。能善用神功，則亦因福而加福也。可知神功，乃無價之寶。其寶何在？彌撒是也。彌撒包涵吾主萬功，聖體即是吾主，及主萬美之所聚。告解補贖，然後敢領，降臨吾人心中，爲永福之行糧。求聖母者，因聖母爲吾人所倚賴，必允我所求也。總之吾主耶穌苦難，乃萬寶之根源。聽講天主道理，及看聖教諸書，是學取寶之法，祈求掘礦之功；苟不能修身理家，此心擾亂，必不能得此寶；不得此寶，即無功可登天國矣。余故作爲此書，引導善生福死，先論修身理家，後論聽講天主道理，及看聖教諸書，再三開諸般寶藏，分別其善用之法，總指福死之方，凡我同志，幸留意焉。毋視爲迂遠而棄之也。

遠西耶穌會士陸安德撰

眞福訓詮

遠西湯若望著，卽耶穌所講之眞福八端加以訓詮。書中所言，大祗根甚於倫理學中所論之福，語淺顯，理玄妙，實一卷哲學思想書。書之目錄如下：人本求福，人誤認福，世物無眞福，眞福何在，眞福有始有全，眞福不等，人宜承眞福之趾，求眞福以識耶穌爲本，眞福盡於八端，眞福八端之報有異同，因眞福廣論古今教規異同，而天主賜福莫無異同，釋耶穌登山，釋坐，釋口訓，釋門徒前。

眞福直指

泰西耶穌會士陸安德述，同會柏應理，畢嘉，恩理格，成理際全訂，値會萬多瑪斯准，陸公有自序，（一六七三年；）鄭江康庭槐序，明在康熙庚戌（一六七〇年，）是書分上下兩卷，目次如下：享世福不能得眞福首章，推理辯明眞福何在第二章，天主生人爲得享眞福第三章，天主示誡成人得享眞福第四章，善德成人於眞福第五章，天主深奧之理又罪之甚害第六章，天主降生贖罪，完全人之福樂第七章，吾主耶穌成全福音內會升天第八章，天主罰罪人死後永苦第九章，天堂永福略講第十章。文字淸順，涉以俗語，可爲一般民衆易於領悟之書。

眞福直指自序

世人皆願享眞福，但少有尋着享受處，蓋緣大段已錯，自然尋覓不着，何也。眞福猶正路，自是難行，人雖願享之，而究不肯行，此難行之路，有告以僞捷之路，未有不欣然喜者，又安能得眞享受也。古賢者嘗有云：有一少年行至岐路，忽然迷惑，第見前一平坦路有美女；崎嶇路有一賢婦。美女請少年登平坦路云：若登此路，可享諸樂。賢婦亦請云：能行此路，雖受辛勤，終歸萬樂；苟登平坦，即始有諸樂，終未免嚴諸苦。少年果從賢婦之請，登崎嶇之路，中途多遇魑魅之妖，猛烈之獸，堅忍而行，竟爭勝之，乃至平善之地。由此觀之，平坦路乃世福也；美女，乃本身情欲也；趨平坦路，是貪慕於邪樂，貪戀世福也。崎嶇路，乃善德也；賢婦乃靈明本性，引人入善路也。走崎嶇路，是制其情，如與妖邪猛獸爭勝，方能成善至快樂之處，享萬福也。少年人是良知良能，依理而行，終得眞福。世人大概多趨平坦而畏崎嶇，故少有人得享眞福，不知眞福之正路故耳。余不敏，作爲此書，直指明之。詞不用文，而理只求顯。一爲世人亦有不知文字，而能深明道理者。二爲世人亦爲深知文字，而反悅華麗之詞，不察道理者。三爲眞正道理，自有靈光逗露，不專才華者。四爲西語亦有許多妙詞，讓人反復玩味，又恐中邦儒者，徒爲觀玩，而不究心也。余見中邦有異書異人，僅能明徹道理；有等不知文字者，則不能甚明徹也。能閱此書，了然於目，自能了然於心。幸勿視爲平平而厭棄之，有疑必問，有闕請明，是余惓惓所願望。嗟乎！世人計算小利，晝不定，夜不睡，勞頓而不知休息，若語以眞福之所在，或看書，或聽講，便生厭倦，是亦棄美女之言，而不信賢婦之說也，可慨夫。

泰西耶穌會士陸安德謹撰

十慰

耶穌會後學高一志述，同會費奇規、黎寧石、費樂德訂，値會陽瑪諾准。卷首有高公十慰總說。十慰者：慰失子者第一，慰失卿者第二，慰失位者第三，慰耄老者第四，慰失畜者第五，慰失志者第六，慰失和者第七，慰失偶者第八，慰失依者第九，慰懺悔者第十。文筆秀挺，有譬喩，有故事，誠慰人之書也。

十慰總說

友之眞者，以通義通財爲義也；而通義者，猶尙于通財者也。多財易消，美議永在；至乃紓友憂，開友心者，尤急焉。蓋致議于友者，或溺于紹茲之私，而不致盡言，或過于督責之嚴，而不致慰情。一譬之俳優者，遇友之難，代爲哀號，而片言無實。一譬之嚴師者，戒訓滿堂，責高責遠，憂乃彌甚。若夫知道之友，必先引哀情之誠，以順慰之；次致正理之實，以逆說之，乃可慰免焉。夫憂之根，多從僞禍，非實禍也。衒于非禍者，妄引爲禍，而以良藥爲酖毒，可不傷哉。嘗譬之發角籤焉，以一傳百，以百傳萬；或譬嚮制焉，卑者顯高，高者假卑，近者置遠，而遠者爲近，以僞禍禍人，乃術之莫巧而莫危者與。余居中邦廿餘年，習識中邦之友，莫不向高而好正，乃多遇患之至，或昏厥心，戀厥身，殺難解，甚且以己殉焉。余約其大都有十端，乃述西士往喆所傳記，時賢所究解，各各一論，先順慰之，次解說之，其要歸于辨形神，分久暫，使人思形禍非禍，神禍乃禍，暫苦非苦，永苦乃苦。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形神永暫之說，夫亦先獲我心矣。

耶穌會士高一志撰

哀矜行詮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同會龍華民，高一志，湯若望共訂，星源後學程廷瑞潤，汪元泰較；崇禎癸酉（一六三三）汪元泰序，李祖白序及自序，共三卷，目錄如下：第一卷形神哀矜之行總論，第二卷分神形哀矜之行十四端，一食饑者，二飲渴者，三衣裸者，四顧病者，五舍旅者，六贖虜者，七葬死者。第三卷，一啓誨愚蒙，二以善勸人，三責有過失者，四慰憂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爲生死者祈天主。每節解釋各題之意義外，舉出許多故事以闡明其事，故甚有趣味，閱之當能得神慰不少。

舊抄本。

哀矜行詮序

余奉教於西君子有年矣，其爲教也，理超義實，而大旨則總於仁；仁分二支，一愛天主萬有之上，一愛人如己；而二支又匯爲一原，必克愛厥人，始克愛厥主；不則，疎忽於見聞之衆，而求其竭精致愼於不見不聞之中，必不得矣。是故愛人之功至急至重也。乃其愛人之實，則在補其所應有，以銷其所應無，如飽煖厥居等，皆身所應有，如舒泰貞淨等，皆心所應有；反是，則皆所無矣。人苟不獲所應有，而獲所應無，種種苦極，不可勝言。凡觸於耳與目者，能弗惻然於心乎；弗惻於心，非仁；惻於心，而不見之行，無濟於彼，猶非仁也。其必盡我能力銷之補之，使之存以順，歿以寧，愛人之

功其庶幾乎。且造物主之畀人以富以智也，而又不人畀以富以智者，何哉？蓋謂世有富人，力能不使同類貧；世有智人，力能不使同類愚；惟有富者智者，而後貧者愚者可以脫於貧愚；亦惟有貧者愚者，而後富者智者可以施其富與智也。是用此所有，以補彼所應有；以此所無，以銷彼所應無；權衡精當，義之盡，仁之至矣。然則吾儕幸荷生成，身必獲所，豈可自享有餘，不以閔民窮而若主命哉；甚矣愛人之不容已也。豈惟不已於其心，必將不已於其行。嗚呼此十四哀矜之所繇列於教要也；其可忽乎。雖先生以修曆餘晷，譯詳其說，稿成，示余，言切而旨，義晰而徹，予讀一過，而知先生亦能哀矜人也。先生穎悟爽朗，而自牧以謙，胸中無所不有，其自視直無一有。至若本愛主之誠以愛人，則有根於心，達於面，見於語言筆墨之間而不可掩者。今季秋譯有聖紀百言一帙，修己格訓也；茲復爲是書，誘人以愛，以相率於仁，繇先生之言，推先生之心，蓋不躋一世於定吉之上不止者，先生眞仁人哉；是爲序。

後學李祖白

哀矜行詮引

余先君子生平敬修格致誠正之學，而歸宗于事天愛人；體持之餘，旁究天官象數諸理，尤喜接海內修儒名士，要以廣集衆益，涵葆性靈。聞有西泰利子從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來我中土，所談性理，及星曆家言，率多夥見，命余往訪焉，而卒未得聞；奄奄迄今廿餘年矣。茲謁選金臺，會同邑程覲二友以訪，舉應修曆之役，稟受西法，釐正訂訛，每與余言天人之學，西儒得其宗，並曆數象緯罔弗精確，特緒餘耳。余偕往謁，聆其教旨，原原本本，精詳切至，令人有永思焉，而未獲時親炙也。偶訪友過

宜試，忽墜馬傷足，遂扶視友寓越四旬日；泰西傅汎際君子，時患臂臃，不啻若家人之浹洽者；且示以七克，奮勺，偕人瞻劉，助消病害。余潛心獨覽，覺從前所受教先君子者，原自脗合，憬然悟克治之功，真有須臾不能離者；殆余對證之藥，幸可藉以體先君之志者乎。既而羅先生出其哀矜行詮示余，余受而卒業曰：嘻，此真仁人用心，為事天愛人之實跡者哉。凡此下民，雖非大主之所子，雖有貴賤富貧壽夭智否種種不齊，正令彼此有無相通以相濟也。設使己貴而賤人，己富而貧人，己智而愚人，任可哀可矜之狀，種種當前，漫不動念，則所稱昭事者將何藉以為獻，而嚮往對越，皆具文矣。夫世未有不愛人而能事天者，倘乎西經有言，所見之人不愛，又安能愛所不及見之主乎；必時時念家以六合為念，萬民為體，然後始可慊人，乃能仰可慊天；羅先生著是書，蓋欲人藝業郊合衆全力，補此有憾世界，其用意弘遠矣。余念西方美人，嘉惠後學，忍束諸之篋，爰付梓，以公同志。

崇禎癸酉孟秋望日星源後學汪元泰書

哀矜行詮自敍

按輿圖，予家極西，距中華最遠，古不相通，相通自爵朝神宗年間。始予兒時獲聞禮樂文章之盛，私心輒向往之，非一日矣。至問所行教法，則未有及於造物真主之教者。神祖朝，予友西泰利先生偕會友二三輩來華，倡傳聖教，一時翕然交稱，是微心理之無異。然華地廣遠，利子數輩足跡不能徧；且久之壯者老，老者殁，惜將來之難其繼也，予乃浩然歎曰：凡我同類，總大主所生，況此文教宣達之邦，忍使聖教有不傳，傳或中絕乎。于是請命於長者，復偕友人數輩，航海而來，越三歲為天

啓甲子，始抵嶺南，隨習語習書，兼習文義，畢力歲月，畧知大意。庚午夏，予僑居中州，忽玄扈徐先生以修曆薦，奉命徵取入覲。陛見後孜孜測驗弗休，日月七政等書，次第翻譯成帙，蓋旦夕拮据，喘息靡寧，閱二年如一日，未遑他務也。然而迢惟八萬里東來本意，所圖何事，而今專事此乎？治曆與治人孰急，明時與明道又孰急，然而曆有成命，罔敢懈弛，用是兩念横衷，未決者久之。忽謹守天神默啓曰：爾不憶聖保祿言乎，耶穌之門不一人，有能行者，有能言者，有能文章而著書述者；故其勸人也，亦不一法，或以身，或以口，或以筆，皆救世法也；宜擇一行之。予乃恍然悟，爰立意於公務外，竊取數則譯誌教理一二，以副初志；因念聖教喫緊處，推信與行，行而不信，如射無鵠；信而不行，如車無輪，其歸一也。聖雅谷曰：人以愛功行其信，乃爲獲義；（義者全德無愆之謂）豈徒信能獲義哉。又曰人身無神，名謂死身；信德無行，亦名死信；又曰：惟不忘所聞而敏行不輟者，必得[illegible][illegible]：可見信之不可無行也；行不更重乎。顧行有三端：曰祈，曰齋，曰施。祈向主，齋向己，施向人，各有本論，而十四哀矜之行，則[illegible]人之所以[illegible]生者也。予遂取西本譯爲詮說三卷，首著哀矜之美，次解形矜，又次神矜，條緒雖多，其大旨總期愛人如己而已。夫愛人如己，則其先能愛己可知，而愛人又爲愛主之實，是盡向人之誠，而向己向主，義亦兼通矣。儻我同信者，得是說而力行之，裨益匪小；且亦不負遠人來賓之意云。至若中西音阻，辭未達意，扑陋寡文，所不能免；幸諒我於語言文字之外可也。

遠西羅雅谷謹

即行仁愛工夫之會規也，有了一道人良甫王徵序，時在崇禎七年。仁愛之功，及仁愛分形哀矜，神哀矜等分解詳明，且其實行之方法亦具體規定，可見此會在當時之興盛。

仁會約引

徵余爲畏天愛人極論，蓋有味乎西儒所傳天主教義，竭力闡明，用勗我二三兄弟之崇信篤論焉已耳，未克實行；即行矣，悠悠忽忽，未克力闡即憤志力行乎，其力小，其行微，終未克約我同志，共捐全力，以暢我實行之志願。夫西儒所傳天主之教，理超義實，大旨總是一仁。仁之用愛有二：一愛一天主萬物之上，一愛人如己。眞知畏天命者，自然愛天主，眞能愛天主者，自然能愛人；然必眞眞實實，能盡人之心之功，方是眞能愛天主。蓋天主原吾人大父母，愛人之仁，乃其喫緊第一義也。余故深信天主之教，最眞切，最正大，最公溥，且最明白而易簡；乃人人所能行，人人日用當行，人人時時處處所不可不。七克中云：聖若盎旣耄，不能多言，恆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猶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

天主經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嗟夫！人生世間，種種苦趣不可勝言，疇克盡免。凡觸于耳與目者，那能弗惻於心；弗惻於心，非仁；惻于心而不見之於行，無濟于彼，猶非仁也。其必盡我相愛，能力救之補之，使之存以順，殁以寧，愛人之功，其庶幾乎。然匪有力不能濟，匪藉衆多全力，亦不能廣濟。余茲感於西儒羅先生哀矜行詮，立此仁會約；蓋欲從今以後，自竭心力，合衆全力，俾人遊樂郊，補此有憾世界，

以仰副天主愛人之至仁，于以少少行其愛人之實功，且勸我會中人，緣此愛人劝行，默啟愛天主之正會，庶人人可望天上之眞福云。

時

崇禎七年後八月一日了一道人良甫王徵書于崇一堂

死說

遠西羅雅谷譔，是勸人想死備死之格言，不甚長，近二千多言。

死說小引

嗟哉，夫人之生必有死也奈之何人每喜言生，而諱言死也。夫不知生之所以生，而喜言生，不知死之所以死而諱言死，已惑矣。乃喜言生而反戕其生，諱言死而反自速之死，其爲愚且癡也，不亦甚哉。或問何謂自戕之自速之也？曰躭榮膴邇聲色，日沉溺于種種快心之事曾不務以修德，而祇取以媒身，是人也方自以爲幸生於樂場，而不知其久已入於死阱也。聲音笑貌非不宛然具也，所爲若形者亡焉，非戕之自速之乎。乃富貴者昂昂然，競相夸視貧賤者敝敝焉，爭相乞憐，哀哉，未有喚之醒者。若夫大智者，則不然；彼視其生，惟恐其濱于死也，珍時寶晷，潔身修行，日有孳孳焉，富貴貧賤不以二也；其所履者，世間之境，其所向者天上之國，即或頻際艱危哉，而其自安則以爲得樂階矣。藉借暫苦之園，結永甘之果，備暫死之路，開永生

之門也。然則生誠不足喜，死誠不必諱；夫惟眞能念其死，斯乃眞能重其生；果眞能善其生，則必眞能善死。況人之生時，卽其死時，越一刻，則一刻死，越一日，則一日死。死之云者，謂已去而不返之謂也；來之日爲生，則去之日爲死矣。念及此，爾宜時時息息，遷善補過之不暇，尚可偸樂以殆生，而速死耶？予因是知二先生之著爲死說也，非與人說死也，實與人說生也。

後學韓霖

天主審判明證

此書述泉州教友顏魁賓，死而復甦，至天主台前審判，因靈魂未清潔，天主特恩許再來人世補過；且說見已故世之張識及在煉獄別位泉州新亡之教友等等，此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事也。

善惡報略說

耶穌會士南懷仁述，刻於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書爲問答體，解說善人爲何在世受苦，而惡人反享福之疑難，可分八章：善惡由人自專而定，一章；天主不强阻惡者以存其自專，二章；賞罰不專在現世，人在現世，比鳥獸更苦，世福俱有虧缺，三章；世福不足以報善德，四章；形天佛神等不能報善惡，托生之報推脫之言，以國法關托生之報，五章；托生之報絕人哀矜之情，托生之報有傷倫理，六章；以現世之報關托生之報，七章；正教禁絕二色並不義之財，八章；太上感應篇等書，多以無罪而定罰，八章。此書雖寥寥數章，然對於善惡

賞報之問題，疑難，闡發明白。

神鬼正紀

極西高一志撰，河東段袞韓霖仝較，乃一部論天神與魔鬼之書也。共四卷，第一卷論神鬼名義，實有，受造序，意品類，品職，神守之恩，共六章。第二卷論神鬼性體，識知，超性之識，諳識，據像否，靈職奇妙，共五章。卷三，論神鬼何受神靈造時所受恩惠，神靈者有登墨否，邪魔實有何繇，鬼魔定於惡否，鬼魔刑罰，鬼魔分職，共七章。卷四論神鬼能力，神鬼所著身像實否，神鬼相通心意如何，神鬼有定所否，神鬼衆多能併居一所否，天神魔鬼之辨，敬神防鬼當如何，共七章。

求說

泰西耶穌會羅雅谷遺稿，同會利類思，柏應理，魯日滿訂，値會南懷仁准。此書內署泰西羅雅谷味韶甫撰，武林李祖白也甫受，春江艾庭槐台符甫較。內容係論祈禱，分：求之緣，求之向，求之爲，求之人，求之所，求之時，求之言，求之體，求之要，求之益，求宜虔，求宜恆，恩宜謝，宜防魔等小題。對於祈禱要義，略陳述之矣。

身心四要

長洲周志於道撰述，後學孫枝蔚，載同閱古虞錢明印天目參訂；有周子自序。四要云者：認主一，知天一，認己一，知恩一。據自序書中意義大抵順治乙酉年（一六四五）在金陵同賈宜睦司鐸相問難八月而得；己丑（一六四九）乃筆其問答於書名曰身心四要。古抄本。

身心四要序

余自己卯冬，有友示以天教約言一葉，閱之恍然曰：世有此眞理乎？叩所由云，大西潘先生來自海外，今寓薊溪之彭園所授者。即余進謁，及接其議論，皆前聖所未發；讀其書，悉目所未覩，因爲之醉心。繼循其理器諸編閱之，盡棄昔所學而學焉。乙酉之役，有事金陵，適賈先生來自虞，爲潘之中表也。道同行同，因留以就教，緣得與促膝相問難者八閱月。雖禁在寒夕，必爇香三寸爲度，始假寐，乃獲悉聖教之奧。余體先生愛人之意，時以所聞先生之言，推以示人，始語人輒口訥；久之覺存諸中者，似別有得矣。自後對難者無艱詞，既欲彙其問答之詞示人，以代唇舌；緣有他事相屬，頻促不獲，然愛人之心愈切，而問答之詞愈繁。迄己丑初夏，陰雨浹旬，喜無他擾，得悉記錄，從來問答語，取其脈絡貫通，理眞詞簡者，彙爲一編。餘稍涉疑，似及題旨不合者，悉芟之。約存萬七千言，以公諸同志，顏曰身心四要。一曰認主，二曰知天，三曰認己，四曰知恩。認主者，言寰宇內有一眞主，人而不認主，百行皆爲妄；遂即認主矣，而不知天地造擘之原，則不能認無倫無並一主之眞，故認主之次，曰知天。認己者，言人莫不有是形，人而不認己，戒愼慾于厭斁；即認己矣，而不推明生養救贖之恩，則不能知貴性賤形之實，故次認己，曰知恩。人認主而眞，定知禍福，賞罰不爽，必不懈忽于隱微；認己而確，定知貧賤威武雖嚴，必不纖埃而移屈。用是四者，刻

存于心，始卒于玆，人事盡矣。然人之爲要者多矣；學問思辨爲日省之要，修齊治平爲持世之要，綱常倫理爲立身之要，孝弟忠信爲存仁之要，布帛菽粟爲日用之要，十誡爲篤行之要，七克爲敬謹之要，皆切于身心。特惟四者爲要之本，餘咸括于中，故不及乎他也。且人之有是心也，稍任其私，即六轡無馭，縱逸無已，則此身心又當與驪馬僕役同觀，不過飢則食之，寒則衣之，勞則逸之，惰則策之，詎可任其情乎。故人于世，必當明此四要，以養其身心，始善其生，能善其生，始獲善其死矣。今也世美盈前，人心既蔽，此身心最切者咸不顧；余是以不辭煩瑣而敢是諄諄也。讀者幸勿以詞俚而易之，亦勿以人微而忽之，身心幸甚。

天教後覺長洲周志序

人罪至重

泰西耶穌會士衛方濟述，有南豐後學李長祚及宜豐後學吳宿序，時在康熙戊寅（一六九八）。書共三卷；第一卷由人至微則觀（罪至重共八篇；第二卷由主至大則觀人罪至重共九篇；第三卷由罪至凶則觀人罪至重共七篇。此書與艾儒略滌罪正規相同。　舊抄本。

人罪至重序

余自甲辰歲，從事策論帖括，慕天文曆算之學，始受教於泰西利先生；隨後復讀十誡七克諸書，頗悟省身寡過之道；至

西學始爲實學，然鮮勸懲忘過；錄德之提撕則瞶之，遷錄德之書覺則又忘之，究未知剝復之咎，其獲罪於上帝爲尤重也。甲戌登第旋里，得親泰西衛先生道範，先生講神譜吉，循循善誘，眞令人神形交惕。歲戊寅，先生出其所著人罪至重一書示余，余親受而卒業焉。首卷由人至微而知人罪至重，二卷由主至大而知人罪至重，三卷由罪至凶而人罪至重；其目共計二十四篇，章章務出，字字鞭入，眞淑身之妙諦，認罪之梯晉也。詞取其平易，句取其簡潔而不鈎深刻畫，欲人之一見而悟甚易耳。而其中闡明性理，則發前賢所未發，究極天命，則窮昔人所未窮；有志精修者，常置一冊於座右，則觸目驚心，庶幾改過遷善，有其階；存順歿寧，得其正耳。先生摘引天文，旁燭物理，而其著書立說，惟欲偕斯人於大道，不惑異端，不陷魔誘，於以達天載而至帝鄉，尤望人之勉勉不已焉。

時

康熙戊寅年仲夏月南豐後學李長祚盥手序

人罪至重序

泰西衛先生，喜讀中華之書，自四子書以及經史，星羅碁布，淹貫條達，有所引證，適徵恰合。一日出其所著人罪至重篇示予，書三卷：一曰由人至微，以見人罪至重，欲人以主之大，畏悸其命也；一由罪至凶，以見人罪至重，欲人趨吉避凶也。余反覆讀之，大約與艾先生滌罪正規相爲表裏。但滌罪篇於已犯之後，而茲篇則禁於未犯之前；已犯則欲其悔而遷，未犯則欲其謹而嚴，雖一言一動，終食俄頃之間，無不有上帝臨汝，而莫敢少自寬假焉。夫人修德與寡過，爲撿身之大端；而修德必由

寡過，蓋有過泯而德日進者，未有過叢而德日上者，則修德又必自寡過始乎。然過之在身，始於不自知，令其滋蔓無窮，則爲罪焉。於是日積月累，根不可拔，潛滋暗長於動靜之間，因而成其爲罪人。命之曰罪人，則反至善至尊之上主，豈不與上主爲仇敵也哉。先生罪侮上主條目，所由發明之警警也。嗟嗟，人不知罪於不明天主也，利名羈鎖，桎梏其手足，窮通壽夭，敷布於腎腸；以致擇善之衷，日俟一日，志惡之念，時延一時。苟眞知有蕩蕩之上帝，賞罰維嚴，則將毛髮悚慄，而出王遊衍之際，檢點言行，更切於日用飲食矣。願讀是篇者，用以防制身心，宵旰省察，而後知先生與人爲善之公心，必先從去罪始也。雖日行告解，以仰答天主愛人之深心，誰曰不宜。

時

康熙戊寅季夏月望後宜豐後學吳宿拜題于嘉禾學署之臨汝軒

人罪至重自序

聖教急務，莫要於勸人行德，警人遠罪，蓋欲勉人爲聖爲賢，卒不能外此二端矣。但勸人行德，則必著其德行之美；警人遠罪，則必指其罪過之惡；然後知其明效大驗，彰彰不易。故舉人罪至重，以明其罪大惡極，使之惕然警省，庶幾去之惟恐其不速也。罪之極惡既遠，亦由此而推其德行之美；況乎遠罪者，卽爲行德之眞也。夫罪之至重由三者而睹；人微主大，禍凶是也。犯罪之人，則至微；所犯之主，則至大；罪惡之禍，則至凶。罪人至微者，因其肉軀之卑，靈神之弊，正理之隤，惡生之汚，事之下，敎之失，卽露其人之至微也。天主至大者，因其全德無限之備，並其洪恩無窮之昇，卽明上主之至大也。罪禍至凶者，因其膩

害，羞辱，鄙賤，兇猛，嚴罰，卽覩其禍之至凶。始於人微，繼於主大，終於禍凶，皆證罪之至重，極爲可惡可遠，而引人以免至重至烈之兇殃。緣人之兇殃，由犯罪；人之吉祥，由行德。先必遠罪，而後行德，故遠罪以行德，誠人生之所宜特務，而不可自傲自足，曰余之無罪也夫。至於人世他務，若浮塵，若空中蜃氣，倏顯倏晦，而卒歸於絕無。惟人之犯罪行德，則上主至公之賞罰常存，而總無滅息也。由至微至大至凶者，而分疏其罪之重，庶幾善讀者，玩索而自得焉耳。

時

康熙戊寅年仲夏月遡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九十八年（泰西耶穌會修士衞方濟識）

盛世芻蕘

遠西耶穌會士馮秉正端友指示，同會雷孝思永維，高尚德懷義，朱君榮奇英校閱，値會戴進賢嘉賓鑒定。此書分溯源篇（卽論天主之實有及其性體）救贖篇，靈魂篇，賞罰篇，異端篇。文字係語錄體，俗而雅，淺而顯，說理暢達，是一部語體文之好書。

盛世芻蕘

仁愛引言

善惡正邪之辨，吉凶升降之關，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盡仁之道，非愛不爲功，盡愛之道，非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不足以成仁。從未有不愛人，而可稱愛主者，亦未有愛主，而不愛人者。溯前明萬曆年間，因西儒利公等進呈經像，此後代有傳人。其時最著者，如大學士徐文定公，大宗伯李我存，少京兆楊淇園諸君子，昌言偉論，著述如林，雖不盡聖學之淵深，亦足發後人之憤悱。所慮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爨婢，豈屬文人，旣難應對親朋，何以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先列鑒閱姓氏，使好學者共知所言之公，以認識天主爲溯源篇，以天主降生爲救贖篇，以認識自己爲靈魂篇，以身後吉凶爲賞罰篇，以旁門外道爲異端篇。語甚簡明，事皆緊要，據此究心，庶無舛錯。況窮鄉僻壤，安得人人而口授之，得此一編，各人自己披閱，卽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講道無異，正所謂書中有舌，如獲面談也，謹不避粗疏，公諸同好，於仁愛之業，不無小補云。

龐子遺詮

耶穌會士龐迪我著，共四卷，是一部詮解信經之論道書。信經譯爲信薄錄，宗徒譯音謂亞玻斯多羅，信薄錄後，有天神魔鬼論，人類原始論。此書文理奧雅，道理切確，開卷有益也。

原染虧益

遠西耶穌會士郭納爵譯著，還濱丘曰旦删潤，雲間陸希言重校分上下二卷目錄如下：

卷上　鬼魔爲何物章，上主以泥造人原祖章，主造人類之原母章，亞當明知章，二人生而有信德否章，二人有望愛二德否章，二人有聖愛否章，二人生而有諸德否章，二人生有原性之正否章，天主禁戒二人一菓食者何章，魔鬼誘陷二人章，釋前章責蛇之義章，釋主責厄娃之義何章，釋主責亞當之義何章，釋二人以蕉葉掩體何章，釋主覓亞當何義章，釋主以褻衣二人章，釋主逐二人而置於鄰境何意章，二人能自補己罪否章，魔攻人何意章，天主許魔誘二人何意章，原罪醜汚何義章，原罪流染而汚後裔何義章，天主耶穌沾染原罪否章，聖母亦沾原罪否章，原罪虧於人性何章　原罪滅人之主意否章，人帶原罪而死其魂何往章，若二人無原罪尙生子否章，若二人無原染其後嗣生而刑之何章，天主先責二人待其悔而宥之何章，天主宥二人而不宥撒魔何意章。

卷下　原染益何章，天主降生可否章，一以理證明章，二以古聖紀錄證章，三以奇異蹟證章，四以中華史書證章，五以吾主耶穌聖德與其靈神證章，六以天學聖賢與修士證章，七以天主聖敎流行爲證章，天主費略降世章，二性湊合始成救世章，明天主受難之義章，天主降生第一益在貴顯吾人性章，天主降生第二三益在光耀塵世爲我人師章，天主降生第四益在爲我人醫章，天主降生第五六益在爲我明光神友章，天主降生第七益在撫慰我心章，天主降生第八九益在勉勵我善

克服逆壓章，天主降生第十恭在使世和平章，

儆說

耶穌會佐勸修士，雲間陸思默著述，有康熙丁卯（一六八七）上元涿鹿同學弟六十八翁譜多尼楊陛序，及婁東汪弟諸引。此書勗勉人時時刻刻在日常事中勉有超越意想而修德立功。

儆說引

嘗讀詩之大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可見天之日監在茲，人有所爲，天必知之也。然古人但言天，而不言天主，豈指蒼蒼者爲乎？此猶臣民不敢斥稱人主，而只稱朝廷耳。故稱朝廷，即稱人主，言天，即言天主也，其義亦顯然可見矣。吾人承天賦而有性，因以有身而爲人，日日享用天主之萬物，自當無時無事而不昭事對越也。無奈世人不察，外欺于異敎龍天佛天之說，內惑于世俗求名求利之謀，於是遂忘其賦予之本，幾幾無時無事而一念及天主矣。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豈不大可哀也哉。夫龍者天生鱗族中之一物耳，何以稱天？至於佛，吾不知其果有焉否也；即有之，亦天生之人耳，何以謂天名？乃虛浮無實之稱；而利，則終日營營，畢生不能滿願，一朝長逝，一毫將不去者也。衆人不悟，外受其欺，內生其惑，彼豈知天主者。人始因受命而乃有靈魂，其終必復命而聽其賞罰者也，烏得戲豫而有自慢之心，馳驅而有自恣之意乎。自泰西諸鐸德奉教皇之命，行教中邦，大指謂天地萬物，惟有一主，一切佛法玄門，皆屬幻說，故其教以敬天主爲

宗，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以十誡爲規矩，以悔解省察爲工夫，是其大要也。前此諸鐸德，余未之識；邇有李神父在蘇，主持教事，正法指迷，賢愚共仰。余幸遇故人汲引，收入門牆，因得稔習其教下會長，以前有留侯馬先生，繼有吳漁山吳先生，每一覲面，必慰誨勤勤，敎以敬天愛人，謹守十誡爲務；茲更遇雲間思默陸先生來寓蘇堂，朝夕晤對，其手錄一帙，名曰億說，自睡醒至安歇，凡百篇，永時永日永歲，刻刻昭事，一思一言一行，在在對越，此眞於出王游衍，不啻日監在茲者也。蓋三先生咸以躬行實踐之加，宜之誨言，筆之於楮墨，意氣切切偲偲，望余輩相師，共冀永福有分，是能深體李神父代教皇之旨，實以敬天主爲宗，故以愛天主所愛之人爲務也。然思默先生名其說曰億者，何爲？追惟先生上溯象山夫子鵝湖之會，麥齋郎白靈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其功專于尊德性，與朱考亭夫子道問學不同。今先生所錄百篇之中，皆格物致知之理，是更能反身用力，不墮一偏，大有造于金谿之學矣。按朱考亭註曰，億，意度也，先生以此爲度，則度無不中矣。又曰億未見而意之也，先生以此修爲，而猶爲未見，深見其望道未見之心矣。是爲引。

婁東晚學弟汪弟諸謹識

億說小序

余於辛酉歲晤泰西惟止利先生於任城，始聞天學聖教之略；不禁躍然喜，復瞿然懼，深悔嚮昔積愆累累，更難僕數。即時懇求先生指授，得領聖洗，痛改前非。因獲從先生遊，見泰西先喆所著諸書，如天學實義，畸人十篇，及七克，提正，超性學要等，其大凡也。至中邦奉教，首推徐文定相國，暨楊淇園諸君子，亦各有著書。余愛慕輒手鈔成帙。一六八五年乙丑冬，寓吳門，

初會漁山吳先生於主堂；未幾漁山赴上洋，有雲間思默陸先生，綜理堂事。余每於瞻禮後，聆其緒論，如晨鐘暮鼓，發人猛省；間出一帙，名憶說，授余曰：『此僕數過蹊言，不敢以及衆也。』余攜歸讀之，自睡醒迄安歇，凡百條，大約于日用行習盡之矣：無一時不憶天主，無一事不憶天主。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揆諸斯編，殆無間然。余因歎先生之信、望、愛三德，所邀於聖寵者獨厚。而余以龍鍾殘息，幸荷主恩，緩須臾死，乃蹉跎歲月，茫無進修；每一思及，輒汗流浹背；惟所聖佑，賜我神助，得日奉斯編為模楷，其所裨益，豈淺鮮耶？雖然，愛人如己，聖教有相通功，尤望亟付剞劂，徧惠海內，庶幾同躋天國，可為吾主救贖之至願哉！

時

康熙丁卯孟春上元，涿鹿同學弟六十八翁譜多尼楊睦書於姑蘇之寓齋。

憶說小序

今之所謂文章者，不過撫拾唾餘，塗飾耳目，為進身之資藉而已。間有一二讀古窮經，自立格調者，則羼儕自得，以為不世之盛事。究之二三十年後，俱為時人所厭棄，糊窗掩甕，抹卓襄鏹，無復憐惜矣。此何哉？蓋其格調雖邁等倫，要不過文理條暢，詞藻美麗而已。二者之外，理雖至微，豈能越宋儒舊說之表；詞雖至瞻，豈能越文朝文苑之鄰；體雖至奇，豈能越唐宋大家之上；千變萬化，而其苦思力索，不出文理詞藻二端。其志足意滿者，不出令名厚利二端；若欲確見生前大根宗，必求無忝所生，實益死後真究竟，務使不誤其死。則舉世苦思力索，志足意滿者，均無所用。夫如是則文章何補于德性哉？吾友思默之作

儘說也，大異于是。即日用動靜間，隨時隨處爲之提醒生前大根宗；必使在在確見死後真究竟，必使時時實益而無忝所生，不誤其死之道，俱爲一一詳言，一一可以身行實踐，此其立說誠有補于德性，又復最切，若徒求之于文理詞藻之間，其不善讀是書，不已甚乎。余故特爲天下正告曰，讀是書者，當作鴻寶秘錄觀，勿作諸子百家觀，苟得此旨，則千載而下，猶將以爲枕中秘，座右銘，豈徒曰文章云爾，是爲序。

古吳許琮宗玉氏拜書

儘說小引

人生不能無有事，則不能無思，然不知其所思，則入於邪，而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予也幸得聞天主之教，知天地之內，六合之外，惟有一至尊至親之大父母，大主宰，而宗奉之。知我身之內，有一靈魂，未有我前，本爲無我；既有之後，我之生，得與天主同爲無終也。我之生死存亡與事，皆出自天主，于我不得少有專主。是斯二者，爲我生之大綱大要，則所思所言所行所動，不得不向天主而爲，爲我之切務矣。然三仇時攻于外，七情日迫于內，事物之來，少不斟酌，而即爲其牽擾，不過則不及，不免于妄思妄言妄行妄動矣。故于起居靜動之際，視聽言爲之間，晝之所行，夜之所息，思欲得其當而合于理，曄不克浹洽于聖言，而人生之要務，欲期不違于正道，乃以意度之而爲儘說，文不成文，作非典故，不敢有以及人，惟置座隅，時當警枕。

時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菊月下旬鄰林安德肪謹錄

天階

泰西大學士潘國光用觀父述。是書大旨言人於每日之工作上，或在任何之境遇中，隨時隨地，想念天主，或有超然之觀念，如是一舉一動，皆有永遠之賞報，而爲升天之階也。

口鐸日抄

泰西思及艾先生，盤石盧先生口鐸，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溫陵張賡明皐，清漳嚴贊化思訂正，晉安陳克寬孔熙，同邑林一儁用顯校閱，弟李九功其敍參定，有李，張，林序共八卷。是書是集艾盧二公平日與諸子講道論學談事各口鐸而成也，自崇禎三年正月起，至十三年五月止。所論之題甚廣博，然要言不煩，能裨益身靈，實多。

口鐸日抄序

聽笑談不知銘，聞正言則惟恐臥，十九然乎。乍聞正言而動，退輒忘焉，十七然乎。有聞必繹，繹而得，斷與人同，如是十百一二三乎。心得之口未必能言之，口言之手未必能錄之。問何以爲？爲懶故，爲忙故。夫亦人耳，人一奮，雖懶必強也；人一恬，雖忙必閒也；人一想，雖拙必無不通也；悠悠忽忽，而曰懶，曰忙，曰拙，誰投爾此三疾耶？人原無疾，而故自生疾，又或托疾。況爲世俗

事，顧亦行，忙亦逐，拙亦營，而曾不得片刻之強之闡之通徹，以從事我生之大根原，與夫我生之大究竟；嗚呼是可謂終身不靈者矣。子思子勅人戒恐，直嚴須臾，曾氏日省，戰兢至死而後知免，是豈區區爲世緣作計哉。千百年來，胥世伥伥，其無如得西方先生，提鐸而振焉，人始知有大根源，大究竟焉。但於前云三疾者，未見其有瘳也，即余侍諸先生，親閩中諸君子不後，亦且自謂能信不殆，曾何所得詮述一二言乎。乃今而始得吾滕友李其香，聞艾盧二先生口鐸而日抄之也。其香一日聞道，遂靜修三山堂，思辨一年，等功名于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而且理日益明，才日益邁，歸而誘化數百人，交相磨厲，其德與日俱新，又期追隨二先生，周旋不暫舍，其抄未有已也。余雖亦顧亦忙亦拙，感其香亦稍知勉矣。

溫陵張賡識

口鐸日抄敍

口鐸者何，艾盧二先生傳播天學覺世之洪音也。日抄者何？吾友李其香氏，嘗侍二先生側，錄之以惠同好者也。二先生遡自絕徼，浮海九萬，三易寒暑而至中華，惓惓以愛慕天主與愛人如己爲首務。斯其淵源之正，願力之宏，心思之苦，有未易明言者。世人拘於舊習，溺於穢業，曾不能開拓心胸，馳域外超曠之觀，思此生之所自來與所自往，甚且認仇作主，歧適軼趨，貿貿以死，而卒不悟，是固先生所大痛也。間有彼都人士，興緇衣之好，殷殷造請者，亦繁有焉。然未繹思乎永報，先責望乎目前，不于萬有之上，認至尊至靈之主宰，第於牙慧之後，襲太極理氣之膚譚；不以生死大事，蚤覓究竟之根宗，徒以異人異書，取快一時之耳目，是何異買櫝而還其珠，自負此一見之奇緣也哉。大抵三代而後，學者多以辭章爲務，科名爲業；又有一切

下學之法，設爲方便梯航，積久認眞，鋼人思力，故于人性以上，生前死後之大關，存焉不論，論焉不詳者矣。及有一二超曠之士，欲尋究死生之故，而有所未安；乃二氏之流，復創其虛誕不經之說，搗其虛而中之，如飢思粱肉而不可得；黠者投以甘餌，而投其鴆毒，反甘之而不覺也，悲夫悲夫。若諸先生之教，研理必究其源，察物必精其本，修治必要其實，諸如舌頭假借捧喝爲機，與夫玄玄妙門之幻竟，皆鄙絕以爲不足譚；且其學問淵涵，深廣無量，即極聰慧者，未易窺其底裏；間或隨人叩觸，偶寫靈詮，而當機片語，莫不妙啓扃鑰，徹人心髓；正如暍人得樾，渴驥逢泉，爽快之衷，得未曾有。獨愧吾黨未能廣暨斯義，迥標特解，爲啓余助我之資；所冀發先生之蘊，更抽繹於無盡者，不無望於高明諸君子也。諸君子試思吾黨中、治鉛槧，應制科，一日雲蒸龍變，或標旂常，銘鼎呂，或廣第宅，飾輿馬，赫赫焉誇矜其梓里，榮寵其宗祊者，足爲吾生一大究竟乎？抑靈神本鄉更自有在，而斯世僞榮微福，直轉瞬浮雲，無堪久戀者乎？此關勘破，則凡種種悲愉得失，勝負短長，舉無足較，而胸中炎炭，世境戈矛，一齊放下，而後妙義滿前，始有引伸不禁者矣。酌滴水而想泉源，然星火而傳衆炬，此之性光日啓，先生之口鐸日宣；其香行且筆不停毫，時無暇晷，將來之秘笈琅函，其未有止也；獨非吾黨一大快事歟。金玉洪音，請自今日始矣。雖然，先生所鐸者口也，其所以鐸者非口也；其香可得而述者，先生之口鐸也，其不可得而述者，先生之身鐸與心鐸也。口竟存乎其香之日抄，身心之鐸，存乎吾儕之自省，以吾儕之身也，仰參先生之型範，是勒珉壽本，兩相印合於無盡者也。此際之通功，其香更有以益我乎。余羨其香之苦也，慕其香之慧力，竊不勝莫助之愛，而深愧余之不逮也，故忘其鄙拙，而僭爲之序。

林一儁用顧甫題

口鐸日抄小引

泰西諸先生之航海而東也，涉程九萬，歷歲三秋；比入東土，而尺絲半粟，毫無所求于人；獨鐸音遠播，其所醒覺而提命之者，不一而足。嗟夫，是豈炫學問而博稱譽者哉。蓋亦以造物主之眞傳，晦蝕已久；而二氏之曲說，浸淫方深；遇生總總，都在洪波浩淼之中，覓一片板隻筏而不可得，故熱腸不禁，欲爲人世作津梁耳。標不敏，戊辰秋，始得就艾盧二先生，執經問道。顧質性魯鈍，未能頓了；即間有所得，亦如稷稷松風，瀟瀟襟袂於半晌，不踰時而過耳，即空者矣。夫田父得燕石也，尚什襲藏之，欽爲至寶；矧崑山之璧，種種見前，乃入寶山而空手回，何能不爲田父所笑。庚午以返，其親炙二先生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或在燕處，或爲師言之詔我，或爲朋儕之起予，爰筆所紀，不覺成帙。總之余輩如駘駑，策之始前；先生若洪鐘，叩之卽響。茲鐸音具在，眞足令悉者醒，頑者馴，智者見智，而仁者見仁，小子何心，其敢私無帳中之秘也乎。謹揭而傳之，以昭同好。若夫搦管摛詞，亦僅取通明曉暢，固不問其文之工拙也。

崇禎四年重光協洽之歲日在角觽唐後學其香氏李九標薰沐拜手題

瞻禮口鐸

泰西耶穌會士潘國光著，上下兩卷，古抄本，是每年瞻禮之講道本。

口鐸合鈔

泰西耶穌會士九章先生，用觀潘先生著此口鐸與潘公所著之「瞻禮口鐸」有別，雖同爲一年中之瞻禮道理，而其所講則異文簡理明，允爲道理之善書。

周主日瞻禮口鐸

上洋耶穌會修士陸思默訥言氏著述，上下兩册；一八二二年抄本，是一年中每主日道理之講道書。

天主聖母暨天神聖人瞻禮日解說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是一年中之瞻禮及主日道理；文理清暢，講演體。

周年瞻禮單

無著者名字，共四本，是將每日之聖人聖女瞻禮日當務之急，宜行之德，當求之恩，用意深義奧之辭，簡括言之，以爲每日修德立功之主保也，故是書亦名周年主保册。　抄本。

新刻主保單

耶穌會後學陸希言序云：「明萬曆時，遠西鐸德費奇規至中國，即傳于各省奉敎之人，每月做聖母會求領一單，在某月某日某聖人某天位某訓誨，當行當戒所當效法，而遵從之；雖行已久，但未刻板通行，惟藉敎友之抄寫，未免失筆錯誤。于今上康熙辛巳之歲（一七〇一）承敎友姚金璧精于鐫刻，自願克已鏤板云。」按此主保單與週年瞻禮單有許多相同處，誠二部聖教日曆格言之善書。

新刻主保單小引

吾人生世如履岐途，必藉熟路之人，以爲指引；如泛滄海，必藉篙工老大，以操帆檣；若無其人，則生命不保，行無歸宿矣。主保聖人者，一年之內，日日有天主，聖母，有聖人聖女之瞻禮，是以聖方濟各玻而日亞首倡于爲國公之時，定家法在一月之內，令家衆各求一聖，以爲一月之主保，求以修德之伴，解心之疑，輔靈之弱，醫神之病。後爲耶穌會長，又傳于各國，凡在聖母會中之人，皆得求領一主保，以爲形神之助。在明萬曆時，遠西鐸德費奇規至中國，即傳于各省奉敎之人，每月做聖母會，求領一單，在某月某日，某聖人，某天位，某訓誨，當行，當戒，所當效法，而遵從之。雖行已久，但未刻板通行，惟藉敎友之抄寫，未免失筆錯悞。于今上康熙辛巳之歲，承敎友姚金璧精于鐫刻，自願克已鏤板，遂爲之查對考正。周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無重日，聖無重名，經無重文。凡在會友每月領一單，即當詳視某聖人，是何天位，某經言，是何意義。或勸誡，或訓責，指我過誤，加我功勛。宜爲何工，求爲何事。必宜專心切向，每日早晚神功外，念天主經聖母經各三遍。或懈惰課少，亦宜念一遍，以求所當求。如領而不念經，不依經言訓誨去惡遷善，如不領同，虛有其名，不惟無益，恐反得罪天主也。

莫居凶惡勸

遠西耶穌會修士殷弘緒繼宗著述，同會徐懋德卓賢，高尚德懷義，宋君榮奇英，值會戴進賢嘉賓審定，共前後兩篇。此書是言背教之凶惡，其罪之重大，其罰之可怕，因而勸背教者莫居凶惡，早日回頭改過。說理，一字一語，皆出以至誠，文通俗而流利，言嚴切而婉轉，一本勸人改過之好書。殷公時聖教艱難，信德不深之教友，遂失教士之扶助，捲入風波中，因畏懼世禍，而墮落者自然不免。

耶穌會後學陸希言識

策怠警喻

南昌熊士旂著，有序，自跋，及武林楊廷筠引。書係語體文，共四千餘字；大旨是在規箴教友之怠忽於事主者；取譬於考試，世界如一考試場，教友在場中考試，勤者中，怠者否，將來在天主審判時而一一斷別之也。閱之甚有興趣。

策怠警喻引

南州熊子，久習西賢，如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有德有言，多所發明；時作淺語，以諧里俗監市之履豨；每下愈況，折楊皇

尋市人，輒然而喜，此熊子設喻意也。世俗醫心科名，有同彝好；其間得失之故，辨析最精，故借此爲喻；齊民易解，亦聞此忧然。士嘗學問，知理義，身歷場屋，情境親切，獨不瞿然覺，惕然悟，無是理矣。夫進學者始乎銳，嘗卒乎怠，翊日怠始，教中罪宗七端，懈惰於爲善居一焉。爲夫懈怠者，萬德俱廢，教中之大痛，七克有策怠篇，以振之。茲欣勤事天主之鞭譬也。熊子先有天教耕述，膾炙人口；茲復熱腸苦口，用以自策，人爲教中學者。緊鞭其後，余題其端曰，策怠警喻，而并爲之引。

武林楊廷筠題

策怠警喻序自跋

旂也貧不能購書，幾從楚霍聘君先生游，幸得縱觀其家藏，旁及二氏語，意謂大事究竟，竺乾氏盡之矣。卒遇西海諸先生，談事天之學，超人性以上，而始信天壤間，自有眞究竟，始之暖暖姝姝，無異醯雞與。己未春，遊武林，聞侍御楊公，水部李公，講學西湖，言下宗旨，歸本昭事。因躡蹻問道，侍御公不啻口出身教爲多。士旂偶耕述西學一篇，辱嘉與知言，則安是復用俚喻蛇足爲也。良由從學諸君，或始勤終怠，或少得遽息，甚夫諸高賢輿賢爲人至意，故忘其駑蹇，就中國仇一鞭；侍御公見之，復一笑付梓，此何爲者，彼其欽崇天道，愛人如己，一片熱衷，每欲人人同歸眞究竟，不能自已，故偶見芻蕘，可爲人勸，即無擇而翕受敷施，似此孜孜汲汲乎。嚮非眞宰默啓耶，悉生則甚愧之矣。

南昌熊士旂

朋來集說

遠西耶穌會士馮秉正指示，同會徐懋德卓賢，雷孝思永維，宋君榮奇英校閱，値會戴進賢嘉賓鑒定。從教後學宗瑪弟亞，李加斯多，劉保祿，潘方濟各，潘安德肋，周若瑟，李達陡同付梓，楊多默纂錄。目錄：小引，自幼領洗人冷淡病源，中年奉教人冷淡病源，取材十三則，條合總綱，與自幼領洗人，談法四章，與中年奉教人敍談六章。此書係官話，大旨述教友成爲冷淡之原因，幷勸彼等熱心，示以種種方法；當時教友宗教生活之情形，閱是書可以略窺一斑。該時聖教遭難，教友欲毅然守好本分，實在不易，且教士又不能常與教友來往，以維持彼等之信德，而教友日與外教人周旋，難免與之同化。馮公此書之作，意在訓勉教友；與殷弘緒司鐸所著之逆耳忠言，訓慰神編諸書，遇同一之環境，有同一之心思也。

係舊刻本。

朋來集說引言

我們聖教中，恭敬天主的道理，與外教大不相同，因外教規矩，俱係人立的，或勤或怠，都由得他自己。故各教內，雖有許多勸善改過的話，盡屬空言，總不能實實的變化人心。惟有天主親立之教，一言一行，都要小心遵守，由不得自己的主見。若奉教之人，始勤終怠，不守四規，豈特與外教人一樣，更加一層背主忘恩的罪。所望教中同友，交相勸勉，推愛己之心以愛人，

此哀矜中第一等哀矜之事。蓋衣裸食饑等，謂之形哀矜；誨愚責善等，謂之神哀矜。今此肉身一日不食則饑，終歲不衣則寒，人所共知也，乃身爲天主之人，而齋期不守，經亦不念，一年之久，並不行告解，並不領神糧，是靈魂之啼饑號寒，更百倍於肉身，而恬然付之不問。獨不思吾人之生原，係靈魂肉身兩件相合而成。若單單管顧那必死必爛的肉身，不管顧那常生常在的靈魂，還算得是個完全的人麼？但彼冷淡既久，猶如病人一般，饑不知食，寒不知衣，全賴從旁的好親好友，千方百計，善於調治；只要他肯照方服藥，不獨容易病好，更加精神強健。倘遇見冷淡人，不肯竭力打算，只說是不中用的，毫無一點哀憐提救之心，此尤甚於見死不救者。然當知肉身之病，冷熱燥濕，各各不同；靈魂之病，懶怠貪嬌，亦種種不一，必得其受病之源，然後施以挽回之法，則見效猶速。謹分別自幼領洗中年奉教兩種人的病源治法，以俟夫循循善誘者。

忠言逆耳

遠西耶穌會修士殷弘緒繼宗著述，同會白晉明遠，馮秉正端友，徐懋德卓賢，值會德瑪諾鑒定。此書共四卷：第一卷泛言，即泛論天主賞罰之道理，及解說何以惡人在世反享福，善人遭難之實在理由；因爲最終之賞罰在後世，而真禍在永禍，不在世禍。第二正言，即解說爲義而被窘難者福。卷三直言，論致命，并舉許多致命聖人之傳略，如聖隆仁傳，聖赫默搦日傳。卷四引言，即言如遇教難時，教友當如何爲主忍受一切，即致命亦不當避。

統閱此書，恐作者欲準備當時之教友，如遇教難，當如何勇毅以赴之。此書作時，正羅正艱難聖教之期，故作者有爲而言之也。殷公又有訓慰神編，慰人於困難之中，與此書有同一之宗旨。

則聖十篇

耶穌會士高一志譔，同會陽瑪諾、黎寧石、艾儒略訂，値會陽瑪諾准，有吳淞孫元化序，目次如下：甞言有益第一，譽言乃損第二，苦難爲吉第三，安樂則凶第四，濟惡之謀還反自受第五，榮名隨避者而避隨者第六，君子無所忌敵第七，所避惟己第八，慕世溺僞第九，夢毋近狂第十。准此上言多事，是勉人修德立功之語，有譬喻故事以明之，故不厭其枯窘。

則聖十篇引

道之正邪曷辨乎？試之俗情則得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盡之矣。昔之論道者，屏情爲異物，而終不得屏；乃反視道爲異物，而茫乎莫可據焉。果遠焉，果空焉，余則以爲即人情，即人道，如版上刻，如鏡中影，其反而即眞面也。故求道之法，莫切於就俗情而反之，每所欲受之以割，每所欲難受之於決，每所求全受之以缺，一日之間，不勝情矣，即不勝道矣。吾夫子克復之訓章章，而人弗究也，即究弗用也，特言實義，借焉者以爲筌蹄，托焉者以爲標幟而已矣。求其必究之，究必用之，一還吾三代之隆盛者，非泰西教學不可也。泰西之學，途寬而律嚴，綱大而目細，人有畏其難者矣，必

無有疑其異者也；即有疑其異者，亦泛然而疑之，因泛然而異之，必無有實訝其異者也；無已其戒色一端乎。夫色於今人爲最溺，故最難，亦最習，故最駭，曲證力推，不過取徵於釐降二文娶九而已。夫娶二娶九，則殷殷記之，譚譚道之不得忘；而亦有中古中士不棄醜，不再娶，不御孌，不易糟糠者，獨秘而諱之，莫或反焉。夫彼何以不忘，此何以力諱，則逆與孫之隴分也。彼何以求助於大聖，此何以忸怩於中賢，則道與情之良端也。即是而情愈章，道亦愈顯矣。正邪之辨，不概可推乎。高先生偶筆十篇，多發損益吉凶隨避諸義，與世俗眉睫所見，而胸臆所揣者，不啻反蒼爲白也。余故以反情之說，廣先生之旨，使人知一念一言一行，擇所逆而强之，所遜而奪之，不善之師，奔不在人矣。而當世有倡言毁教常導人以順，引人以易誘人以可推移，寓人以可補塞，趨避者宜不辨而知其左，且愚矣。先生號則聖。遂名其篇。

吳淞孫元化書

聖母領報會規

耶穌會蘇霖敍康熙甲戌刻（一六九四，）有會規經文等。

聖母領報會敍

嘗論古今事物之理，由小而大，自卑而高，始圖渺而終文明；譬之建造宫殿，必經日積月累，堂搆既就，而後輪奐可觀，大抵然也。方今耶穌聖會，搜剔迷根，規正人心，肯揚聖教，如太陽光施，無遠弗届。溯稽立會之始，惟依納爵一聖人偕十二友，共

爲中流砥柱耳；迨後德毅有恆之士，雖難一一比肩，然攻勝邪魔，克望私慾，往往風移俗易，循紹其蹤，如首入中華之聖方濟各，多行聖蹟，豈非其明驗歟。蓋其立念，唯以活人靈魂，講究性理，爲分內事；因而各國王公大人，敬禮耶穌會之名師；迪行耶穌會之盛事，見其所立儀表，醇謹謙恭，不獨老成者得其傳述，雖總角孩提，甫誦讀時，即能通其學問，而眴列聖滋培，第恐弱齡心性，容易變遷，先經會中鐸德，在雞瑪時，將少年讀書之人，創立聖母領報會，遂蒙聖母降福其間，踰未久，而勤愼嚴修，至臻大聖者，不可枚紀。復蒙教宗大聖父讚美成規，定行恩款，故爾益加尊重；不特舉年進會者，固然，即世族哲人，靡不忻羨而爭入矣。緣此會爲初學入門，乃教宗所首定者；今雞瑪與各國立此會者，共相通功，猶如樹沾丘膏水澤，枝葉漸繁，期收花實綿綿之利。茲將會中所獲神益，逐一爲之舉出。若謂會中無多美利，惟論欽崇聖母，代籲釋罪疰疴，慰憂苦，庇進教，亦云盛矣。況乎入會之日，得蒙聖母神恩，迨臨終時亦有之。規中所列各大贍禮，與夫世人相通之神工，亡者身後，會所獻彌撒，均沾補救，如斯殊寵，吾人倘不奮發思入，猶得爲聖母所庇之人哉。舍斯會而別求神益，似屬難事；但入會而不守規條，亦難冒聖寵；若遵守不全，必悉照規條，除名出會；罰雖平平，惟恐不蒙聖母恩佑，戕賊性靈，罰莫重矣。憶予前輩利子瑪竇，懷藏精義，歷轍中邦，質理學于羣儒，置身心于列史，貫通文籍，講究天人，願人檢點性靈，匡救迷謬已耳。猶也寄身闕下，仰京華爲首善之區，縉紳蔚興，士民輻輳，恭逢聖天子垂裳雅化，海宇觀光，予輩西國遠人，戴茲恩渥，自當焚香屛息，率衆虔恭，祝聖壽于無疆；誦遐陬于永賚。伏願生民純朴，於變時雍，況蒙大主恩庇，復沐聖母仁慈。客秋既經建聖母堂，鳩工營作，不日成之，已徵恭敬聖母之效矣。衆友尤願立領報會，浼予請諸大會長，既荷允行，爰述始總立會之故，靈魂廣大之責，以祈共相勉勵。雖京師創

立之始，入會者彷次遵依，然期歲時閱歷之深，將見始于卑小，終于高大，始于闇沕，終于文明，則斯會其永觀厥盛也已。

康熙歲次甲戌春王正月日躔娵之次泰西耶穌會士蘇霖題

聖體仁愛經規條

泰西耶穌會士馮秉正述，同會巴多明、湯尚賢、利安國訂，殷弘緒准。有馮公自序，時在康熙乙亥，（一七一九。）此書乃聖體仁愛會之規矩，此會成立於北京，會中各會員會期，所誦之經等均訂有規則，當時教友熱心敬主之情形可以窺見一斑。

聖體仁愛經規條幷序

皇城首善之區，建堂設教爲四方訓；聖教首善之典，徽業樂羣，爲盛德光，何其相得而益彰歟。因思天地神人萬物之主，其尊無對，乃降生受死，以贖吾人萬不可逭之辜；猶慮後世不能瞻仰，當臨難之前夕，立聖體大禮，諭諸門徒曰，吾體眞食，吾血眞飲，弗領者罔能生活。於戲！推心置腹，眞至仁中無盡之仁；呼吸相通，眞至愛中不窮之愛；且一切仁與愛，皆從此而出，卽其天下古今聖賢之稱頌，未能寫其萬一也。凡受眞實之光者，俱有報恩無地之心，不識本堂何幸，而獨傳茲聖業，可竭恭敬之誠，可申感激之私，可受此無盡之仁，不窮之愛耶。規條內何幸而得奉　聖母爲大主保，天神聖人爲副主保，仰沾其神益耶？夫以首善之典，特行於首善之區，則名登是籍者，應克自振拔，無忝爲首善之人，斯可矣。余於感誦之餘，按款翻譯，俾有志

法守者知所從事焉。然當知恩雖大無功者不及其身，罪可寬自棄者難蒙其宥。夫是以由教外，以至教內，總不敢忽略，冀全一體之仁，自初生以至死後，俱各有守司，稍盡如己之愛。事隸於經，經分爲四，孩童與新奉教者，第一經司之，病與新亡者，第二經司之，勉勵同教，專責於第三經，勸化異端，分任於第四經，猶人之臟腑脈絡，各因其經，以收成效，求臻於仁壽之域而後止。倘徇名失實，視爲具文，不獨重傷入籍之初心，併辜負永遠之眞福矣。余旣謬膺重理之責，不得不諄諄言之，以弁其端。

康熙己亥仲春之朔遡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十九年領報瞻禮前四日泰西耶穌會士馮秉正端友氏題

卷三 眞教辯護類

緒

有人類即有宗教，宗教者言受造之人，與造物之主，在倫理上之關係；因而信從神默啓之道理，遵守其誡命，而奉事之。易言之：即人報本之本分也。顧天地惟有一主宰，斯眞教亦惟有一。然世界上有異端，有迷信，有邪教，有邪神。人有迷惑其中，而不知自反者。吾天主教於是有闢邪崇正之書，以糾正其僞謬。又有不信邪神異道，以爲宗教是可無可有者。吾天主教於是有論教講道之書，以指示宗教爲人所不能不有。又有持異說，佈僞言，攻斥聖教之道理及其信仰者。吾天主教於是有辯護眞教之書，以保證天主教之眞道。又有崇拜物質，妄言無神，排斥宗教於人類之外者。吾天主教於是用科學之方法，證明神之實有，天地必有一主宰。世界上有熱心求道，欲研究眞教道理，眞教規誡，而皈依之者。吾天主教於是有論道之書，示人以眞教之奧理妙道，俾能得其門而入也。

上述之種種信仰心理，既已分析言之；而其醫治之方法，亦有吾天主教之各種書籍在。玆將諸書，作一提要如下。

闢妄或名釋氏諸妄

是編徐光啓著，目錄如下：一破獄之妄，一施食之妄，一無主孤魂血湖妄，一燒紙無靈之妄，一持呪之妄，一輪迴之妄，一念佛之妄，一禪宗之妄。

此書出後，有虞山北澗普仁截沙門者，僭文定公闢妄之言彰，則秉僧諱身之計絕，遂爲闢妄闢略說，希存僞妄以冀養生。於是有仁和洪濟栟氏，張星曜紫臣將普仁截之妄說又駁斥之，著闢略說條駁，目錄如下：駁地獄亦有亦無之非，駁設地獄殘忍之非，駁法力幸免地獄之非，駁現攝升天之非，駁眞言靈驗之非，駁業識變現之非，駁往生樂邦之非，駁以庶人比佛爲謗佛之非。

畢此截沙門駁文定公者惟持呪破獄施食三章，而於孤魂，血湖，燒紙，輪迴，念佛，禪宗諸論，不敢置辯一言。

洪張二公之闢略說刻於康熙己巳一六八九。

闢妄略說條駁序

仁和後學洪濟撰

昔吳淞徐玄扈先生，諱光啓，諡文定者，見釋氏以誦經，持呪，破獄，施食等諸邪妄，熒惑斯民，崇邪背主，不知設妄誘人，希齋襯以糊養身，與信誘行妄，廣布施以冀超脫者，厥罪惟均，皆不免夫地獄之永苦，故爲闢妄八章，以拯救之。其首章曰地獄，

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自不入，可以不破；有則爲天主所造，堅於鐵圍，乃因苦冥魂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言，獄破魂走，有是理乎？詳味文定公數言，破獄之妄提醒殆盡。蓋破獄之妄，乃鬼魔寬解爲惡之心，使之毅然橫行之秘法也。以爲非義之富貴逸樂現前，儘可享用，身後縱墮地獄，有積蓄多金，延僧誦經持呪，獄可立時破壞，魂可立時超脫。所以世人惟知利己，雖弒父弒君，一切逆倫敗行之事，甘心爲之者，恃破獄之妄以致之也。文定公惘之，謂作惡入地獄，是眞；僧人破獄，是假；一信邪法，永遠沉淪矣。喚醒夢魅，情辭眞切痛快，歷今百年，釋氏中雖有傑出者，無敢置一喙。乃有虞山北澗晉仁裁沙門者，懼文定公闢妄之言彰，則衆僧謀身之計絕，遂爲闢妄闢略說，希存僞妄，以冀養身。孰知人生百年，不過電光石火，豈可爲朝露之危軀，守惑世之僞術，以致長存至貴之靈性，隨永殃不壞之地獄哉。或曰：身雖暫寄，而饑寒亦是大事，爲容嚮之不講耶。噫，身之得養，夫豈自爲之能，皆由天主上帝大力深仁錫之使然。人之士農工商，隨分營生，不過仰承天主之錫福耳。奸僞逆命者，未必獨豐；誠謹順命者，未必盡嗇。試觀前代舊俗，士則冠巾，民則戴帽，於是業結巾製帽者不可勝數。及我皇淸定鼎，改式易服，未同舊制，迄今四十餘年矣，人人含哺鼓腹，共樂時雍，未見昔日結帽製巾之人，失其故業，悉塡溝壑也。明此，則知力棄養身之邪，以事眞主，另謀別業，安見至慈天主之不我加佑，使致安全乎。今裁沙門妄著闢略說，既害一己之神魂，復陷多人之靈性，失計甚矣。予與張子紫臣傷之，就其辭之謬妄尤甚者，略駁數條，以當裁沙門對證之神砭，并爲信妄誤陷之手援云。

闢妄略說條駁序

仁和後學張星曜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五常也。五倫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皆天主畀畀予

靈性，故曰天倫，天性。千古聖賢敬天，畏天，自治治人，唯此而已。佛氏輿，倫理廢，禪宗熾，義理滅，敢爲捕風捉影之大言，謂山河大地，一切唯心具造。雖以賦性之天主，統馭之國王，生身之父母，皆岸然不顧，以爲唯吾獨尊；人倫之禍於是極矣。夫楊墨之無父無君，孟子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諄諄辨之。今釋氏儼然無父無君矣；不獨無父無君，且無天主上帝矣；有識之士，其能嘿然已乎。至禪宗一道，卽彼佛釋迦，亦僅列於六度中，未嘗專重此也。自達磨來，五宗創，南能北秀，異說橫生；考其大旨，不過曰，無；曰無無，曰無無亦無無而已。而故作無稽之談，不根之說，惑世誣民，巍然高座。其卑者看經持呪，破獄，施食，種種僞妄，誤人靈性。嗟乎，以虛無僞妄之人，說虛無僞妄之言，行虛無僞妄之事，天理何由明，人心何由正乎。泰西諸位先生，自九萬里來行教，見沙門若此，心竊憫之，爰爲吾人分別邪正，教敬畏天主，教五倫，盡五常，改過遷善，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翕然符合，此人類之大幸；已有明元輔吳淞徐文定公，因作闢妄八章；欲世人知無益之事不可爲，而悔過遷善，昭事天主，爲必當學也。何物普仁截沙門，敢作闢妄闢略說，以肆狂詆；汝沙門盍亦思今日之登高座，而能安然說有道無者，非我皇上又安天下之恩乎？使朝廷不爲汝經理，將強陵衆暴，汝沙門無容足之地矣。今日之饑而食，渴而飲，寒而衣者，非天主生植萬彙之恩乎？使天主不爲汝化育，將水潦旱暵，汝沙門無粒米寸絲之事矣。今日之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者，非天主上帝賦汝以靈性，爾父爾母生汝以肉軀之恩乎？使父母之撫卹不周，則汝不能以有生；天主之賦畀稍減，則汝雖有生而不能聰明秀發矣。今也還天主所賦之靈性，享天主所生之衣食，安朝廷所奠之室廬，行父母所遺之軀體，而動曰搖手，輒曰：靈性最大，我自無始以來，與諸佛同來也；一切山河大地，果汝妙明眞性中物，汝何不別生一草可以衣汝，別生一穀可以食汝，別於虛空自構室廬可

以居汝乎？吾知汝必不能也。汝能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汝何不屏傳燈指月諸書不覩，拒善知不聞不聞，遇詆訶汝者不應，獨守一性，變化萬端乎？吾又知汝亦不能也。不能，則知山河之大地，係天主所造也，非心造也；靈性天主所畀也，非無始也；運天主所賦之靈性，享天主所生之衣食，安朝廷所食之室廬，行父母所遺之軀體；而不事天主，不知君親，日肆妄言，日行妄事，嘻誤矣，可哀也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汝亦知生死事大，而知此而生，如此而死，其得謂之聞道矣乎？夫人之生，呱呱而泣，此時名物不知也，便溺不辨也。総歲而稍能言矣，積久而始知事理矣。若以爲無始以來，輪迴得生，則何不悉知無始以來之事乎？人之死也，一生善惡，往往雜揉；天主審判，定以升沉。若以地獄唯心所造，可有可無，則惡者之肆志，反得勝算；善者之修持，不幾徒苦乎？裁沙門生死之不究，而徒逞議妄之機鋒；事理之不知，而徒肆狂悖之飾說；惑世誣民，莫甚於此。予竊憫之，與洪濟楫氏生共作條駁八章，以拯世溺，不得已也。知我罪我，人其鑒諸。

合刻闢妄條駁序

人生要務，莫重於認本源；欲認本源，莫急於辨眞妄；苟不辨眞妄，而誤行妄法，必陷靈性，而天譴立加。譬積金者，不辨眞僞，而誤使贋金，必干國法，而刑譴莫逭。辨眞贋之金以鑿石，辨眞妄之說以至理。試觀建中立極之帝，首推堯舜者何？無他，欽若昊天而已。由欽若之心，以克明峻德，敎養斯民，不憚勤勞。迹其生平所爲，巡方省獄，黜幽陟明，唯曰：時亮天工，謂非敬天以勤民，能識本源者乎？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也。楊墨亂仁義，孟子斥其無父無君，蓋逆慮其害，必至是矣。今佛氏不知尊天，異於堯舜，逃棄君親，甚於楊墨，猶儼然以其僞妄之書，陷害人羣，是何異日持鴆毒，餉人壺漿，誘人飲歡，且曰是佳醞也，其不

至殺人生命者鮮矣。故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朱子曰：老佛之言彌近理，而大亂眞；又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蓋深惡其剽竊名理，藏匿僞妄，以惑世也。有明元輔徐文定公者，學貫天人，識究眞妄，憫佛氏昧本之學，誘人行妄，致陷獄火，特著闢妄一書，發前此諸儒未盡之奇，抉僞教邪法誑人之妄；猶之永夜幽陰，大光現而冥暗消，此誠試眞僞之鑑石已。乃道高者術深，言正者怨衆，果有禮沙門者，懼其僞妄已破，曲意回護，其於孤魂，血湖，燒紙，輪迴，念佛，禪宗諸論，已自知其妄，不敢一言置辯；獨於持呪，破獄，施食三章，巧肆妄說，混淆愚目，其爲人心世道之害，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同學摘其悖理之尤甚者駁之，顏曰條駁，并合闢妄原文付之剞劂，使人知堯舜之敬天爲聖主，則知佛氏之卑天爲妄人；知孔孟之盡倫常爲正道，則知佛氏之背君親爲異端；知程朱近理亂眞之言爲至正，則知佛氏行妄惑人之害爲甚大。諸說具在，眞妄之辨，不啻黑白之較然矣。殆鏡愈昏而愈磨愈明，說彌妄而彌駁彌著者乎？凡我同儕，平心較閱，將灼知天主爲我人類本源，賞罰之權至公，不可撓也。破獄之妄極僞，不可信也。怨艾悛改，棄妄皈眞，即塞獄之良方，修德之捷徑，若人且上侍天主，何地獄之不可免，而惑彼持呪破獄施食諸僞妄爲哉。謹敘其合劂之意，以弁之首。

時

康熙己巳蒲月　武林王若翰書

破迷

是書古抄本，共五十五張，缺後之頁上，有明季上洋徐文定公諱；但第四張第四行中有前朝洪武太祖字句，第二十八張下面第九行中有崇禎十四年，蝗蝻凶荒，又第四十張一行，觀音居普陀淸兵擾害不能救己；則知此書非出於徐文定手筆。惟此書必淸初本著此書者必是上海人，或徐文定公之裔孫，或其裔孫將公之遺著補成而付梓；因第三張第四張詳述上海潘尙書家中事故；潘尙書與徐氏有姻親關係。

目次抄錄如下：破人迷風水地理，破迷命理，迷信擇日星宿吉凶，破迷占卜，破世人迷相面爲不知性從天主，破迷後世忘本，誤認玉皇爲天地之主宰，破迷佛氏，破迷雲長屢封可知封神之槪，大率如此，破迷三十六位天朝神道劉猛將等，破迷張天師行雲佈雨差神動將降魔衞世，破迷八位長生在世今不見有仙，破迷施相公，破迷十殿閻王掌握判斷生死非理之事。破迷眞武玄天上帝得道之僞，破迷觀世音能千手千眼救苦救難，破迷達磨得道成佛，破迷敬祭家堂反得忘本之罪，破迷灶君，破迷五聖，破迷城隍，破迷梓童帝君，破迷信茅山道士。

息妄類言

秀水鄭鷗氏方壎纂，有自序，乾隆三十一年刊，上下兩卷，目錄如下：釋，道，仙，太極圖考，卜筮，風水，星相，夢，封祀，塑像，紙錢，儒家禍福正旨，附各神佛出身。考據淹博，息妄之好書也。

息妄類書自序

天下之道，一邪一正，出此入彼，無容兩是，烏得有所謂三教哉。蓋後世黃白青紫之心日熾，而修誠之道日微。釋老之流，因得乘時中人，大肆厥辭，無復顧忌。直欲超閒行而趨捷徑，駕古先王而上之。在下則有陰陽巫覡風水諸家以左右之，皆謂富貴壽考，可以前知，可以詭遇。妄談性命，棄人事之修爲，覬覦非常，悖天命而不顧甚矣。夫利欲之惑人也，劉孝標云：命也者，自天命之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富貴貧賤，死生治亂禍福，此十者天之所命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然則怠廢人事，媚瀆鬼神，妄求妄禱，以矯竊造物大主之權，奚能一刻自安其心哉。壎生也賤，知不足以窮理，言不足以信人；茲於作客之暇，剌取古人之成說，類而分之，列爲二卷，淺而旨，約而該，意在揭其根抵，破其虛妄，俾自求多福者，知　臨下有赫，天命攸在，吉凶禍福，實非旁門曲徑，可以徼求倖得也。以自強不息之道，息彼妄言，庶幾棄不善以歸眞善，脫實禍而迓眞福，作善降祥，理固然也。山城小邑，藏書者少，謹就所見纂錄成帙，覽之者亦可以得其指歸矣。若曰陳陳之言，唯三家村夫子喜談樂道，則是飲者中酒，玉粒炊香而生憎也，慭其爲陶家瓦而已矣。

時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六月下浣秀州鄭鵰氏壎書於江山官舍之內省堂

推驗正道論

極西耶穌會中王一元泰穩父撰，雲間景教後學徐光啓玄扈父校。此論是言天地萬物有本有源，從吾國經書上考究，知有造天地神人萬物之主宰。古聖賢亦勤謹事天敬天，天即天主，事天敬天之道，當求之於天主教。

天釋明辯

武林楊廷筠著，有昭事生張賡序：此書是辨天主教與釋教之不同，名已指之矣。目錄：原教，天堂，地獄，世尊殺戒，盜戒，淫戒，巧言綺語戒，觀世音，輪迴，奉齋念誦，無量壽，大神通，三世佛，三十三天，三千大千世界，佛化身，四大假合，大事因緣，閻羅斷獄，度世誓願，空苦寂觀，出家，四恩，梵音字，祈禱，懺悔，夢幻泡影，律教宗。上皆釋家之思想，是書一一辯駁之也。

題天釋明辯

於乎天學之不明不行也，釋教亂之也。但古來慧業文人，多爲釋家惑溺，何哉？即惑溺，迺至原道，則罔不云道之大原於天，天之眞是其不可掩也，如斯夫！京兆楊公淇園爲天學苦心，先行諸撰述誘人；又謂似是之關最宜辯明，遂不得已而作此辯，此辯行，釋其無所逃收。然吾以爲深入禪理，其轉入天學更彌精也。夫人不困幽谷，不知光天之大之尊。吾天會中玄扈徐相公，及楊京兆，初時者等夙慧，博極羣書，誤入釋門，久且深，因窮思反得天學，而亟歸之恨晚，永歸之無貳。徐相公云：吾生平

多疑，至是了無可疑，吾亦時欲作解，至是了無可解，此迺眞慧業文人之眞識力矣。古吳趙太常，嘗從尊人翰撰公讀書于京兆之室，習京兆辯論甚習，虛懷傾服，爰玆不忘其知天事天之自實，實艾先生，亟爲梓傳，而命余代之引。

昭事生張賡

銓眞指妄

無著者名，是護道闢邪之書，與黃伯祿司鐸所著之集說詮眞相同，惟簡易耳。

性學醒迷

句吳陳薰鷗渟氏著，有孫致彌愷士序，刻於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爲闢佛老之書，書中議論透切，理明詞暢，分上下二卷。

性學醒迷序

人生大端，莫重于認本源，有本源而後措之事業爲眞經濟，發于言語爲眞文章；明乎此，而得其眞，方爲文章事業之爲眞本源也。陳子鷗渟敏而好學，博覽羣書，諸子百家，方名象數；不但披其端，無不研其理。是以發爲眞文章，理明詞暢，試輒冠軍。無如懷才不遇，一衿終身，不能舒其抱負見之事功，而陳子淡如也。以爲自古聖賢，莫不天爵，是眞文之緝熙敬止，孔子樂

在其中，非矯強也；蓋實有于秉彝之好，賦非偶然對越之誠，敢萌戲豫其所兢兢者，必有至眞至實之處，而可慢忽不求。于是釋心性命之學，旁求二氏之書，終于恍惚無憑。其感有以天學書進者，陳子閱之，茫無涯涘，入室無門；及見闢妄七克二書，不禁喟然曰：言言眞實，事事顯明，吾華上古聖賢，未蒙新敎之恩，但據當然之理，兢惕之嚴猶尚如此，吾何幸而獲聞至道耶，因推上主愛人之心，深憫世之汩于三敎，習于性成者，不特愚民被惑，卽士夫亦不深究其理，附會粉飾，良可悲也。乃細心考訂，刻意蒐羅，摘其迷跡，揭以醒世，眞如午夜淸鐘，惕人猛醒，俾舉世曉然知性學眞源，賦之有本，因名其篇曰性學醒迷，所以彰大道于衆昧，一傳之日；其用意之至深至切，不在昌黎下也。蓋釋老之敎橫行，致孔孟傳心之法，反棄置不講，人人有性，人人自失其性，其孰從而辨之。乃陳子則不避攻擊，不忌詆毀，眞言破迷，肆筆無隱，知我罪我，請觀斯篇，則知其以性靈眞本源，發而爲眞文章，以之名世傳世，卽千古之眞事業，若業永關，豈區區淺之足云。

時

康熙四十年辛巳歲桂月　　年家敎弟孫致彌愷士拜撰

醒世迷編

楚州逋叟郁蘇湘華氏著，燕山豐利劉參仲符氏評訂，有二公之序，刻於康熙甲午（一七一四）書分上下兩卷，是一部闢佛之書，有考據，有理論，有警俗之善言。

醒世迷編序

吳越夙稱多才，余生長於斯，竊不足，因求友天下士於京邸；寒暄數易，又不遇。甲午春，客麗澤軒，邂逅楚州逋叟郁先生。促膝而譚，罔非儒家體用，不覺心折；懇請平素著述，出櫃篋，閱論授之。余喟然歎曰：道通天地外矣。攜出醒世迷編讀之，逐段擊節興發，濡筆附評，就正逋叟曰：此編刊行，溺邪者頓其匡救，向正者堅其志，騎牆者定其從違，汗漫者得其歸宿，靜默者舉其攻擊，浮闊者法其精深，遲鈍者資其穎悟，猶疑者長其裁斷，懈怠者增其興致，迂腐者變其風華，斯世之迷，或可以醒；上輔致敎，下移流俗，誰謂空言無補哉。余得交逋叟已慰素懷，更讀斯編愈深向往，若不急於問世，是韞玉矣，不與先師孔子沽之之訓相刺謬乎。逋叟首肯付梓，請更有弁言之命。余樂甚，屬辭如右，蓋亦待後來者居上之意也云爾。

時

康熙甲午孟夏　　後學劉鎔仲符氏序

醒世迷編序

釋敎自漢入中華，漸傳漸盛，舉國爲其所迷，亦已久矣！宋儒程朱輩，多所攻擊，卒不克醒世之迷；蓋以吾儒害其譚空恣肆，又惑於天人一理之說，遂莫辨其謬也。嗟夫，今之學者，口誦孔孟，要人爵也；心癖瞿曇，冀得志也；迨其衰老，貪癡更甚；手持總子，杵額於善知識，靦然爲舍衛奴隸而不知恥。愚夫愚婦，觀士大夫信從如此，復惑於輪迴報應，于是齋醮希免禍，焚楮度先亡，建廟邀後福，食素念佛之事，省而易行，天下羣迷而莫醒矣！因之崇宮墉峙，滿布名勝，伽帽緇衣，充斥道路，舍身棄家而

不惜蠹國害民以罔聞，有心世道者，能不痛哉！余質魯分微，欲救無由，萬不得已，乃舉佛書之謬妄者以闢之，因有編之上；又恐其不悟也，更舉古來侫佛獲奇禍，與先賢闢佛之說以惕之，因有編之下。息邪說，維正道，乃吾儒之責，繼程朱後，不可不有是編，砥柱狂瀾，或者於世道人心，稍有裨益歟。不然，舉世之迷，何日醒哉。

時

康熙甲午仲春月　　　　浦叟郁揉湘華序

性理參證

無著者名，抄本，辯道論說書，如邪正理考，及集說詮眞一類之書。

性理參證引書

俗說每云：萬善從孝起；又曰：教乃孝之文，爲人子弟，不認父母，何以稱孝？爲人師表，不指根原，何以成教？欲察教之邪正，務必訪明立教之道若何？教戒若何？趨向若何？三宗果善，教乃眞且正也；否則，邪矣，僞矣。人於斯時，無不查其精美，以定取捨，擇善而從，不善而改；矧於生死大事，靈性之貴賤，道德之眞假，吉凶之永暫，與夫鬼神之有無，祭祀之虛實，關係人類禍福之要端，返置之度外，覩猶不經之術，而弗屑以求，造乎其極耶？試看中邦九流三教，七十二門，孰不自謂己之所習，爲普世共當由之大道，人人應遵之至理；然而訪究精微，雜舛謬；惟博覽明士，實學君子，探知乾坤之始末，人物之來由，明辨是非，無容多

鶩也；其餘士庶人等，弗被迷惑者鮮矣。當今之人，隨波逐流，習染成風者，弗克操屈；聊舉三教，從事要端，呈列於后，以示羣迷，庶江河猶知返乎，其餘者類推焉；幸毋因誦之俚，而棄道之正，竟致自欺，永悔不及云爾。

時

丙子歲桂月　　　　渝城邸舍書

諸願偶編

明上海徐光啓撰，是一本佛闢老，及補儒之書，而歸本於天地之主宰。此書可與闢妄參閱。

祭祖答問簡約

雲陽文都辣徐嘉義述，此書於祭祖之迷信，據理辨論，簡明切實。

祭祖答問序

嘗觀天下之人，無一不可爲聖賢者，觀天下之人心，無一不欲爲聖賢者；有此希聖希賢之心，無一不可以冀登天國者。惟人自暴自棄，弗用厥心；然後驕乃事，驕乃蹶；加之異端煽熾，久處混淆，而其心乃錮蔽然，天主賦人之本性，良知良能，有未嘗盡泯滅者。嘗與人論天主，造天造地生神生人生物之理，統掌包涵，其恩極大，世人無不覆載；賞善罰惡，厥公至嚴，世誰逃

厥覽觀所以極宜欽崇，極宜祈求，極宜感謝，虔禀對越，以申昭事之誠；聞之者莫敢不服。又嘗與人論天主降生救贖洪恩，因爲人中魔計，入于罪藪，天堂門閉，地獄竇開，世人幸免下墮者無幾；合神聖莫之能救。天主憫斯，降生代贖，以救萬民，厥功弘大，厥德無疆。世人仰賴救世主耶穌功德，而痛悔滌潔其大愆，莫不可以保救其靈魂，誕登天府。此道至眞，此理甚明，亦鮮人不服。至論奉教之人，棄絕異端，屏除一切淫祀，莫不謂其理所當然。一旦談及不燒祖宗之說，士農工商，孰不驚爲異講。以爲忘其根本，一口一詞，同心協力，以諍其說。雖議論弘多，情眞理確，弗竆其答，竟無專書備論，以爲醒世南針。茲不揣固陋昏憒，將生平答問之說，援筆直書，以誌云。

逸民　文都辣題

辯學遺牘

利子瑪竇與虞德園銓部，辯論佛教與天主教之異同，及駁蓮池和尚竹窗天說四端之辯道書，據陳垣先生序重刊辯學遺牘謂：「舊本題利瑪竇撰，前編爲利復虞淳熙書；後編爲辯竹窗三筆天說，殆非利撰。」此言誠然，駁四天之說，是利子之同志在利子故世後所著。蓋當時杭州僧，見楊廷筠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心不能平，乃作四天說，以明佛之尊高無上。曾自敍云：「現前信奉天主教士夫，皆正人君子，表彰一時，衆所瞻仰以爲向背者，予安得不辯云云。」（參考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一百五十三張）淳熙字長儒，錢塘人，萬

曆癸未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是宦而佛者也。沈祩宏蓮池和尚是儒而佛者也；二人聲勢徧東南，一時佞佛者咸宗之。

四庫全書列是書於子部雜家類存目，且曰：「是編乃其（利瑪竇）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辯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教之說也。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不知佛教可闢，非天主教所可闢；天主教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均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耳。」

此等評論，顯欠確切，何庸剖辯。試聽馬公相伯跋重刊辯學遺牘之言曰：「今觀此（即遺牘）辭氣溫良，與儒釋主奴相持迥異；乃紀曉嵐氏詆其爲同浴而譏裸裎，得毋紀氏未遑卒讀，即讀亦如晦翁言一味顚蹶遑快，胡駡亂駡者歟？然紀氏値雍正禁絕天學後，欲求不曲，徇勢位而斷是非，豈可望於在朝之文學，故於紀氏何誅，於西泰何損。」馬公此言，可謂持平之論。

按利公辯學遺牘一六〇九年在北京出版，此書之由來因利子之畸人十篇與天主實義二書出版後，利子又聲威日著，頗得士大夫之信任心，而佛教之僞妄又因二書而盡行暴露；於是佞佛者之攻擊起，而利子辯護之也。利子之辯護，道眞理直，無隙可擊，故聖教愈攻而愈揚，而信仰之者日衆。

天教明辨

濟陽丁允泰履安氏創意，錢江依納子張星曜紫臣氏手輯，張氏子又齡庚九氏校讎，是一部論道之書，共二十抄本。張氏自序中云：「余自今日始知有眞主。」故張氏是一新教友。又曰：「取天教之書，刪繁就簡，定爲數十卷，顏曰「天教明辨」，從予友丁子履安之意也。履安家世天教，純粹溫良，吾黨共推，俟予書成梓，以問使讀之者知天主救贖之深恩，西士遠來之苦志，以救己靈……。」此序書康熙辛卯（一七一一）此書論天主三位一體，降生，救贖，升天，天神，魔鬼，人靈魂，原罪，四末十誡，聖教四規，超性三德，四樞德，眞福八端；聖教會，古教，新教，性教，書教，寵教；及聖人聖跡等等。所論範圍甚大，一部神學之簡要書。書中又將儒佛道之錯誤，各有專篇，辨解詳明；足見張氏研究道理之深切，而對於國學又有根底，誠一學者也。

天教明辨自序

天下無二道也，人性無二降衷也；故古之聖王一道德以同俗；是以民俗淳而大化行。自周室既衰，異端蠭起，宣聖以天挺之姿，覩迹憲章，友教天下，身雖不遇，而微言奧義，百代猶新。孔子既往，而世之妄擬孔子者，又復各逞橫議，簧鼓天下，楊墨其尤甚也。漢興，董江都出，以爲諸不在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孔子之道，大昭于天下。然而孔子無禍福人之權，儒術收拾人心不仕。東漢明帝時，佛氏乘虛入中國，而生民之禍烈矣！儒道尊天，而佛氏蔑天；儒道立誠，而佛氏談空；儒道

重五倫，而佛氏棄五倫，此大亂之道也，而中國信也。于是老氏之徒躡其弊而復闢門路，彼言空，此言虛，彼言三世，此言三清，種種邪僞，民誰適從！嗚呼，此韓子所據，以爲不幸生于堯舜周孔之後，而不見正也，豈不惜哉。嘗思上古之世，去天不遠，自黃帝作合宮祀上帝以來，人人皆知有天主上帝，而不敢爲異也。後世去天日遠，人自立教，此道法之所以不一，而爲禍于天下也。昔天主上帝，憫人心之不檢，妄爲魔誘，于開闢之時，躬許降生。至漢元帝元壽二年，果降生于如德亞國，行教三載，聖跡不可殫述。當是時，國人忌之，譖以欲王如德亞，以致受難受死。蓋天主降生，原爲斯人贖罪，受難其本志也。自復活之後，駐世四十日，命宗徒四出行教，設立教皇，揀選粹德，使窮鄉僻遠皺髮之倫，皆啓迪之；故西國千餘年來，皆道德一而風俗淳矣。中國間隔瀛海，唐時大德阿羅本至，而唐之君臣皆宗尙之，有景教碑可證。奈中原多故，理學不明，行復晦塞；阿羅氏所攜景教經典二十七部，俱爲釋氏竊取；故佛氏之書，其言生死有近理者，皆其遺也。嗣後明神宗御宇，西國上德方濟各先生來粤東，欲以正教啓迪吾土；未幾天主寵召去世。臨陟之時，登小山頂，仰首籲天，願上帝拯此一方民，使知正嚮。于是利西泰先生至，諸老先生從之遊，爰正天儒之名，因前此來者，皆剃髮，故人以僧目之；而今始正云。嗣後西儒踵至，信天主上帝之惠我中國無疆休也。夫太陽行地，自近及遠，所昭之處，靡不蒙恩。乃愚頑者，或以外國之教目之。夫佛氏獨非外國乎，何以人皆信之乎？愚謂理宜辨其是非，不當別其中外；六合之內，同此覆載，同此日月，人之形軀不能遍歷廣遠，故各國各王人之性靈同秉降衷，自宜統歸一道，此象山有云：東海西海聖人出焉，心理同也。奈何二氏橫分畛域，設立三教名。推原其故，人之性靈莫不好逸而惡勞也，莫不圖近而忘遠也，莫不喜富貴而惡貧賤也。聲色貨財之可懷，則欣然就之，死亡永苦之悠渺，則漕然遺之，而又

未嘗不知靈魂之不滅也。聞佛氏之說，以爲罪福本空，修齋可免罪也，十聲彌陀，可登彼岸也，遂不辨是非，而從之。竟不知佛氏實非上主，能操生死之權者；而冒昧從之，如飲鴆醪，永遠沉淪矣。雖或知之，亦姑爲之，聊以飾世俗之故套已耳。予少習儒，以爲應舉之業在是也。既而先人背世，民俗競作佛事，予亦延僧誦經，其所誦者，金剛水懺法華而已。予問誦此何爲？彼言亡靈不能持誦，多作罪孽，延僧誦祈以免咎也。予言予非不識者，請生前自誦之何如？渠云：如此甚善，予遂取內典讀之，覺與佛理不合，且思罪自己作，僧祈可免，是有錢者生，無錢者死也；且口誦而非身行，竟亦無益也；況僧人代誦，欲免吾罪，是他人飲食，能令我飽也，恐無是理；如欲身行，則我又不能爲僧，疑積于中，久而弗釋。既而與諸子際南遊，諸子今之博學人也，與予談天教之理，予飫聆其說，疑團盡釋，深悔前之讀二氏書爲錯用功也。於康熙戊午發憤領洗，阻予者多方，予皆不聽。有优予者，背謂人曰，張某儒者也，今盡棄其學而學西戎之教矣。予聞之謂曰：世之儒者，皆儒名而墨行者也，以其皆從佛也。予歸天教，是棄墨而從儒也。孔子尊天，予亦尊天，孔孟闢異端，予亦闢佛老，今日始知有眞主，有眞儒，奉眞主，以討叛逆，如奉周天子以伐吳楚。今而後三皇五帝所傳之正道，予始得而識之矣，豈曰盡棄其學乎。奈世之人未知天教之卽儒也，又不知天教之有補于儒也，聽二氏徒吠聲附和，而不知所歸思，亟有以白之。爰是取天教之書，刪繁就簡，定爲數十卷，顏曰天教明辨，從予友丁子履安之意也。履安家世天教，純粹溫良，吾黨共推。俟予書成梓以問世，使讀之者知天主上帝救贖之深恩，西士遠來之苦志，以救己靈魂；庶幾生順死安，遵吾夫子朝聞夕死之說，以逃永遠爲靈之福。而凡世之貧賤富貴患難死生，皆無人而不自得，將見一道同風，可復唐虞三代之治于今日矣。

時

康熙辛卯端月穀旦錢江依納子張星曜紫臣氏識

眞道自證

極西耶穌會士沙守信述，有自序，共四卷。第一卷究性以推其理，二卷考事以追其道，三卷辨難以釋其疑，四卷提綱以示其路。是辯護眞教之書，文筆流利。

眞道自證序

載籍繁賾，尙矣。主教之書，亦如林如淵。但繁必博覽，賾必探索，而觀者何人？然則書雖不爲觀者設，而觀者不因繁賾而誤書乎？余期同儕，希登道岸，日作聖功；無如苦志莫伸。靜驗之下，忽觸古語有云：德形自感頑石，道見能服鐵心，三復斯言，不禁喟然嘆曰：此非主教之綱與。主教之道雖大，而不尙旁搜；雖眞而無庸博採，自證矣。奚用他爲。於是又恍然曰：書何不可從簡乎？乃不避謭陋，試此一帙，唯以道之本然者明之，撮其大道，簡而不漏，獨是既不旁搜博採，又何事藻繢乎哉。惟冀觀者融徹燭理，豁然而醒，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無繁賾之誤，卽予之意，卽予之幸也夫。

極西耶穌會士沙守信題

聖教理證

不書著者姓氏；是書言天地有主宰，將天主之實有性體，闡解詳明，然後駁斥儒佛道等之種種迷信，而歸本於皈依聖教之緊要。

聖教理證小引

聖教之道，正大光明，有根有源，愈駁愈明，越究越深，令人篤信實行。然嘗見許多教友，書理淺薄，不能問答外教之駁問，卒至辭窮理遁，致玷聖教之聲明，惹外教人之恥笑，實屬可悲。吾今不避譾陋，博採諸書中最淺近之詞，輯成一編，名聖教理證，以爲答外教素常之問，以服其心，解其疑，免其毁謗，而或引其奉教也。又當知辨駁之法，比如有客來駁聖教道理，先當曰尊台既要辨駁，必以義理爲權衡，理是則是，理非則非，不可蠻言強詞奪理；講理者君子，行蠻者小人，吾等寧爲君子，不爲小人。又當待其先問而後答之；否則，不中其意。比如他特來問敬祖宗之禮，若你先闢風水之妄，則不合其意，以致頃刻而去，不能聞聖教眞理。若彼不先開口，當向彼曰：我等聖教之道，本眞實無妄，然不辨則不明，不明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矣。今尊台既來，必定心內懷疑，不妨問駁，吾將謹陳愚衷，以解之。俗語有云：眞光出土去普世之暗，正道入耳解心中之惑，光至暗滅，能識正道，能別好歹，能知取舍，能興百工，萬民賴此以得今世安生，疑解心定，可誠意，可修身，可齊治，可立功，神靈賴此以獲後世永福，幸甚幸甚。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奉教後學聖名依納爵徐撰，是書辨斥民眾之迷信，將釋道觀音五羅等等之通俗信仰，痛論其妄謬。　書係抄本

歸眞集小引

程伊川先生有云。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夫楊墨之害，較諸佛氏爲稍輕。然孟子猶深懼而力救之。况乎淫祠載路，魔像百千，異端充塞，邪妄無邊，其爲害也可勝道哉。荷蒙

皇矣上帝，哀我人斯，降生西土，宣揚大道。宗徒會士，錫我同類，航海而來，痛加翻據。其間之棄邪歸正者固多；而狃于習俗，迷而不悟者，亦復不少。是以不揣固陋，爰取教中舊有之破迷論一書，採輯成篇，名之曰歸眞集。務期閱是編者，洞悉邪妄，而惟眞之是向焉，則厚幸矣。

時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新秋奉教後學聖名依納爵徐撰

辨學

古晉靜樂居士儒望氏撰，爲辯護眞教之一篇論文。

天儒同異考

此書有康熙乙未（一七一五）八十三歲老人張仁和張星曜紫臣氏序；共三編，一天主教合儒，有康熙壬午（一七〇二）仁和張星曜序；二天主教補儒；三天主教超儒，此二編之末均有跋。

天主教合儒

經書天學合轍引言

天學非是泰西創也，中國帝王聖賢無不尊天，畏天，事天，敬天者，經書具在，可考而知也。自佛氏有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語，荒誕無稽，而我人爲其所惑，敬事上天之志分矣。此傲魔也，不可不辨也。蓋佛生於周昭王之世，則亦天主所生之人耳。以天主所生之人，而欲駕於天主之上，是子孫而反駕於祖宗之上也，其爲僭妄可知。人奈何信之？故朱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悖理傷化，有罄竹難盡者。今始未暇枚舉，具詳別冊。獨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敬天之學，而人不知；以至邪說橫流，一入其中大干天譴，永遠沉淪矣。夫事佛之心本以求福，而反致召禍，詎不可惜耶。余生泰西九萬里來，心切傷之，爰據中國經書所載，敬天之學，與吾泰西之教有同符者，一一拈出，顏曰合儒，梓以問世，俾人之見之者，知東海西海心理皆同，夫亦以自擇眞向，返厥本始，而不爲異端所惑，踵聖賢而同登天國，不亦休乎。

天主教合儒序

昔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之二本故也。此所以見黜于孟子也。今世俗有三教之名，則本且有三矣。不寧惟是，佛有千佛，道之天亦不可勝數，則本且不可究詰矣。返之造物主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原本，豈若是之多岐乎？凡此者皆邪魔

惑亂人心，使人失所依歸，而誘其淪于地獄也。竊嘗考之于古，佛氏未入中國，中國之人止知有天，有天之上帝，而聖賢輩出，風俗醇龐。即漢明帝引入中國，亦不若晉魏擾亂，佛氏乘機篡入，創爲邪說，惑世誣民，如空無之說，是告子謬談也。輪迴之說，是迷人鴆毒也。布施之言，是漁利之善術也。且出家無棄人倫，參禪而滅義理。朱子所謂佛氏興，倫理滅，達摩來，義理絕也。夫以天帝所畀之天倫，所賦之天性，而滅絕之，人類不淪于禽獸乎？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本而已。西國諸儒，惟知事天主，與吾儒之理合，知所本也。暇時取中國經書，同符天學者，集爲一卷，而以天主教合儒名之，此誠正人心，救世道之良方也。宣尼論語首章言學，次章言務本。夫學孰有急於本者，本孰有大於孝悌者。孝生身之父母，與孝生性之父母，孰是可緩者，願世人之讀是書，而共教其本，不致陷於邪魔之羅網，則幸矣。

時

康熙壬午季春穀旦仁和張星曜紫臣拜撰

天儒同異考

弁言

吾中國皆知有天主上帝也，自黃帝作合宮以祀上帝以來，經書之言具在，概可見矣。故契敷五教，邪說不生；聖哲挺生，風俗淳美，何其盛歟。自佛氏書入中國，創說詭異，老氏之徒效之，於是中國之人心不可問矣。人皆降衷之命，而佛氏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分明是天主所降黜之大傲魔，而世人不審，從而尊之，以至三綱淪，五常斁，不至驅一世之人盡入於地獄

不止。孔子之徒不能救也，以孔子無賞罰人生死之權故也。予向不知釋典，讀禮之暇，有人告予曰，欲知性命之理，曷不取內典觀之。予於是取閱楞嚴維摩等書，見其言緊要處，則曰若有言說，都非實義，信乎。程朱二大儒所言詖淫邪遁之說，皆備於佛經也，二儒之教，豈可一日存於盛世哉。西儒九萬里來，奉天主之命，以救世，惠我中國多矣；其理正，其人賢，人顧可忽之以自棄其永遠之靈性乎。予友諸子際南先生，示予以天主教之書。予讀未竟，胸中之疑盡釋，方知天壤間，是有眞理，儒教已備，而猶有未盡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之不可。於是集天主教之書，爲天主教明辯，約二千餘頁，取佛老妄誕者辯之；通鑑紀事補一千七百餘頁，篇帙繁重，未能付梓，僅取合儒補儒超儒三帙，顏曰天儒同異考，梓以問世。又有莪聰辯教錄，約二百餘頁，俟陸續發梓。世之明目者應識予之言，爲體天主上帝救世之苦心而作，知我罪我悉以聽之可也。

時

康熙乙未八十三歲老人張星曜紫臣氏撰

補儒文告

泰西耶穌會士著，而不錄其名，惟總論後有康熙甲辰（一六六四）尙祜卿韋堂父識字樣。共五卷，目次如下：卷一凡六篇，論聖學至要之宗，論聖教大公之傳，論天地萬物之原，論在天超有之能，論贖世降救之恩，論聖三體一之奧。卷二凡六篇，論道術歧似之辯，論祭祀與禮之正，論鬼神生死之故，論吉凶禍福之司，

論天堂地獄之賞，論善惡賞罰之報。卷三凡六篇，論恆備死候之圖，論靈魂不滅之理，論輪迴戒殺之謬，論齋素克欲之旨，論克己齋心之要，論習善成性之美。卷四凡六篇，論神形特界之寵，論懷天眞樂之求，論嚴修策怠之功，論廣仁篤愛之務，論希言守默之訓，論伏傲崇謙之益。卷五凡六篇，論止忿習忍之術，論平衡行恕之方，論戒貪散施之惠，論坊淫守貞之戒，論聖信入德之基，論西士品行之眞。

此書是研究眞教之書；文筆暢達，道理妥確，妙在以文載道，而言所欲言也。

天儒印正

是書閩王鉌自謂受自其父；其父所著有三種：一補儒文告四卷，正學鏐石一卷，又名天儒同異，第三種乃是書。序後有天民尙祜卿章堂父詮義，粱谿堵廷棻伊令父參閱，武林下學太瀛鳴嵆敬錄。是書乃取四書之字句，有可以天主教道理詮解闡明者，乃彙集而解。如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止於至善，以天主教道理解之，令人心意曠達。

天儒印正序

西先生來自歐羅巴國，習九萬風濤之險，窮三年晝夜之勞，始登華岸；期以天主正教，殫力宣昭，而我邦人士，每以儒理

扞格，期朔莘及，與之講造物之眞主，茫乎其未有入也。輒又訑訑然曰：天儒不遠，但言儒足矣。弗思儒者因性之理也，天學者超性之業也。因性之理，如子事父，則言孝；臣事君，則言忠；惟人倫日用之宜然，皆性所固也，特因而利導之耳。超性之業，獨在認吾大君大父而欽崇之。不孝父可爲子，不忠君可爲臣乎？不孝大父，不忠大君，可爲人乎？然必認大君大父者何？吾有生之所從出也，吾身後之所必往也。三一元尊作何祈事？救贖大恩作何報答？靈神不滅作何歸向？肉身常生作何安止？死候不測作何預修？審判一別堂獄修分作何圖維？種種超性至解，豈儒理所能項背望乎。然尼父有言，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從此因性而達於超性，其或可幾。若云天儒合轍，恐未敢遽云合也。甲辰夏，家大人萍跡在濟，弼未定省，得著天儒印正而捧讀之；蓋略西子數語，而姑以天學解之，以是爲吾儒達天之符印也。若天學者，困於章句，而不究其義之所歸，則儒終自儒而已。于天學庸有異乎。先是家大人有補儒文告四卷，又有正學鏐石一卷，或名天儒同異，而闡發超性之蘊，期以就正同人；乃謂敎於西先生，西先生曰：三書乃天學中之高炬也，予姑未請其異者，而先告同者，同之理出，而不同之旨出矣。大人曰諾，遂以天儒印正付剞授梓，而二書將續出焉，因載筆而跋之。

閔王弼

經書精蘊

無著者名，取經書之語，以證經書所言之天及上帝等，有合於天主敎之道理。

古今敬天鑒天學本義

耶穌會士白晉編，有經筵講官禮部尚書韓菼序，時在康熙四十二年，又於四十六年白晉自序。此書係抄本，未付梓，分上下兩卷。上卷以中國經書所載之言，以證符合於天主教之道理，其宗旨在復明上古敬天之原意。取上卷開首之語以概其餘：各節經書印符相對天主道理者列於左：天主道理：宇宙之內，必有一自有無形無像造天地萬物之主宰。詩正月有「皇上帝」；易「帝出乎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等。下卷乃以經文，士俗民俗印符相對者，以證與天主教之道理相合，如天必有主：民俗「頭上有老天爺作主」；士俗「上有青天」；經文「有皇上帝。」

與是書相同者有經書精蘊，不書著者名，天儒印正，天儒同異考，補儒文告，如上已述。

古今敬天鑒天學本義

予觀西洋諸君所輯天學本義一書，見聖朝聲教之隆，薄被海外，遠人亦知慕義嚮風，服膺古訓，爲可嘉焉。夫經之言天者詳矣，尊之以照臨，假之以視聽，徵之以禍福，煦嫗發育，包含徧覆；上而皇極之大，小而品物之細，無一不本之于天。至若日月之運行，雷風之變化，風氣之噓吸，孰綱維是，孰蘊隆是，孰披拂是，自非實而無朕也。聖朝繼天立極，則陽敷濟，而天之用益

類。故世之善言天，必有驗于人而敬天敬君，其義一也。此書薈萃經傳，下及于方言俗語；然其旨一本于敬天，亦可垂教遠裔，使夙夜祇畏，承上天之明威，而修身以事之，亦愈以信中國之有聖人，一統無外，而風俗大同之盛也。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韓菼序

易經本旨或名易經呂註

河東晉邑呂立本註有自序，時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呂註是將易之原文，以聖教道理之光詮解之。

易經本旨序

易乃古經隱義，而爲開闢以來，第一聖經也。眞道全備，大本攸存，尤由上主默啓，四聖畫卦變爻，著象繫辭；不似他經遭於秦火，而斷簡失次，舍本逐末之弊，蜂起皆由後人所爲，眞可爲長太息也。幸易經而不泯，歷眞道之猶存，乃君子修德之的也。獨自講易於今，固其難矣；略言之不啻淺短汲深，奧蘊何克昭明；詳論之，奈人久昧眞道，如據目忌日，光熠之必睛爲之眩，且將轉而生厭。是略之鮮功，詳之招謗，毀不顯揭之究爲不可。以其德本賜超性，義關生死，禍福永遠而匪淺尠。況易經迄今四千三百三十一年，而本旨闇然，前聖賢之象辭爻象，而後夫之口依稀夢寐語；復以王弼掃象，異端亂眞，則易經之本旨愁晦，惜哉。夫變卦參互，至義高原淵微，世海之大，誰非傲慢自是者，神光誼易熠其內。是以高天麗日之下，百姓日用而不知，

幾乎盡入於永苦，而噬臍先及矣。余小子久祈上主嘿佑，說諸心，研諸慮；幸而神有妙會，敢不按卦爻錯綜，有負上主洪恩，厥罪匪輕。故不避痛俗之疾目而言之；鑿未抽之緒，斯吐有漏之義；用補譬行路者，必費已經之導引，而歧途罔惑，遂將繫辭移前一二，以爲斯道之指南也可。

時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季夏　　河東晉邑呂立本註

周易原指探

不書著者姓氏，華諦岡圖書館藏抄本，此書係白晉王化道，進呈康熙者，恐卽白晉等所著；書分外篇內篇，將易之數理，圖象闡發盡致。作者之意，謂易之原旨，有合於天主，造化之功，且亦預示天主降生救贖之奥義，而吾國已失之異道，從天主教中重得之。

瑣言分類

不書著者姓氏，論易經之旨，有合於聖教道理，古抄本。

六書實義

溫古子述，有折中翁序，（康熙庚子，一七二〇）知新翁跋（康熙辛丑，一七二一。）是書以六書似包有天主教之四端道理：一天主三位一體；二原祖方命；三救世元聖，天主而人，人而天主；四由元聖（耶穌）而人復生。可見中國學者皈依天主教後，欲徵吾國經傳蘊有聖教道理蹤跡也。

六書實義序

余於字學六書，纂其法而究其義，蓋二十餘載矣；雖頗知許愼說文之善，然猶憾文缺訓略而難明。於是盡取凡解許氏之書而讀之，則無不各家是我而非彼，彌務一而彌亂。余乃屏棄衆說，獨宗說文，蓋與其信後傳而瞽，寧信古人而不惑；苟有可疑之處，亦俟君子而已矣。今幸得溫古子六書實義一卷，深研默玩，因喟然嘆曰：道在茲矣。其論確而理，其義博而約，其言實而隱，可謂有說文而不有說文者也。吾覽其書，未晤其人，欲入其室，莫獲其門，不亦惜乎。若書契大原，六書次序，形意之解，注聲之辨，則心服而不得不然。惟於指事之義，假借之微，則論高意奧，未敢以爲然；亦未敢以爲不然。蓋三一之說，古人遺傳，略存端倪；若云三位一體，乃創論見聞，而無倫可擬焉。然知之弗明弗措也，先輩之言太一含三者，或統云天地人三才，或統云太極陰陽一氣；而溫古子辨之。云若然，則一二三斷非指事，此說甚明，又與書契之蘊吻合。況舍此而欲通指事，不可得也。至於天人一位，其說尤奇而難測；夫至聖者來耶未耶；果來，則安在；果是誰之子哉？何令人渴而不得飲，企而不可即，悲哉。假借之微，關係亦巨；以吾觀之，竊謂有象則可借，無象不可以借矣。象學無涯，假借亦均無涯，豈可區區視作六書之用乎。且上古經典，皆以此爲大用，推及天地萬物，俱皆爲象，而可借以指其事。夫象也者筌蹄也，蹄所以在兔，筌所以在魚，象所以明道，

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得道而忘象，然余心是否合溫古子之心，實不敢必，惟謹序之如是焉。

康熙庚子仲冬　　折中翁書

六書實義跋

六書實義，備數千言，所載道大，應爲泰西明士所述；折中子未聞西學，故有所不解。余恆與西士遊，久而備知其道焉。然其道有顯焉而易通，有玄焉而難測。易通者率性，難測者超性；率性者以遷善去惡爲本，有七克十誡，敬天愛人，與吾儒之學相爲表裏。然道貴實踐，故有超性以勉其行。超性之學，其言微，其義廣矣；約之歸於四端：一曰天地人物之大原，無道可通，無名可名，謂之天主者，亦強借之稱耳。其體純神無形，至一不二；然玄體雖一，尊位有三，三位者，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蓋自有一，一自然明照於己，是乃生如己之象焉；授之者之謂父，受之者之謂子；自有父子，父子自然互愛，是乃共發聖神；故其間無大小之等，先後之時，三位同大同尊而共爲一體是也。此一端則一二三之妙義昭矣。二曰人類原祖，王於地堂，萬福悉備，禽獸咸若，品物自暢，性善無惡而無慾，體康無疾而無死，心素而不飾，身裸而不覺。當是時也，若有恆性，世世子孫恆享其福。嗚呼其奈原祖貳心昏德，方命圮族，萬樂由是而隳，萬苦由是而起。二人之覺無衣，慚愧而逃，痛悔前非，恨已不類，帝乃憫之，衣之，慰之，許之元聖，救其苗裔，作新民主。於是二人入於憂谷，行於荒野，念念心心，不忘救世者，需之，懷之，敬之，禱之，以此爲家訓；父授之於子，子傳之於孫，代代不絕；又恐口傳有失，故造書契以指之焉，畫八卦以象之焉，繫辭以斷其吉凶焉。原祖圮族者，凶也；元聖救世者，吉也而已矣。此一端明，則不徒惡凶衣諸字之秘法可通，卽大易否之匪人，父母之蠱等象，亦無不了

然矣。三曰救世元聖，降於何時，生於何地，乃天主聖三所定吉期至矣，則天主元子，乃取人性，（形軀神靈合而有人之性）締結於己位，如佳耦然，是之謂降生；而始有天人，號曰耶穌。（譯言救世者）聖人天主，天主聖人，一耶穌而已矣。惟聖人耶穌，爲能作天下犧牲而享帝；惟天主耶穌，爲能滅萬世之罪惡而贖人。於是仁義並行，而萬國咸寧。達此一端，則指事二丅丨，會意隆美善之深義可明，而易經奧象亦思過半矣。四曰天下萬民，以染原祖二人，故必死而亡；惟染元聖一人，乃復生而王矣。學元聖者，登於帝庭，神與形皆享於帝。心之所欲，永有；心之所不欲，永無；其樂無涯，其福無疆，是之謂天堂。學原祖者，淪於火宅，形與神偕失所，心之所堪，永無；心之所不堪，永有；其火不熄，其苦不忘，是之謂鬼方。知此一端，則眞長傷凶等字之悉明，而雜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益爲信然矣。溫古子所謂上中下三合，其由此四端而出歟；倘視之以爲西士之道學，是不知天下蒸民，皆爲同胞，而原爲一家。當於羲時未有儒墨之辨，彼此之分，是非之患，東海西海之別，渾善而無惡，誠實而無妄，是謂大當。及於後世，異端雖千萬，而眞道仍一；惟其傳不均，或昧乎此，而昭乎彼；或亡於彼，而存乎此；國無大小，俱存古道明跡，苟不聞道，雖睹之而不見。惜吾中國有書契，有易經，乃上古之大寶，而不識其價，所謂食而不知其味也，哀哉。

康熙辛丑孟春　　知新翁謹題

古絳韓霖雨公撰兄雲景伯弟霞九光仝訂，男無斁無期仝閱，刻於崇禎辛巳（一六四一）一九一八重刊，有新會陳垣序。是書取明太祖聖諭六言，以中西古近聖賢之說，逐條分疏，演繹詳解，而一本於敬天愛人之旨。聖諭六言，卽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語。

鐸書序

吾友雨公韓子，學有原本，以敬天愛人爲宗；遇事成書，皆識時救時之論也。寇盜孔棘，人不知兵，雨公作守圉全書十四卷，參古定法，望今制奇，戰守具矣。飢荒半天下，苦無食，雨公作救荒書十二卷，遡流窮源，承敝通變，十二荒政外，談農圃水利甚詳。道術不明，家自爲學，人苦無教，聖主憂之，屢詔郡國宣講高皇帝聖諭六言。獨絳州孫使君裔渼奉行爲先，雨公在講法之列，闡繹天言，作鐸書一卷，以余從司成之後，職教人者也，俾爲弁言。余惟唐虞三代之際，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大司徒以下，家有塾，黨有庠，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無異指也。聖遠言湮，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卓之爲富貴利達，高之爲氣節勳名，淺之爲技藝文章，深之爲異端邪說，道術將爲天下裂矣。自宋迄明，大儒項背相望；然宗旨不同，家樹一幟，卽所在尸祝者，朱陸王薛，亦復角戶分門，後學何所適從哉。惟高皇帝聖諭，蕩平正直，是彝是訓，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如日月中天，垂三百年而未免利欲蝕之，異教晦之；卽子衿有佻達之譏，況侗顓蒙之民乎。雨公本天祖聖，羽翼王言，以開發本然良心爲主。夫人性之善也，猶禾之有米也；舂揄而簸揚之，則米出矣；引翼而勸導之，則善出矣。解聖諭者，無慮數十百家，多老生常談，委巷俗語，味如嚼蠟，鮮所發明。讀雨公書，如夢乍覺，如醉初醒，如飢十日而享大牢焉。如久客還家，而見父兄焉。如苦煩熱，而

濯以淸冷之淵焉。此高皇帝之功臣，敬敷五教之嫡派也。夫理有當然，有所以然。今詔人曰：汝孝汝親，汝敬汝長，言非不美也，而未明其理。儒者多爲近理之言，或近理而不近情。雨公博極羣書，周遊萬里，凡海內外之老師巨儒，靡不與之上下其議論，而以身體之，以心驗之，自得之解，創獲之言，必極其所以然而後已；不然，雖久定之論弗取也。且文質相宜，雅俗共賞，如海水之中，衆納衆水；一燈之光，傳爲萬燈；正人心，變風俗，有功天下萬世最鉅；乃不自滿假曰：竊比遒人之徇云耳。使雨公早出用世，疏附後先，奔奏禦侮，寧讓古人。然深造之學，堅定之識，未必能如今日，天之玉成雨公，未可量也。雨公修身事天，家無異敎，窮年著述，門無雜賓；余及當路諸公，屢儗推轂焉。所著書進呈御覽，當如陳新會來梁山故事，雨公力辭不可，而汲汲以民生未遂，風俗未淳爲已憂。鳳翔千仞，鶴鳴九皐，彼燕雀之儔，烏知雨公之志哉。孫使君滄鋒，若言游文翁其人，雨公此書相助爲理，余爲使君慶知人能得士也。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前國子監祭酒南京總裁知制誥日講官

鐸書敍

豫寇鴟鳴，大河以南無完堡；不佞驅朽鈍戈，爲元元請命於水伯。客冬青犢赤羽，日以旁午，太史水堅，羲和律轉，天子例懸羊助氣，斬其嚙草，乃數十萬不逞之徒，敎請至三，即欲閉鷹眼而食以膠牙之飴，其將能乎。我有放鳩之恩，賊無畫鷄之畏，煌煌天語，亦徒焉已。絳孝廉韓雨公著鐸書一卷，追而授余河之湄，馬上讀之，無淚可揮，此羸者皆祖宗敎養之有民，誠令欄林雜遝，鴻鄰塡咽，賊避孝子之門，吏伏使君之背，橋上不以殘父老，梁間不以怨子弟，豈至帶牛佩犢，煩有司之鋤污乎。頃

兵革相乘，死亡略盡，坐王顯刀頭，臥劉昆膝下，一旦登民於黨正，其不以血拭鐫面者幾希。雨公竭一日之心與手，尋欲人知夏諺物懸周禮辟嶧山之碑然牧者火矣。皇帝乾文巽命，加意遷官，明明聖諭，今且覆瓿，豈淄青之劍獨彈，將巴蜀之檄未燬；然則雨公鏵書，又曷可少哉。民知父母，女子可以從軍；民知長上，肥瘦可以代死；民知鄉里，何假王烈之布；民知子孫，何待併虔之刀；生理既定，何勞銀的；然爲既悲，何羨白丸；天步方艱，王塗向阻；豐遂引繩於上，趙徽滑源於左；正月之吉，實惟其時；南山草盜，飲屠蘇而壽春酒，安在其不能也。雨公星潛處士，略淹丈人，諸如守圉金書，精吏久審而稽之。乃者欽奉皇帝化成之旨，眦然作指南車，刖者安以秋鶩，旨者聽以海溯，聯者折其鹿角，合者撤其虎皮；至於敬天愛人之要，未嘗不三致意焉。昔韋昭砌玉，崔浩鏤金，陸澄譏康成之訛，蔡沈演新安之本，望古料今，曾無漸德，斯則守國之端委，曷可少哉。當是時，銅焦夜合，木蘗晨封，不佞覽不盈篇，三家迷目；竊謂六篇之義，無敢說焉。民亂始於非爲，非爲始於失生理，失生理始於棄子孫，棄子孫始於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始於罔上，罔上始於遺親。今夫蜂屯而虎搏，下隴畝而行萑苻之間，羊腥狼羶，狐兔之聲四起，豈有不思其親者乎。先是木偶一手，況鬼三更，併食父肉，軍食子肉，或涕泗霑衣，或揮斤叢面，皆斷肢刳腸爲釜鼎飯，他人何愛焉。遷萊關外呼庚，喚盡許逕之奏；汴梁留櫃，盜滿陳書之圖；朱燮洶洶，亦其勢然也。嗟夫！雨公之鏵書行，威令首懸，仁風戢路，亦將呼韓入學，延陀內侍，觀橋門而習射圃，何物小醜，直折黧啓之耳，是不足上慰天子乎。時聖韵五辛，不佞欽讀讀句讀，會軍書至；明日復刷馬河上，謹以數言弁之簡端。

賜進士第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分守河東道李政修頓首敍

贈言

順治十八年，湯若望七十壽辰，官紳等贈湯公詩文；此本卽其彙刊也。其中列名者如金之俊，魏裔介，龔鼎孳，胡世安，王崇簡，薛所蘊，邵夔，吳統持，陳許廷，錢路加，艾吾鼎，董朝儀，潘治等。

天主聖教實錄

耶穌會後學遠西羅明堅撰，書成於萬曆甲申（一五八四）是西士華文著述之第一書也。書中所論是天主之實有，及其性體，天主造天地萬物神人，人有不死不滅之靈魂，天主十誡，七條撒格辣孟多等等。此書文理不甚淸順，名詞亦多牽強；案此書作時，羅公不過到肇慶之後年也，而已能成書，且天主教之道理，已能以華語宣述之。

天主聖教實錄引

嘗謂五常之序，仁義最先；故五倫之內，君親至重。人之身體髮膚，受於父母，爲人子之報父母者，皆出於良知良能，不待學而自然親愛。故雖禽獸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乎？余雖西國，均人類也，可以不如禽獸，而不思所以報本哉？今蒙給地柔遠，是卽罔極之恩，將何以報？惟以天主行實，原於西國，流布四方，得以拯拔靈魂，升天堂，免墜地獄，姑述實錄，譯成唐

字，略酬柔遠之恩於萬一云爾。況能從此聖教者，其事不難，不必坐守禪定，亦不必屏棄正業，一惟誠心奉敬天主，無有疑二，則天主必降之以福矣。實錄未見之先，如黑夜無光，不知生死之原；實錄既見之後，自明天主根因，而知所以善善而惡惡者，眞若扒雲霧而覩日月矣。抑或視爲故紙，則受永刑入地獄，終難克見天主，夫誰咎？夫誰咎？第天主義理精微，難以闡發，故作二人問答於是篇云。

時

萬曆甲申秋八月望後三日遠西羅明堅撰

天主實義

耶穌會利瑪竇述。是書命名之意，馮應京序中言之詳明，曰「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天地人物之上主也；（原序祇曰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按馮應京安徽泗州人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因劾太監陳奉，被誣入監，偶得利子天學實義書稿一冊，讀而感悟，遂作序弁首，幷促利子付梓，馮公且於一六〇二年皈依聖教。馮公作序在一六〇一年，而是書殺青則在二年後，卽一六〇三年。利子有引，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幷有李子重刻序。四庫全書亦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是書分上下二卷，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創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此篇作證天主萬物有一主宰；妙在抽象之哲理，能以文筆達之，閱之心爽神快。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即辨斥佛老空無之說，與宋儒太極之論，結論謂太極與理不能爲物之原。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此篇上許多玄理，徵明人有不死不滅之靈魂，非常透徹。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辨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此篇將宗類，分解詳明，設譬顯豁，足以辨明天主不能與萬物爲一體。第五篇辯駁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此篇將佛家關於輪迴殺生之種種誓言，辯而闢之，衛道之論也。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此篇將天堂地獄等之諸多難處，解答明白。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教士正學。讀此篇而儒家性善性惡之問題，得有其正確之答解。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尙，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士來由。按聖教初入吾國，人見教士不婚不娶，多有驚異之者。此篇將教士守貞之道闡發詳細，足以釋羣疑也。

是書之言論，深得當時士大夫之贊許，其觀念又浸潤人心，有極大之威權；有閱之而感動，因而皈依聖教者，不一其人，若馮應京卽其一也。

是書利子在南昌時所著，一五九五年已在該地初版；厥後利子到北京，稍加潤色，在一六〇一年，〇三年再版。一六〇四年且譯成日本字，最後亦譯高麗文。論此書者，西書有 Mémoires de Peking, t. VIII,

P. 168; Lettres Edif, t, III, P. 59.

是書有一特點，卽書中稱天主為天爲上帝，蓋依據我國經書上之意義也。一七〇四年，敎皇格來孟十一世禁止此稱，故天主實義之後印者，均改去天及上帝等字。今徐滙書樓藏中有明刊重刻本，爲未改本，亦一至寶也。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同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之說。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敷煽其說，若吾六經上，爲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剌（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及我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僭說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事

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迴也。乃輪迴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畦町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公义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偏闍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公譚之槩，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謹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眞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難遂，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蓋彼此皆獲罪於上帝，所以天主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哀哉！豈非認偸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遊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

鄙懷久有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興起攻之。實乃述答中士下問吾儕之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願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尙勝於知他事之多。願觀實義，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旣望利瑪竇書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蓋卽知卽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卽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

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剏矣。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用，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於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漫淫入之，然而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天主之統天之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於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昭事而儆渝墜；以庶幾無獲戾於皇天大主。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小心昭事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恆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拔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二，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是若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戴皇皇，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疆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之藻謹序

畸人十篇

泰西利瑪竇述，有李之藻及浣城劉胤昌序，刻於萬曆戊申（一六〇八）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存目卷上卷下二冊，附西琴曲意一卷。上卷有六篇：一，人壽既過猶誤爲有；二，人於今世惟僑世耳；三，常念死後利行爲祥；四，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下卷有四篇：一，自省自責無爲爲尤；二，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三，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四，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是書係問答體，而問者皆當時之名士達官，第一篇是李太宰問，第二篇是馮大宗伯問，第三篇是利子問徐太史，第四篇徐子又與利子談話，第五篇是曹給諫問，第六篇是李水部問，第七篇是吳大參問，第八篇是龔大參問，第九篇是郭某士問，第十篇是勸誡某富人之言。書中所問：皆關於吾國之通俗信仰，與迷信，及儒家之疑難。所答亦均切中事理，闡發詳明；故當時學者視爲一部名著。獨四庫全書謂「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此等言論，既不中肯，又多武斷，不辨自明。書末附

西琴曲意八章　卽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利子瑪竇具贄物，赴京師，獻萬曆帝，內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撫之有異音，上奇之，乃命竇譯西曲之意，計八章：一吾願在上；二，牧童遊山；三善計壽修；四，德之勇巧；五，悔老無德；六胸中庸平；七，肩負雙囊；八定命四達。

畸人十篇序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颶，與夫咬人貽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殆不肯以爲異人也。覩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已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聞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志以礪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上主也；竄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祇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衆也。非譚玄以閟生，卽佞佛爲

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粱之適於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序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之斷，有善焉；吾善細斷，大善焉；蜜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永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卽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霸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傅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負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亦無貳於殀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修事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裁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詬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熏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竊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將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

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遵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粗殊科，然大指可覩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額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為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為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獰鬼之區，諸啖噏人類者不少，利子從衽席幷躍上過之，去身毒為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為崇善重倫事天語，往往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盭；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冠履之便。為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為能離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為吾人之常，豈不可乎。即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即世無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諸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閡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畸人十篇跋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覩也。雖然，其說辨矣；顏貧夭，跖富壽，令不天堂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卽血食萬世，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起而享也。報在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儀酷而其義不存，是一說也。顧西泰子所稱引經傳非一國可繹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云儒曰，彼所為寶玉大弓之竊，西泰子別有辨也，經術所未睹，理所必有，拘儒疑焉。今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以惑世，而西泰子孑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以佐殘闕，而振聾憒，不顧驚詫者之疑，且詘其論，必傳不朽，其原則捌非常，是以自謂畸人。

涼庵居士識

三山論學紀

泰西耶穌會後學艾儒略著，有湘隱居士黃景昉序，福康葉向高贈思及艾先生詩，及石水道人蘇茂相序。是書乃艾子與福唐葉相國辨究天主造天地萬物之學，天主之賞善罰惡，及降生救贖等等道理而作，三山者地名；談道之年，是丁卯初夏（一六二七。）

三山論學記序

讀蒙莊氏有云：堯問道於許繇，許繇問于齧缺，齧缺問于王倪，王倪問披衣，意謂寓言。今觀葉文忠師相之與泰西氏論學也，一晤談間，乃有八萬里遼邈之勢，洪荒前事，乃眞有之耳。泰西氏之學詳具記中，凡吾儒言理，言氣，言無極，太極，皆見爲執有滯象物于物而不化之具；其指釋氏尤力，微詞奧旨，大都以勸善懺過爲宗。文忠所叙難十數端，多吾輩意中，喀喀欲吐之語。泰西氏亦迎機解之，撞鐘攻木，各極其致。語云：不發橫難，不得縱說，其謂是乎。愚按天之與帝，明分二體，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雖老氏頗亦言及。然降衷昭事，載在詩書可考也。謂天地之大，別有主之者，理所必然。愚聞之艾思及先生曰：我歐邏巴人國主之外，蓋有教化主焉；其職專以善誘；國主傳子，教化主傳賢；國主爲君，教化主爲師。岩然，則二柄難于兼合，卽泰西氏亦慮之矣。然其人咸越八萬里而來，重譯象寄，始習居中華文字，如捿再伸，如壯再穉。以余所交，如思及先生，恭愨廉退，尤儼然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嗟乎，以彼大儒風格，特見於重象寄之久，八萬里之遙；吾輩安坐飽食，目不窺井外，乃覷嵩議其區區得失，是則可媿也。

湘隱居士黃景昉拜題

三山論學記序

三山論學者，泰西艾子與福唐葉相國辨究天主造天地萬物之學也。夫天地萬物，自必有所以造之者，窮無窮，極無極，其所以造之者天主是也。然艾子以天主爲降生救人，而天堂地獄實爲天賞罰之具，蓋其國歷來尊信，教法如此。相國之往復辯難，不啻數千百，微艾子之墨守，曷敵輸攻；微相國之塵屑霏霏，則艾子之能不被於屢照者，其明鏡孰從而發之。不佞以

爲諸葛武侯讀書觀其大意，如艾子所論尊崇天主，欲人遵行教戒。返勘吾身從何而生，吾性從何而賦，今日作何服事，他日作何歸復，眞眞實實，及時勉圖，如人子之起敬起孝，此則其論學之大意。其餘雖千百言，以此數語徹之可也。

石水道人蘇茂相書

主制羣徵

遠西湯若望著，分上下二卷一本，以哲理證天主實有，其證據取自天象，地理，一切自然物，植，動，靈神等等詞潔理順，闡發詳明。此書之末有「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高一志羅雅谷共訂」字。據此書在一千六百十年後利瑪竇故世後出版。

答客問

古越朱宗元維城父條答，同學張能信成義父訂正，有閩中林文英序，一本，闢佛斥道補儒之辯答書。關於天主教之道理詳爲闡明，奉佛者之藥石也。林序言朱公著是書時，年僅二十三，已深明聖教之道理。

答客問序

吾儒持世，莫先於正經，經正而後教可行，道可一，風可同也。孔氏之教，千言萬語，其本領在修身事天；佛老竊吾儒之支

滅，創爲釋迦玉皇名色，以愚世人；而魔愈多，而人愈玩，幾謂人受命於魔，而非受命於天，終日逐逐，昧厥本原，經之不正，孰大於是！此有心世道者，欲闢其說，特率天主之教以正之也。古越朱子維城，精其學，著答客問，今蘇先生爲之重梓，問序於余。余不敏，何敢輕爲贅筆；取而閱之，知其指在尊天，實見夫天有主宰；敬而事之，務在盡職；其所云修道存心養性，皆合吾孔氏之教；而據典引經，復饒有實際，詳矣哉。其爲崇正黜邪，而足振斯世之迷惑者乎？余又於朱子有異焉。考朱子之著是編也，年才二十三耳，超超見道，歲何其早，而力何其堅，殆斯教當興，而天早授夫明道之人耶？不僅此也，余聞西學最精天象，今頒行憲曆，皆其所推定，較諸前古爲特善。朱子學既精誠，舉其經緯之理，一一而陳之，亦足見其敬天之心，著爲體天之象，以上資夫燮理。顧乃鄙言術數，而并斥言占天，豈非務在修德，併不欲以占象之見紛人昭事之誠也哉。噫，朱子之尊天也，至矣；其欲正人心也，切矣；讀是編者，不必歧之爲西學，取其大經而合之，之爲吾儒之教，教固可行，道可一，而亦可同也。時

康熙歲次丁丑嘉平穀旦閩中　林文英拜撰

拯世略說

古越朱宗元著，有自序，與答客問書相同。是書以論說闡明聖教道理，辯護眞教，其目錄如下：

學以明徹生死爲要，宇宙之內眞教惟一，物必返其所本，儒者獨見大原，二氏不知尊天，天釋不可相渾，爲善不可以無所爲，天主惟情美好，天地原始，天主必須降生，罪人之功無功，義人之罪非罪，闢教與不闢教

著功罪有辨，禍福皆繫上主，死後必有賞罰，賞罰迥別人世，變仇復仇說，禁妄守貞之訓，祀先堂循正道，世俗鬼神皆非，氣質所以不齊，聖事寓奧於跡，神功萬不可已，空中自能變化，魔鬼能爲變幻，輕棄世福爲先受苦爲大吉祥，天地之終有期。

拯世略說自敍

余生平伏念人壽，最遠不過百歲；百歲之身，豈非有盡；雖聲名籍籍，功業蓋世，總一時事耍，當尋永久安頓處。又念一點靈明，迥超萬物，斷無與物同生同盡之理，自然暫謝，神靈永存。更念世間萬事，不由人算意者，鬼神司之。然鬼神衆矣，亦自有所從受命者。三教百家，參悟有年，頗悉梗概，顧終無眞實，確當了徹完全之義，使此心可泰然自安者。及覩天學諸書，始不禁躍然起曰，道在是，道在是。向吾意以爲然，而今果然也；向我求之不得其故者，而今乃得其故也。復獲大西諸士，益欽德行之純全，至西士止矣；學問之淵博，至西士止矣；吾何幸而獲聞茲理耶。先我而生者，幾許豪傑，貿貿以生，昧昧以死；其間亦有自號爲了生死者，究竟仍在迷迷中也；吾何幸而獲聞茲理耶。雖造物主於人無厚薄，在我不可不自謂特恩；竊用自喜，又用自懼，懼夫旣達茲理，而不全不粹，受責更倍於他人。復思吾身幸識此高明之路，豈忍聽有衆之沉淪；故不顧世俗拂耳，每每喜向人道也。雖天學典籍百爲，振聾聵而有餘。但余小子，旣受造物主多恩，識所能及，口所能言者，何敢不竭其區區始也。好辨爲答客問行世，今標大義數端，曰拯世略說，大約詳於彼者，則略於此。夫天生蒸民，備之安所；其如陷吾民者之多也。旣陷之後，亦不自知其爲陷，而反以拯之者爲非。若然，則雖欲拔之使出，彼或不肯舉手待援，吾亦奈之何哉。

代疑編

朱宗元述

提學監察御史武林楊廷筠淇園甫述，有天啓辛酉（一六二一）閩中後學林起序，及楊公卷首總論。

又有代疑續編。今錄目次如下，以示書中之一斑：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

答生死賞罰惟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

答佛由西來歐邏巴旣在極西必所親歷何獨言無佛。

答大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

答天主有形有聲。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迴。

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

答旣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
答九萬里程途，沙海三年始到。
答逆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非僭即瀆。
答謂寳難益德，遠于人情。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造。
答天生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實略。

代疑編序

聖人之道，無疑鬼神，斯不惑後聖；若信心不及，則疑事無名，疑行無功；未聞與道有入，而彌格子急急望人疑，又恐人不疑，而代爲之疑，遡何說哉？蓋道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不能焉；非聖人安于不知不能，而遺其可知可能，惟日孳孳以求知，至知終，故一息不敢懈也。一翻新解，一翻討論，一翻異同，必一翻疑辨，然後眞義理從此出焉。如石擊而火出，玉䃺而光顯，皆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眞性。始雖若戾，終實相生，安見大異者之不爲大同也。惟拘守舊聞，自矜穉敎，妄謂世無域外之境界，人無超性之名理，局小心量，靈機不活，聖人復起，其以爲然乎。夫謂道備于古，經盡于聖，則易書

之後，不宜有他書矣。經史之作奚爲，素問之後，不宜有醫案矣，諸大家之出又奚爲，此見義理原自爲窮，畸人畸書，應時而出，未宜盡廢；既已畸于人，自必驗于俗；求諸自心而不得，必生疑，質諸習聞習見而不合，必又疑而疑，豈道中所禁哉。顧有正疑，有妄疑。正疑者，恐悖于理，傷于教，迷于人之性情，欲求一端至是，以窒彼之非此，不可無也。妄疑者，吠聲吠形，踵訛襲舛，不問有無虛實，謂蘭蕙臭，謂莫邪鈍，此不可有也。西儒從絕域外，泛重溟，浮天末，來此創寓，匪第語言未通，性行未浹；即義理精微，全憑書籍，而文教懸殊；此中以六經爲體，有形而後有聲；彼國以二十三字母爲用，有聲而後有形；不但微義難疏，即尋常淺解，有一字而費數十遍翻譯，若欲摘疑生辯，逐支逐節，皆是鬧端，安可置而勿疑。彼泛泛嘉與，無所違覆者，諸儒固最恥之；若謂彼嘉與者，不過奇我遠國土風，詫我新巧製作，此何異貴翡翠象犀稱檀之入中國，禽獸草木我也；貴工倕之指，離朱之目，般輸之斧斤，梓匠輪輿我也。是故媚者譽我，不若仇者之詰我；以望人求疑求辯，共疑共辯，安得不急急哉。始乎有疑，終乎定信，自是一信之後，不復冉疑；始知宇宙公理，果非一身一家之私物，吾何不以公心還之。其眞同者，存爲從前聖教之券，識東海西海之皆同。眞異者，留俉後進步之燈，亦復命歸根之有賴，無非實益大道爲公，孰與夫意見橫分，狹小天地，而自束縛其靈才者哉。請以質諸有道，毋靳此疑也。

天啓辛酉閩中後學林起識

代疑編序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凡言不知，皆深絕之之辭，非心不可行而已。蓋事理當前，由信得及，然後有心肯；由心肯

從，然後能身赴。信穀粟可飽，自必食；信布帛可溫，自必衣；信水火難蹈，堇葛傷生，自必避；萬事成立，未有不從信始。故西學向天主三德，信爲之首；十二宗徒各表所信，爲性薄錄，誠重之矣。木之發榮，托命在根；室之輪奐，造端在基。根撥而基壞，雖有場師大將不能成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信無當於五常，五常不得不舉。學者欲希聖希天，爲安身立命之事，未有不從信入。此西學惓惓指引，首闢信門；而彌格子承其意，作徵信論二十有四篇，有味乎言之矣。先是西學深渺，與人多不領契；幸儒者善疑，彌格善辨，舉向來人情最不釋然者，似已捂擊殆盡，昭揭靡遺。自今惟手是篇，即同面徵言說，可無事乎。抑西士又言：信者心之實嗜，非必見見，非必聞聞；待見待聞，其信猶淺淺者。信東魯有尼父，未見聖如弗克聖；既見尼父，信亦無所用矣。信長安有天子，豈必身至闕廷；既與至尊認，信又不必言矣。此西國信字詮解。而又云有死信，有活信；活信者行解齊到，知與好樂一時都有。孔子曰：信以成之，成始成終之體；漆雕之吾斯，武城之莞爾，足以當之。死信則浮慕而已，裹不熱，力不注，究必中槁焉。於以希天希聖，奚由至哉。敢堇述所聞，以足彌格子之未備，不知有當否，是爲序。

關中王徵謹撰

代疑論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書關於天主降生救贖受難之諸疑難，共八疑。

代疑論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葆祿聖徒曰：吾輩主徒，敷教於世，示人可信；吾主受凌受侮受苦，終竟釘於十字架而死焉。異教之人，聽聞吾言，多疑曰：斯狂人之言，斯無理之論也，必不可信也；何有天主聖子，卑賤其尊，降屈其貴，如是之甚乎？余將解斯端，以解後人之疑。

儒交信

無著者名，是一本述李光皈依天主教之小說書，而中夾聖教道理，可作小說看，亦可作辯教書看。是語體文；每回前有曲調，純然是小說體；其大旨：「話說康熙年間，有一員外，姓楊名順水，字金山，他雖然富厚，却是個俗人。同縣有個舉人，姓李，名光，字明遠，爲人志誠素樸，心口如一。離城十里，又有一科甲，複姓司馬，名愼，號溫古，先前做一任官，極是淸廉，今歸林下。那姓楊常扣這二人的門，卑躬折節，百計趨承。後來司馬溫古進天主教，楊李於是甚驚異之；既而李舉人亦因司馬之感化而領洗入教，楊員外因沉於世俗富貴，竟不入教而故世。」文字雅俗，信爲善書。

天主教要

耶穌會共譯，直會傅汎際准，目錄如下：聖號經，天主經，天神朝拜聖母經，信經，天主十誡，聖教定規，其要有四，萬日略之勸諭有三，聖教撒格辣孟多有七，贖罪三功，哀矜之行十有四，向天主之德有三，樞德有四，罪

宗有七，原罪七端，有七德，悖反聖神之罪有六，顯天主降罰之罪有四，聖神之恩有七，眞福有八，身有五司，神有三司，人譽有三，人末有四，聖母玫瑰經十五端，朝拜經書中將每句經言，當解說者略爲詮解，非常簡要。

天主教要

天主者，乃天地萬物之一大主也；是乃至神無形之體，無始無終，永活永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備有萬善萬福，而更無他善他福，可以尙之。未有天地之先，獨有一天主，以其全能全德，化成天地人物，而常爲之宰制，保護開引，令萬彙各得其所；且有至義至公賞善罰惡，毫髮不爽；或於人生前，或於人死後，總無一人或遺者；所以宇內萬民皆認生我御我之大原大主，而虔奉之，萬不容緩也。

教要序論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刻於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是研究天主教道理聖書。文字淺易明白，頗合現代文法。凡教外人欲知天主教之內容者，此書爲合宜。書凡一卷，分目六十二篇，自天主謂何，以及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人之靈魂，天堂，地獄等等，均概要言之。十誡條目，信經，天主經，聖母經，十字聖號，上所言之聖教甚本道理，尤詳解明晰。最後論領聖水規矩。第三篇論人生，原祖中有云云：「靈魂不係於父母，乃天主所賦，如男人在母胎大約八十日成胎，天主卽賦一靈魂。其靈魂與肉軀相結合，就有人全性，就成爲人。」此處

所謂爲男人四十日．天主賦靈魂成胎，爲女人八十日成胎，係當時生理學上之誤解，哲學家依當時科學之情狀而從之。但吾人現在所知，人始孕卽自營其生活；所以卽細如一小胞亦已有生活之原則——靈魂——與母之生命別而爲二，所以人始孕時，天主卽賦靈魂也。

敎要序論自序

聖教之學，比之他學，必有先後之序；依序而論，則言者易發其要旨，可無枝蔓重複之說；卽受言者，亦易存於心，而明其理也。毎有客問天主教旨何如，而奉教者大都習於遵行教規，未必習於講論教理，使不依先後之序，而漫應之，譬之有訊製屋者，以堂奥何在，雖具甎石材木，紛亂雜積，乃心無成構，不得連合之次第，何能分明指示，令審喩其門戶，而愉快於心哉。茲將聖教要端，依序臚列，切而不繁，整而不紊，如用雜積之木石，各以上下左右前後之次第，安排楚楚，將人人易識其門戶矣。故語惟尋常，盡人可解，期明眞實之理，於辭之工拙，在所不計；蓋至理自足自美，無容增損耳。矧此編不通約言教理，誠欲精究廣論博通奥義，則本教預刻諸書，久行於世者，種種具在，覽觀詳繹之可也。

時

康熙九年正月下浣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題

天學蒙引

西海何大化，古吳闍志於道甫著，有七言句，論天地有主宰，造天地神人萬物，及原祖犯罪，天主降生，耶穌自誕生至復活升天，聖神降臨等諸道理。有略說，即將上言之道理略加說明。末附人生四末七言句，及四末略說；文字雅俗，易於領悟。

天主聖教引蒙要覽

西海何大化著，有龔本修國器序，及何公自序，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抄本。第一章論天主及人之靈魂，以及闢佛等，第二章論十誡，第三章天主經解，第四章聖母經解，第五章聖號經解，第六章基利斯當解，第七章信經，第八章撒格辣孟多，第九章聖教四規，第十章眞福八端。書中所論非常簡略，有類要理問答，而文學又極土俗；其自序開首云：「天學諸刻，皆闡性詮理，引蒙要覽，比事屬辭，字字詳分，句句切解，」信哉。

天主聖教引蒙要覽序

今人日在有函之中，蓋而忘其覆者衆也；且囂然日行習著，察於宇宙之間，而莫知其垂教之所由來者，亦衆也。然則天教何昉乎。風雨露雷，無非教也；曰蒼，曰昊，曰旦，曰明，謂是可以欽承而無遺缺乎。非然也。夫當荒忽之中，形氣凝結，而爲人則當辨其所以生，尤當認其所命以生之主；若使天無主，厥職稍懈，必致毗陰毗陽，寒暑失序，人物皆疵癘夭札，其何以先天奉之而不違耶。泰子何子斯篇名曰蒙引要，使賢愚共喻，篤信立行，庶以奉天，而恪事其主；潔己愛人，虛心體道，終身惕若無貳

處，操持至積久而純熟，寂處一室之內，儼然有天主以臨之，所提撕警覺者，在在然矣。寧於凡庸之儔，馳騖征逐，事務紛煩，而莫知所適從，惟翹首而始致嘆，於清虛碧落之邈不可即也，豈不重可惜哉。

時

順治乙未維夏下浣之吉襄平佟國器題

天主聖教引蒙要覽序

天學諸刻，皆闡性詮理；引蒙要覽，特比事屬辭，字字詳分，句句切解，斂華就實，辨妄歸眞；毋論士農工商賢英閨淑，一舉目而皆豁然也。故言取易直，意取簡明。未進教者見之，迅於貫通；已進教者習之，便於傳說。茲緣大中丞佟公弘功，濟世大德，匪時捐俸，建堂崇尚天學，廣搜西書，表彰正道；因檢斯篇，錄訂就正；匪敢云聖教之津梁，聊爲進修之捷徑耳。漫序。

時

順治十二年春王二月花朝　　西海何大化德川父題

天學略義

大西耶穌會士後學孟儒望述，同會畢方濟、陽瑪諾、徐日昇同訂，値會傅汎際准；有晉江張賡序。論題爲：

天地之間惟有一造物主，天主包含三位，天主第二位降生爲人，天主耶穌居世受死以贖人罪，天主降生爲

人之義，天主耶穌降地獄而救古聖人，天主耶穌第三日復活，天主耶穌升天而坐於聖父之右，天主耶穌日後降臨審判善惡，天堂略說，地獄約言，天主教異於他教。觀上諸題，可見此書是將信經道理闡而明之也。

書係抄本。

天學略義序

合宙之物，莫不以不經見爲新；但一經見，又旋曰故矣。況見之而浸歲月焉，更故矣。甘露彩雲，結氣之新者，歲月不停，必等於瘴霧淤濘；龍麟鵬鳳，成形之新者，歲月依人，亦等夫家豢池畜。人事之變，今古迭更；理道之敷，久近蘊暢；文章之巧，彼此各不相仍。凡來茲者，陋前往者，規規焉自以爲新，自以爲可用，爲可久矣。見更禪之揚，謂新於禪；見誅征之翔，謂新於讓；而係今見之，等故也。人事之變，理道之敷，文章之巧，其新不能常，統皆如是。乃至諸教之遞興，諸子之競爽，概不得謂常新，又奚異焉。夫非新之無常也，彼原非可用，非可久，卽或有用之者，亦猶以龍麟鵬鳳爲羞，而甘露彩雲爲飲也。匪養吾生之善物，長物也，故乍見之而喜，喜之而用，用之而竟厭，厭卽成故矣。周天內萬古長新者，何物？日也；一日無日，則羅宵無色，人物殊無昌光之氣；大明中天，見者常豁心目；且雖人事極變，不能擬其化；理道極敷，不能擬其昭；文章極巧，不能擬其輝燦；卽世人日用飲食，最爲急需，亦有時或厭，而容光之熠，必無或不喜者。故人有恆言，皆曰日新，此亦無心而共公稱之語也。謂其爲世所必用，所當久也。孔夫子之教，只是與人明性天，而最穎門徒，乃謂不可得聞，則夫子揭性天且如日，在端木却企之爲新聞，何哉？蓋誠知其亟當用，永可久，而第恨不能窮其理，盡其性，以上達於天，故終身覩之爲新如此也。小子廣從事天學，今二十年所矣，

潛心樂玩諸先生之發明諸書，亦且數十種矣；其專主天帝無二心，其傳述天帝降世同人如一口，其指示天帝愛人之訓，超性德之修，又皆同功，眞似日之爲輪爲旋，爲熠臨，爲華光，爲恆久不息；而其變化，其昭明，其溫養民生，時時新，處處新，人人共審其新而以之爲切需，尤亟於飮食日用億萬倍。世固有睹而忌之者，其目病也；抑或有視之而若無視者，其目盲也；天帝開予眼，夙於武林覩諸先生之日，今重來，復再覩孟先生，日日之爲物，莫得而私，亦莫得而實，第相引而共遊於日之中，勿甘處闇沕，自失其昌光之氣，可矣。或曰：諸先生書，其爲日也多矣，十日並出，昔特作寓言，何必更多。予笑爲再況曰：而覩諸書，昨日以前日也，孟先生略義，今日又周之日也；吾儕近光，昨日以前日，此日更不欲近光乎，或無以對，遂求先生普示。

晉江昭事生張賡

主教要旨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著，同會安文思南懷仁仝訂，有利子自序，書刻於康熙戊申（一六六八）目錄如下：物有造物者，造物者惟一，造物者宰物，天主體一位三，天地人祖原始，天主降生，靈魂不滅，天堂地獄，十誡，領洗，告解，主教治世徵。此書爲導引教外人研究聖教之書，多哲理，文亦秀雅。

主教要旨小引

天主聖教，其道賾矣奧矣，其旨實要焉。要爲在？認天主是也。認有主矣，則知其爲人而造天地萬物，爲人而降生受苦，則

不能不信其有天堂地獄，不能不信人之靈魂不滅，又不能不信其所立禮規所定十誡，力行力守，以求愛主與夫愛人，此所以有要旨攻邪之述也。蓋從其眞根實脈，指與共睹，而道之賾奥者該焉；使人人得稍捐世塵，仰首追維，信認大主，知所愛在此，而不在彼，則予惓惓無已之心，或少慰云。

康熙戊申菊月　　耶穌會士利類思識

天主聖教百問答

泰西耶穌會後學柏應理述，值會何大化准，刻於康熙乙卯年（一六七五）乃一本要理問答。簡而明，足爲教外人入教當知之基本道理，亦爲教友當常置在心上之聖教要理；後附天主聖教要理六端，及天主經，聖母經，信經，申爾福經。

天主聖教百問答敍言

天主聖教之理至無盡也，百問答安可盡乎？刻此問答百端，義蘊宏深，泰西諸儒格物窮理，反覆申論時，見于累牘連篇，豈一二語可以闡厥奥旨。然習俗深者，嗜欲匪淺，雖千百言難以啓信；而習俗淺者，嗜理必深，雖一二語足以釋其疑。乃若奉敎子弟，尤未習俗而性相近者也，語以超性之理，則其言易入，其義易曉。茲取理之大端而爲百問答，令父兄朝夕諷誦，以敎之，庶得熟記於心，隨問隨答，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始則應之速而無疑，究且通其奥而默會。易之蒙卦有云：蒙以養正，聖功也；

所得蒙養作聖之功矣。抑匪直蒙養爲然，君子屏遠習俗，日舉數端而問焉，則教學相長，殆亦果行育德之資也夫。

康熙乙卯年嘉平月之望日　泰西耶穌會士柏應理謹敍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泰西學士艾儒略譔述，刻於一六四二年；是書大意，是言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降生救贖，聖事及四末等。

聖教淺說

無名字，共四卷：卷一，認眞主；三，識己性；三，明賞罰；四，感降生。此書爲導人認識天主，皈依聖敎。卷四，感降生，將耶穌之行實撮要敍述，非常明晰。

天教蒙便

後學古吳周志序，是書將天主生人造人，救贖人，以至耶穌復活，升天，聖敎道理，編成七言，以期普傳於民衆。

天教便蒙序

西學東來，與籍充棟，中土已得其概；但其中道原於天學○○○人庶茫然，難於知識，故久而不明；然人生日被上主覆載生養洪恩，豈終付之不知已乎。乃智者過之不求其知，愚者又不求所以知生爲祿祿，死歸地獄，道之不行，良由以也，是豈非生爲虛○○○○哀哉！既率土之濱，皆朝廷臣子，則四海之內，豈非寧非我○○○○○口所能辨，安忍坐視我兄弟陷墜，與因先於救人靈魂○○○○要導引世人，此正孔子所謂朝聞夕死之事，非○○○○○○○世事總屬虛幻，且韶光閃電，機會難逢，生寄死歸，智者皆知，豈天堂永福，地獄永殃，置不察與造惡無厭，則天譴頻加，何莫之警；人事用無窮，則雨露同沾，何莫之覺；大主賞罰甚嚴，吾人善惡易辨，曷不惕慮修省，爲身後計乎。情爲士者，功名心急，無意於學天；爲小民者，字學不深，又難於明悟，則亦無如何矣。然鈞叢不得，取之池魚；五穀不熟，成於○稗；與其篡富貴子弟歸本爲難，無如論窮簷病戶之人奉主爲易也。茲採大主生養救贖賞罰之要七字成文，聊爲淺說，名天教便蒙，特爲中人以下之君子勸，然非志在中人，反置士君子膜外，設高明之事，有意探本窮源，另有理學深奧諸書，幸勿視此鄙俚，竟棄原學於不問也，或庶幾習之，余日望之。

天教後學古吳周志序

小引

天主乃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之大主，賞善罰惡之原因，吾人皆天主所生；主欲有即有主，欲無即無；其生死富貴壽殀，總由天主。既人造惡無厭，悉下幽獄，以無極之恩盡變爲窮殃之罰；主乃垂憐，親自降生救贖，務使人人皆知主慈恩始不虛。

然至臨終，善者之魂，必升天享福；惡者之魂，必墮地獄受刑；理爲一定。今天下萬國皆知此一尊，莫不感其降救極恩；惟中華之人，徹忽自是，迷失本原；智者歸之理數自然；愚者則求神拜佛，妄求福蔭；故連年兵戈災眚，水旱瘟疫，接踵下降，倍招主罰；人尙悠悠依然，全不知省；所以向泥塑木雕，愈求福，愈招害也。余識此奧，亦無可何。故將至理，闡爲淺說，曉此愚迷，必使家喻戶曉，而葉落歸根，不致水面浮萍，隨風逐浪。然此帙文淺意深，開卷必當虔敬恭恭，如對越一般，自獲庇祐，設視同唱本，褻狎戲侮，定遭天譴。願潛心志士，同鑒主恩，守誡遵規，永福必錫。

志再引

聖水紀言

後學孫學詩述，張文燾校，有李之藻序；李公云：「聖水紀言，是吾鄉楊觀察坐間酬客語，然淺顯有可味者刻之，以代口答。」問難者是袁子號多聞（別名，）答者是楊子稱無知（別名。）大抵皆當時人對於天主教中道理之疑難，述而答之，與代疑編相同。

刻聖水紀言序

西賢入中國三十餘年，於吾中國人利嫏宦事，一塵不染，三十餘年如一日，其儕十許人，學問品格，如一人，譬則儀鳳遊麟，不必產自苑囿，偶爾來賓，斯亦聖朝之瑞也。其教專事天主，卽吾儒知天事天，事上帝之說；不曰帝，曰主者，譯語質，朱子曰：

帝者，天之主宰，以其爲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也，故名之主，則更切；而極其義，則吾六合萬國人之一大父母也。我有父母，可不愛不敬事乎哉。則人人有大父母，又可不愛不敬事乎哉。由生身人父母，悟及生天生地生萬物之父母，而中間一邑一郡一國之父母，以至華夷共主之父母，可知義固遞爾，無之非是，總之，尊則統卑，其大較然也。明天主之義，而訓孝觀忠，於是焉大矣。識洞乎一本，要徹乎一體，一切利名俗念，尚從何處安着；即欲不愛親愛君，及推君父之心以愛民也，而忍乎而敢乎。或疑西賢何爲辭父母，別鄉井，梯航八萬里而來；絕生人不能絕之慾，受人生不肯受之苦，其或有僻焉，抑別有求也，而皆不然。夫僞，未有三十餘年不敗者也；即平生奸僞，至死亦見眞性。今化者數人矣，其死也皆有以異乎人之死者也、謂有求與，求明乎天主之教，俾人遷善遠罪，相與善其生，因善其死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緒言所及水法算法曆法，種種其大學問，吾輩隨求隨答，不吝不驕，相與受大利益。顧吾中國人未有副其求者，獨我聖天子柔遠嘉善，館之司天，生有餼，而歿有卹，帡幪無外，風厲將新，賓至忘歸，報恩自矣。彼將闡繹圖書，以佐同文盛治；或于聖神廣運之化有所裨益，而未可計之旦夕。人有恆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如西賢之道，擬之釋老則大異，質之堯舜周孔之訓則略同。其爲釋也者與，百家九流並存，未妨吾中國之大；其爲堯舜周孔之學也者，則六經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參合，何處可置疑關；以彼眞實，配吾中國之禮樂文章，庸渠不鼓吹庥明，輝映萬禩，今必局壞宇以示遠人，上無以昭宣德意，又令後世追慕，有麟見不時之嗟，則吾儕當執其咎，故樂爲表章之。所著述如實義畸人二十五言，七克，幾何，天問，表度諸編，不下三十餘卷，輿衍人鮮卒讀，偶得吾鄉楊觀察聖水紀言，是其坐間酬客語，然淺顯有可味者剞之，以代口答，抑亦廣緇衣之好云爾。

萬物眞原

東海波臣李之藻題

耶穌會士後學艾儒略述，同會龍華民，傅汎際，費樂德同訂，有艾公自序，目錄如下：論物皆有始，論人不能自生，論天地不能自生人物，論元氣不能自分天地，論理不能造物，論凡事宜據理而不可據目，論天地萬物有大主宰造之，論天地萬物主宰攝之，論造物主非擬議所盡，論天主造成天地，論天主為萬有無原之原。

此書係崇禎元年刊本。

萬物眞原小引

凡論一事而有相反之說，既不能俱眞，必有一確法以定之。如論物之輕重，必須定以權衡；如辨金之眞僞，必須定以礬石。論道亦然，每遇相反之論，惟精一理衡石，人能不是己是而獨是理之是，則決萬疑，亦易易耳。蓋未有理之所是者，而非理之所非者；而是理之所既非既是者，而可疑是，可疑非。但彼一種似是實非之論，於理遠，又復彌近；故令人難辨。以此愈當尋認眞理，擘排到底，以歸一醫。如童子辨日，其一以大小驗之，謂早近午遠矣。其一以寒煖驗之，謂晨遠而午近。二說相反，又俱似是而實俱非也。以理究之，天包大地在中，如圈中之有一點，日月星辰麗天，週繞大地，如一輪旋轉于中樞，其上下四傍，相距俱等，更無晨午遠近彼此之分；所以早似大，午似小者，係早間濕氣彌漫地面，重重輝映，閉日早光，午間則日在天中，無濕

氣遮映，以閉散日之光者，故早大而午則小也。所以早寒午煖者，因早間陰氣甚盛，又日斜照無力，不能一時頓消；到午日力正旺，消化陰氣，又能直照，所以早則寒午則煖也，亦係於此。今人論天地萬物之原，其說不同，或云天地無始無終，或云天地有始而能自生，或云天地有始而有所以生。所謂天地有所以生者，又或曰理，或曰氣，或曰主宰。窮究主宰之說，又各議論不一，以致人心茫然，莫知所向，而人倫之至業，亦不得不大廢矣。此天地間一大事，衆務之先，正學之宗，豈容置而不明論哉。必須逐端以理論之。理者人類之公師，東海西海之人，異地同天，異文同理，莫能脫于公師之教焉。故君子當姑置舊聞，虛其心而獨以理為主。理在則順而心服；理所不在，則逆而非焉可也。余述此編，非敢好辨，聊就敝士所傳公論，與夫窮理所得之學，請證于好道之士，以求歸一，或者不倍于真理云。君子不以人廢言，倘肯留神諦思，相與諮諏正道，予則幸矣。

泰西後學艾儒略識

主教緣起

遠西湯若望著，論天主教來歷，共四卷。卷一論從萬物不能自有，而證天主之實有，自有；論天主之性體。語多古奧，理邃哲證。卷二論靈魂及其性體。卷三論人死後有賞罰，及性教，書教，寵教。卷四論天主降生救贖立教，聖母耶穌行實等等。此書文理甚佳，頗合當時文人之心理，證理亦極樸雅。

天主聖教約言

耶穌會士蘇如望述，湖州三和堂重梓。此書係問答體，證以天地萬物人類有一主宰，人當服事之；服事之者將來受天堂之賞，不服事之者受地獄之罰。繼言服事必要三事，其一要行天主規誡，其二要知信天主之事情，其三要領聖水。

天主聖教小引

杭州府學生范中聖名第慕德阿述，御馬監太監龐天壽亞基樓重較梓，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是一本引人皈依天主教之書，概述天主教之眞相，入教宜信之理，宜守之戒，宜行之禮。書中言在危急時，不能在傳教先生（神父）手求領洗，則任何人可以行此聖洗禮。

天主正教約徵

極西耶穌會利類思著，大旨言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宜知者三，一曰上天之載，二曰造化之故，三曰人類之究竟。因此，人當求尋眞教。其道有三：教中勸戒合理與否，眞能勸善，戒惡與否，一也。司教之人，行言相符與否，二也。奉教之人行迹如何，眞能爲善離惡與否，三也。天主教有此三者，故人宜研究而皈依之。

天主聖教豁疑論

甬上朱宗元述，泰西瞿篤德訂。大旨吾人活於夢中，有天主教而夢醒矣。書中不少闢佛補儒之言論，而終述天主教之眞相。

天主聖像略說

耶穌會士羅如望譔述；此書先言天主是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的一箇大主宰；繼言爲何天主生造天，地，神，人，物等，及天堂地獄，天主降生受苦，救贖，復活，升天；卒言耶穌遣宗徒傳教於普世，及爲何當今亦有傳教士等等。而講解此等道理，皆借解耶穌聖像爲動機。此書刻於一六〇九年；亦名造物主垂象略說，係語體文。

聖洗規儀

極西耶穌會士穆迪我譔，同會畢嘉潘國良閱訂，值會殷鐸澤准梓，有同會建武張廷讚序，及武林章玉琳序，刻於康熙己巳（一六八九），上下兩卷上卷言聖洗之要義，建定等等；下卷解釋聖洗之種種儀禮。

聖洗規儀序

大地一罪府也，形軀衆罪根也；耳目口鼻四肢諸造罪之器也；人日奔馳勞擾，汨沒於七情六慾之間；積惡叢愆，有不知

天討之加於其前，與地獄之隨乎其後，蚩蚩者流，何可勝數。况先天原罪，挾以俱來；濁浪迷津，陷入機阱；如是而欲攀躋天路，厥道無由矣。夫人爲萬物之靈，而與獄底幽燐，長淪永苦，哀我人斯，亦孔之疚；使非有道焉，洗滌夙染，舍其舊而新是圖，則舉世昏昏，誰釋其咎。造物主憫然憫之，爰於東漢元壽二年，降生如德亞國白冷府；備膺諸苦，爲世贖罪；復於升天日，親立領洗教規；俾天下萬世，人人改過遷善，復還其蠲潔無私之體；此設教者救世之弘慈也。但其教傳自初唐，雖繼者不一其間，有知者有不知者。顧知者已可凛守夫常規，而不知者尚未深明乎要理。譬諸入室，不由其門，履道無循其路，欲以登堂致遠，豈易得耶？泰西穆先生，古心純行，闡教於江黃鄢郢間，心儀已久。今春謁畢先生於金陵，讀其聖洗規儀，此其循循善誘，提撕引被之殷懷，無非望人改過遷善，復還其蠲潔無私之體，仰副造物主救世之弘慈而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大學明明德，謂滌其舊染之污；湯之銘盤，言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此與聖洗之義不約而同。然則是書也，豈與二氏之懺罪消愆，以誣民惑世比賊。人亦可瞿然思，憬然悟矣。

康熙歲次己巳夏六月武陵教中人章玉琳盥手敬撰

聖洗規儀序

人偕萬物以生，而不知其所由生；載陰陽以存，而不知其所由存；此其質比飛塵，心同弱草；歲月玩愒，浮生虛度；將造物全能，俱置之不問。抑思萬物陰陽，誰爲爲之；所生所存，誰爲運之；則化育栽培，無一非造物之力也。然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人之所以得其全者，豈惟是居處服食，遂足超乎衆形之上哉。夫天賦人以形，必賦以明形之主，與之恆存而不滅，所謂靈魂是

也。但既有形質之足，則必有罪染之污，而彰癉賞罰，從此判焉。西士所以惴惴然惟恐靈之是失，故奉造物之愛人無己之念，廣宣洗滌之規，引人以自新；造永遠受福之路，此其用功增級，誠有一息不容昧者。讚幸從遊修士之門，嘗探至道之淵微，晰死生究竟，不禁拊胸自念曰；斯乃所謂門也，路也，出入昭曠所必由者也。吾人終向終歸，在是矣。迴思疇昔知其教，而不洞曉其教之正；窺其蹟，而弗透澈其蹟之端；惟賴友言而忻從之。然有時默會云：主全知也，吾敬之愛之，主必羅之佑之，將不吾棄，矣用斯淺近爲。又靜念經云：弗次生，弗爲新人，弗克上天。倪閣疑曰：既生既死，詎得欲生。主釋之曰：予確云爾，人倘弗綠水，弗綠聖神自新再生，弗克入天。可知聖洗迺天國再生之門，新人之路矣。夫曰再生與新人，非水之能生能新，實由聖神寵照，始得生且新耳。但水止能洗象之形，而不能及無象之靈。耶穌所定之意，不過借外形之積，而滌內靈之污。使人知靈之有犯，因形誘感之。是洗外形而恩寵被於內靈者，必矣。然水之爲物，輕且賤；而靈之有犯，重且大；乃主欲以輕物而救重犯，是可得廣救之心焉。倘以一珠而救一靈，其所救幾何。惟水無不有，人無處不可救；舍此規定，將安救贖。顧其中規儀各有深義，無非欲人改過遷善，洗濯其舊日之污，誠入教者所不可忽也。耶穌立聖洗之規，以救人靈，教宗重聖洗之功用，故增諸儀以助之，則聖洗規儀之書，有功於世人不淺。予於甲子歲幸遊楚堂，與同會泰西穆先生參訂是道，口授斯言，因筆而錄之；雖自知疏陋，亦或以資見聞之一助爾。於是乎序。

時

康熙己巳歲日躔鶉火之次建武同會後學張廷讚化可氏峯識

告解原義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此書頗能解說告解聖事之性質，緊要，而尤善能將佛儒懷疑告解之處，一一詳辯論述。

聖體要理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述，同會溥汎際，瞿西滿，聶伯多，司會傅汎際准，刻於崇禎甲申（一六四四），是書偏於道理方面，及如何善領善謝等等，與南懷仁之聖體答疑，微有不同。

領聖體要理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述

人生斯世，無不有過；則無不須上主恩宥也。顧獨奉天主聖教者，能蒙其赦罪之恩，而受寵祐；其大禮有七端，教要所列七與禮是也。凡在教者，應悉其義矣。至於領聖體一端，尤受聖寵之源，吾儕所當仰慕而恭求焉。教友有不知其其要旨，而未求領者；有寡過未能，而不敢輕領者；有慕受大恩，而未知當用何功以領者。茲謹述其概，以資有志者體行。若大全說，尚有待焉。

聖體答疑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是書詮解聖體之奧跡，有理證，答解疑，文清理順，是辯護教理之書。

十誡眞詮

極西耶穌會陽瑪諾述，刊於一六四二年，有御史襄平佟國器及鄞縣朱宗元序。著者先將每誡之眞義詳細說明，繼用神學及哲理，闡發每誡之眞道，文筆奧雅，一部神學之善書也。

敍十誡

夫因光見日，惟日生光；主生天，惟天有主，理甚明也。人生於天，自有亞當厄娃，男女合體，未免客氣爲帶光。是以主一主敬，帝王以之昭事，而勿貳勿參；斅學於焉克己，一得則滑，十全乃徹，以誠爲修，所主愛人大備也。梅瑟洪訓，西儒利子瑪竇航宣既詳，陽子瑪諾約略天人象數，舉成紀以列功期，全能爲證，體不偏不倚，適還性初；所謂日用精微，是刻乃盡矣。蓋識首定宗，教先植本；習惟除甚，情貴懲邪；程歸純極，宗定則詣崇；本植則品篤；甚除則氣淑；邪懲則念專；極純則原復。崇詣日峻，篤品日高，淑氣日融，專念日粹，復原日親，敬一之極，臻乎精微，則勉強自然，百慮一致。親乎上，卽親乎主；十誡統乎聖教，立言已見眞詮；謹爲同會弁首，時順治己亥都御史襄平佟國器序。

十誡序

粵若稽古，玄黃未肇，萬象虛無；獨有元尊，妙性自淑；體一位三，常然靜寂；無始無終，靡形靡屈。全能則搏挽在手，全智則

幽微畢燭；至仁彰德，至義顯威；普斯惠愛，森造寰區；肖製巨靈，號名帶光；其逆命，變純性以爲魔，厥格大神，拒奸，獲功稱聖。百有餘兆，主功皆成。六日末誕含靈，男女各一，男則亞當，女則厄娃，甥享安平地堂，後期升乎天域。神旣常生，身亦不死。傲魔恨嫉，售奸謀于食果；元祖從邪，遺罪染於萬世；先錫寵光，俄然墜失；樂土去而荊棘滿園，寒暑生而禽獸逆命；乾開坤闢，一千餘載，生民濟濟，覺著八埏；讒棄元尊，淫興羨慝，馨德不聞，罪惡盈貫。上主不滅厥攸爲，汨陳洪水，大絕民命；羣靈逍萬彙殷殄，殲環宇內；諸厄藏生，百有五十日，水降土乾，仍俾長世。當是時也，羣靈絕而僞存，庶類滅而仍滋；渾淆之性，擬今尤盛；奸謠之裏，擬今亦然；權輿一所，昆散他方；智僞漸興，尤風斯煽；淫孀之祀繁，則欽崇之義缺；譎詐之習張，則盟誓之變作；血氣之務熾，則瞻禮之期廢；悖逆之行成，則孝敬之意亡；忠恕之理息，則殺傷之風起；禮義之防棄，則邪淫之釁闢；廉潔之化衰，則貪盜之奸肆；素樸之誠盡，則妄證之患殖。上主不忍下民之終于阽顚，洪施大訓，付之梅瑟，左碑三誡，右碑七誡，若者以升，違者以墮，率斯道也，大秦之國，古稱聖土矣。無何淩彝殲缺，大綱羅俗；萬方有罪，百世希良；或指天地以爲宗，或祀亡人而稱主；或煉呼吸而希升，或涵輪迴而等族；冀福利，則寄柄於山川；占吉凶，則憑權於卜筮；淵治忽，則觀變于星辰；定窮通，則索遇于命相；恣淫則拂性爲奸，凟尊則越人于貨；茫茫下土，久昧眞宗；蠢蠢黔黎，概歸苦獄。主日閔斯，降生代救；體則殺人之性，位則費略之位；名，則耶穌之稱；解，則救世之義；國則大秦之土。時則漢哀之世。童貞誕聖，初無孕合之污；十字釘懸，極備艱難之慘；世有三歲，停午上升；爰命宗徒，敷教八極；摧破魔網，用啓天步。當我神宗皇帝御極之八年，有大西上德利公瑪竇，航海來賓，洪宣要鐸；嗣後諸賢繼蹤，大暢聖傳；小子不敏，獲聞斯義；至矣哉，道貫天人，理究象數，開生滅死，而出幽入明者也。試籍之窩，斯爲斯千，

惟攸當行，不踰十誡；有傲伏之，有妬平之，有吝去之，有忿息之，有淫防之，有饕節之，有怠策之；皆以克己厲行，而綱維乎十誡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飲之，旅者舍之，虜者贖之，病者顧之，死者葬之，暴者勸之，愚者啓之，憂者慰之，過者責之，侮者恕之，寬有數之，爲生死祈，皆以博施廣愛，而潤飾乎十誡也。聖洗之禮，滌愆尤于既染；告解之條，除誤陷於新汚；傅油俾神靈以堅；振鴻功藏聖體聖血于酒餅；品級則七等之神權；婚姻則一歸之永睦；臨終則深悔之聖傳；皆以調劑補救，而玉成乎十誡也。彌撒獻主，成儀于三十三種；信德始基，敷奧于十有二節；皆以觀感警悟，而省惕乎十誡也。顧有譚述，略揭玄微；獨茲教典，尙疎解詁；竊私自詫，奈何人世南針，而無專書備論乎。陽公瑪諾號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總教于中區，繼傳音于八閩；近承長令，來傳淛境，訓接之暇，勒成此書。其爲書也，援據經言，博采先議，緒引纏陳，綱廠條析；善惡之辨，較若列眉；報應之理，不爽毫末；洵淑慝之權衡，大道之指歸矣。時公駐會城，去我海上，江山限隔，五百而遙，閔予小子，先以示我。嗚呼皇矣，赦上主之愛吾也，大矣哉，吾師之憐予也；小子私幸，受業終歲，將振靈鐸，付之棗穡，首拜手復，復我神師。

鄞縣朱宗元維城氏敬敍

十誡勸論聖蹟

耶穌會泰西學士潘國光用觀父述，河南敎處提刑按察司許纘曾序。每誡一卷，共十卷，每誡先解誡之意義，繼述聖蹟以闡證之，故並不枯窘，文字亦潔明，一部論道之好書。

天主十誡勸諭聖蹟序

生人之初，性本降衷；凡愛天主於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理備性中，不煩勸諭，無須與或離者；所謂率性之道也。自人氣稟有異，習俗成風，由是性誠漸晦；賢智之過，好談空玄，不識造物之有一主。愚不肖之不及，喜聞因果，又誤認諸佛菩薩，及諸邪神，皆可為主。夫不識有主，與誤認為主，二者交病。語以愛慕天主，及愛人之理，輒不相入。譬之形目有疾，見太陽之光，則欲避之，奚怪其安於暗昧，倀倀乎有歧趨也。幸天主十誡降諭西國美瑟聖人，垂為書教；聖聖相傳，修道者因之以復其性，其所由來者遠矣。我中國忠恕之理，違道不遠；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詎意異學爭鳴，書誡亦晦。用觀潘師憂之甚，憫之甚，作十誡勸諭聖蹟，諄諄為世人告之。斯集也，設疑辯難，以明其理；好善惡惡，以證其事；所由滌除俗染，而振起靈光者，豈淺鮮哉。然猶慮習俗之人，諱疾忌醫；與之言欽崇，冒呼聖名，言守瞻禮，而其奉事邪魔如故也；與之言毋殺人，而其珍惜禽獸，愛無差等如故也；與之言禁抑財色，而其燒煉鉛汞，戰坎離，溺於異教如故也；與之言毋妄證，而其偽立三塗，譸張六道，證人輪迴生死無不如故也。嗟嗟沉迷不解，天性愈湮；居今之世，而有喜閱斯編，尋繹不輟，是即治病之人，喜嘗藥味；行見性光內發，更加天主寵照，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以身立表，其勸勵更不在言論間者，天主示以聖蹟，又何可勝述，斯真無負立論之意也夫。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使許纘曾題

耶穌會泰西學士潘國光述，同會畢嘉魯日滿閱，値會郭納爵准，有上海徐文定公孫爾覺熠齋序，上邑後學奥定丘日知跋。作者將每規之道理解說後，置許多具體情形，如何當行，如何不當行，例如在何情形中不與彌撒無罪，在何情形中可免罷工等，皆爲教友守教規當知之常識。

聖教四規序

今天下紛紜，人類稟性聰明者不少，竟不問此性之從何而來，從何而歸也。所戴天，而不知天堂之樂；履地，而不知地獄之可畏；孳積崇高，夫保不固；碌碌營營，沒齒不悟。天主憫之，而於降生時，命諸鐸德周流天下，訓誨萬民；初自利西泰航海九萬里秉鐸入中國，徐文定時遊閩粵，邂逅利公，一爲講論，即明大道，心懷悅服；遂云生平善疑，至此而無可疑，生平好辯，至此而莫可辯。毅然從入聖教，翻譯名書不下數十種，進呈御覽，廣行直省。後來鐸德諸公接踵而至，閱有百載。今奉天主者，林林總總，而其中高卑明昧，如面不同，故聖教皇於天主十誡之外，爰定四規：一守瞻禮，一守齋期，一解罪過，一領聖體。此四規者，與教中作進修之階，開登天之路，而潘師復爲之詳解曉暢，參訂成帙，引人與祭，朝拜天主，則咫尺日近日親；引人以克己濟味，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勸人以告解罪過，則心體潔淨，道德精深；勸人以領聖體，則頻邀聖寵，德力沉重；遵此四規，能使邪魔難誘，世累不染，肉身脫俗，三仇去而德業全矣。宿雨連綿，秋英未吐，小窗相對，說道談天，因示四規，命予弁首；自愧不能驪班策馬，出漢入寨，竊喜信手拈來，無非自道耳。

上海後學徐爾覺熠齋甫題

齋旨

遠西耶穌會士利瑪竇譔，全書不過七八百言；大意謂齋有三旨：補愆一，克慾二，修德三。後附司鐸化人九要，即誠，智，廉，勇，實，和，恆，義，謙。

天主聖教齋說

僅數頁述大小齋四季齋及聖齋之從。此書刊在「景教一班」書中。

急救事宜

龍華民撰，想與遇急救人事宜為一書，見陽瑪諾等之總牘匯要卷下中；係寫本四張，論遇人在危急時，如何付洗救人靈之方法。先論付洗本是司鐸之權，但遇危急時，如司鐸不在，當行權付法；如臨産遇急，付未全出母腹，及出腹遇險者小兒之洗；凡遇當領洗者，垂死不知曾領洗與否之如何付洗，重病將死者如何付洗，如何付洗外教孩童；以及付洗當用何種水當如何付法等等。從此可見當時之西士對於拯救人靈何等熱心之一般。又當時之新教友如徐光啓等據西文史所載有熱心付洗外教垂危小兒之好習慣，此亦是當

時西士訓練之功勞也。

卷四　神哲學類

敍

神哲學卽神學與哲學，先論神學。

神學是超性學，是論天主之學；緣所論者是天主故；識明其有，暨明其爲萬有之有，與夫靈性之始終。

神學是天主之學，故其對象是天主，及與天主有關者。天主自己，爲神學之本論；與天主有關者爲神學之次論。

天主自己，卽天主所默啓吾人之三位一體，及其生命；與天主有關者，卽天主所造之天地萬物，神，人；凡此諸物皆以天主爲原始原終。

神學是最尊貴之學，以其論天主故。神學令人知天主，愛天主，事天主。所以爲人不可不知之學。

次論哲學。哲學西文曰 Philosophia，慕智之謂也。知謂學問至於成全之境；學問爲事物原因之智識，故哲學可一言以蔽之曰：研究事物最終理由之學。

除神學外，哲學爲最超越，其他科學，皆富朝宗於哲學。然哲學之本身，爲神學之婢女，以其當侍奉神學故，卽謂研究神學，非先明哲學不爲功。西士到華後，神哲學亦有多種譯著，今將是類之書，作提要如下：

超性學要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義，原書爲辣丁本聖多瑪斯所著之一部有名神學書 "Somme théologique" de St Thomas (一二二五——一二七四)原書共分三大支 Partes，每支分段 Tractatus，每段分論 Quæstio，每論分章 Articulus，共有三十八段，六百十二論，三千一百二十章。第一大支分七段：第一段論天主之實有及其性體，第二段論天主三位一體之道，第三段論萬物之受造，第四段論天神及其性體，第五段論天主造有形之物，第六段論人，第七段論天主總治萬物。第二大支分十一段，第一段論人之終向與眞福，第二段論人欲司之作用，第三段論靈魂之諸情，第四段論習熟，第五段論諸德，第六段論罪，第七段論法律，第八段論聖寵，第九段論信望愛三德，第十段總論樞德，第十一段論各等地位。第三大支分十段，第一段論天主降生與其行實，第二段論聖事之跡，第三至九段論七件聖事。

華文譯本，利公所譯者：第一大支中有一，論天主性體，共六卷，論三位一體，共三卷，論萬物原始，一卷，共編爲十卷於順治十一年付梓(一六五四)。二，論天神，共五卷，論形物之造，一卷，於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刊印。三，論人靈魂，共六卷；論人肉身，共二卷，論總治萬物，二卷，印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一六七八)第二大支無譯本。第三大支中譯有天主降生，共四卷。復活論二卷，由安文思司鐸譯成，康熙十六年

出版。民國二十一年，由上海耶穌會士徐允希徐宗澤校勘，光啓社重刊。

超性學要序

維皇錫福，恆性班矣；私智紛糅，鑿承溷矣；不有聲種，亢宗何彰；不有象賢，亭毓疑薄。夫不物物匠意以成冶，而莫禁不辭之躍鳴；不事事排桀以就彀，而時有櫱節之破的；則錫福同而自求以承福者異也。是知性學淳漓，從人介度，非天主有以抑揚之。學者能由性見天，由天驗全；深洞夫林總均秩，寔益無庸，物我參觀，功用互證于聲臭體間表，願符帝則，盡人而皆修吉，庶無負臨汝默牖意乎。今覩超性學要譯義，娓娓數千言，疏引駁正，不憚覼縷；旨各循倫，義期礙類，昌明天學，喫緊為人；撮其要領，與吾儒小心昭事，求福不回之指歸其揆，未嘗不一。第吾儒之言維皇者不可形埒，而西儒言天主者確有宗傳，斯不無差別耳。語曰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寧其然與。

西蜀胡世安題

超性學要自序

大西之學凡六科，惟道科為最貴且要；蓋諸科人學，而道科天學也；以彼較此，猶飛螢之於太陽，萬不及矣。學者徒工人學，不精天學，則無明萬有之始終，與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雖美文章，徹義理，譜度數，審事宜，其學總為無根，何能滿適人心，止於當然之至善，享內外之真福乎。故非人學，天學無先資；非天學，人學無歸宿；必也兩學先後聯貫，乃為有成也。天學西文曰：陡祿日亞；云陡，指天主，本稱陡斯；云祿日亞，指講究天主事理也。天主事理，匪夷所思，咸賴古今聖經為準；蓋聖經傳自

天主，或默啓人，或遣神詔，或係降生口授。古來代有聖賢，著論發明，能令教理大彰，無復疑義；異說百種，當之，立見瓦解，隨自消滅；而我萬民乃得讐誠滌慮，以歸一宗。其間杰出一大聖多瑪斯，後天主降生一千二百餘年，産意大利亞國，乃更詳考聖經，賢古聖註撰，會其要領，參以獨見，立爲定論，若一學海然。書成命曰陡祿日亞，義據宏深，旨歸精確；自後學天學者悉稟仰焉。是書有三大支，支分爲論，論凡數百，論分爲章，章凡數千，章分爲引，爲疏，爲駁，爲正，而引疏駁正中，又各有始有終，此其數則更僕難終矣。然而由初迄末，層層相發，序若鱗次，纍纍交承，貫似珠連；望之浩瀚，擬河漢之無極，悉意探窮，動解靈諮，隨觸而出，讀者莫不爽然自失，恬然首肯也。學者推爲羣言之折衷，諸理之正鵠，百學之領袖，萬聖之師資，豈不然哉。旅人九萬里東來，仰承先哲正傳，願偕同志將此書徧譯華言，以告當世；自慚才智庸陋，下筆維艱，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數限，反覆商求，加增新諳，勉完第一大支數卷，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也。續成大業，尚假歲月焉。

順治甲午孟春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題

窮理學

耶穌會士南懷仁譯，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進呈御覽，共六十卷。熙朝定案中有南懷仁「恭進窮理學摺」。是書係一部論理學，想譯自亞利斯多德哲學之一部份，或即高因盤利大學 Université de Coimbre 哲學講義課本，續譯傅汎際，李之藻之名理探而完成之也。書已佚，近年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收

得舊抄本「窮理學」殘本一部，共兩函十六本，硃絲闌恭楷，書面綢綾標題，頗似進呈之本，計存「理推之總論」五卷，「形性之理推」一卷，「輕重之理推」一卷。（詳見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益世報宗教與文化版）今將熙朝定案南公進呈窮理學摺抄錄如下：

進呈窮理學書奏

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郞又加二級南懷仁謹奏爲恭

進窮理學之書，以明曆理，以廣開百學之門，永垂萬世事。竊惟治曆明時，爲帝王之首務；今我皇上治曆明時，超越百代，如太陽之光，超越諸星之光。然蓋曆法有屬法之數，有立法之理，設惟有其法之數，而無其法之理，即如人惟有形體，而無靈性，亦如諸天惟有定所，而無運動之照臨焉。夫曆理爲諸星恆動定規之所出，如泉源爲永流之所自也。嘗觀二十一史所載，漢以後諸家之曆詳矣，大都專求法數，罕求名理，脩改之門戶雖岐，實則互相依傍；雖間有出一二新意，亦未能洞曉本原。惟元郭守敬之曆，號稱精密；顧其法亦未盡善，在當日已有推食而不食，食而失推之弊；其立法之後，不越十八年，其差已如此，況沿至於今日哉。今我皇上之治曆，已爲全備，其書則有永年曆表，有靈臺儀象志，有諸曆之理指一百五十餘卷。曆典光明，可謂極矣。然臣猶有請者，非爲加曆理之內光，惟加曆理之外光，將所載諸書之曆理，開窮理之學，以發明之，使習曆者知其數，並知其理，而後其光發見於外也。今習曆者，惟知其數，而不知其理；其所以不知曆理者，緣不知理推之法故耳。夫見在曆指等書，所論天文曆法之理，設不知其推法，則如金寶藏於地脈，而不知開礦之門路矣。若展卷惟泥於法數，而不究法理；如

手從持燈籠，而不用其內之光然。故從來學曆者，必先熟習窮理之總學；蓋曆學者窮理學中之一支也。若無窮理學，則無眞曆之學，猶木之無根，何從有其枝也。所以前代曆法壞亂失傳，朦朧不明者，皆不知理推之法故也。臣自欽取來京，至今二十四載，晝夜竭力，以全備理推之法，詳察窮理之書，從西字已經翻譯而未刻者，皆較對而增修之，纂集之；其未經翻譯者，則接續而翻譯，以加補之，輯集成帙，庶幾能備理推之要法矣。前曾在內庭奏聞，及越一載，復蒙上問格物窮理之書已翻譯完畢否？此見我皇上萬幾之中尤勤念於典學，明察所照，知窮理學爲百學之根也。且古今各學之名公凡論諸學之粹精純貴，皆謂窮理學爲百學之宗，謂訂非之磨勘，試眞之礪石，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啓鑰，爲諸學之首需者也。如兵工醫律量度等學，若無理推之法，則必浮泛而不能爲精確之藝。且天下不拘何方何品之士，凡論事物，莫不以理爲主，但常有不知分別其理之眞僞何在，故彼此恆有相反之說，而不能歸於一。是必有一確法以定之，其法即理推之法耳。然此理推之法，洵能服人心，而成天下之務，可以爲平天下之法也。若寶塔城池，奇巧等工，年代已久，必至湮沒，而創立者之名，亦與之湮沒矣。孔孟之學，萬世不磨，理推之學，亦然；蓋理爲人性之本分，永刻在人類心中，今皇上開理學之功名，必同刻在人心爲永遠之鞏固；緣人性永遠不滅，職是故也。由此而皇上之功，與孔孟齊光於天壤矣。茲譯成窮理之書六十卷，進呈御覽，伏乞睿鑒，鏤板施行，臣原從曆法起見，字多逾格，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九月初八日奉

旨禮部翰林院會同詳看議奏書併發。

名理探

遠西耶穌會士傅汎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刻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李子去世之後一年也。名理探者，西文 Logica，譯音爲邏輯學，譯義爲論理學，是哲學之一份，論人之思想，判斷，推理，與以一定之規則者也。譯本是依據高因盤利 Université de Coimbre 耶穌會會士哲學講義本，一六一一年在日爾曼出版。原書辣丁文，分上下兩編，上編分爲五公論，即宗 Jenus 類 Species 殊 Differentia 獨 Proprium 依 accidens，及十倫論 Categoria，下編論三段法等。

五公十倫，明末已譯刊爲十卷，李子同傅子譯是書費時五年，譯筆非常簡淨，有信達雅三長；陳垣傳李之藻曰「名理探譯事，比寰有詮，尤邃奧。」馬良序曰「其所譯寰有詮，名理探至艱深，而措辭之妙，往往令讀者，忘其爲譯。」

譯本，五公爲首端之論共五卷，十倫爲次端之論亦五卷，已刻；其他三，四，五端之論待後刻；但似已譯成，未刻。

首五卷五宗，第一卷統論哲學及名理探之爲物，第二卷三卷五公之篇第一，總論五公；第四卷五公之

篇第二，論宗；第三論類；第五卷五公之篇第四論殊，第五論獨，第六論依；第七論五稱同異。

次五卷十倫，第一卷論十倫，當先知之義；第二卷論十倫之一，自立體，第三卷論十倫之二，論幾何；第四卷，十倫之三，論互視；十倫之四，論何似，第五卷，十倫之五，論施作，承受，體勢，何居，暫久，得有。

民國二十一年，耶穌會士徐宗澤校訂，由光啓社重印出版，茲將序錄下：

名理探序

盈天地間，莫非實理結成，而人心之靈，獨能達其精微；是造物主所以顯其全能，而又使人人窮盡萬理，以識元尊，乃爲不負此生，惟此眞實者是矣。

世乃侈譚虛無，詫爲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識解盡掃，希頓悟爲宗旨，而流於荒唐幽謬；其去眞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儒傅先生既詮寰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大抵欲人明此眞實之理，而於明悟爲用，推論爲梯。讀之其旨似奧，而味之其理皆眞，誠也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哉。

竊嘗共相探討，而迷其詞旨，以爲是眞實者乃靈才之根，併爲其美成爲其眞福焉，爲根者，吾人內體惟賴五穀之精氣，滋養以生；若一日去飲食，則必弱，久去則必死；又或不謹，而雜以毒味進，則必病，亦且必死。靈才之不得離眞實，而進僞謬也，亦如是矣。

爲美成者，人靈初生，如素簡然；凡所爲習熟，凡所爲學問，凡所爲道德，舉非其有；盡由後來因功力加飾，而靈魂受焉者。

顯所受惟眞惟實，其飾也加美，否則，不美必醜矣，可惜也。

所謂眞福者，非由外得而不可必者也；惟於我所欲得，即由我得之；惟我欲得而由成得，乃始爲屬於我；惟屬於我，乃始爲我眞福也。彼世所有如財也貴也樂也，皆無一由我得，無一屬我，則無一爲我眞福可知矣。然則孰爲欲得而由我得，誠然屬於我者，夫非明悟所向之眞實歟。

然別眞實之理，不可不明，而明眞實之理正匪易易也。全明者享全福，此惟在天神聖則然。若儕處茲下域，拘於氣稟，不能明其全而可以明其端，以爲全明之所自起，其道舍推論無由矣。

古人嘗以理寓形器，猶金藏土沙，求金者必淘之汰之，始不爲土掩。研理者，非設法推之論之，能不爲謬誤所覆乎。推論之法，名理探是也。舍名理探而別爲推論，以求眞實，免謬誤必不可得。是以古人比名理探於太陽焉。太陽傳其光於月星，諸曜賴以生明。名理探在衆學中，亦施其光炤，令無舛迷，衆學賴之以歸眞實，此其爲用固不重且大哉。

其爲學也，分三大論，以準於明悟之用。蓋明悟之用凡三：一直，二斷，三推。名理探第一端論，所以輔明悟於直用也；第二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斷用也；第三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推用也。三論明而名理出，即吾儒窮理盡性之學，端必由此，其裨益心靈之妙豈淺鮮哉。

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今於京邸讀其五秩，而尚未覩其大全也，不勝跂望以俟之，是爲序。

崇禎九年日躔壽星之次奉命督修曆法山東布政司參政李天經書於修曆公署

又序

研窮理道，吾儒本然；然世之擁臯比，譚修諳者，同異互標，醇疵競鶩，而統緒靡歧。

其或負敏喆，侈瞻博者，蒐奇襲豔，祗事雕蟲繡帨，而旨趣益晦；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瀋，以奸吾儒之正，舉凡一切修齊克治，咸芥視為虛無假合，而理道且愈迷厥嚮矣。

詎古經籍所載，明德明命，精微奧蘊，遂靡實地可踐，定序可循，本元可探，以漸返於一眞之路哉。抑性與天道，可得而言者，果不可得聞，而徒煩後儒擬議歟。

余小子其何知，惟德髫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為歸，其功則本於窮理格致；蓋自函蓋內外，有模有象，不論不議者，無不叩其底蘊，而發其所以然；覺吾人褆躬，始有實際；身心性靈，始有究竟歸宿；貞教淑世，直邁宣尼公且而嘿契焉。彼膠固窒於習見者，未窺其藩，輒生疑沮。嗟嗟，然則道之難明也，雖關閩濂洛諸儒，當年不能援睽使翕，情勢則然，斯又奚足為西賢致慨乎。

先大夫自晤利先生於京邸，嗣轍所之，必日借西賢切劘揚扢；迨癸亥廬居靈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寰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繙是編。

蓋寰有詮詳論四行天體諸義，皆有形聲可晰，其於中西文言，稍易融會，故特先之以暢其所以欲吐；而此則推論名理，廸人開通明悟，洞澈是非虛實；然後因性以達夫超性，凡人從事諸學諸藝，必梯是為嚆矢，以啓其倪，斯名之曰名理探云。其

爲書也，計三十卷，奧而不浮，賾而有序，統之爲五大倫，而究則歸於一眞，語之抉源，步之蹠實，殊海心同，若合符節，何有攜貳以自生障礙哉。

第厥旨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安，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脩致身矣。棧余入署纘業，鞅掌測演，悵居諸之遄邁，繼述之未從，每爲私鬮有餘恫焉。

丁丑冬先生計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慨交集。蓋慨者所貽清白，力莫能助剞劂之費；至欣者則景祚天開，聖天子留心欽若，邇日昭鑒斯道，有裨世教；因錫以御牓，額曰欽褒天學，大哉皇言，開榛蕪，啓矇瞶，息異喙，定一眞，是斯道大明大行之一會乎。有志於正學者，得是編爲引端焉；於以信表章之非誣，倡秉彝之有自，至德不孤，行將殫西學以公諸寰宇，使旨趣不迷，統諸歸一；則蘊之學者通，疑者信，詎爲名理探而已耶。余小子實不勝企願焉。因不揣固陋，爲撫其大端如此。

崇禎祀稔單閼之歲日躔降婁仁和後學李次彪譔

寰有詮

波爾杜葛後學傅汎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有李子序，刻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論宇宙之書也，共六卷，原本係葡國高因盤爾耶穌會士課本，譯本不過節譯意義，非直譯也；但文理古奧，雅達，不愧翰墨文章。李子自天啓癸亥（一六二三）歸田，開始與傅子從事繙繹，閱五寒暑，於崇禎元年譯成付梓，

辯而接譯名理探五公十倫十卷。四庫全書提要有評持成見，欠公正。

寰有詮六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西洋人傅汎際撰，書亦成于天啓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圜滿純體不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

案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寰有詮之類，明史藝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論，轉慮惑誣，故著錄而闢斥之。又明史載其書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可究詰，眞雜學也。故存其目于雜家焉。

二十四　子部　雜家類存目二　八十

譯寰有詮序

權輿天地神人萬物森焉；神佑人，萬物養人，造物主之用恩，固特厚於人矣。原夫人稟靈性，能推義理，故謂小天地；又謂能參贊天地。天地設位而人成其能。試觀古人所不知，今人能知；今人所未知，後人又或能知；新知不窮，固驗人能無盡。是故有天地，不可無人類也。顧今試論天地何物，何所從有，何以繁生諸有，人不盡知；非不能知，能推不推，能論不論，奚從而知？如是而侈詡參贊乎。不參贊，尙謂虛生，倂不肯推論，不與一切蠢動埒乎。兩人邂逅，初識面目名姓，稍狎之，倂才情族屬瞭然；獨於戴堪履輿，五有孕結，其爲生我育我，終始我諸所以然，終身不知，終古無人知也而可乎。聰明傍用，不著本根；貿貿而生，泯

溷而死。夫惟不能推厥所以然；是故象緯河山，不識推望；躔度變合，不知步測；冷熱乾濕，不審避就；乃至稼穡耕耰遺利醫療邇氣失調，化遷盈縮愆時，工藝良楛違性，梯航軍旅迷嚮，以至操觚繪物，比事撰德，悉皆耳食臆忖，無當實際。彼夫裨海大瀛，三千大千，一切恣其夸毗，以誣惑世愚；而質之以眼前日用之事，大抵蠢茫如也。韃韃靈明，既甘自負，更負造物主之恩；且令造物主施如許大恩於世，而無一知者，則其特注愛於人類，亦何爲也。昔吾孔子論修身，而以知人先事親；蓋人即仁者人也之人，欲人自識所以爲人，以求無忝其親，而又推本知天。此天非指天象，亦非天理，乃是人所以然處；學必知天，乃知造物之妙，乃知造物有主，乃知造物主之恩；而後乃知三達德，五達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存吾可得而順，歿吾可得而寧耳。故曰儒者本天。然而二千來年，推論無徵，謾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夫不議則論何以明，不論則存之奚據；蔽在蝸角雕蟲，既積錮於俗聾，而虛寂恠幻，復厚毒於高明；致靈心埋沒，而不肯還嚮本始，一探索也。景教來自貞觀，當年書殿繙繹，經典頗多，後人妄爲改竄，以歸佛藏。元宗沈晦殆九百載，我明天開景運，聖聖相承，道化翔洽於八埏，名賢萃瑞於上國；時則有利公瑪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瘴其靈秘，光岳煥彼精英；將造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所未有者。緣彼中先聖後聖，所論天地萬物之理，探原窮委，步步推明，繇有形入無形，繇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有因性之學，乃可以推上古開闢之元；有超性之知，乃可以推降生救贖之理；要於以吾自有之靈，返而自認，以認吾造物之主、而此編第論有形之性，猶其淺者。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繹，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

取形天地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夫佛氏楞嚴亦說地水火風，然究竟歸在眞空。玆惟究論實有，有無之判，含靈共曉，非必因緣爲發，略引端倪，尙俟更僕詳焉。然而精義妙道，言下亦自可會，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閑見，致失本眞；而總之識有，足以破空譏所有之大，足以破自小自愚；而蠅營世福者，誠欲知天，即此可闢戶牖，其於景教，殆亦九鼎在列，而先嘗其一臠之味者乎。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噫，人之好德，誰不如我，將伯之助，竊引領企焉。不然，秉燭夜遊之夫，而且爲愚公爲精衞夫，亦不自量甚也。

崇禎元年戊辰日躔天駟之次後學李之藻（盥手謹識）

靈言蠡勺

泰西畢方濟口授，吳淞徐光啓筆錄，刊印於天啓四年，即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曾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存目二明李之藻輯天學初函，亦錄入是書一千九百十九年，新會陳垣重校刊印；陳氏有重刊序，及馬良序。是書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拉丁文 Anima 之譯音，其譯義謂靈魂。四庫總目提要：「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書，成於天啓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而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慘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

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此係四庫全書紀昀等之所評，至其評論究有價值與否，無庸辨明，人自能見之也。

是書是哲學之一部份思想，非常玄奧，有有其意而未能以言達之者矣。乃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筆，清晰之思，將種種非常抽象之理，達之於書；而文字又雅，又達，又信，誠非有哲學明悟者不能譯一字，著一語。至術語選擇之切確，用字之的當，猶其餘事。徐子筆錄此書，時年已六十三矣，學精道萃，宜此書之爲一傑作也。陳垣先生謂天學初函諸編中，靈言蠡勺，說理最精，信矣。

靈言蠡勺引

亞尼瑪（譯言靈魂亦言靈性）之學，於費祿蘇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學）中，爲最益，爲最尊。古有大學牓其堂曰：認己。謂認己者，是世人百千萬種學問根宗，人人所當先務也。其所稱認己何也？先識己亞尼瑪之尊，亞尼瑪之性也。若人常想亞尼瑪之能，亞尼瑪之美，必然明達世間萬事，如水流花謝，難可久戀；惟當罄心努力，以求天上永永常在之事。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所以顯著其美妙者爲此；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爲人師牧者，尤宜習此。亞尼瑪之學，借此理以爲齊治均平之術；蓋亞尼瑪之學，理居其至崇高之處，以臨御亞尼瑪之欲能怒能，（說見篇中）可以駕馭，使之從理；凡諸情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一切臨御駕馭節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以恩德柔許良，欲能之象也；以威稜御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禁令消弭亂萌，節度諸情之像也。亞利斯多曰：醫者欲療肉體之病，尚須習亞尼瑪之學；治人者，療靈心之病，其須習也，殆有

萬彙等而上之，欲論天上之事，其須知此，又更有甚焉者。蓋從亞尼瑪，可以通達天神無質者之情狀，而亞尼瑪還想本己之性，亦略可通達天主之性，爲依其本性所有諸美好，可遡及於諸美好之源故也。故古昔典籍無不贊歎亞尼瑪，謂之甚奇；如曰：亞尼瑪爲世時與永時兩時間之地平，（世時者有始有終，永時者無始無終，天下萬物皆有始有終，天主無始無終，亞尼瑪有始無終，在天主與萬物之間，若周天十二宮六宮恆在地上，六宮恆在地下，而地平在其中間爲上與下分別之界限也）如曰亞尼瑪爲有形之性，與無形之性兩性之締結，如曰亞尼瑪爲宇宙之紐約（謂上則爲天主之肖像天神之相似下則爲萬物之所向）是也。故奧吾斯丁曰：費祿蘇非亞，總歸兩大端，其一論亞尼瑪，其一論陡斯（譯言天主）。論亞尼瑪者，令人認己；論陡斯者，令人認其源；論亞尼瑪者，使人可受福；論陡斯者，使人享福。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總歸於令人認己，而認陡斯，以享其福焉。方本論，未免挂一漏萬，聊當嚆矢，以待異日詳之耳。

天啓甲子七月泰西後學畢方濟謹書

重刊靈言蠡勺序

靈言蠡勺二卷，明畢方濟譯撰、方濟字今梁，意大利人，以利瑪竇卒後三年至中國，時萬曆四十一年也。方濟事蹟，漢籍不概見；明史外國傳僅一見其名，聖教奉褒載崇禎十二年冬，方濟疏陳時事四端，曰明曆法以昭大統，辨礦脈以裕軍需，通西商以官海利，購西銃以資戰守。得旨，畢方濟著劉若金伴往海上，商議澳船事宜。聖教史略載，方濟傳教南京，松江，淮南，常

熟諳鄰，得人甚衆。瞿式耜父汝說，亦受洗於其門；又嘗傳教開封，與福王常洵友善。北京陷，常洵子由崧，稱帝於南京，謀遣使澳門，借葡兵拒敵，卽以方濟往。旣至而南京亦陷矣。唐王聿鍵，故嘗得罪被廢，親族多離貳；方濟獨厚待之。及稱帝，招方濟入閩，欲有所謀。未幾，聿鍵敗，瞿式耜奉永曆守桂，復遣龐天壽與方濟至澳門，繼續前議。永曆元年三月，拒清人於桂林，有洋兵三百助戰，方濟之力也。方濟在華三十餘年，卒於杭州。初，方濟，至京師，卽習爲華言，與其士大夫遊。是書成於天啓四年，卽其至中國後十一年也。爲之筆錄者徐光啓；時光啓年六十三矣。其言博辨奧衍，玄妙新奇，而不遠於人事；苟能潛心繹慮，紬而繹之，未有不悠然起高尙之思，而生向至美好之情者，要視乎能保持此情思之久暫耳。李之藻輯天學初函，以此書隸理編，其器編卽幾何原本等十種，均著錄文淵閣，後人分收於守山閣，指海等叢刻中。世間多有傳本理編九種，惟職方外紀，四庫著錄，收於守山閣外，畸人十篇，天主實義，辨學遺牘，七克等，均見屛於四庫；然今天主堂尙有刊本；惟靈言蠡勺，西學凡，交友論，二十五言等，則絕板久矣。諸編中靈言蠡勺，說理最精；余從萬松野人假得鈔本，酷愛之，卽欲重刊，以廣其傳；近復得崇禎間愼修堂重刻天學初函本，因屬樊君守執，細爲比勘，遂付活版，將與海內學人共證紀昀等，所謂其書，卽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者，其批評有價値否也？天學初函，在明季流傳極廣，翻板者數次，故守山閣諸家均獲見之。惟理編自遭四庫屛黜以來，校刻家不敢過問。之藻之意，本重在理編，使人知昭事之學之足貴，而四庫及諸家所錄，乃舍其理而器是求，眞所謂買櫝還珠者哉。然吾人今之所以能知有是書者，實賴四庫此一斥；四庫明謂特存其目，以著之藻左袒異端之罪也，今反以是喚起吾人之注意，豈紀昀等所及料哉。方濟所著，尙有睡答畫答二編，曾見李之藻所爲睡畫二答引，未覩原書也。一九一九

年五月新會陳垣序。

重刊靈言蠡勺序

人之始生，至纖弱而無能；其他動物愈纖細，類醲雜，則其能愈完備。嘗研動物學，考蜘蛛其初出網食也，先高騰遠颺，各據一方，以免逼處之供不應求，何能之備且周耶！人不踰十齡，有食不能自供給，相形固大不如；然取獵獫使英后乳之，聲必似英君；嗣取韓獹宋捉，固天下之良犬也，雖乳以楊妃乳，不得與祿山比者，無他，他動物無靈魂，惟人獨有，生前有，生後有，知此乃有良心之可言，以自異於其他動物；否則，爲兵匪，實行無政府可也；否則，爲過激黨，實行共產共妻可也；妻可共，無夫婦矣；產可共，無家庭矣；無夫婦，父子何由生？無父子，家庭何由立？家庭者，邦國之造端，無則兩無；夫婦者，人類之造端，無則兩無；無人類，無邦國，尙何人道之有？乃何以言兵匪下之人無不懼焉；言過激上之人無不懼焉；及至言人有靈魂，與生前生後之俱有，則掩耳走，何居？曰：非靈魂之有否是掩，掩良心之譴決難當耳。回憶民國肇始，有同志擬設良心隊，日討國人而警之。今既愈趨愈下，欲言良心，可不先言靈魂，與靈魂之不與身俱死，使獲罪於賦人良心者，生可暫逃，死終莫逃，拜懺燒錠無益也，徒見其知法犯法而已。故根本之解決，在辨色食之性，與靈魂之性，毋認奴爲主也可。茲因陳援菴君，前既一再考訂也里可溫，今春又重刊鐸書，夏又重刊靈言；靈言底本，良與萬松野人嘗與從事校正，故葉取孟子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之說，而爲之序，至人生大學問，眞究竟，則已具本書，亦陳君重刊之意也夫。民國八年相伯馬良時年八十。

靈魂道體說

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撰，耶穌會中同學傅汎際，羅雅各，湯若望共訂；因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並鐫訂閱姓名。徐匯書樓有清初原印本；民國七年馬良據以重刊，幷作序。是書首有龍華民自序，約二百字。

是書大旨謂：靈魂非道體；故開首即標明靈魂與道體之定義，曰「靈魂，神明之體，有始無終者；天主造之賦於人身，爲之體模，爲之主宰；在世行善，受主聖寵，因而上天享福者也。

道體有體無爲，造先莫先，一物不物，本無心意，本無色相，而萬形萬相，資之以爲體質者也。

然而二者，實非一物，即有所同，莫掩其理。且靈魂乃天主之象肖，稱以道體，信爲謬矣。」

全書之大綱，在上言之定義中識之矣。因後言之理，僅解釋靈魂與道體之定義；定義解釋後，乃首言靈魂與道體所同者有四，所異者有十；繼言靈魂是天主之象肖，分十理以證之。終論靈魂之歸宿在饗享造物主。

原龍子作書之意，欲辨論萬有一體之說，故言靈魂非道體；道體乃亞利斯多德所謂之第一物質 Materia Prima，須有模 Forma 以規定其爲某物，所謂可物物者也。龍子取亞氏萬物組織之原則——模

質——爲其辨論之理，故所言多哲理，而吾國理學家所未明之義，得龍子而分辨詳明。馬公之新序，富於哲學思想，可補充龍子之意義

靈魂道體自序

夫人外有肉軀，內有靈魂；二者相合乃始成人，而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固不在肉軀，而在靈魂；則靈魂貴矣。則靈魂事猶較異于物彙，更上肖造物大主，種種不一焉，則靈魂又最貴矣。嗚呼，吾儕之身各具此一最貴，而愽然弗之識，可乎。心識之，口必能稱之；識之眞，則稱之確；猶識火者，必不呼以水，識白者，必不謂以黑也。顧乃今之稱靈魂者，往往以道體當之，則何歟？豈水火黑白可互名歟？予謂名實之不稱，無過是者；故草文茲篇，欲與向道君子共識靈魂于道體之外，而孳孳汲汲，以求副其所以象肖天主者，庶不致屈人倫于物數，而上負綸畀之恩云爾。

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書

重刊靈魂道體說序

嘗見亞末利加古字，取蟲鳥之屈伸俯仰爲義，殆卽蟲書鳥篆之遺歟，玆弗暇論。而蒼頡所制，固端取象形者也，曰指事，曰會意，何嘗合形而指合之，故求其超乎象外，表顯形上之理想，毋乃謂筌卽魚，謂匵卽珠，謂比況卽眞詮乎。加以學者不求甚解，而天可解爲理，性可解爲理，不獨天命之謂性不成句，卽天理二字亦欠通循；是以談無怪多神派，或以萬有眞原爲道體矣。其悖理更甚於無神，何也？蓋無神派猶知萬有眞原，無德蔑有，無能蔑有，能自全無而造一有，一螻蟻乎，一塵埃乎。卽與

遺有萬萬天地，萬萬動植，同其德，同其能，猶之鏡可返光照見一樹，即能照見樹後之天。故自全無造有一物，物雖小，然不將萬有之全，盡有諸己，則不能。盡之爲言，不可有二，二不相兼，是不盡也；相兼則何別其爲二，二且不可，而況多乎；多固不可，一又尊成無對，致令自反者少可自寬，故不如自昧，而曰無神，神固知其非道體也。至於以人魂爲道體者，竊以爲不如言無鬼；鬼者，歸也，人魂死後之稱；言無鬼者，不過言人死後無受賞受罰之魂；言魂，即道體者，是猶言識別善惡之靈性，其勉爲善，與故爲惡者，皆同一魂也；而所謂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者，不且生之時，堯舜亦桀紂，桀紂亦堯舜耶？古有言形神離則死；形，形軀也；神，靈魂也；使靈魂即道體，道體在萬殼，形質者將與形軀永不相離而言，自古皆有死者，妄矣。或問何謂道體。曰：不獨離體可分，元行亦可分，分而又分，曰極微分，至無可再分，曰莫破；莫破者，其各元行之始乎，諸形質之先乎，書內言之詳矣；此由於字體尚形，抽象而求字義，義空泛而失所依據，則界說不可不明，明以辨之，莫如明季之靈魂道體說。說雖異於今，今且以靈魂爲權衡可衡，日照可照，視身內之靈魂，祇爲形質生動之關紐，而妄其所以爲靈，皆此形質之先曰道體，道體爲靈魂之說誤之也；爰商諸同志，重刊以辨其誤。

民國七年建寅十九日　若石馬良謹序

性靈說

泰西利類思著，是一本論靈體小冊，論人有靈性，多哲學思想，文亦雅暢。

記法

泰西利瑪竇詮著，晉絳朱鼎澣參定，耶穌會同學高一志，畢方濟共訂，値會陽瑪諾准。有朱鼎澣序，云：「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牧有藏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過，能縱橫顚倒背誦，澣未嘗洒然異之。外父曰夫有以授之也，其書久在則聖高先生笥中，然出利先生偶然草創，未易了了，高先生再爲删潤之……」若是，書刊於利子故世後，惜無刊印年月。

目錄如下：

原本篇第一，　明用篇第二，　設法篇第三，　立象篇第四，　定識篇第五，　廣資篇第六。

末標列百數十字以爲記法，全書共三十五張，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徐匯書樓藏全書印片三十五張。

記法序

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牧有所藏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過，目能縱橫顚倒背誦，澣未嘗不洒然異之。外父曰：夫有以授之也，其書久在則聖高先生笥中，然出利先生偶爾草創，未易了了；高先生再爲删潤之。高先生則後利先生傳其教，外父所父事者高先生，嘗敎澣曰：靈性有三司，匪直記含而記含，得稱性靈之能；在能記有象，以及無象，

如乙能記甲爲兄，丙爲弟，又記甲丙總爲同生；又能記同生之甲丙，總爲人。兄弟爲專，同生爲總，人爲大總，繇此申之，以至念兹在兹，不忘人之靈性以繇生者，此二先生不遠九萬西來意也。不然，此書村學究教人讀書法，其豈不有負先生。

東雍晚學朱鼎澣書於景教堂

寰宇始末

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譔，東晉遺民李燁然，西晉學人衛斗樞，韓雲，段袞同修潤，耶穌會同學傅汎際，陽瑪諾，羅雅谷共訂；分上、下兩卷，目錄如下：

義第九，模質相結義第十，作所以然義第十一，作者之能德何義第十二，爲所以然義端十三，造化之功非爲者不遂義第十四，寰宇何爲而造成義第十五，四元行于所生物存否義第十六，宇內萬物宗品義第十七，寰宇永存否義第十八。

物元實證

極西耶穌會利類思述，此書取自超性學要第一大支第一段，第二論三章，是以物之動，物之作所以然，物之固然與非固然，物之不等，物之向，證物之有造物主也。

性學觕述

西極艾思及先生譯著，耶穌會士陽瑪諾，黎寧石，伏若望仝訂，司會傅汎際准梓，江右後學朱時亨較刊；順治三年刊（一六四六）有海虞瞿式耜伯略父序，閩中陳儀序，南州朱時亨德先序，及艾公自序，惟艾公之序作於天啓甲子（一六二三）。是書共八卷；第一第二卷論靈魂及其性體，第三卷論生長等，第四卷論五種覺官，第五卷論知覺內職，第六卷論覺性靈性，第七卷論記心，論夢，第八卷論天壽等等。

此書可謂心理學之常識，而雜以辯論，對於吾國民衆之謬解，隨論糾正，雖是哲學書之一，但文筆萬不

及名理探超性學要等雅麗也

性學序

自造物主生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故天以覆，地以載，而人物中處其間。世固知人靈而物蠢矣，人貴而物賤矣，從未聞以生魂覺魂靈魂判草木禽魚與人之界者；聞之自西士利西泰始，其言曰：世界之魂有三品，下曰生魂，草木者是；扶草木以生長，及枯萎魂亦消滅焉。中曰覺魂，禽獸者是，附禽獸以視聽啖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覺，以扶長養，使人知覺；又能推論事物，明推理義，人雖死而魂蓋永存焉。其爲說巳彰彰中土，但無有得其說之詳者。同子春，予獲與艾先生游，自存養省察，以至明庭屋漏，昭之爲儀象，幽之爲鬼神，議之爲德行，制之爲度數，靡不亹亹劇談，洞其當然，徹其所以然，爲極致。一日出其性學以示曰：儒者致知，必先格物，物有覺魂，靈實兼之，欲識靈之爲靈，宜先知覺之爲覺。予退而閱之，接外則五官效其職，衛內則四識列其曹，發用則嗜欲運動提其總。續篇則記憶寤寐噓吸夭壽老稚生死，絜其全而析其委，詳哉言乎。然味其大旨，則不在是。夫學莫大於人禽之辨，此虞廷危微宗旨，明於庶物，正爲察於人倫。彼生之謂性一言，子輿氏直斥爲犬牛人性不少貸；政慮此覺魂不明，將天下萬世，不卒歸於禽獸不止也。故居屋漏則心志之鴻鵠，且晝之牛羊必驅；在明廷則當道豺狼，憑城之狐鼠必驅；務使麒麟與威鳳偕來，鳥獸共魚鼈咸若；而靈者庶不爲覺殉，覺者且賴靈以安全調劑之；庶上主所以生物之意，生人能物物不物於物之意，皆洞達無疑，殆如夢者一喚而使知覺乎。咏鳶魚之時，先儒胥活潑地，讀是編而不於官骸知覺外，恍有所存焉，亦難語萬物之靈矣。

性學觕述序

海虞瞿式耜伯略父撰

往余入留都，曾利西泰氏於吾師心堂趙先生之門；知其胸中有奇，而未及深叩；後西泰入都，著書數種，推原天地人物所繇生，悉出於天主爲世間一大父母。人能朝夕承事，出入不詭於所生，卽可登天堂而享百福；不然者，將有地獄之苦。初聞之，或以爲駭說，細譯之，吾儒昭事之學，畏天之旨也。吾儒舉其渾然者，則曰天；西氏標其的然者，則曰天主；要以皇矣之臨下有赫，大明之無貳爾心，皆總而屬天之主宰，此豈以漠漠蒼蒼言也。當時都中縉紳，交許可其說，投刺交懽，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而其傳衍若推步袤度之法，與製造音律之器，皆超出吾習見習聞之外，有足爲司天司樂氏備咨諏者。名聞於上，爲予之館，授之廩，欲以弘同文之化，廣王會之圖，爲一代盛事，而西泰沒矣。余丙辰入都，僅得見其遺書，及獲交龐艾二先生。二先生學問宗旨，原原本本，一推天主之尊是敬是奉；而克己苦行，獨復樂道；於名利聲色之習，一切無所染；蓋與西泰同軌同轍。第西泰入都，爲都人士所喜，彼一時也；西泰沒後，而人以私意揣摩夷夏起見，此一時也；道寧有異同哉。龐先生旣謝世，而艾先生遂繇燕入浙矣；顧浙理愈深，講學不倦，武林諸名公，多觀其深；而京兆淇園楊公，太僕我存李公，尤相篤慕，爲之揚搉非一。余鄉中先達，復有延之入閩者，而葉相國，翁宗伯，陳司徒諸老，皆喜其學之有合於聖賢，爲序其著述諸書；而三魂一篇，尤先生之推極草木禽獸所以不同於人，人獨有靈，所以獨異於物，與孟子幾希之旨合。其旁喻廣證，觸類引伸，無非欲人之擴性完靈，以無忝於天主所以生我意；蓋庶乎吾儒淑世覺人之心也。夫西國去中國數萬里，開闢以來，重譯未通，言語文字不

同，一旦慕扶所懷來譯以中國之文，乃與古聖賢敬天畏天之旨，若爲發明，若加眞切，此從何處得之？正吾儒所謂天工造化之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西國所謂天主者也。今我皇上御極，重體神宗皇帝柔遠之意，乃召陽龍先生輩於京都，而當事者互上薦章，與共勘曆譯書，亦一時盛事也。蓋諸先生來此者，雖先後不齊，然究其相授守一致，閱十數輩如一人，歷四十餘年如一日，已無可疑之行，卽死者死，存者存，終不得其可疑之迹。造化無私，王者無外，蓋覆並載於天地之中，並修並證於區瀛之內，何所攜貳，而反生障礙哉。因讀性學觕述，而偶發其端如此。

閬中陳儀頓首撰

性學自序

宇宙受造之物，畸莫畸於人性，廓莫廓於人性。論其體之小，則方寸能收焉；語其量之大，羅乎天地萬物，卽能闢天地萬彙之主，覆載兆物，攸莫能載者。夫萬有統歸四品，有具體質，而無生長者，天地金石四行屬是；有具體質生長，而無觸覺者，穀實草木屬是；有具體質生長觸覺，而無靈明者，羽毛鱗介蟲是；三者咸囿有形。復有超形而純靈者，天神是也。維人旣該體質生長觸覺三美，兼含靈明，括衆品之攸具，亞天神而君萬物，且居有始無始之界，（有始指萬物無始指天主）有形無形之聯，爲乾坤萬化之統宗也。是性學爲天學人學之總，另關廓途，俾諸學咸得其正焉。聖奧斯定曰：欲格物者，其要端有二，一爲人性之論，一爲造物主之論。屬人性者，俾人認己；屬造物主者，俾人認己之原始要終。一爲性學，一爲超性之學；一令窺見眞福，一令人實獲眞福也。故西土賢聖，繫關性學，以爲生人亟需，莫先於茲，恆顏認己二字於堂楣，醒人僉應識己。固有維認己，

則知己之靈性有係來美，遠萬象，韜含匪小，定罔敢自暴棄。認己則知與凡物原屬造物主攸生，關造物主爲生生之原；則術悶攸殖繁品，厥理易瞭，斯又得一舉萬之法也。故善學者，必以窮理盡性爲極焉。夫明醫欲療人身疾，必澄神以按其脈，矧欲療人心疾而可寥寥是圖乎。噫，人於世物，靡不竭力求明；迨於自性，鮮覺曉然，是何驚外，弗思返內也。若尤猛自磨厲，即有內光，足供自照；或性光弗耀，賚映于諸聖賢之光，庶可洞昭者。漫假聖賢之光，尙有未足，則懇祈上主無盡之輝，映徹吾性，未有不悉透其奧焉。譬之燈燈互照，更獲太陽射耀，尙有遺明乎。學者克以理義之心，爲無象之目，返照頓悟，上矣。次則諸聖賢之解其燈也，有燈矣，其光猶微耿，必也徹主曙牖，以俾人照所未逮，其太陽乎。吾儕欲認己性，殫睟力，藉燈輝，而更以太陽，則有天學性迹在焉。其中先窮其本體，與其由來歸嚮之地；次論其外官，內司，與夫瞻動之理之具，性之所成其全，而獲所其向者。末談及其餘緒，以徧其性之所有，如探源而窮其派，究本而達其枝焉。辭取達義，未敢極須大明之理，反鑿牙奧邃，韜蒙其旨也。第性學深淵廣博，玆帙曷詳厥蘊，第曰觕述云耳。

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時

天啓甲子仲春既望耶穌會士艾儒略誌于武林愼修堂

西學治平

耶穌會士高一志著，此書爲繼修身西學，西學齊家而作，係抄本，無序及年月；共十一章，目次如下：

者。

治政原本　第一章　此章言王者代天治民，其權來自造物主。

政治孰善　第二章　此章言國體政體，而歸本於專制王國爲最好。

王職以德爲本　第三章　此章言爲王者當有德爲民標率。

仁乃王之首德　第四章　此章所言之仁，乃愛慕天地眞主，因及愛人之德也。

慈民乃仁王之次功　第五章　此章言王者當治民以仁，即慈愛民也。

仁驗以惠　第六章　此章言仁之效，在行惠民之政。

王惠尙中　第七章　此章言行惠，當不失中節。

義乃王政之次德　第八章　此章言仁政要有義以濟之，方能警惡。

義王必遵法度　第九章　此章言王治民，不能妄用威權當導守法制。

賞罰義政之翼　第十章　此章言王欲行義政，不能無賞罰。

義君親覩　第十一章　此章言王者治民，必須親政，方能行義政。

依上所言，可見此爲一部政治學書。書中所言，吾國古書上，亦有此觀念，惟無系統而自成一體，如此書

民治西學

西海耶穌會士高一志撰，係抄本，封面上書平治西學卷五，卷六，但書內分上下二卷，第一章前有民治西學四字，想係西學治平之續論，無序及年月。此書一九三五年北平西什庫印書館新付梓。卷上目錄：民治本於仕身，民治始於識正識，滋養國學，民治以律，育藝杜閑，民業何治，富足民何，貧民何治。卷下：稅斂當何，錢用當何，民以治必須和睦，失和爭端，賭博亂媒，博醐賊民之和，邪淫亂始，淫戲乃治之毒。

從上觀之此書言治民之法，與西學治平不同，西學治平是一部政治學書。

童幼教育

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著，晉絳段袞，韓霖閱，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費奇規，鄧玉函共訂，値會陽瑪諾准，有寓菴居士韓霖序。書分卷上卷下二卷；其卷上目錄：教育之原第一，育之功第二，教之主第三，教之助第四，教之法第五，教之翼第六，學之始第七，學之次第八，潔身第九，知恥第十。卷下目錄：緘默第一，言信第二，文學

第三，正書第四，西學第五，飲食第六，衣裳第七，寢寐第八，交友第九，閒戲第十。

觀讀之目錄，可見此書自胎教以至成人，爲完備一人人格之教育，都言之矣。每題中先言教育之理，繼述譬喩，故事，以顯明之；是以讀之不覺枯窘。

童幼教育序

西儒高則聖先生居東雍八年所著天學之書以十數，其厄弟加之學，譯言修齊治平者，爲斐祿所費亞之第五支，童幼教育，又齊家中之一支也。稱成，先生俾余同九章段子訂付剞劂，工竣，僭爲序曰：此非獨童幼書也，修齊平盡在是矣。粵惟西儒之學，與吾儒同；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姙子有胎教，生子擇于保母與可者而師之，自能食能言，至出外就傅，其教誨之序，節目之詳，若戴記弟子職諸書，斑斑可考。當時治隆風美，率是道也。聖人不作，而小學之書亦不傳，秦用申韓，漢宗黃老，晉尙淸談，唐取詞賦，古人教育之方，邈不復睹矣。趙宋濂洛諸儒，毅然復古，朱晦翁蒐輯經傳爲小學補亡，三代以來，空谷足音。今人父師之教，止于爲文，取科第，八股鮮華，一生溫飽，小學之書，皓首未見，況肯從西極之人爲空同之問哉。先生之言，于晦翁之書，亦多符合，但其擯好辯于重舌，探藏理于終古，匪獨後生之模範，蓋亦前覺之功臣矣。而敬畏天主，尤西來第一宗旨，晦翁敬身之篇，尙隔一層。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于先生此書，欲自朝廷儲訓，以至閭巷蒙求，莫不以爲蓍蔡，爲師保，三十年後，可致太平，雖謂此書爲厄弟加之全書可也。

寓菴居士韓霖題

修身西學

極西高一志譔，河東衛斗樞，段袞，韓霖等仝較，共十卷，有高公自序。此書係倫理學中之一小部分，論人之行爲，行爲之宗向，動機，及德行，四樞德等等。據高公序中言，此書與二三友人講談之書。此等倫理哲學思想，本爲吾國儒者所樂談，惟論多空疏，於道德之歸宿，即宗向與標準等，茫焉無知，故暗中摸索，不得光明。此有倫理之歸宿處，有道德之實際，允爲一部修身之好書也。

修身西學義禮西學大旨

造物主之靈人以知也，畀之以載知之形，昂首豎身，五官百骸之異于飛走也；畀之以司知之神，自立靈明，含皙愛欲之超于生覺也。顧初人之性，壞于邪誘，欲迷理昏，形器徒具，神明或蔽焉。造物主憫之，既牖往哲，觀瞻推參，近致遠，顯測微，啓格物窮理之學；復生後聖，積法愈精，于是萬事萬物各因其然，推及其所以然；更因各所以然，推及一總所以然，辨別指歸，學子是成，而人知補性之偏，致知之全矣。西庠所謂費祿所非亞是也。學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義禮之學。性理者，指物之內蘊，而窮其妙者也。義理者，指身之極詣，而徵其妙者也。性理貫知，義禮兼言行。余嘗云：性理之學，照人心，了然喜。義禮之學，照人心獨善兼善，喜未可言喻也。二三友人陳性理之學矣，余進而述義禮之學焉。

性理眞詮

耶穌會孫璋著，一七五三年出版共四冊，首冊論靈性之體；二冊論靈性之原；三四冊論靈性之道。作者以神哲二學之眞旨，推闡詳明，繼以中國先儒在經書中對於神人正確之觀念，表而出之，以示中國古哲亦有造物主之信仰；而儒道佛老所倡之迷信，亦一一糾正。誠一部辯護眞教之好書。此書經孫公譯成滿文。

性理眞詮序

夫宇內究談性理者雖多，然得其要旨者，鮮矣。因其學淵微，其義精奧，且其道廣博，而難盡知也。雖然，天下物匯紛紜而萬齊，吾人之學須切實而有本，仰觀俯察，盈天地間，莫非物也；而格物宜挈其領。廣覽遠搜，徧寰區內莫非理也；而致知貴提其綱。蓋領提則裘順，綱舉則目張；是故性理之學，原極繁頤，然須分兩端槩括之理，便人考究；則格物既專其功，致知復得其要；將見切而求之身心性命之間，泛而搜之天地人物之廣，皆可由表知裏，自粗達精，豁然而貫通焉。一端性理，係一定不移之理，詳察之下，自能明徹。一端性理，係不能定知之理，考辨之餘，未可明知其畢竟如何。不能定知之性理，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天文家常云：此天運使然，乃有謂此係地運，非天運也。又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脈絡貫通，臟腑連屬，胥有定位定名；此人所能知者也。至於所食諸物，從口入腹，胃司納受，脾司運化，所生精液，何以由心達腦，由腦而通貫四肢百絡，此不惟他人不能知，即本人亦莫知其所以然之妙也。諸如此類，並無關世道之醇漓，人心之淑慝，知之可，即不知亦可也。若夫一定之性理，乃吾人生死大道，形神切關；倘不知焉，則貿貿以生，昧昧以死，所關豈淺鮮哉。今不能定知之性理，姑不具論，惟取一種定而不移之性理，布告同人，使共曉焉，可乎。夫天知乎上，地位乎下；萬物環繞，人居其中；雖云藐然，然其尊貴實邁天地萬物之

上，莫與比倫。是人也者，宛然一小天地也。蓋天地之間，人物並生，而專其一者錢，兼其全者貴。試觀天地雖大，俱屬塊然，不過稱其性，只有耳。人則不然，首以象天，足以象地，二目象日月，五官百骸以象星宿山海；是天地所有者人盡有之矣。又如草木，性具生長；人性亦具生長；禽獸，性具知覺，人性亦具知覺；鬼神，性具靈明，人性亦具靈明；以此則吾人之性，徵獨含天地，包萬物，美妙超然；且天地萬物所不能有者，人莫不兼總而並該焉。貴者人也，講邁天地萬物之上，而莫與比倫者，良非虛語也。誠如是也，凡欲究談性理者，第一吃緊要道，莫人性若也。蓋萬物非蠢則頑，惟人獨靈；靈則非特能辨物理，別是非，彰往察來已耳；更能返觀自己，識其靈體為何如；豈若蠢頑之物，但能順其自然之性，生長知覺運動，不能內照其本體乎哉。予幼習眞傳，性愛窮理，用力之久，深悟人性靈而且貴，宜先講明而切究焉。故特著性理眞詮一書，其論吾人靈性之體謂何？靈性之原謂何？靈性之道謂何？夫靈性既有其體矣，必有賦靈性之大本，以為其原也。既有其原眞，必有定靈性當由之大道，使之率循不敢或悖者也。究之備陳靈性之原，靈性之道，總為靈性之體，探本尋源，指明正道，連理而及，使人共喻靈性之由來，知所向往耳。但此書之作也，非我一人之私意，以聖已者聖天下也；乃詳考先儒古經，恰證後哲眞學；雖辭不憚煩，累累萬言；然皆憑據鑿鑿，無半點含糊氣。如佳饍美饌，羅列筵前，要使賓朋滿座，各投其情好之所宜；非但借譬喻之辭了事而已也。蓋譬喻者，乃不得已而設之辭；如黑夜無光，方用燈光燭物；然必先有是物，然後光可施矣。若先無是物，雖有燈光，無所用焉。按此則譬喻之辭，不過指明原有之實理，令人易曉耳。倘先無實理，即有千百譬喻，俱屬虛設矣。故此書之作也，特為發明眞道實義，而眞道實義，載於中國五經；五經者，皆係古先明哲、窮理盡性，躬行實踐，有得之妙道精理，垂之千古，以教萬世者也。但五經之旨，

至理淵邃，淺嘗者不能深究其義；且秦火而後，又皆殘缺失序；雖代生賢喆，遞信而接續焉；然不過收什一於千百；而五經全旨，概乎不得復聞矣。痛哉悲哉。故予憂靈之義，愈久而愈失其眞也；奚是沉思靜慮，殫盡心神，援引古經妙義，博採名哲格言，十餘年來，集成此書，公之天下。其中條辨多端，不能一言而罄；乃設爲先儒後儒問答之辭，發明眞道之理，使閱之者知予言之有本，述而不作，非棄古而妄談也。何謂先儒？信經不信傳，論經不論小字者也。何謂後儒？信經亦信傳，論經亦論小字者也。之二儒者，一居上古，一居近今，生不同時，人不同世，何以互相問答，如處一室也？蓋予生也晚，自漸鄙陋，不敢獨出己見，取證高明；惟舉先儒之言，後儒之論，互勘對較，彼此相形，眞僞自著。猶如中懸天平，兩盤相持，法馬對準，錘敲之下，而輕重昭然，絲毫莫爽耳。是篇也，雖於眞道之傳，不敢自任，然是非分，邪正判，眞道明，於吾人靈性之眞解，未必無小補云。是爲序。

遠西耶穌會士孫璋德昭氏題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三月中浣翊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五十三年

性理眞詮小引

天地間物類紛巳，要不外理氣性三者；何以言之？理也，氣也，性也，三者包萬物之內外，貫萬物之始終，格物家舍是無以爲辨論之本，考究之原，將天地人物雖森列吾前，不過渾渾淪淪，莫可稱名矣。何以因物定名，各予以當然之則乎？是故予著此書，多用理氣性三字以爲標本，誠願天下留心性理學問者，易達此書，立論切實有據耳。今篇內所論氣字，固非空際塵邊之氣，亦非口中呼吸之氣，乃萬物渾然各具之本質，所以受象成形之材料也。其材料，即是其氣也，如修室然，鳩工庀材，甎瓦

木植，件件俱全平地之上，忽然而成高樓大廈，巍峨可觀；是修室之初，合材料固難奏績，而室成之後，必借材料以成功。材料者，甎瓦木植也，而甎瓦木植，即房之氣也，以是知造萬物之材料，其名數雖多，然其總括之名，惟稱之曰氣耳；所謂陰陽是也。理也者，即具於萬物形體之中，所以定其向而不能違其則者也；如房室之理非他，即修築完固，安排工巧，恰合其用，便人居處耳。明乎此，則各物類之本性，從可識矣。氣與理二者兼備一物之中，謂之性。性也者，即各物類之本體，具本能而爲此爲彼，效其用而不亂者也。如藥有藥之德，藥之性，即其氣與理相合成劑，煎成湯汁，醫某病，起沉痾者也。又太陽有太陽之性；太陽之性，即其氣與理相合成性，火其氣也，巨光普照，形圓易動，其理也。至於禽獸之性，不過合形與魂二者，爲其知覺之用。若人之性，超萬物而首出，合形神以爲用；形賤而神貴，不惟有生長知覺之能，且能具衆理，應萬事，自主中存。凡事當爲則爲，不當爲則避，此上古經書稱人性爲最靈，謂其能戒懼愼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良有以也。豈天地萬物可與等量而齊觀者哉。蓋天地設象，品物流形，不過幾何二字盡之矣。所謂幾何也者，長短寬狹，高厚多寡之總名也。任舉夫乾坤之高深，物類之紛賾；以幾何限之，則其內外之情，始終之界，皆可考而知，推測而得。至於吾人靈性屬神，長短廣狹無其形，高厚多寡泯其迹；雖精幾何之學，安能測無聲無臭之神體乎哉。此吾所以反覆咏嘆人靈性之本體，而莫窮其端委也。惟望重大體，輕小體，顧靈神，鄙形軀者，反求諸己，詳加體認，以自識其美妙而已。夫靈性之體，既無幾何，無聲臭，其理精奧，自不待言。是故首卷直指靈之本體，未易名狀；雖比物連類，旁引多證，言之諄諄，然其中數端道理，辭邃義深，驟難即喻其精微。閱者當反覆詳玩，方有豁悟處；不然，則偶一涉獵，不求深解，究莫知其意旨之所歸矣。

遠西耶穌會士孫璋撰

卷五　教史類

敘

國家有國史，宗教亦有教史；史者，所以紀載過去之人物與事跡，有系統，有組織之研究使人推果求因，藉之以借鏡也。教史者，爲專史之一種，研究宗教之淵源，進展，道統，外相，與社會之關係。天主教史是言天地開闢以來，人類信奉天主之史。分爲三期：耶穌降生前之性教，書教；耶穌降生後之寵教。所謂性教，即自原祖以迄梅瑟；此時代中教理教規未筆於書，概遵依良心率性而行，故曰性教。所謂書教，即自梅瑟至耶穌。梅瑟奉天主命頒佈之天主十誡，刻之於石，故曰書教。所謂寵教，即耶穌所立之教，立定聖事，錫人聖寵，故曰寵教。然性教，書教，寵教並非三教，惟一教而分爲三時期。

耶穌所立之寵教，是即天主教；天主教有根有本有史可按，明清間教士入吾國，宣傳天主教，欲證是教爲天主所立，人當信奉，著有多種書籍。又天主教傳至吾國後，聖教之發進，艱難等等，亦有其紀述；今作各書之提要如下：

聖教信證

後學晉絳韓霖閣津張賡暨同志公述，有韓霖序，及長篇有系統之眞教來歷一文，刻於順治丁亥（一六四七）書中列舉自聖方濟各至康熙初年之傳教士之名及傳略，并所著之書，以徵天主教是傳下不斷之眞教。與是書實同名異者有道學家傳，不有著者之名，惟自亞當說起以至明末之傳教士。

聖教信證自敍

有同學友問於余曰：天主教原從外國遠方傳來，諸公中華明理之士，輒信從之何說耶？余曰：因從遠方傳來，正以此爲大可信之據，當務求明於理，惟此理爲應信從耳。蓋泰西諸儒，來至九萬里而遙，並無別圖，特爲傳教，必有至正至深之理寓其中，爲可察焉。余愈加詳察，愈明見其眞實，故不得不信且從之。凡人未嘗其殽，弗識其味，未究其書，悶謂其理；試以虛心參考本教之編籍，其中道味奚若，則自分明了徹，庶幾嚮往恐後，無庸訊余爲矣。所謂虛心者不自滿之意也，使腹已滿他物，雖有佳味，必皆厭而棄之。今余輩所以尊奉此教者，定有其說，略舉數端如左：

時

順治丁亥陽月既望河東韓霖雨公甫題

道學家傳

不署著者名，敍入中國傳教之各人傳路，大約抄晉絳韓霖之聖教信徵一書。

道學家傳小引

蓋上古之世，非無書史可考，然經秦火之後，古儒眞傳道統，竟多失落；故鑑史之所載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華典籍，皆無確據可稽。是以究諸西史，幸神師指示，古經尙存，一一詳備其內，果見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一無二，原同一脈，謂之得其傳，曰道學家傳，溯其初也。未有天地之先，是天之主宰，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陰陽二氣，火氣水土四元行，開闢乾坤，造成萬彙；乃將土化爲人祖，男則名亞當，女則名厄襪，配爲夫婦，以傳人類。父子公孫，代代相繼。傳至諾厄，洪水之世，出諾厄夫婦三子三媳八人，傳至第十三代子孫，名號伏羲者，乃始入中華，爲首御物之君，華地始有民居。從茲至今，朝代年紀，一一可考，與西曆參對，符合無差。由此推之，可知吾儕肉身由父母所生，父母緣祖父所生，推而極之，以至于原祖，由原祖推而致之，則知必有一造物者，始生人類焉，果無疑矣。此篇乃聖教之確證，道統之眞傳，古古今今，聖聖相傳，口口相述，道歸一貫，故光啓徐相國曰：普天之下，原同一祖，其斯之謂也。閔予小子，幸師啓迪，誠恐過耳不存，不得已約略串成草創，使開卷如星列，以作世傳家寶云耳，非以傳諸普世也，謹以表白。

大西利先生行跡

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略述。是傳雖簡略，然於利瑪竇之行實，已包括無遺。一九一九年八月，新會陳垣先生校閱重梓，馬良先生有書後。

徐光啓行略

會士太西柏應理撰，錢江張星曜紫臣氏編次，康熙戊午記（一六七八。）行略係抄本，約三千數百字，著後得公三孫之檢閱，故所言可恃，而徐公之聖德可略窺一斑。書藏法京國立圖書館，徐匯書樓有影印。

奉天學徐啓元行實小記

後學陸安多尼丕誠偵會長沈若翰湘成，同學周路加南賓。徐先生江蘇崇明人，聖名若望，見佛教之非眞，尋求眞敎，摯至親古陳毛三位，同登小舟至上海，謁潘國光司鐸，尋受洗，聖教乃由徐公而傳入崇明。公卒於康熙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享年七十四，卒後顯見於其子歸蔡門之女，及堂中之劉振宇君，可證公已在天堂享福云。是書記於康熙四十年。

思及艾先生行蹟

綏安李嗣玄德望著，全書敍述艾子傳教之略況。

張彌格爾遺蹟

閩夏瞻著（見艾思及先生行蹟）卽張識傳也，張子字見伯，聖名彌格爾，閩晉邑第人，父賡舉孝廉，母陳氏，見伯十七得危病，病中苦修膺主異寵，于韓禎間示現二十七字，其末五字云「三年將受予。」果於十九歲張子上升云。張子入敎之事，與修德之勤，死後之顯現於其父之夢，頗爲敎中人所傳述，張子不愧爲一位內修之完人。其弟悌尼削亦一有德之幼年人。

悌尼削

閩張賡之次子彌格爾（名識）之弟，童年修德克苦超人一等。幼年蒙天主召升天堂。

安南副敎先生

不署著者姓氏，是書係述安南之修道者，有著名之數人傳略；文字帶有安南體。

安南副敎先生小引

俗云：凡以舊路易新者，必知所離，而未知所利焉。人依斯諺而概棄踐舊，寧得微而定利，不寧望厚而未定益也。我譯述安南副敎友記，而迪中友師之，恐必有人或慢藐新法，或嫌辭外來，且舊道而事我自建副敎新規，則余未例斯記之先，欲指余行之宜。彼曰：人俱以舊爲貴，今爾以新來獻，何意？曰世間之物事，無不屬于時之變易，則俱被新舊之異殊，然其宜否，必出

于不屬時地等更之理也。理在則順，理不在則棄；乃人廣道，何必曰新舊內外乎。譬如中校學序，其益必不對其勞苦，而依理亦存之不改；蓋非盡力而恆學澀，豈得刻而留于內，其無慈字串哉。然抑不依理而貿貿依舊，何避險害乎？噫，中國良可惜其蹉，自責己以大侘理，以天理，而背侮常理也。堅懷舊謬，而不幸未服，且謗天主聖教，則罪遭後世永殃，大理天理何在？夫無太陽人不見，然皆太陽亦不見實是也。但我工非新工也，中國前時必有若是，副教先生，而大利聖事甚照故地，則余專務復之，惟不見其所用法之文，而以安南友記準折之也。夫安南與中國迫近，國也同州，俗禮同字，文校又昔中省也，何必怪怨外地法乎？論擧新法，非我所敢，我元情乃從俗而依理懷舊也；人寧微利而行舊路，況我以行舊道，將獲大利乎？新法未試其重輕宜否，益利設遭幸而不覆亡，必久而漸行也。舊矣舊矣，巳不得舊法見蘇而生如舊，廣益永光耳。教師仰其隔期，惟恐今時非往時，則不敢吹火于我有十二年在中州，而初以來未敢以中友爲不肖，則僅遇此紀，就懷之如珍玉，而依時宜，往往露之于數幼友耳。其地爲新地，而其細微之種，亦始美萌也；知之者美之，不知者不以信之；而謂我欺曰，地以未熟，可生貴產。余固不可。諺曰：目不見，心不欲也；中友概不知其友向法，豈欲師之耶？不知則不欲，我何敢誹云。不肖也，不能也乎。中友間作起卒世修者，何不能得替修者哉，斯乃我揣今在京中友驗之，而明指日本安南等東小國所能，必中大大國，又諸東方文禮之師，苟實欲就能矣。

人類源流

無著者名字；書中論天主造首人亞當，及亞當傳下之人名，及其年歲，後附羅瑪教宗表，自聖伯多祿以至依諾增爵十二世，及其在宗座位之年表。卷首引語錄下：

人類源流引

天主生人先定二所，一在世，使人居之，蒙享其惠，尊敬而報答之；一在天，使人身後受天主永遠眞福。此天地既定，萬物既備，天主乃始生人類，使掌世物。先以土造一肉身，即於無中化一靈神締結，以全其性；俾思靈神之尊明，與天神等；轉思本身特惟泥土，庶謙卑自牧，不生傲心耳。人身既成，天主投之熟寐，取其右肋一骨化爲女人，亦賦一神魂于中；俾思夫婦之體爲一，宜相親愛，婦由夫出，示以夫爲主，婦宜聽順也；且凡爲後人，由一父一母而生，使相親爲昆弟，存親愛心，不生爭鬬耳。此一男一女，乃天主自造，爲普世人祖，非由父母孕生者。初成之際，即已長大，非漸長也；人祖賦性聰明，能盡識世物，專一奉敬天主。又造一安樂之所，備其所需諸福樂處，令人祖居其中，因誡之曰：世物我皆賜汝，惟一樹名曰辨善惡，此菓汝不可食，汝順守我命，諸福廣樂，微獨爾二人享之，萬代子孫，俱永享之，無痛病衰老死亡之災；苟犯我命，食此禁果，諸福一切削奪，且爾罪之汚，亦遞傳於爾裔。此二人，男名亞當，譯言土所造成者；女名厄襪，譯言男骨成者。

欽命傳教約述

是書將聖教傳入中國後，明清皇帝襃崇聖教之諭旨，擇要陳論，而於清代爲尤詳。

天學傳概

福建黃鳴喬撰，明崇禎十二年乙卯（一六三九）是一本天主教傳入中國之簡史。末言天主教之見重於朝廷，及西士之品格，此足證天主教之爲眞教。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泰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註，同會艾儒略費奇觀，孟儒望仝訂，値會艾儒略准，刻於崇禎甲申（一六四四）。景教唐太宗九年（六三五年）入中國；其碑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在長安敗牆基下獲之；碑旨義奧，陽公因註釋之。

唐景教碑頌正詮序

旅人偕同志覲中朝也幾周甲子于茲矣；一切賢者樂與遊，所著諸篇，詳哉其述之也。乃問者往往以諸靈弗達九萬梯航備歷，至即如歸，不能無感；因嘗具述天主宏慈，冀兹士民，默牖至是，導正闢邪，宜頌宜感。客謂默牖遠來，訓正吾士若民，洵足頌感；然曷弗于數代以前，俾吾先人咸蒙接引，延迨今茲，誠所未解。諸靈時爲太息曰：淺哉智慧，乃妄議天主意如是乎？雖然，疑而思問，請容進其說。西聖奧斯定云：富者濟貧，凡幾何遲速，提衡在彼，貧者不得預之；受濟頌恩，乃其分也。今茲天主跡

中土，俾聖教遂來弗領受，乃怨而責其後至也；借如有鰥升閉，登庸三錫，願責君寵奚遲，誠哉狂悖莫甚焉！且中賢既言之矣，孰先傳，孰後倦，賢師教其弟子，與天主牽厥下民，亦若是焉爾。天主教人，先性教，繼寵教。性教者，吾人因性光也；寵教者，天主超性光也；未能發厥因性，頓冀超性，是未步先望趨也。前此中土若性教弗違，倘超性云乎哉。抑聖經喻聖教如日，其初出未暇普地，繇近達遠，漸被厥光；被早固忻，被遲勿憎，旋至旋被矣。西方距中土幾九萬，聖教來滋遲固也；理論至此，必不復惑；刻邇厥繇，又弗惟自今始。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粤天主開闢迄降臨，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至西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歲矣。是碑也，大明天啓三年，關中官命啓土于敗墻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廓外金城寺中。岐陽張公賡虞，搨得一紙，讀竟踴躍，卽遺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士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古先英辟，甄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倘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光啓，愛其載道之文，并愛其紀文字畫，復鐫金石，措摹千古。夫鴻碑較著，朗鑒有三，似勿更贅，惟碑旨淵義古，不斂慮覽者未辨，或猶託其謂，以圍前惑也，因弗避膚拙，詮厥概，爲來者學券云。

大明崇禎辛巳孟春之望陽瑪諾題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幷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粤若，常然眞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鎭化海；渾元

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于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于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于是乎旣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于人；不聚貨財，示罄遺于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愼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于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跡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綄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

克恭纘祖，潤色眞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于興慶宮修功德。于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于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沒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于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憇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飫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無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積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祅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象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辨學章疏

此疏係上海徐文定公於一六一六年，因南京禮部侍郎，沈㴶興起教難，爲辯護天主教而作。沈㴶浙江烏程人，素恨天主教，又受僧徒之慫恿，起與聖教爲難，必欲毁聖堂，逐教士，難教友，剷除聖教爲快。乃於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上參遠夷疏。疏上，皇上未准。沈㴶又上第二疏，攻擊益力。又不准，沈乃串通魏黨，而於是教難擴大矣。徐文定公在京獲得沈㴶之參疏，逐條辨駁，洋洋數千言；仇教者之氣焰因之少戢。其原文今鐫石立

於上海大南門外聖墓堂內徐文定公衞護聖教之精神，永存不替。

具揭

龐迪我熊三拔等所上之奏疏也。先是一六一六年，南京禮部侍郎沈㴶興起教難，明廷受其蒙蔽，於是捕逮教士，驅逐押解出國。龐公時在南京，見機而作，同熊公離京而至澳門。此具揭辯論仇教者之誣妄，俾人明知天主教與教士之眞相。此揭共有二十一解，當時仇教之思想，於此可見一斑，能與徐文定公之辯學章疏，先後媲美。

鴞鸞不並鳴說

楊廷筠著，是辨天主教與白蓮教不同之十四理由及三異點，當與徐文定公辯學章疏有同等權威。

不得已辯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著，同會安文思南懷仁訂，康熙乙巳年（一六六五）出版。此書是答辯楊光先之不得已書。楊光先安徽歙縣人，信回回教，曾任欽天監監正，妬忌湯若望，興起曆法大獄，誣告湯公，湯公繫

致肢解。一六六五年三月率北京星變者再，地震者五，皇上受天變之驚告，出湯公獄。不得已書乃楊氏於康熙甲辰冬出版。此書爲詆譭天主教之書，自來一切誣妄天主教之言論，皆以此書爲先導。不得已辯所辯者，其重要之點爲：天非二氣結成，辯形天由天主所造；辯無始者之義，耶穌稱天主又稱人之故，天主降生之義天地之初，主不降生之宜；辯開闢至今幾萬年之妄，主降生於童貞之母，天堂地獄實論，主教乃治世之大道，耶穌受難之義，耶穌受難之日何不見於中國之故，中國名儒褒與主教不一，天主稱爲上帝之義，理不能生物辯，奉主教不拜形天之故，耶穌之功績邁越諸聖之功績，辯謀不軌之妄，附借曆法行教辯，天主正教約徵。

不得已辯自序

甲辰冬，楊光先著不得已等書，余時方羈絏待罪，靜聽朝廷處分。又以孤旅遠人，何能攖其鋒刃，而敢措一詞乎。閱明年三月，（星變者再，地震者五）上大赦，得離西冑法署，至是可稍稍吐矣。然當言之而不言，與夫言及之而不敢言，非復余九萬里航海東來之初志也。夫光先借曆數以恣排擊，厥事則有顛末，（辯詳他卷）惟是毀聖詆道，悖繆拂經，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一遇其寸舌尺管，擴拾天學之餘緒影響，而又援引舛譌，以欺當世，莫如不得已一書，故不得因其詭譎而弗正告之。顧道本乎率性，而喪乎失德，理明於至當，而忽然苟然；豈得以一人之疑，疑衆人之信，東海西海，此理有同然者，余豈忍以藹言不急醒之乎。請以質之窮理格物之君子。

乙巳夏五月利類思題於長安旅舍

妄占辯

泰西南懷仁著駁楊光先之妄占也。

崇正必辯

虞山何世貞著，吳歷漁山閱，遠西利類思序，康熙壬子年（一七三二）刻；上中下三卷，是辯楊光先不得已之書也。先是楊光先興起曆獄，相反湯若望，著不得已書，誣妄天主教及湯若望，卒曆獄昭白，利類思著不得已辨一書，斯書亦繼利公之後而駁斥楊光先之謬言。

崇正必辯序

歲壬子，今上御極之十有一年。時維暮春，余寄跡在京，客有自江南來者，袖出何子公介崇正必辯一編，請正於余，丐余序言，以弁其首。余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昔者余有不得已辯，略舉數端，折之以理，久已行世，孰是孰非，必有能論之者。矧乎楊光先之罪案定自皇朝，炳如列眉，他說俱可不辯，是誠不可以已乎。迨余展閱斯編，則援引經史，證據聖賢，其條分縷答，較余不得已辯尤至詳。夫士君子讀書明理，以正人心爲己任，淫辭在所必放，邪說在所必息，何子博古〇儒，究心天學有年，故其腹笥便便，足以崇正抑邪，爲後世慮至深遠也，殆亦效余不得已之辯也；夫卽安得執是編而止之曰，是亦不可以已乎；余因序其所必辯，以辯夫後日之爲楊光先者。

康熙十一年五月遠西利類思謹序

崇正必辯自序

或有問於余曰：受謗不辯，天教攸崇，何爲而作崇正必辯也？余應之曰：然，抑又有說。謗之辱我身者，不必辯；謗之褻 天主者，則必辯。昔者耶穌當受難時，惡黨百誣，無一實證，耶穌默然不置一言；然天爲之昏，地爲之震，日月爲之慘黯，鳥獸爲之哀鳴，何一不爲天主辯乎。嗣是西儒接踵，敷教萬方，必證救贖大恩，引人嚮慕天主，靡不險可歷，苦可受，身名可殺可辱，而語以天主正教，必不可抑，辨之弗明弗措也。余自奉教以來，指余爲迂者，認之以爲迂；指余爲愚者，認之以爲愚；獨謂余崇奉邪教，則必便便焉，辨論不休；此豈因闢邪論而然乎。夫楊光先之有闢邪論也，由心中有佛氏，不有天主故也。善乎楊龜山之答吳國華書曰：儒佛之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云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儒言而釋行者，往往有之；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終日受造物生養洪恩，而不知造物之有主；由辨之不早辨也。則余之崇正必辨者，爲普世之人心，不知有天主，慮爲後日之人心，不知有慮，并爲我奉教之人心，其初知有天主，其後仍不知有天主慮。夫不知有天主，誰不當以楊光先爲鑒者，而謂余之辨論不休，止爲闢邪論而然哉。雖然，辨之以言，不若辨之以行；辨之以行，不若辨之以心；誠使天下之人，皆以崇正之心爲心，時時知有天主，則余之崇正一書，眞可以不存矣，余且朝夕拜禮祈主，盼矚而望之。

康熙歲次壬子荷月立秋前三日

古虞何世貞公介氏敬述

卷六 曆算類

敍

中國天文曆算之學，自古已極研究，古帝王治天下，亦最重曆法；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夏小正及周禮月令諸書，莫不欽若昊天，茂對萬物。降及漢晉，至於明初，皆以太史掌之，惟積時已久，推算多誤，至明季而改曆之聲浪，時有興起。明代曆法悉踵大統回回之曆。大統曆即元郭守敬之授時術；由明元統改訂而成。回回曆即回回教所用之曆。

二曆至明季而錯誤百出；萬曆三十八年禮部疏請博求精通曆學者；於是五官正周子愚疏請起用大西洋遠臣龐迪我，熊三拔等會同徐光啓李之藻同譯西洋曆書，以資參訂改修。一部有名之崇禎曆書，卒以譯成。其他算數書籍嗣後亦有譯編；約分有五類：一幾何學，二八綫表，三對數表；四借方根五割圓法。今將曆算諸書作提要如下：

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又名新法曆書（清史稿時憲一，二頁，順治元年十一月若望以明大學士徐光啓所譯崇禎

曆書，改名新法曆書）又易名曰新法算書，是徐文定公同西士編譯之一部曆法書也。

中國曆法失修，至明末而益甚，推算交食往往差忒。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日食失驗，文定公舉薦西士，同譯西洋曆法，惜明廷未暇實行。至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五月朔日食，欽天監推算又失準確，徐光啓推算日食時刻悉驗。九月十三日上諭光啓修曆，公奉命，卽日設局宣武門內天主堂東側，顏之曰曆局，專事翻譯曆書，舉薦龍華民、鄧玉函參預修曆。三年光啓又徵湯若望、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鄧玉函不一年故世，乃於五月十一日（一六三〇年）舉湯羅二公，以董其事。㈠

文定公旣受命修曆，其首先注意之點，在翻譯西洋曆書，而公之翻譯，又定謀而動。崇禎四年正月公奏呈曆書總目表中曰：『……臣惟玆事義理奧賾，法數殷繁，述敍旣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今擬分節次六目，基本五目，一切翻譯譔著，區分類別，以次屬焉，諸條列如左㈡

節次六目　一曰日躔曆　二曰恆星曆　三曰月離曆　四曰交會曆　五曰五緯星曆　六曰五星交會曆

基本五目　一曰法原　二曰法數　三曰法算　四曰法器　五曰會通

㈠Bartoli, China p. 907.

㈡增訂徐文定集巾箱本卷四，三九—四〇頁

公既定此翻譯之原則，於是乃循序而漸進，自崇禎二年至七年，譯成曆書一百數十冊，分五次進呈，前三次由公進呈，後二次由繼續公修曆之李天經進呈，前後五次所進共計成書一百三十七卷。㈠

今將每次進呈書名分述如下：

第一次進呈曆書（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共二十四冊二套）㈡

計開

曆書一套六卷內

曆書總目一卷　日躔曆指一卷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曆表一套十八卷

日躔表二卷　割圓八線表六卷　黃道升度表七卷　黃赤道距度表一卷

通表率二卷

第二次進呈曆書（崇禎四年八月初一日上計書表圖像三種共二十卷）㈢

計開

測量全義十卷　恆星曆指三卷　恆星列表四卷　恆星總圖一摺

恆星圖像一卷　揆日解訂訛一卷　比例規解一卷

第三次進呈曆書（崇禎五年四月初四日上共三十卷）㈣

計開

月離曆指四卷　　月離曆表六卷

已上係遠臣　雅谷譯撰

交食曆指四卷　　交食曆表二卷

已上係遠臣湯若望譯撰

南北高弧表一十二卷　　諸方半晝分表一卷　　諸方晨昏分表一卷

已上係羅湯二公指授監局官生推算

㈠崇禎七年李天經恭進曆書題疏（治曆疏稿抄本一五五頁）

㈡治曆疏稿五八頁　㈢治曆六〇頁　㈣治曆七十八頁

第四次進呈曆書（崇禎七月十九日上）

此次進呈之曆書，由李天經續成徐光啓於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題爲「曆法修正告成書器繕治有待」一疏內，開新成曆書共六十卷，三十卷業已謄繕，三十卷尙屬草稿曆書曆表二十九卷，幷星屏一架，計三套共完三十卷。（治曆疏稿抄本百二十五頁）

計開

五緯總論一卷　日躔增一卷　五星圖一卷　日躔表一卷

火水土二百恆年並周歲時刻表共三卷

已上係遠臣羅雅谷譯譔

交食曆指共三卷　交食諸表用法共二卷　交食表共四卷

已上係遠臣湯若望譯譔

黃平象限表共七卷　火土加減表共二卷　交食簡法表共二卷　方根表二卷

已上係羅湯二公指授監局官生推算

恆星屏障一架係遠臣湯若望製

第五次進呈曆書（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此次曆書仍由李天經進呈，完成徐光啓未竟之曆事。

計開

進呈書目共三套（治曆疏稿百五五頁）

五緯曆緯指共八卷　五緯用法一卷　日躔考共二卷　夜中測時一卷

已上係遠臣羅雅谷譯譔

交食蒙求一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恆星日沒表共二卷

已上係遠臣湯若望譯譔

高弧表共五卷　五緯諸表共九卷　甲戌乙亥日躔細行共二卷

已上係羅湯二公指授監局生儒推算

以上所列五次進呈之曆書共一百三十七卷，是即所謂崇禎曆書。此等曆書主譯譔者是徐文定公，而公之主編是書也，不特預定綱領，且親自與西士著譯：「臣等藉諸臣之理與數，諸臣又藉臣等之言與筆，功力相倚，不可相無。」（增訂徐文定公文集卷四頁九十）而公又攝備將事，一毫不敢疏忽：「但討論潤色，原擬多用人員，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須七八易稿。」（增訂徐文定公文集卷四頁四十四）。又曰「入閣辦事，會因閣務殷繁，不能復尋舊業，止於歸寓，夜中篝燈詳繹，理其大綱，訂其繁節。」（文集卷四頁九十四）。又曰：「仰蒙特簡入閣辦事，控辭未遂，迄今五月，竟不能復尋舊業；止令在局遠臣，該監生併知曆人等推算得各色立成表二十餘卷……內立成表，則諸臣自能詳加磨覆，陸續繕寫。惟曆指譯述法意，義多奧頤，臣不在局，尚不能修潤成書也。」（文集卷四頁七十三）。又曰：「新成諸書共六十卷，如黃平象限共七卷……已上三十卷略皆經臣目手，業已謄寫。如火土木經度三卷……已上三十卷尚屬草稿，內經臣目者十之三

四，曆臣手著十之一二……。」（文集卷九頁十五）。準此觀之；崇禎曆書雖有羅雅谷，湯若望等之譯述，監員之繕寫，而親成其書者，實徐光啓一人而已。

徐光啓進呈之書係繕寫而成進呈御覽者也；此書在崇禎時付梓，今明刻本題有「明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楊惟一梓」是也。明刻本似恐一百卷，四庫全書謂「新法算書一百卷，明大學士徐光啓，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光祿寺卿李天經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所修西洋新曆也。」故宮普通書目有西洋新法曆書一百三卷，明徐光啓等撰崇禎年刊，順治二年補刊本一百三冊，又九十七卷崇禎年刊，康熙十七年補刊本三十八冊，又一部存十八冊。又據陳援菴先生：故宮圖書館藏「西洋新法曆書五部，最多者一百〇三卷，首有順治二年湯若望奏疏云：臣謹捐貲剞劂，修補全書，恭進御覽。則此一百〇三卷必明時所刻；至順治二年不過修補進呈。所謂修補者，即將崇禎字樣挖改爲西洋字樣而已。又有一部九十七卷，中有康熙永年表，卷首有康熙十七年南懷仁序。故此部題爲康熙十七年補刊本，並非全部重刊也。其題『崇禎曆書』者故宮尙存五緯表六卷，曆指四卷共十冊」準此崇禎曆書前後印補三次：崇禎初版，順治二年補刊本，康熙十七年又補刊本。惟崇禎初版，所印若干卷及書名未詳。據彙刻書目：

西洋曆法新書卽崇禎曆書有：

治曆緣起八卷　奏疏四卷　八線表一卷　日躔表一卷

月離表四本　五緯表十卷　交食表九卷　恆星緯表二卷

新曆曉或一卷　學曆小辨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　遠鏡說一卷

日躔曆指一卷　月離曆指四卷　五緯曆指九卷　恆星曆指四卷

交食曆指七卷　恆星出沒二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黃赤正球二卷

渾天儀說五卷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幾何法要四卷

新法曆引一卷　曆法西傳一卷　新法表異二卷　籌算一卷

測食略二卷

共計一百〇三卷。此彙刻書目想係順治二年之補刊本也。

徐家匯藏書樓有崇禎初版徐氏四種：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交食曆指四卷，五緯曆指八卷。有影印明刻本法曆緣起八卷。

有順治二年補刊本

奏疏四卷　日躔曆指一卷　日躔表二卷　黃赤道距度表一卷

恆星曆指三卷　恆星出沒表上下二卷　恆星經緯表六卷　月離曆指四卷

月離表四卷　交食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幾何要法四卷

測天約說上下二卷　大測二卷　割圜八線表　比例規解一卷
籌算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　學曆小辨一卷　正球升度表一卷
黃交極圖一卷　新法曆引一卷　曆法西傳一卷　測食上下二卷
新法表異上下二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有康熙十七年補刊本

康熙永年曆法二卷　日躔表二卷　月離表四卷　五緯表十卷
交食表四卷

近見北平　緶堂書目有崇禎曆書其總目如下:

奏疏　渾天儀說五卷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測食略二卷　比例規解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　學曆小辯一卷
新法曆引一卷　曆法西傳一卷　新法表異二卷　日躔表二卷
日躔曆指一卷　月離表四卷　月離曆指四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交食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五緯表十卷　五緯曆指九卷

綜上觀之徐光啓與李天經五次呈造之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崇禎時未嘗完全付梓，所印若干卷，現在

無書目可考。惟順治二年湯若望有新曆告成一疏云:「臣閱曆寒暑晝夜審視著爲新曆一百餘卷……臣謹捐資剞劂修補全書恭進御覽。」奏末有「計開進西洋新法曆書一百卷,拾三套。」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見治曆疏稿二集)

但順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湯若望上攝政王一奏中謂「崇禎二年間因舊曆舛訛,奉前朝勅旨修政曆法,推測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著有曆書表法一百四十餘卷……。」是順治二年所刻一百卷,其中恐有删幷也。

湯若望所刻西洋新法曆書有二種:一小板,二大板。順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奏中謂:「臣於前朝修曆以來,著有曆法書表百十餘卷,雖經刻有小板,聊備教授後學幷推算之用,況遭流寇殘燬缺略頗多,合無請旨勅下臣局再加詳訂,將闡發新法奧義曆指,幷推布七政躔度立成諸表,約成數十卷用官樣大字格式刊刻進呈藏之內府。」(見湯若望奏疏四九頁及五九頁)

又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奏疏中,湯公又曰:「前疏稱將闡發新法奧義曆指,幷推布七政立成諸表,約成數十卷,再加詳訂用官樣大字格式,刊刻進呈藏之內府。以成一代鴻謨之意,非以原刻,聊備教授推算之小板,漫爲進藏而褻鉅典也;其小板原係遠人自行刊刻,所有缺略不堪者,遠人自能修補,可以仍供推算之用,亦不因其燬壞另行翻譯以瀆珍藏。況充棟之板未易攜送查閱,即欲另刊官樣大字板片,去繁就簡約,有一

千餘塊謹將小樣書表刷印數葉，附覽便知其詳。」（見奏疏五九頁）

又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疏中云：「謹按擬緊要應刊官樣大字，進呈曆指書表板片一千餘塊，隨傳刊字匠問其價若干，言板每塊價約五分，每板兩面字約八百餘個，刻字工價每百約銀六分，總共約銀五百五十餘兩。」

再者曆書封面有內葉一紙，題：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級徐光啓督修

修政曆法極西耶穌會士 湯若望譔
羅雅谷訂

門人 李遇春……
陳應登……
陳于階……

尚有幾種上題：

西洋新法曆距緯表　屬法數

明禮部尚書……

修政曆法極西……

又有幾種除以上所題外又加：

明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楊惟一梓

另有幾種題：

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
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天經
督修修政曆法極西耶穌會士……

有幾種題：

明山東布政使右參政李天經督修

又有題：

勅賜通微教師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臣湯若望著

并有數種無題字，只寫書名者。

從此可知此書並非一次刻成；明末刻本，未必全數，一百三冊之本，恐係順治二年十一月由湯若望整理之本。

此一百三卷之西洋新法曆書，既爲難得之本，而刊刻問題，及所刊書名問題，既不詳明，因將徐匯書樓所有之書略加研究，草誌其大概。

附各圖書館所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明徐光啓　湯若望修　崇禎刻本

治曆緣起七卷　八線表一卷　日躔表二卷　月離表三卷

五緯表三卷　交食表三卷　恆星表二卷　學曆小辨一卷
日躔曆指一卷　月離曆指三卷　五緯曆指九卷　恆星曆指四卷
交食曆指七卷　恆星出沒二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黃赤正球一卷
渾天儀說一卷　大測一卷　測食略二卷　新法曆引一卷
曆疏二卷

北平大學圖書館

割圜勾股八線表　渾天儀說五卷　日躔表二卷　測天約說二卷
月離表四卷　大測二卷　交食表九卷　幾何要法
測量全義十卷　新法曆引　日躔曆指四卷　曆法西傳
五緯曆指九卷　新法表異　交食曆指七卷　黃赤距度表
恆星出沒二卷　比例規解　古今交食考一卷　題疏
測食二卷

東方文化圖書館所藏

西洋新法曆書

湯若望奏疏(不分卷)　測量全義　測食二卷　新曆曉或一卷
曆法表異二卷　曆法西傳一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新法曆引一卷
圜容較義一卷　渾天儀說五卷　比例規解一卷　幾何要法四卷
籌算一卷　日躔曆指一卷　學曆小辨一卷　恆星經緯圖說一卷
恆星曆指三卷　月離曆指四卷　恆星出沒表二卷　交食曆指七卷
月離表四卷　交食表不卷　交食表九卷　五緯表十卷、
五緯曆指九卷　大測二卷　測天約說二卷　黃赤距度表二卷
割圓八線表一卷

附四庫全書評

新法算書一百卷　編修陳昌齊家藏本

明大學士徐光啓，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光祿寺卿李天經，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所修西洋曆也。自成化以後，曆法愈謬，而臺官墨守舊聞，朝廷亦憚於改作，建議者俱格而不行。萬曆中大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先後至京，俱精究曆法，五官正周子愚請令參訂修改，禮部因舉光啓之藻任其事，而庶務因循，未暇開局。至崇禎二年，推日食不驗，禮部乃始奏請開局修改，以光啓領之，時滿人布衣魏文魁著曆元曆測二書，令其子獻諸朝，光啓作學曆小辨，以斥其謬，文魁

之說遂絀。於是光啓督修曆，成書數十卷，次第奏進，而光啓病卒。李天經代董其事，又續以作曆書及儀器上進。其書凡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數，曰法算，曰法器，曰會通，謂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恆星，曰月離，曰日月交會，曰五緯星，曰五星交會，謂之節次六目。書首爲修曆緣起，皆當時奏疏，及考測辨論之事。書末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種，則湯若望入本朝後所作，而附刻以行者。其中有解，有術，有圖，有考，有表，有論，皆鉤深索隱，密合天行，足以盡歐羅巴曆學之蘊。然其時牽制於廷臣之門戶，雖詔立兩局，累年測驗，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迨聖代龍興，乃因其成帙，用備疇人之學，豈非天地之所祐，有開必先，莫知其然而然者耶。越我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乾坤合契，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編，益復推闡微茫，窮究正變，如同離二三均數，分爲二表，交食改黃平象限用白平象限，方位以高弧定上下左右；又增借根方法解，對數法解，於點線面體部之末，皆是書所未能及者，八線表舊以半徑數爲十萬，各線數逐分列之，今改半徑數爲千萬，各線數逐十秒列之，用以步算，尤爲徑捷。至欽定曆象考成後編，日月以本天爲橢圓，交食以日月兩經斜距爲白道，以視行取視距推步之密，垂範萬年，又非光啓等所能企及，然授時改憲之所自，其源流實本於是編，故具錄存之，庶論西法之權輿者，有考于斯焉。

二十　子部　天文算法類一　六十八

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

玆者恭逢皇上聖壽五十有一，蓋合天地大衍周而復始之數，御曆紀元，命曰萬曆；則億萬年無算之壽考，與億萬年不刊之曆法，又若有機會之適逢，事非偶然；而其紹明修定之業，當有托始於今日者。邇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

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夫不能時夜，不夙則莫，詩人刺焉。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典之所首載。以國家第一大事，而乖訛襲舛，不蒙改正；臣愚以爲此殆非小失矣。天道雖遠，躔度有常。從來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前古不知，藉後人漸次推測，法乃寖備。惟是朝撰徵求，士之講究；間有草澤遺逸，通經知算之士，留心曆理者，又皆獨學寡助，獨智師心，管窺有限，屢改爽終，未有能確然破千古之謬，而垂萬禩之準者。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爲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心，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交

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日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日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眞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見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各堂方案，尚不知爲何物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同事而較也。萬曆三十九年，曾經禮部具題，要將平素究心曆理如某人某人等，開局翻譯，用備大典，未奉明旨；雖諸臣平日相與討論，或窺梗槩；但問奇之志雖勤，摘槩之功有限。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矧其獻琛求賓，近集輦轂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書之歎哉。洪武十五年奉太祖高皇帝聖旨，命儒臣吳伯宗等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書，刷在靈臺，以廣聖世同文之化，以佐臺監參伍之資，傳之史冊，實爲美事。今諸陪臣眞修實學，所傳書籍，又非回回曆等書可比；其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

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誌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爲制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深惟學問無窮，聖化無外，歲月易邁，人壽有涯。況此海外絕域之人，浮槎遠來，勞苦跋涉，其精神尤易消磨。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遐方書籍，按其義理，與吾中國聖賢可互相發明，但其言語文字，絕不相同，非此數人，誰與傳譯。失今不圖，政恐日後無人能解，可惜有用之書，不免置之無用。伏惟皇上久道在宥，禮備樂和，儒彥盈廷，不乏載筆供事之臣，不以此時繙譯來書，以廣文教，今日何以昭萬國車書會同之盛，將來何以顯曆數與天無極之業哉。如蒙俯從末議，勅下禮部亟開館局，徵召原題明經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進呈御覽，責令疇人子弟，習學依法測驗。如果與天相合，即可垂久行用，不必更端治曆，以滋煩費；或與舊法各有所長，亦宜責成諸臣細心斟酌，務使各盡所長，以成一代不刊鑒憲；毋使仍前差謬，貽譏後世；事完之日，仍將其餘各書，但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李之藻

幾何原本

幾何原本是一部算學書，原著者爲歐几里得 Euclide，一六〇五年利瑪竇口授，徐光啓筆譯，共六卷，原書爲十三卷。光啓之譯是書，反覆展轉，求合本書之旨，重複訂正，凡三易其稿，其愼重可知矣。宜乎四庫全書云：「光啓反覆推闡，文句顯明，以是弁冕西術，不爲過矣。」一七二一年方中通重印，收入數度衍中，康熙令譯成滿文。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曾國藩爲江南總督時，重刊是書，海山仙館叢書及天學初函亦錄入。

幾何原本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西洋人歐几里得撰，利瑪竇譯，而徐光啓所筆受也。歐几里得未詳何時人，據利瑪竇序云中古聞士，其原書十三卷，五百餘題，瑪竇之師丁氏爲之集解，又續補二卷於後，共爲十五卷。今止六卷者，徐光啓自序云：譯受是書，此其最要者，遂刊之。其書每卷有界說，有公論，有設題。界說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說之；公論者舉其不可疑之理；設題則據所欲言之理，次第設之，先其易者，次其難者，由淺而深，由簡而繁，推之至於無以復加而後已。是爲一卷。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焉。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線，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內外形，卷五卷六俱論比例。其於三角方圓邊線面積體積比例變化相生之義，無不曲折盡顯，纖微畢露。光啓序稱其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非虛語也。又案此書爲歐邏巴算學專書，且瑪竇序云：前作後述，不絕於世，至歐几里得而爲是書，蓋亦集諸家之成，故自始至終，毫無疵纇，加以光啓反復推闡，其文句尤爲明顯，以是弁冕西術，不爲過矣。

刻幾何原本序

唐虞之世，自羲和治歷，暨司空后稷工虞典樂，五官者，非度數不爲功，周官六藝，數與居一焉，而五藝者，不以度數從事，亦不得工也。襄曠之於音，般墨之於械，豈有他謬巧哉，精於用法爾已。故嘗謂三代而上，爲此業者，盛有元元本本，師傅曹習之學，而畢喪於祖龍之燄。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效，或依儗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至於今而此道盡廢，有不得不廢者矣。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利先生從少年時，論道之暇，留意藝學，且此業在彼中所謂師傅曹習者，其師丁氏，又絕代名家也，以故極精其說，而與不佞游久，講譚餘晷，時時及之。因請其象數諸書，更以華文，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遂共翻其要，約六卷。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蓋不用爲用，衆用所基，眞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雖實未竟，然以當他書，既可得而論矣。私心自謂，不意古學廢絕二千年後，頓獲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其裨益當世，定復不小。因偕二三同志，刻而傳之。先生曰：是書也，以當百家之用，庶幾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猶其小者，有大用於此，將以習人之靈才，令細而確也。余以爲小用大用，實在其人，如鄧林伐材，棟梁榱桷，恣所取之耳。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爲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無疑，而余乃亟傳其小者，趣欲先其易信，使人繹其文，想見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學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則是書之爲用更大矣。他所說幾何諸家，藉此爲用，略具其自敘中，不備論。

吳淞徐光啓書

譯幾何原本引

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物理渺隱，人才頑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陬國雖褊小，而其庠校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獨備焉。故審究物理之書極繁富也。彼士立論宗旨，惟尚理之所據，弗取人之所意，蓋曰理之審，乃令我知，若夫人之意，又令我意耳；知之謂，謂無疑焉，而意猶兼疑也。然虛理隱理之論，雖據有眞指，而釋疑不盡者，尚可以他理駁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信其無或非也。獨實理者明理者，剖散心疑，能強人不得不是之，不復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則無有若幾何家者矣。幾何家者專察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為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為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於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物體，而偕其物議之，則議數者如在音相濟為和，而立律呂樂家，議度者如在動天迭運為時，而立天文曆家也。此四大支流，析百派，其一量天地之大，若各重天之厚薄，日月星體去地遠近幾許大小幾倍，地球圍徑道里之數，又量山岳與樓臺之高，井谷之深，兩地相距之遠近，土田城郭宮室之廣袤，廩庾大器之容藏也。其一測景以明四時之候，晝夜之長短，日出入之辰以定，天地方位歲首三朝分至啓閉之期，閏月之年，閏日之月也。其一造器以儀天地，以審七政次舍以演八音；以自鳴知時，以便民用，以祭上帝也。其一經理水土木石諸工，築城郭作為樓臺宮殿，上棟下宇，疏河注泉，造作橋梁，如是諸等營建，非惟飾美觀好，必謀度堅固，更千萬年不圮不壞也。其一製機巧，用小力轉大重，升高致遠，以運芻糧，以便泄注乾水地水，乾地以上下舫舶如是諸等機器，或借風氣，或依水流，或用轉盤，或設關捩，或恃空虛也。其一察目視勢，以遠近正邪高下之差，照物狀

可審立圜立方之度數於平版之上，可遠測物度及眞形；畫小，使目視大；畫近，使目視遠；畫圜，使目視球；畫像有坳突，畫室屋有明闇也。其一爲地理者，自輿地山海全圖，至五方四海，方之各國，海之各島一州一郡，僉布之簡中，如指掌焉。全圖與天相應，方之圖與全相接，宗與支相稱，不錯不紊，則以圖之分寸尺尋，知地海之百千萬里，因小知大，因邇知遐，不悞觀覽，爲陸海行道之指南也。此類皆幾何家正屬矣。若其餘家，大道小道，無不藉幾何之論，以成其業者。夫爲國從政，必熟邊境形勢，外國道里遠近，壤地廣狹，乃可以議禮賓來往之儀，以虞不虞之變；不爾，不妄懼之，必悞輕之矣。不計算本國生耗出入錢穀之凡，無以謀其政事，自不知天文，而特信他人傳說，多爲僞術所亂熒也。農人不豫知天時，無以播殖百嘉種，無以備旱乾水溢之災，而保國本也。醫者不知察日月五星躔次，與病體相視乘和逆順，而妄施藥石針砭，非徒無益，抑有大害。故時見小恙微痾，神藥不效，少壯多夭折，蓋不明天時故耳。商賈懵於計會，則百貨之貿易，子母之入出，儕類之衰分，咸晦混，或欺其偶，或受其偶，欺均不可也。今不暇詳諸家借幾何之術者，惟兵法一家，國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須此道尤最亟焉。故智勇之將，必先幾何之學，不然者，雖智勇無所用之；彼天官時日之屬，豈良將所留心乎。良將所急，先計軍馬芻粟之盈詘，道里地形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次計列營布陣，形勢所宜，或用圜形以示寡，或用角形以示衆，或爲却月象以圍敵，或作銳勢以潰散之；其次策諸攻守器械，熟計便利，展轉相勝，新新無已，備觀列國史傳所載，誰有經營一新巧機器而不爲戰勝守固之藉者乎。以衆勝寡，强勝弱，奚貴以寡弱勝衆强，非智士之神力不能也。以余所聞，吾西國千六百年前，天主教未大行，列國多相并兼，其間英士有能以羸少之卒，當十倍之師，守孤危之城，禦水陸之攻，如中夏所稱公輸墨翟，九攻九拒者，時時有之；彼操何術以然。熟於

幾何之學而已。以是可見，此道所關世用至廣至急也。是故經世之雋偉志士，前作後述，不絕於世，時時紹明增益，論撰綦爲盛隆焉。乃至中古吾西庠特出一聞士，名曰歐几里得，修幾何之學，邁勝先士而開迪後進，其道益光，所制作甚衆甚精，生平著書了無一語可疑惑者，其幾何原本一書，尤確而當。曰原本者，明幾何之所以然，凡爲其說者，無不由此出也。故後人稱之曰歐几里得，以他書踰人，以此書踰己。今詳味其書，規摹次第，洵爲奇矣。題論之首先標界說，次設公論，題論所據，次乃具題，題有本解，有作法，有推論，先之所徵，必後之所恃，十三卷中五百餘題，一脈貫通，卷與卷，題與題，相結倚，一先不可後，一後不可先，纍纍交承，至終不絕也。初言實理，至易至明，漸次積累，終竟乃發奧微之義，若暫觀後來一二題旨，即其所言，人所難測，亦所難信，及以前題爲據，層層印證，重重開發，則義如列眉，往往釋然而失笑矣。千百年來，非無好勝強辯之士，終身力索，不能議其隻字；若夫從事幾何之學者，雖神明天縱，不得不藉此爲階梯焉。此書未達，而欲坐進其道，非但學者無所措其意，即教者亦無所措其口也。吾西庠如向所云幾何之屬幾百家，爲書無慮萬卷，皆以此書爲基，每立一義，即引爲證據焉；用他書證者，必標其名，用此書證者，直云某卷某題而已，視爲幾何家之日用飲食也。至今世又復崛起一名士，爲竇所從學幾何之本，師曰丁先生，開廓此道，益多著述。竇昔游西海，所過名邦，每遘顓門名家，輒言後世不可知，若今世以前，則丁先生之於幾何無兩也。先生於此書，覃精已久，既爲之集解，又復推求續補，凡二卷，與元書都爲十五卷；又每卷之中因其義類，各造新論，然後此書至詳至備，其爲後學津梁，殆無遺憾矣。竇自入中國，竊見爲幾何之學者，其人與書，信自不乏，獨未睹有原本之論，既闕根基，遂難創造，即有斐然述作者，亦不能推明所以然之故，其是者已亦無從別白，有謬者人亦無從辨正；當此之時，遽

有志翻譯此書，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用酬其嘉信旅人之意也，而才既菲薄，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爲文，便成艱澁矣。嗣是以來，屢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輟，三進三止。嗚呼！此游藝之學，言象之粗，而齟齬若是；允哉始事之難也。有志竟成，以需今日，歲庚子，竇因貢獻，僑邸燕臺，癸卯冬，則吳下徐太史先生來，太史既自精心，長於文筆，與旅人輩交游頗久，私計得與對譯成書不難；於時以計偕至，及春薦南宮，選爲庶常，然方讀中秘書，時得晤言，多咨論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爲急，未遑此土苴之業也。客秋，乃詢西庠舉業，余以格物實義應，及譚幾何家之說，余爲述此書之精，且陳翻譯之難；及向來中輟狀。先生曰：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今此一家已失傳，爲其學者皆闇中摸索耳，既遇此書，又遇子不驕不吝，欲相指授，豈可畏勞玩日，當吾世而失之。嗚呼，吾避難，難自長大；吾迎難，難自消微；必成之。先生就功，命余口傳，自以筆受焉；反覆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復訂政，凡三易稿。先生勤，余不敢承以怠，迄今春首，其最要者前六卷，獲卒業矣。但歐几里得本文已不遺旨，若丁先生之文，惟譯註首論耳；太史意方銳，欲竟之。余曰止，請先傳此，使同志者習之，果以爲用也，而後徐計其餘。太史曰然，是書也，苟爲用，竟之何必在我，遂輟譯而梓是謀，以公布之，不忍一日私藏焉。梓成，竇爲撮其大意，弁諸簡端，自顧不文，安敢竊附述作之林；蓋聊敘本書指要，以及翻譯因起，使後之習者，知夫創通大義，緣力俱艱，相共增修，以終美業，庶俾開濟之士，究心實理，於向所陳百種道藝，咸精其能，上爲國家立功立事，即竇蘿數年來旅食大官，受恩深厚，亦得藉手萬分之一矣。萬曆丁未泰西利瑪竇謹書。

渾蓋通憲圖說

是書明李之藻撰，上下二卷，收入四庫全書。今錄序文如下：

渾蓋通憲圖說序

儒者實學，亦惟是進修爲兢兢。緩辭感召，繇人前知，咎或在泄，暨於曆筴，亦有司存，比我民義，不並承矣。然而帝典敬授，實首重焉。人之有生，惡有終身載履照臨，可無諳厥條貫者哉。譬依切於父母，第見繪像，必恭敬止。儀像者，乾父坤母之繪事也，於焉顧諟。太上修身昭事，其次見大祛俗，次以廣稽覽，次以習技數，而猶賢於博弈也。六籍所載博矣，顓帝渾象，迄茲適用，蓋天肇自軒轅，周髀宗焉，擬其形容，殆割渾天一弧，而世鮮習者，蓋自子雲八難始，夫其方圓句股，乃步算之梯階，旋籥引繩，均測圓之戶牖，假令可渾可蓋，詎有兩天，要於截蓋繇渾，總歸圜度，全圜爲渾，割圜爲蓋，蓋笠擬天，覆槃擬地，人居地上，不作如是觀乎，若謬倚蓋之旨以爲厚地而下，不復有天；如此則乾不成圜，不圜則運行不健，不健則山河大地，下墜無極，而乾坤或幾乎息。且夫凝不墜者，運也；運而不已者，圜也；圜中之聚，一眾爲地，地形亦圜，其德乃方。曾子曰，若果天圜而地方，則是四隅之不相揜也。坤之文曰，至靜而德方，孔曾生周從周，著論若是，謂姬公髀測之書，必黜渾而自爲蓋可哉。圭表土泉，水準衡覵，千機萬軸，共一混元之體，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何則，渾儀詣天，而弗該厚載；周髀兼地，而見束地員；所以景差千里一寸，按實寘乖，北極三十六度，易地斯踳。嘗試以渾詮蓋，蓋乃始明；以蓋佐渾，渾乃始備。崔靈恩以渾蓋爲一義，而器測蔑聞，說亦莫

考；大都譚天之家，迄後來而更嚴，測圖之學，尋邃覽者爲精。元嘉開元，涉曆稍廣，元人尋測，經緯遂詳；里人之識路也，輸識社焉已耳。職方之掌以山川，海人之占以星斗；游境彌廣，見界彌超。昔從京師利先生，歐邏巴人也；示我平儀，其制約渾爲之刻畫重圈，上天下地，周羅星曜，背綴窺筩，貌則蓋天，而其度仍從渾出，取中央爲北極，合素問中北外南之觀，列三規爲歲候，遂羲和候星寅日之旨，得未曾有，耳受手書，頗亦鏡其大凡；旋奉使閩之命，往返萬里，測驗無爽，不揣爲之圖說，間亦出其鄙譾，會通一二，以尊中曆，而他如分次度以西法，本自超簡，不妨異同，則亦於舊貫無改焉。語質無文，要便初學，俾一覽而見天地之大意，或深究而資曆象之至理。是故總儀列說，踏大全也；天度時刻，先晷測也；赤道永短，協歲功也；地平漸升，揆辰極也；天中地擱，辯方域也；晨昏箭漏，戒夙莫也；黃道宮界，剖辰次也；星位置經，參儀象也；句股測望，以御遠近高深也；而又衍之制用以悉其致，先之渾象以探其原，說具一圖，圖兼數法，法法不離圓體，規規咸絜圓行；平之則準，懸之則繩；可以仰觀，可以俯察；徑不盈尺，可挈而趨。然則聖作明述，何國蔑有。儻中國亦舊有其術乎。藻也何知，幸獲聞奇，聊附譜說，抑亦與海內同志者共訂諸，而鄭輅思使君，以爲制器測天，莫精於此，爲讎校而壽之梓，參知車公，妙解象數，借之玄晏令尹樊致虛氏，又爲樂玩推轂，相與有成焉。是刻無預保章，有裨馮相，傳之其人，幸不與地動覆晷諸義，同歸泯沒；而秘義巧術，迺得之乎數萬里外來賓之使。然則聖世球圖，亦豈必琛璧之爲寶耶。夫經緯淹通，代固不乏玄樵；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無負覆載，則實學更自有在，藻不敏，願從君子砥焉。先天道於民義，所不敢也。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軫仁和李之藻振之甫書於栝蒼洞天

同文算指

西海利瑪竇授，浙西李之藻演，刻於萬曆癸丑（一六一三），有李之藻，及徐光啓序，分前編卷上卷下；通編楊廷筠序，共八卷，卽西法筆算，自加減乘除以至開方等等，有練習題等，實一部最古之算學書也。收入天學初函。

刻同文算指序

數之原其與生人俱來乎，始於一，終於十，十指象之，屈而計諸，不可勝用也。五方萬國，風習千變，至於算數，無弗同者；十指之賾存，無弗同耳。我中夏自黃帝命隸首作算，以佐容成，至周大備；周公用之，例於學官以取士，賓興賢能而官使之；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謂之升堂入室，使數學可廢，則周孔之敎踳矣。而或謂載籍燔於嬴氏，三代之學多不傳，則馬鄭諸儒先，相授何物；唐六典所列十經博士弟子，五年而學成者，又何書也。由是言之，算數之學，特廢於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爲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爲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卒於神者無一效，而實者亡一存。往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盡遜於古初遠矣。余友李水部振之，卓犖通人，生平相與慨嘆此事，行求當世算術之書，大都古初之文十一，近代俗傳之言十八；其儒先所述作，而不倍於古初者，亦復十一而已。俗傳者，余嘗戲目爲閉關之術，多謬妄弗論；卽所謂古初之文，與其弗倍於古初者，亦僅僅具有其法，而不能言其立法之意；

益復遠想，唐學十經，必有原始通極微渺之義，若止如今世所傳，則浹月可盡，何事乃須五年也。既又相與從西國利先生游，論道之隙，時時及於理數，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實，絕去一切虛玄幻妄之說，而象數之學，亦皆遡源承流，根附葉著；上窮九天，旁該萬事，在於西國膠庠之中，亦數年而學成者也。吾輩既不及覩唐之十經，觀利公與同事諸先生所言曆法諸事，即其數學精妙，比於漢唐之世，十百倍之；因而造席請益，惜余與振之出入相左，振之兩度居燕，譯得其算術如干卷，既脫稿，余始間請而共讀之，共講之，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之有也；旋取舊術而共讀之，共講之，大率與西術合者，靡弗與理合也；與西術謬者，靡弗與理謬也；振之因取舊術，斟酌去取，用所譯西術，駢附梓之，題曰同文算指，斯可謂網羅藝業之美，開廓著述之途，雖失十經，如棄敝屩矣。算術者，工人之斧斤尋尺；曆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頃者交食議起，天官家精識者，欲依洪武故事，從西國諸先生備譯所傳曆法，仍用京朝官屬律，如吳太史而宗伯以振之請，余不敏，備員焉，值余有狗馬之疾，請急還南，而振之方服除赴闕，儻一日者復如庚戌之事，便當竣此大業，以啓方來，則是書其斧斤尋尺哉。若乃山林畎畝，有小人之事，余亦得挾此往也，握算言縱橫矣。

萬曆甲寅春月友弟吳淞徐光啓撰

同文算指序（萬曆四十一年）

古者教士三物，而藝居一；六藝而數居一，數於藝猶土於五行，無處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數莫紀；聞見所不及，六合而外，千萬世而前而後，必然之驗，非數莫推；已然必然，總歸自然，乘除損益，神智莫增，高謕莫掩，顯業莫可詐也。惟是巧心

濬發，則悟出人先；功力研熟，則習亦生巧；其道使人心心歸實，虛憍之氣潛消；亦使人躍躍含靈，通變之才漸啓；小則米鹽淩雜，大至畫野經天，神禹賴矩測平成，公旦從周髀窺驗，誰謂九九小數，致遠恐泥，嘗試爲之，當亦賢於博弈矣。乃自古學既邈，實用莫窺，安定蘇湖，猶存告餼，其在於今，士占一經，恥握從衡之蒜；才高七步，不嫻律度之宗；無論河渠曆象，顯忒其方，尋思吏治民生，陰受其敝，吁，可慨已。往游金臺，遇西儒利瑪竇先生，精言天道，旁及算指，其術不假操觚，第資毛穎，喜其便於日用，退食譯之，久而成帙，加減乘除，總亦不殊中土；至於奇零分合，特自玄暢，多昔賢未發之旨；盈縮句股，開方測圜，舊法最艱，新譯彌捷。夫西方遠人，安所窺龍馬龜疇之秘，隸首商高之業，而十九符其用，書數共其宗，精之入委微，高之出意表，良亦心同理同，天地自然之數同歟。昔婆羅門有九執曆，寫字爲算，開元擯謂繁瑣，遂致失傳。覗此異同，今亦無從參考。若乃聖明在宥，遐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譯同文之盛；矧其裨實學前民用如斯者，用以鼓吹休明，光闡地應，比夫獻琛輯瑞，儻亦前此希有者乎。僕性無他嗜，自揆寡昧，游心此道，庶補幼學灑掃應對之闕爾；復感存亡之永隔，幸心期之尚存，薈輯所聞，釐爲三種，前編舉要，則思已過半；通編稍演其例，以通俚俗，間取九章補綴，而卒不出原書之範圍；別編則測圜諸術，存之以俟同志。今廟堂議興曆學，通算與明經並進，傳之其人，儻不與九執同湮，至於緣數尋理，載在幾何，本本元元，具存實義諸書，如第謂藝數云爾，則非利公九萬里來苦心也。

李之藻序

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啓筆授，有徐公序，謂是書自丁未年（一六〇七）始譯；所以明幾何原本之用者也，書目分先造器，次論景，本題十五首，附三數算法。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列入子部天算學類。

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句股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徐光啓撰，首卷演利瑪竇所譯，以明句股測量之義；首造器，器即周髀所謂矩也；次論景，景有倒正，即周髀所謂仰矩覆矩臥矩也；次設問十五題，以明測望高深廣遠之法，即周髀所謂知高知遠知深也。次卷取古法九章句股測量，與新法相較，證其異同，所以明古之測量，法雖具，而義則隱也。然測景僅句股之一端，故於三卷則專言句股之義焉。序引周髀者，所以明立法之所自來，而西術之本于此者，亦隱然可見。其言李冶廣句股法，爲測圓海鏡，已不知作者之意；又謂欲說其義而未遑，則是未解立天元一法，而謬爲是飾說也。古立天元一法，即西借根方法，是時西人之來亦有年矣，而於冶之書猶不得其解，可以斷借根方法，必出於其後也。三卷之次第大略如此，而其意則皆以明幾何原本之用也。蓋古法鮮有言其義者，即有之，皆隨題講解，歐羅巴之學其先有歐几里得者，按三角方圓推明各數之理，作書十三卷，名曰幾何原本。（按後利瑪竇之師丁氏續爲二卷，共十五卷。）自是之後，凡學算者，必先熟習其書，如釋某法之義，遇有與

幾何原本相同者，第註曰見幾何原本某卷某節，不復更舉其言；惟幾何原本所不及者，始解之。此西學之條約也。光啓既與利瑪竇譯得幾何原本前六卷，並欲用是書者依其條約，故作此以設例焉。其測量法義序云，法而系之義也。自歲丁未始也，曷待乎於時，幾何原本之六卷始卒業矣，至是而傳其義也，可以知其書之意矣。

二十　子部天文算法類一　六十九

題測量法義

吳淞徐光啓譔

西泰子之譯測量諸法也，十年矣；法而系之義也，自歲丁未始也；曷待乎？於時幾何原本之六卷始卒業矣，至是而後能傳其義也。是法也，與周髀九章之句股測望，異乎？不異也；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也。劉徽沈存中之流，皆嘗言測望矣，能說一表，不能說重表也；言大小句股能相求者，以小股大句，小句大股，兩容積等，不言何以必等能相求也；猶之乎丁未以前之西泰子也；曷故乎？無以爲之藉也；豈惟諸君子不能言之，即隸首商高，亦不得而言之也。周髀不言藉乎？非藉也；藉之中又有藉焉；不盡說幾何原本不止也。原本之能爲用如是乎，未盡也；是縣之於河，而蠡之於海也；曷取是焉？先之數易見也，小數易解也，廣其術而以之治水治田之爲利鉅爲務急也，故先之，嗣而有述者焉，作者焉，用之乎百千萬端，夫猶是飲於河而勺於海也，未盡也，是原本之爲義也。

測量異同

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啓譔。此卷之目的，在比較新舊法之異同，卽在此卷之首，所謂：「九章算法句股篇中，故有用表，用矩尺，測量數條，與今譯測量法義相較，其法略同，其義全闕，學者不能識其所由。既具新論，以考舊文，如視掌矣。」今悉存諸法，對題臚列，推求異同，以俟討論。共六題，是測量法義中之本題，先述法義中之方法，繼述舊法，以證異同。

簡平儀說

泰西熊三拔撰說，吳淞徐光啓劄記，及序，刻於萬曆辛亥（一六一一），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列入天文算法類。

附四庫全書評

簡平儀說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西人熊三拔撰，據卷首徐光啓序，蓋嘗參證于利瑪竇者也。大旨以視法取渾圓爲平圓，而以平圓測量渾圓之數也。凡名數十二則，法用上下兩盤，天盤在下，所以取赤道經緯，故以兩極線，赤道線，節氣線，時刻線；地盤在上，

所以取地平經緯，故有天頂，有地平，有高度線，有地平分度線；皆設人自渾體外遠視，其正對大圜為平圜，斜倚于內者，為橢圜，當圜心者為直線，其與大圈平行之距等小圈，亦皆為直線；地盤空其半圜，使可合觀；二盤中挾樞紐，使可旋轉；用時依其地，北極出地平高度安定二盤，則赤道地平兩經緯交錯分明；凡節氣時刻高度偏度，皆可互取其數；天盤用方版，上設兩耳表，以測日影；地盤中心繫墜線，以視度分，立用之，可以得太陽高弧度；既得太陽高弧，則本時諸數，亦皆可取。蓋是儀寫渾於平，如取影於燭，雖云借象，而實數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實本於此；今復推於測量，法簡而用捷，亦可云數學之利器矣。

子部　天文算法類一　六十七

簡平儀說序

楊子雲未諳歷理，而依物法言理，理於何傳？邵堯夫未嫻曆法，而撰私理立法，法於何生？不知吾儒學宗傳，有一字曆，能盡天地之道，窮宇極宙，言曆者莫能舍旃。孔子曰，澤火革。孟子曰，苟求其故是已。革者，東西南北，歲月日時，靡所弗革。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儀七政，參差往復，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唐虞邈矣，欽若授時，學士大夫罕言之；劉洪姜岌何承天祖沖之之流，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無有如羲和仲叔極議一堂之上者。故此事三千年以還忞忞也。郭守敬推為精妙，然於革之義庶幾焉；而能言其所為故者，則斷自西泰子之入中國始。先生嘗為余言，西士之精於曆無他謬巧也，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青於藍而寒於水者，時時有之。以故言理彌微亦彌著，立法彌詳亦彌簡，余聞其言而悄然。為彼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此其間何工拙可較論哉。先

生歿，賜葬燕中，仍詔其同學二三君子，依止焚修。諸君子感恩圖報，將欲續成利氏之書，盡闡其所爲知天事天窮理盡性之學。而會中朝方修正曆法，特簡宿學名儒，釐正其事。于時司天氏習聞諸君子之言者，爭推擧以上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盡譯其書，用備典章。大宗伯以聞，報可。自是一時曉人世業，亡不賈勇厲，以勸厥成。盛哉，堯舜在上，下有羲和，庶其將擬議一堂之上乎。余以爲諸君子之書成，其裨益世道，未易悉數。若星曆一事，究竟其學，必勝郭守敬數倍，其最小者是儀，爲有綱熊先生所手創，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嘆，偶爲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未及詳其所謂故也。若其言革也，抑亦文豹之一斑矣。熊子以爲少，未肯傳。余固請行之，爲言曆嚆矢焉。第欲究竟其學，爲書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終也。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搉，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以光昭我聖明來遠之盛，且傳之史冊曰，曆理大明，曆法至當，自今伊始，夐越前古，亦泰快已。

萬曆辛亥秋月吳淞徐光啓序

句股義

泰西利瑪竇授，吳淞徐光啓譔；句股，卽三邊直角形也；底線爲句，底上之垂線爲股，對直角邊爲弦，句股上兩直角方形，幷與弦上直角方形等。句股義故卽今之三角法。共十五題。

句股義序

周髀算經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庖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旣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漢趙君卿注曰，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又曰，觀其迭相規矩，共爲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統敍羣倫，弘紀衆理，貫幽入微，鈎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惟所爲之也。

徐光啓曰，周髀句股者，世傳黃帝所作，而經言庖犧，疑莫能明也。然二帝皆用造曆，而禹復藉之以平水土；蓋度數之用，無所不通者也。後世治曆之家，代不絕人，亦且增修遞進。至元郭守敬若思，十得其六七矣。亡不資算術爲用者，獨水學久廢，卽有耑門名家，代不一二人，亦絕不聞以句股從事。僅見元史載守敬受學於劉秉忠，精算數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又陳水利十有一事；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志。如若思者，可謂博大精深，繼神禹之絕學者矣。勝國略信用之，若通惠會通諸役，僅十之一二，後其書復不傳，實可惜也。至乃遡其爲法，不過句股測量，變而通之，故在人耳。又自古迄今，無有言二法之所以然者。自余從西泰子譯得測量法義，不揣復作句股諸義，卽此法底裏洞然，於以通變施用，如伐材於林，挹水於澤，若思而在，當爲之撫掌一快已。方今曆象之學，或歲月可緩，紛論衆務，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東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時至計。然而欲尋禹績，恐此法終不可廢也。有紹明郭氏之業者，必能佐平成之功，周公豈欺我哉。句股遺言，獨見於九章

中，凡數十法，不出余所撰正法十五條。元李冶廣之作測圓海鏡，近顧司寇應祥爲之分類釋術，余欲爲說其義未遑也。其造端第一論，則此篇之七亦略具矣。周髀章首九章句股之鼻祖，甄鸞李淳風輩爲之重釋，顯明悉實爲算術中古文第一，余故爲採摭要語，弁諸篇端，以俟用世之君子不廢芻蕘者。其圖註見他本爲節解，至於商高問答之後，所謂榮方問於陳子者，言日月天地之數，則千古大愚也。李淳風駁正之，殊爲未辨，若周髀果盡此，其學廢弗傳不足怪，而亦有近理者數十語，絕勝渾天家，余嘗爲雌黃之，別有論。

吳淞徐光啓譔

圜容較義

西海利瑪竇授，浙西李之藻演，刻於萬曆甲寅，有李之藻序，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

附四庫全書評

圜容較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李之藻撰，亦利瑪竇之所授也。前有萬曆甲寅之藻自序，稱凡厥有形，惟圜爲大，有形所受，惟圜之多，渾圜之體雖名，而平面之形易析。試取同周一形，以相參考；等邊之形，必鉅於不等邊形；多邊之形，必鉅於少邊之形。最多邊者圜也，最等邊者亦圜也，析之則分秒不漏。是知多邊聯之圭角全無；是知等邊不多邊等邊，則必不成圜；惟多邊等邊，故

圓容較鉅。昔從利公研窮天體，因論圓容，拈出一義，次為五界十八題，借平面以推立圓，設角形以徵渾體云云。蓋形有全體視為一面，從其一面例其全體。故曰借平面以測立圓，面必有界，界為線為邊，兩線相交必有再，析圓形則各為角，合角形則共成圓，故曰設角以徵渾體，其書雖明圓容之義者，各面各體比例之義，胥於是見，且次第相生，於周髀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之義，亦多足發明焉。

圜容較義序

自造物主以大圜天包小圜地，而萬形萬象，錯落其中；親上親下，肖呈圓體；大則日躔月離，軌度所以循環；細則雨點霄花，潤澤叟於涓滴；人文則有旋中規，而坐抱鼓，況顱骨耳目匯耳竅之渾成；物宜則有穀孕實而核含仁，暨鳥翔魚泳虺蟠之蔵若；胎生卵育，混沌合其最初；葩發苞藏，團欒於焉保合；俯視漚浮水面，仰觀暈合天心；摶風渝乎蘋端，湛露擎於荷蓋；砂傾活汞，任分合以成顆；鮫泣明珠，撒拌枰而競走；無情者飛蓬轉石，斡運總屬天機；有情若蛛網蟲窠，經營自憑意匠；若乃靈心濬發，尤多規運成能；璧水明堂，居中而宣政教；六花百陣，周衛而運正奇；樂部在懸，籥鼓共圜鐘迭奏；軺車欲駕，輪轅貫樞軸其旋，戲場有蹴鞠彈棊，雅事對宥團蕉漏，忽然一噓，成如珠如霧之談；奇謾說恆沙，滿三千大千之國土；至於火炎銳上，試遠矚而一點圓光；水積紆迴，指鑿天而兩經規合；蓋天籟地籟人籟，聲聲觸竅皆圓；如象官象事象物，粒粒浮空有爛；所以龜疇筮策，用九之妙無窮；羲畫文重，圍圓之圖不改；草玄翁之三數，安樂窩之一丸；先天後天，此物此志云爾。凡厥有形，惟圜為大；有

形所受，惟圜最多。夫渾圜之體難明，而平面之形易晳；試取同周一形，以相參考；等邊之形，必鉅於不等邊形；多邊之形，必鉅於少邊之形。最多邊者圜也，最等邊者亦圜也，析之則分秒不儘，是知多邊聯之則圭角全無；是知等邊，不多邊等邊，則必不成圜；惟多邊等邊，故圜容最鉅。若論立圜渾成一面，則夫至圓何有周邊，周邊尙莫能窺，容積奚復可量。所以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令蓋覆全載，則不得不從其圜；而萬物之賦形天地也，其成大成小，亦莫不鑄形於圜；即細物可推大物，即物物可推不物之物。天圜地圜，自然必然，何復疑乎。第儒者不究其所以然，而異學顧恣誕於必不然。則有設兩小兒之爭，以為車蓋近而盤盂遠，滄涼遠而探湯近者。不知二曜附麗乾元，將旦午之近遠㫖異；氣行周繞於地域，其厚薄以斜直殊觀；初暘映氣故暉散，影巨而炎旭應微；亭午籍虛則障薄，光澄而曝射當烈。又有造四大州之誕，以為日月遶須彌為晝夜，地形較縱廣於由旬者。試問須彌何物，凌日與月而虧天，且縱廣奚稽，乃狹與譬之變相；積由旬至億千萬，則地徑有度，金輪豈厚載所容，統切利謂三十三；則象緯正圜，諸天之蠢黨可恠。且夫極辨者方圓之體，若白黑一二之難欺；最精者方圜之度，當微渺毫芒之必析；沖虛撰模稜而侮聖，釋氏騁荒忽以誣民；彼曾不識圜形，惡足與窺乾象。夫圜穹邈矣，豈排空馭氣，可以縱觀；乃道理躍如，若指掌按圖，無難坐得。昔從利公研窮天體，因論圜容，拈出一義；次為五界十八題，借平面以推立圜，設角形以徵渾體，探原循委，辨解九連之環；舉一該三，光映萬川之月。測圜者測此者也，割圜者割此者也，無當於曆，曆稽度數之容；無當於律，律窮絫黍之谷；存是論也，庸謂迂乎。譯旬日而成編，名曰圜容較義，殺青適竟，被命守澶，時戊申十一月也。柱史畢公，梓之京邸，近友人汪孟樸氏，因校算指，重付剞劂，以公同志，匪徒廣略異聞，實亦闡著實理，其於表裏算術推演幾何，合而觀之，抑亦解匡

詩之顛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李之藻序

天問略

泰西陽瑪諾條答，豫章周希令，秣陵孔貞時，巴國王應熊同閱，刻於萬曆乙卯（一六一五）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算學類，其提要尙圓滿，惟言及宗教，則語多不倫，蓋存心旣偏，出言欠正也。

天問略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萬歷乙卯西洋人陽瑪諾撰，是書於諸天重數，七政部位，太陽節氣，晝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細，蒙氣映漾，曚影留光，皆設爲問答，反覆以明其義，末載曚影刻分表，并詳解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故，亦皆具有圖說，指證詳明，與熊三拔所著表度說，次第相承，淺深相繫，蓋互爲表裏之書。前有陽瑪諾自序，舍其本術，而盛稱天主之功，且舉所謂第十二重不動之天爲諸聖之所居，天堂之所在，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動下愚；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堂之不誣，用意極爲詭譎，然其考驗天象，則實較古法爲善。今置其荒誕售欺之說，而但取其精密有據之術，削去原序，以免熒聽，其書中間涉妄謬者，刊除則文義或不相續，姑存其舊，而闢其邪說如右焉。

二十　子部　天文算法類一　六十八

天問略小序

昔聳宗睹傳欖論議，因嘆絕其奇；以爲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各自有人，不必華宗夏士，亦不必八索九丘。旨哉斯言，匪有奇文妙理，發于恩聞之外者。第吾人躔步方內，安睹所謂奇人而稱之。予于西泰書，初習之奇，及進而求之，乃知天地間，預有此理；西士發之，東士睹之，非西士之能奇，而吾東士之未嘗究心也。天問冊，特其一端；其言黃道，似沈夢溪辨九道之說；其言曰：日蝕由月，似王充太陰太陽之說；其言月借日光，似張衡靈憲所什生魄生明之說；其言諸天，似有出諸儒見解之外，而又非佛氏三十三天之說者。嗟乎，往代天官書，唐史甚精，以其多成于李淳風之手，專門校著，視他書楊蘇撲天者愈也。今西士以其畢世聰明，求之于天，而通以中國之書，使考測者乘之，不大有裨助乎。夫精如淳風，而麟德之曆，不能不爲大衍，則義淺稍畸所繇然矣。今之積差漸久，緹縠不應，而授時廢事，亦漸以不符，正之宜蚤，則有關于三辰四游者，其實皆宜講求，是書又不止考測之助已也，于徒詫其奇者，何有。時

萬曆乙卯夏四月中甫孔貞時題

天問略自序

造物主者，生人則賜之形軀及靈神，而又特使好知；又生天地列象萬物，種種完備妙巧；如肆大筵，陳異品，置人其間，令形軀享厥用，而靈神窮厥理；且愈窮愈細愈妙，以引其好知心而樂之。故從古即至聖極聰，惟窮理是務，身心之餘，間及事物；

物理愈微，其求悟亦愈殷，幸而悟亦愈樂。嘗辟知心於財，心增一知，彌增知渴；益一財，彌益財貪也。吾西格物之學，門牖而附藏，枝闢而源備，於天論則尤所詳愼。故其說能剖決心疑，使人不得不是之。如以手指物示人，擧目即得，名爲指論。吾西欲證一切講辨，最確無疑，最實無虛者，即曰天文指論也。論天文者約有二端：一則測天重之多寡厚薄，日月星之運旋遲速，大小上下，去地之遠近，及出入朔望弦食晝夜寒暑，斯類者，雖有實理，第不急於日用，謂之測學。一則定節候，以便稼穡，以令種植；察行度以知時刻，以程作事；算躔會以識稟受，以治疾病；量極宿以度地里，以便行海；斯類者有益于日用，謂之用學。乃其本旨，則又有說焉。夫學以道德爲本，而道德之學，又以識天主事天主爲本。有爲於此學之學爲實學，益學，永學；無爲于此學之學爲虛學，廢學，暫學而已。天論者，所以使人識事眞主，輕世界而重天堂者也。譬如入一巨宮，崇而且麗，布置安美，職司勤勤，雖不見其主，必意此室中有主居之治之，且必大富大智大德矣。嗟乎，宮之崇麗，孰如圜穹；布置之安美，孰如七政列宿；職司之勤勤，孰如四時之乘除，萬物之生息；誠孰思之，不可謂天地萬物無主以造之治之也。經云：肉目不能視天主，觀其所造，即能識之；既識之，容不愛敬乎。故使人識事天主者，此也。人情非見彼大，不知此小；非視彼妍，不悟此媸；苟能思天之大且美，則必謂此所立所居所爭所分之地，乃天中一點耳；其間福樂，以天之福樂視之，不可爲眞，乃福樂之影耳。色搦加曰：習于天者，忽于地，故使人輕世界而重天堂者此也。夫天象甚廣且多，難以殫悟，日月附在人目，亦用切人身，特撮大略數端，使同志者，稍嘗而喜焉，敢曰天論之入門，天堂之引路乎。然實所私祝矣。

萬曆乙卯仲秋月泰西陽瑪諾題

地震解

極西耶穌會士龍華民述，係問答體，開首曰「民也甲子穀雨日；謁李崧毓先生，坐次，蒙奬借曰：貴學所算二月月食，時刻分秒不差，真得推步之奇，想其師承訣法，必極奧妙；若頃者地之發震，吾等不諳原因，莫不詫異驚恐；貴學格物既精，則其所以然，定有考究，而可言者，惟不秘，揭以語我……」答者於是書九端述之：

其一震有何故　其二震有幾等　其三震因何地　其四震之聲響　其五震幾許大　其六震發有時　其七震幾許久　其八震之豫兆　其九震之諸徵

最後謂「地之震，受制於造物主，猶旱潦，兵革，火災，疾病，雖繫人事之招，然皆屬造物主全能大權統一宰制，非世所得窺測懸斷；第痛加修省，虔誠籲祝，弘慈降佑，則轉禍爲福，消災彌患之道也。丙寅京師邊地大震，或過而問焉，則以告李太宰者告之，因刻以廣之。」

天啓六年歲次丙寅五月夏至日

康熙十八年乙未仲秋上浣重刻

書中所言震之理由，固爲今人所知，但在當時，科學未明，據安文思所說，此書爲當時學者所重視焉。

表度說

泰西熊三拔口授，慈水周子愚、武林卓爾康筆記，有豫章熊明遇序，周子愚序，刻於萬曆甲寅（一六一四），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一本立表取日影，以知時刻節氣之書也。四庫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其論尚正確，錄下：

表度說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萬曆甲寅西洋人熊三拔撰，三拔有泰西水法，已著錄，是書大旨言表度起自土圭，今更創爲捷法，可以隨意立表。凡欲明表景之義者，先須論日輪周行之理，及日輪大於地球比例。彼法則有全書，此復舉其要略，分爲五題，一謂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一謂地球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夜，非在正中而何，一謂地小于日輪，從日輪視地球，止于一點；若令地非一點，則隨在地面，不得見天之半，必上半恆小，下半恆大，而爲半地之厚所礙矣。一謂本圓體，故一日十二辰，更疊互見，如正向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度得未時，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若以地爲方體，則爲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右者，必長短不均矣。一謂表端爲地心，凡立表取景，必于兩半平面之上，求得兩種景。其一立表平面，上與地平，成直角，其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樓臺樹木等景在地平者是也。其一橫表之景，倒景也；如向日有牆，于其平面橫立一表，於地平爲平行者是也。末言表式表度，并節氣時刻推算之法，繪畫日晷術，皆具有圖說，指證確實。夫立表取影，以知時刻節氣，本歷法中之至易至明者，然非明于天地之運行，習于三角之算術，則不能得確準，是

時地圖地小之說，初入中土聞而駭之者至衆，故先舉其至易甚明者，以示其可信焉。

表度說序

粤古二帝，制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三代以下，曆法遞改不常，器亦因之。惟元太史郭守敬，制造儀象圭表，以測驗而定節氣成曆法，爲得其要；然最精而簡者，尤莫若任意立表取景。西國之法爲盡善矣；蓋齊七政者，必依太陽方位而齊焉；準曆數者必依太陽本動而準焉；定節氣者必依太陽躔度而定焉；而太陽方位，本動躔度，俱以表景度分得其眞確；則表度之法，信治曆明時之指南也。圭表我中國本監雖有之，然無其書，理未窮，用未著也。余見大西洋諸先生，其諸書內具有此法，請於龍、精華先生譯其書，以補本典，用備曆元。龍先生然之，乃以其友熊有綱先生，即爲口授，因演成書，以行于世。大西洋諸君子所攜本國書典，其種甚廣，各極其妙；我中國人當一一傳而譯之，悉如此書也。憶昔余與利西泰先生賞談律呂之學，見其精實，可以補本典所無；余願有請也。利先生慨然許之。嗚呼，先生已化，不能無人琴之感矣。今其友龍先生依然道故，再請之。龍先生曰：吾友之本業，則事
天主講學論道也；學道餘晷，偶及曆數耳；貴國諸君子心欲之，吾輩何有吝色乎。是故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以譯大西洋諸書，請明　上聞，業已有成緒矣，盡傳其書以裨履端考正之功，而佐我　國家敬　天勤民之政，是亦千古一快事也。余日庶幾望之。

萬曆甲寅歲冬十月加正四品俸承德郎欽天監監副慈水周子愚序

表度說序

黃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言古曆作于孟春，於時孺獝先滜，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據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鼇火猶，孔子譏之。至于迭推五勝，歲首孅嘗，舛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矣；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鑿，張倉韈訛于黑曆，公孫衒繆于黃龍，事不師資，廣延何取，一行運算，淳風微文，唐曆屢更，乞無定据。郭太史守敬測晷之法，最爲合理，而候人乘遽，僅止北溟，誰云桂海無天，冰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圓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嵩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紬績，曆理茫然，何分天部，故文曜之躍者明慜，歲差之犄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臆言；考誤證眞，煩祠官之饒請；而聖明鄭重，宜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轍，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黃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幷冒，清揚者環動薄躔，重濁者中止澄凝；隨堨顓玄趾黃，而目力所際，恆半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奈人域是域，誰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儲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閞闢以來，詎闕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蚤有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黃帝天師，參佐有羲和五官，曆法鑿明，上哉夐矣。惟黎亂秦燔，莊荒列寓，瞭人耳食，學者臆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忉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彙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于郯子曰：天下失官，學在四夷，其語猶信。古未歐邏巴遜

中夏，通中夏，自今上御曆治，上古至治，龜呈馬負，琨燿簡篇；中古興朝，鼎象麒麟，旅贄荒服，至于星槎絕海，禹谷賓王，抱圖史以觀光，徵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塞哉。儀嗣官采譯以聞，太史氏參伍刊定，以補臺監之不及，將三辰定于次，四時定于紀，羣正歸餘，直媲美乎黃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時

龍飛萬曆歲在閼逢攝提格日月會於壞星之廟豫章熊明遇拜手書

民曆鋪註解惑

耶穌會士湯若望纂，南懷仁校訂，有胡世安，及秦瀛序。民曆鋪註是一部曆書，其中不無民衆迷信天象之說，故湯公作書以解其惑也。民曆鋪註之性質，湯公自言曰「古之王者，撫有天下，必須首頒正朔，雖則敬授人時，重在稼穡上；……然而小民日用，除稼穡外，還有冠婚葬祭，棟宇各等許多事件。朝廷家也曾預先酌定一個禮節，安排一個規矩，與同律度量衡一般，以便遵守了。還有各處民情，大小事要選擇日時，爲是前代相傳已久，習以爲常。從來治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豈可違拗他，只因衍數繁多，一持一說，紛爭不了，未免又誤民事，不如畫一定規，從中去取，勒成一書也，算做授時一類，付與曆官鋪註，在民曆上頒行，令各處都依着鋪註上行，方是個一道同風的氣象。」

準此：湯公是書乃將書中欠正確，或涉迷信之觀念解說而糾正之。

民曆鋪註解惑序

王者奉若天道，首重民時；表正風俗，興起禮樂，莫不于是乎始基。顓蒙雖不足與言理，趨吉避凶，有恆情也；舍逆取順，有同志也。獨不知上天默牖，懸象于昏旦之中，橐氣于閏月之律，正朔之頒，所以大一統，使天下㣲然于向背，有以異于山中不知年之侶，豈曰神道設教，可由不可知云爾哉。道未湯先生，于民曆鋪註有解惑之作，首明後慕前意，率舊章，不愆忘之旨也。欽明頒行協正，三重寡過之旨也。猶恐奉行者未盡曉暢于衷，復博引經傳，詳證理效，剖析方位，條疏月建諸說；蓋欲四海烝黎，共稟王制，欽奉天道，塞違昭德，一道同風，罔敢汨紀棄行，永保太平之休，足編義正而大匡，僅解惑乎哉。

秀巖老吏胡世安題

天學初函五十二卷

天學初函明李之藻輯，李子杭州仁和人，字振之，又字我存，一六一〇年，在利子瑪竇手受洗，一六二九年卒，天學初函者，其卒前一年所刻；天學謂天教，即天主教；初函謂擬續刻，由初函而二函三函也。初函所包，有二十種，分爲理編器編，每編十種，皆利子等所編著，其目列下：

西學凡　艾儒略　天主實義　利瑪竇　辯學遺牘　利瑪竇

唐景教碑書後　李之藻　畸人十篇　利瑪竇　交友論　利瑪竇

二十五言	利瑪竇	七克	龐迪我	靈言蠡勺	畢方濟 徐光啓
職方外紀	艾儒略	泰西水法	熊三拔 徐光啓	簡平儀說	熊三拔
渾蓋通憲圖說	利瑪竇	同文指算	利瑪竇 李之藻	幾何原本	利瑪竇 徐光啓
圜容較義	利瑪竇	表度說	熊三拔	測量法義	利瑪竇
天問略	陽瑪諾	勾股義	利瑪竇		

天學初函共三十二册，明末流傳極廣（陳垣序靈言蠡勺語），現在甚少見。初函器編錄入四庫書中者有數種，惟理編淸四庫屏黜。陳垣先生謂「之藻之意重在理編，使人知昭事之學之足貴，而四庫屏黜之，舍其理而器是求，眞所謂買櫝還珠者哉」誠哉斯言。

刻天學初函題辭

天學者，唐稱景教，自貞觀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學刻苦昭事，絕財色意，頗與俗情相盩。要於知天事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帝三王，施今愚夫愚婦，性所固然，所謂最初最眞最廣之教，聖人復起不易也。皇朝聖聖相承，紹天闡繹；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顯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玄，得未曾有。顧其書散在四方，願學者毋以不能盡覩爲憾。茲爲叢諸舊刻，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同志，略見九鼎一臠。其曰初函，蓋尙有唐譯多部，散在釋氏藏中者，未及檢入。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奇探頤，尙有待云。天不愛道，世不乏子

雲夾湊，鴻業方隆，所望是懿德者相與共臻厥成；若認識眞宗，直尋天路，超性而上，自須實地修爲，固非可於說鈴書肆求之也。

涼菴逸民識

熙朝定案

南懷仁輯，共三本，匯集康熙七年起至四十四年止：關於楊光先興起之曆獄，曆法，造砲等等敎士之奏疏，及皇上之諭旨。此書在歷史上，有價値之文案彙編。

卷七 科學類

敍

中國爲亞洲大國，開化最早，文明最古；環吾國而居者，皆文化低下之民族；自古以來，所以我國自豪學問爲吾所獨有。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來吾國，以歐洲之學問灌輸吾國，徐光啓，李之藻等與之遊，得其學之精華，而我國人始知有歐洲科學，而科學在吾國行其奠基之禮。

科學者何？科學是研究事物之現象，歸納其實驗之所得，而探求其所以然之理；即由果而求其因，格物窮理之學也。吾國古時未嘗不有學問，但僅爲一般之經驗，非科學式的；即無系統，無組織之知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明末耶穌會士來，而我中國學問乃得其新精神，而成爲科學式矣。今將西士所著關於科學之書，作提要如下：

西學凡

大西艾儒略答述，有楊廷筠序，東海許胥臣引，是一本歐西大學所授各科之課程綱要也。其科目大要分六科：一爲文科，謂之勒鐸理加，即拉丁 Rethorica 之譯音；一爲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即 Philosophia

譯音，哲學也；一醫科，謂之默第濟納，即 Medcina 之譯音；一爲法科，謂之勒義斯，即Leges 之譯音；一爲教科，謂之加諾搦斯 Canones 之譯音，一爲道科，謂之陡錄日亞，即 Cheologia 之譯音。書中將各科課程標準，撮要列論；而理科中尤詳論五宗十府，道科中博究聖多瑪斯超性學要之三大支。書末艾子有言曰：「旅人九萬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今者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大學叢書之編譯，孰料三百年前，耶穌會士已有此大志，誠可佩也。書末有進賢熊士旂跋。是書刻於天啓癸亥，即公曆一六二三年。

附四庫全書評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于天啓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諸搦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知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國，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即于義寧坊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

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滸阿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于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呵憐切，注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因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桯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詭爲亙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曆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即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二十四　子部　雜家類存目二　七十八

按此提要，頗多誤解，而於景教之歷史盲然未明也。

刻西學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考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然而卒未有能盡印其學，緣其國隔九萬里，象胥絕不相通，所可譯者，器象圖數，有跡可揣之物；而其於精義妙道，析牛毛超象罔者，書雖充棟不能盡以手口宣也；推厥所繇，彼中士人學問修詣有次，不能躐等徑造；極闢微者必廿年乃成，再三考試，屬德不亂，乃始聽許遠遊。迨入中華，閒關數載，又以數載習語，認字數載，通經學文，始能融會兩境，義理有所闡譯，而老將至矣。而我華人又鮮肯虛心參究與共功力者，所以後先數輩，率皆齎志以歿，而學不盡傳；而貌取者，第執其操詣之純篤，與其名理之該洽；又或以為淺譚象數，而無當於精奧。抑孰知原原本本，眞有當年累世而莫可窮竟者；即如彼國讀書次第，取士科條，種種實修實用，欲著一詞章功利，欺世盜名，如吾三代以下陋習，而無所庸之；以作此養成就，其人才自是不同，敎化流行，風俗醇美，無可疑者。若疑言涉夸毗，諸賢素不妄語，以余所聞，又聞多人多載，顯若畫一。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且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探印度諸國，寂寂數簡，所可當之者乎。而其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熊子士旂，袁子升聞，許子胥臣，爲受梓以廣異聞；夫此其於天學也，猶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轍以求夙莫者也。嗟夫，吾中國文敎光天，秘府名山所藏，即珠函貝笈之僻，大抵寓有不遺，詎可冷此種學問，歲月遄征，而光彩久韜不耀，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衆共成之，昭聖天子同文盛化，良亦千載一時；而其俟河之淸，人壽苦短何哉。雖然，吾終不謂如許奇秘，浮九萬里溟

渤而來，而無百餘爲之呵護，使終湮滅，獨竊悲諸誦法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之天學，而以爲利氏西來之學也。

天啓癸亥季夏之吉鄭圃居士楊廷筠題

西學凡引

凡也者，舉其概也；左丘明以凡翼經，而西學以凡翼天，天非自西學始也。程子曰：儒者本天，蓋宗古敬天畏天言之；游楊呂三家，親出程氏之門，而已有徑庭之誤，朱子辯之詳矣。浸淫於速化器，眯於提宗，而格致一種學派，晦蝕幾盡，不圖有返本窮原，苦修實體，而理析於繭絲牛毛，致辯於踐形超性，如艾氏所述西方之學者。讀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歸，恍然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致知必不空疎，而格致果臻治平，治平必肇端於格致也。然則聖人豈欺我，而近儒超捷高妙之旨，果能試之有效，而推東海西海而準否耶。昔左氏不列學官，漢下明詔諸博士，咸不肯置對。今試令廣譯西學，傳播人世，眞是眞非，必瞭然心目。第恐創聞則駭，耳食則疑，未必肯虛心張眼，而一一切磋之耳。善乎李太僕之言云：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畫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問勝己四也。祛此四病，而相與馳騁乎域外之觀，會通乎天人之際，不負此身，不虛此日，茲於同志者有深望矣。或曰西學自漢譯之，白馬馱來，寥寥四十二章，不聞奇論，迨今迺出，不飾說歟。曰此身毒之書，非九萬里外歐邏巴之書也。吾聞西國書言，大抵千里一譯，距我中華，雖心同理同，而語言文字別有天地，實不易知。自利氏觀光三十年來，名公鉅儒，相與投分研精，夫非一人一日，而所能通譯者，自實義，畸人，七克而外，不過度數器用諸書，千百之一二，非不欲譯，不易譯也。當時蔡愔秦景何人，一往輒返，乃能得其要領，而況身毒距歐邏巴尚七萬里，影響相傳，有何確據。嗣後

文人佞佛，增飾夸張，幾與吾儒角立；而吾儒顧且拾其餘瀋，甚且入室操戈。噫，禮失則求之於野，讀西學凡，而學先格致，教黜空虛，吾亦取其有合于古聖之教而已矣。未屑借資萬譯，而與彼佛較曲直也。艾子西來有年，言不妄發，是學之傳，則余友人袁子升闘，力拒而請以華言譯之者；至於加以句讀，綴之圈點，則余不佞，亦竊有所契于斯文。異日者廣致其書籍，而盡繙譯焉，藜吹麻明，小可比左氏一經，大則盡洗竺乾之惑謬，竊所寤寐，固不敢謂操縱摘粟，世更無楊子雲也。

東海許胥臣識

一

遠鏡說

西洋湯若望著有自序，刻於天啓六年，鏡之製造，鏡之功用，說解詳明；并有大圖多幅，其目錄如下：

首利用　一利用於仰觀　一利用於直觀

次附分用之利　一利於苦近視者用之　一利於苦遠視者用之　一分甲不如合用之無不利

次原繇　一易象不同而遠鏡獨妙於透視以爲利用之原　一射線不一而遠鏡彙攝乎屈曲以爲斜透之繇　一視象明而大者繇乎二鏡之合用

次造法用法　一鏡　一筒　一遠近各得其宜　一避眩便觀　一安放調停　一衰目近視用訣

一借鏡作畫　一習用訣　一去垢訣　用鏡測量法　用鏡交食法

共二十一張遠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刻本徐匯書樓藏有影印。

遠鏡說自序

人身五司，耳目爲貴，無疑也。耳與目又孰爲貴乎？昔亞利斯多稱耳司爲百學之母，謂凡授受以耳，學問所以彌精彌廣也。若目司則巴拉多稱爲理學之師。何者？蓋其陡與物遇，見其然，卽索其所以然；由粗入細，由有形入無形，理學始終總目爲膳矣。而不寧惟是，明光色光，較形聲臭味，獨居上分，不旣屬於目乎；覩夫亞尼瑪以目爲居止，孟子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則凡情隱意動之微，必達於目，善惡莫掩，有如執左契然者。且耳之於聲也，有待；目之於形也，無待；聞每後見每先，聞每似，見每眞；聞僅有輕重清濁，見豈特玄黃采素而已哉。物件有大小方圓，邪正動靜；數有多寡，位有遠近，疇非於目辨者乎。誠若是，則目之貴於耳也，明矣。雖然，耳目皆不可廢者也。第佐耳佐目之法，亦皆不可廢者也。第佐耳者，用力省，以管則遠，以螺則清，利物用於天成，其巧妙自無可得而言。佐目者用力煩，管以爲眶，鏡以爲睛，利物出於人力，其巧妙雖有可得而言者，無可得而言者言之，則誕；有可得而言者秘之，則欺，此遠鏡說之所由述也。

天啓六年歲次丙寅仲秋月大西洋湯若望題

奇器圖說

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有武位中序，及王徵序，天啓七年刻（一六三四），

收入西部子部譜錄類。此書即物理中之力學及重學，力學之原理，及其應用之方法，詳解明白，裨益民生實不小；而四庫反謂「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誕恣肆，不足詰究，」謬哉。此書之新奇，每圖又用西文ＡＢＣＤ字為標識，在當時誠一詫異。按王徵曾與金尼閣著西儒耳目資，亦識西文。今抄錄四庫語如下：

奇器圖說三卷諸器圖說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奇器圖說，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揚州府推官，嘗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譯為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為算法，度為測量，重則即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圖，水銃四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為詳備。其第一卷之首有表性言解，來德言解二篇，俱極誇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誕恣肆，不足究詰，然其製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寸有所長，自宜節取。且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錄而存之，固未嘗不可備一家之學也。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為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二十二　子部　譜錄類　五十二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

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國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余不敏，竊嘗仰窺制

器尙象之旨，而深有味乎璇璣玉衡之作；一器也，規天倣地，七政咸在，萬禩不磨，奇哉蔑以尙己。考工指南而後，代不乏宗工哲匠，然自化人奇肱之外，巧絕弗傳，而木牛流馬，遂擅千古絕響，余甚慕之愛之。間嘗不揣固陋，妄製虹吸，鶴飮，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諸器；見之者，亦頗稱奇。然于余心殊未甚快也。偶讀職方外紀，所載奇人奇事，未易更僕數；其中一二奇器，絕非此中見聞所及；如云多勒多城，在山巔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運之甚艱；近百年內有巧者，製一木器，能盤水直至山城，絕不賴人力，其器自能晝夜轉運也。又云：亞而幾墨得者天文師也，承國王命造一航海極大之舶，舶成將下之海，計雖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也。幾墨得營作巧法，第令王一舉手引之，舶如山岳轉動，須臾即下海矣。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其七政各有本動，凡列宿運行之遲疾，一一與天無二；其儀以玻璃爲之，悉可透視，眞希世珍也。職方外紀，西儒艾先生所作，其言當不得妄。余蓋爽然自失，而私竊嚮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緣得當吾世而一覩之哉。丙寅冬，余補銓如都，會龍精華鄧函璞，湯道未三先生，以候旨修曆，寓舊邸中；余得朝夕晤請教益，甚驩也。暇日，因述外紀所載，質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在覽也，奚敢妄。余亟索觀簡帙不一，第專屬奇器之圖之說者，不下千百餘種；其器多用小力轉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遠，或資修築，或運芻餉，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預防災祲，或潛禦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響生風，諸奇妙器無不備具。有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捩，有用空虛，有即用重爲力者，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間有數製，頗與愚見相合；閱其圖繪，精工無比。然有物有像，猶可覽而想像之，乃其說則屬西文西字；雖余嚮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爲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號，刻有西儒耳目資一書，亦略知其音響乎，顧全文全義，則茫然其莫測也。於是亟請譯

以中字。鄧先生則曰，譯是不難，第此道雖屬力藝之小技，然必先考度數之學而後可；蓋凡器用之微，須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計算，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後法可立也。不數測量計算，則必不得比例，不得比例，則此器圖說，必不能通曉。測量另有專書，算指具在同文，比例亦大都見幾何原本中，先生爲余指陳，余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於是取諸器圖說全帙，分類而口授焉。余輒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易曉，以便人人覽閱；然圖說之中，巧器極多，第或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如飛鳶水琴等類；又或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器誠切矣，乃其作法或難，如一器而螺絲轉太多，工匠不能如法；又或器之工費甚鉅，則不錄，特錄其最簡便者。器俱切俱便矣，而一法多種，一種多器，如水法一器，有百十多類，或重或繁，則不錄，特錄其精妙者。錄既成，輒名之爲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云。客有愛余者，顧而言曰：吾子纂刻西儒耳目資，猶可謂文人學士所不廢也；今茲所錄，特工匠技藝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敝焉於斯鄉西儒爲我中華，我輩深交，固眞知其賢矣；第其人越在遐荒萬里外，不過西鄙一儒焉耳，奚爲偏嗜篤好之若此。余應之曰：學原不問精麤，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茲所錄者，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儒執不器之說而鄙之，則尼父繫易，胡以又云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且夫畸人罕遘，絕學希聞，遇合最難，歲月不待，明睹其奇而不錄以傳之，余心不能已也。故嚮求耳目之資，今更求爲手足之資已耳，他何計焉。夫西儒在茲多年，士大夫與之遊者，靡不醉心神怡，彼且不矜不吝，奈何當吾世而覿面失之。古之好學者，裹糧負笈，不遠數千里往訪，今諸賢從絕徼數萬里外，齎此圖書以傳我輩，我輩反忍拒而不納歟。諸賢寥寥數輩，胥皆有道之儒，來賓來王，視昔越裳肅愼，

不啻遠之遠矣。此可昭我明聖德來遠，千古罕儷之盛。邇來余省新從地中掘出一碑，額題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乃唐郭子儀時所鐫，千載如新，與今日諸賢所傳崇敬天之教，一一若合符節。所載自唐太宗以後凡六帝，遞相崇敬甚篤也。在昔已然，今又何嫌忌之與。有客又笑謂余曰：是固然矣，第就子言耳目有資，手足有資，而心獨可無資乎哉。西儒縹緗盈室，資心之書必多，子不之譯，而獨譯此器書，何也。余俯而唯唯曰：有迹之器，且猶可指陳，無形之理，譯猝難究竟。余小子不敏，聊以辦此足矣。若夫西儒義理全書，非木天石渠諸大手筆弗克譯也；此固余小子昕夕所深願，而力不逮者，其尚俟之異日。客遂頷然而去，余因併錄其言以識，

時

天啓七年丁卯孟春關中涇陽了一道人王徵謹識

御覽西方要紀

大西洋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于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承皇上問西洋風土國俗，而條答之書也。

書與艾儒略之西方問答相同，且更簡括

西方問答

遠西艾儒略撰，同會陽瑪諾，伏如望，羅雅谷訂，值會陽瑪諾准，晉江蔣德璟閱，樵川米嘉穗序，刻於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上卷目錄：國土，路程，海船，海險，海奇，登岸，土產，製造，國王，西學，官職，服飾，風俗，五倫，法度，謁餽，交易，飲食，醫藥，人情，濟院，宮室，城池，兵備，婚配，續絃，守貞，葬禮，喪服，送葬，祭祖。下卷：地圖，曆法，交蝕，列宿，年月，歲首，年號，西士，堪輿，術數，風鑑，擇日。

觀題目，可知此書之內容；雖言簡意賅，而西國之風土人情，已可見一斑。

西方答問序

吾人覩記所及，皆不若所未及，中庸語道之至，至人所不知，所不能，非其心思域之，抑亦耳目限之也。學者每稱象山先生，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說。然成見作主，舊聞塞胸，凡紀載所不經，輒以詭異目之。抑思宇宙大矣，覩記幾何，於瀛海中有中國，於中國中有我一身，以吾一身所偶及之見聞，概千百世無窮盡之見聞，不啻井蛙之一窺，螢光之一熠也。乃沾沾守其師說，而謂六合內外，盡可不論不議，此豈通論乎。要以風氣各殊，本原自一；途徑雖異，指歸則同。一者何也？曰天也。識其一，則可於一參不一，亦可以不一證一；先聖後聖，不必同，而道同，即東西海南北海之聖人亦不必同，而無不同矣。天學一教入中國，於吾儒互有同異；然認主歸宗，與吾儒知天事天若合符節。至於談理析教，究極精微，則眞有諸書所未知而若可知，前聖所未能而若可能者，豈天不愛道，不盡於堯舜周孔者，而復孕其靈於西國歟。西學諸書，久已行世，今艾思及先生居閩，與吾鄉名賢諍論最悉，因有西方答問一冊，予受而讀之，不獨以彼國之紀述，擴此方之見聞，其辨異而歸同，剖疑而致信，有若一一

燭照而數計之者，先生接引來學心亦苦矣。予不敏，竊謂吾儒之學，得西學而益明，西學諸書，有此冊而益備也。學者因其不同以求其同，其於儒學西學思過半矣。

崇禎辛巳春仲上浣日　　　　檇川米嘉穗題

火攻挈要又名則克錄

泰西湯若望授，寧國焦勗述，共上中下三卷，幷諸器圖二十七頁，是講西洋大銃之書。書首有焦勗自序，書刻於崇禎癸未（一六四三），收入海山仙館叢書。道光時刊有單本，分四冊。卷上是論製造火器之法，及各圖之說明；卷中則論製藥及試放之法；卷下則論火攻秘要。

明末滿族偃起，侵我華夏，徐文定光啓奏請採用神威大礮，此書正示吾人神威礮之圖樣，製造，應用，在軍器上價值，可見一斑。

火攻挈要自序

中國之火攻備矣，其書亦綦詳矣，似無容後人可贅一詞。然時異勢殊，有難以今昔例論，深心者更不可不審機觀變，對症求藥之爲愈也。即古今兵法言之，如武經總要，武學大成，武學樞機，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練兵全書，登壇必究，武備志，兵錄一覽，知兵諸書所載火攻，頗稱詳備；然或有南北異宜，水陸殊用；或利昔而不利於今者；或更有摭拾太濫，無濟實用者；似非

今日救急之善本也。至若火攻專書，稱神威秘旨，大德新書，安攘秘書，其中法制雖備，然多紛雜蓋濫，無論非可否一概刊錄，種類雖多，而實效則少也。如火龍經，制勝錄，無敵眞詮諸書，衆奇覓異，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資實用。惟趙氏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然事關軍機，多有愼密，不詳載，不明言者，以致不獲玆技之大觀，甚爲折衷者之所歉也。勗質性愚陋，不諳韜鈐，但以虜寇肆虐，民遭慘禍，因目擊艱危，感憤積弱，日究心於將略，博訪於奇人，就教於西師，更潛度彼己之情形，事機之利弊，時勢之變更，朝夕講究，再四研求，只爲痴憤所激然耳。乃三三知己，謬以勗爲深諳玆技，每問器術之譜。勗詘無以應，因不揣鄙劣，姑就名書之要旨，師友之傳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簡，删浮採實，釋與註明，聊述成帙，公諸同志，以備參酌云爾。

崇禎癸未孟夏後學焦譯勗識

畢方濟奏摺

此奏爲畢公奉召進京時所上之奏疏。疏中條陳救國之策：一開礦以裕軍需；二通商以官海利；三購西銃以資戰守；四明曆以昭大統，所言皆救時要策，惜不採用。

泰西人身說概

是書分卷上卷下，耶穌會士鄧玉函譯述，東萊後學畢拱辰潤定；與人身圖說合裝，惟是書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譯述，同會龍華民、鄧玉函校閱。二書係鈔本，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據張蔭麟藏本傳鈔。書中所論係人之生理學，與醫學之剖解亦有關係，誠一部科學書也。

泰西人身說概序

故夫元黃剖判，上下相懸，權輿生人，實名三才。然證理學公論，地之視天，小大懸絕，無分數可論者也；何居乎鼓立而三之？蓋人雖渺焉中處，而肢體賅存，靈性炯炯，于茲附麗，倘非人而九重圍抱，諸曜行次，誰推測之？水土金球，對足環處，誰周歷之？將二儀不免抱獨知之契，而參贊之理舉歸息滅矣。故有天地，不可無人類也。人固一小天地也，遠西名士浮槎九萬里來賓上國，惟一意虔奉景教，昭事陡斯是務；閒出其餘緒，著有象緯輿圖諸論，探源窮流，實千古來未發之旨，俾我華宗學人，終日戴天，今始知所以高；終日履地，今始知所以厚。昔人云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惟西士當無愧色耳。甲戌歲，余得交湯道未先生于京邸，一日乘間請之，謂貴邦人士範圍兩儀，天下之能事畢矣。獨人身一事，尚未覩其論著，不無觖望焉。時先生出西洋人身圖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詳，剞劂工絕，實中土得未曾有。謂西庠留意此道，論述最夥，但振筆日譯教中諸書，弗遑及此，請以異日。後示亡友鄧先生人身說二卷，乃譯于武林李太僕家者，雖素草已生人琴之痛，劇切而餘澤猶在，鼎臠之味可嘗，此其大概也。鄧先生格物元學，可窺一班矣。聞鄧先生淹貫博奧，慧解靈通，足跡遍天下，曾與西邦名士校藝，冠軍第一，頗似吾中國殿元之例，亦利西泰畏友也。編中臚列諸部，雖未全備，而縷析條分，無微不徹；其間如皮膚骨節諸類，昭然人目者，

已堪解頤。惟是窍油培養元火，可拒外攻內壞，凡四百餘，分布運動，細筋爲知覺之司，髓管有利益之用，軒岐家曾經道支字否。又論人記含之所，悉在腦囊，乍聆之未免駭論可駭；然人當思索時，瞑目蹙眉，每向上作探取狀，且二東方晉，以不能記者謂沒腦子，此亦足徵其持論不誣，而東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矣。余擬讀靈素諸書，所論脈絡脈，但指爲流溢之氣，空虛無著，不免隔一塵劫；何似茲編條理分明，如印印泥，使千年雲霧頓爾披豁，眞可補人鏡難經之遺，而刀圭家所當頂禮奉之者。閉西土格致名流，偵有殊死重囚，多生購之，層剝寸封，批却導窾，毫髮無不推勘；故其著論，致爲精詳。按新莽時，捕得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亦可治病。又宋慶歷間，持制杜杞執湖南賊區希範與酋領數十人，盡磔于市，皆剖腹刳其腎腸，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事與泰西頗類。至于精思研究，不作一影響揣度語，則西士獨也。閒鄧先生譯說時，乃一經脈侍史從旁記述，恨其筆俚而不能潔作者之華，語滯而不能達作者之意，恐先生立言嘉惠虛悏晦而不章也。不揣謭陋，僭爲之通其隔礙，理其棼亂，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先生本來面目，則宛爾具在矣。日䟫簡薊門，索湯先生所譯人身全書，尚未就緒，來札謂不妨先梓其概，以爲前茅。噫嘻，余幸獲茲編，無異赤手貧兒驀入寶山，乍覩零璣碎璧，已不勝目眩心悸，肯騰肉飛，邊待連城靈采照乘夜光哉。遂急授之梓，爲先生全書嚆矢，而仰觀之，俯察之，近取三才，庶幾無漏缺之憾矣。概云乎哉。萊提居士畢拱辰譔序。

按畢拱辰明掖縣人，字星伯，好讀書，工詩，萬曆進士，由知縣遷冀甯兵備僉事。李自成攻太原，拱辰與巡撫蔡懋德以死守，城破抗節死。

進呈鷹論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纂譯，無序，無刊印年月，祇有目錄如下：

論鷹，佳鷹形象，性情，養鷹飲食，教習生鷹，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教習勇敢，教習認識棲木，教習攫鵲，教習鷹飛上，教習攫水鵝，教習逐雀不前棲於樹者，教習喜息於棲木。教習肥懶之鷹，鷹遠飛叫回。遠方之鷹，性情。神鷹，性情。入而發兒覺鷹，性情。山鷹，山鷹形象，性情。鵃子鷹，性情。論鷹致病之由，治鷹發熱之病，治鷹頭上筋縮之病，治鷹頭毒之病，治鷹傷風眼淚及鼻之病，治鷹頭暈之病，治鷹眼矇瞀之病，治鷹口之病，治鷹氣痵之病，治鷹吐食之病，治鷹生蟲之病，治鷹獨另有本蟲之病，治鷹脾胃雜病，治鷹肝之病，治鷹腳爪之病，治鷹流火之病，治鷹大小腿骨錯之病，治鷹大小腿破損之病，治鷹受傷之病，治鷹生虱之病。佳鷂形像，鷂子性情，教鷂子攫鳥，鷂子飲食；保存鷂子，除鷂子弊病，治鷂子之病，試鷂子有病與否。

從上目錄所言，可見此書爲一部殊特之動物學；動物之心理性情及訓練等等，均概括言之。實有殊特之價值。

獅子說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述，有自序，序後有獅圖。此書之作，書首云：「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遐邦進活獅來京，從古中華罕見之獸，客多有問其像貌性情如何，豈能盡答，茲略述其概。」目錄如下：

獅子形體， 獅子性情， 獅子忘恩， 獅體治病， 借獅箴儆， 解惑。

共十張，連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刻本，徐匯書樓藏印片。

獅子說序

嘗觀寰宇諸物，豈非一大書智愚共覽乎。愚者惟視其外形觀悅而已；智者則不止乎外形，反進而求其內中縕義。如不識字者，獨觀冊內筆畫美好；識者不但觀字畫精美，且又通達其字文所講之理。蓋受造之物，不第爲人適用，養肉軀，且又投學養靈性，引導吾人深感物元，勿負生世之意；即特仰觀飛禽，俯視走獸，無靈覺類，愈訓我敦仁處義積德之務：如於君盡忠，於父盡孝，於兄盡弟，夫婦盡愛，朋友盡信。試看蜂王爭戰，群蜂擁護，至於亡身不顧，示有君臣之分。獅子養父，獲獸吼招父同食，獅之父保其子，雖傷不避，此存父子之親。各獸不殺同類，顯兄弟之愛。鴿子篤愛，一匹不相瀆亂；鴈失偶不再配，是守夫婦之節。一鵝被擊，衆鵝齊集護噪，此有朋友之義。至論其各德，亦足訓人。蜂王雖針刺而不用，指治國刑措之化。螻蟻夏運，收冬積貯，示人勤勞預國之智。又死蟻必帶入穴藏埋，示安葬暴露之；獅子不殺降伏者，即寬恕歸順之誠。蜂採花作蜜而不傷

果實，猶之取公利而不害理義。鴈同宿必輪一醒守，以備外害。兔營三窟，以斷獵犬嗅跡，皆保身防盜之策。飛鳥構巢，外取堅材，內取柔物。蜘蛛結網，經綜相錯，一以爲作住之宮室，一以爲織造文綢之服。或趨利避害，且有巧法，吾人多有取焉。諸如此類。無知蠢物非造物主具有全知默賦，豈能然哉。今述獅之像貌形體，及其性情力能，不徒以供觀玩暢愉心意而已。要知天地間有造物大主，化育萬物，主宰安排，使物物各得其所，吾人當時時讚美感頌于無窮云。

泰西水法

泰西熊三拔譔說，吳淞徐光啓筆記，武林李之藻訂正，以壬子春（一六一二）告成，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共六卷。

附四庫全書評

泰西水法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萬曆壬子西洋熊三拔撰，是書皆記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筩車，曰恆升車，附以雙升車，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庫，記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皆尋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療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問，備言水性。六卷則諸器之圖式也。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爲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爲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四卷之末，有附記云，此外測量水地，度形勢爲

下，以決排江測蓄洩湖淀，別爲一法；或於江湖測海之中，欲作橋梁城垣宮室，永不圮壞，別爲一法；或於百里之遠，疏引源泉，附流灌溉入於國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別爲一法，皆別有備論。茲者專言取水，未暇多及云云，則其法尚有全書，今未之見也。

十九子部　農家類

泰西水法序

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于國；其始至也，人人共歎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于士大夫也。其談道也，以踐形盡性，欽若上帝爲宗；所教戒者，人人可共由，一軌于至公至正，而歸極于崇迪吉，從逆凶之旨，以分趨避之路。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爲曆法，爲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爲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昔與利先生游，嘗爲我言薄游數十百國，所見中土土地人民，聲名禮樂，實海內冠冕，而其民顧多貧，一遇水旱，則有道殣，國計亦詘焉者，何也？身被主上禮遇隆恩，思得當以報，顧已久謝人間事矣。筋力之用，無所可效，有所聞水法一事，象數之流也，可以言傳器寫，倘得布在，將作即富國足民，或且歲月見效，私願以此爲主上代天養民之助。特恐羈旅孤蹤，有言不信耳。余嘗留意茲事二十餘年矣，詢諸人人，最多畫餅；驟聞若言，則唐子之見故人也，就而請益，輒爲余說其大指，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疇昔所及。値

余銜恤歸言別，則以其友熊先生來謁，余昨所言水法不獲竟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迄余服闋趨朝，而先生已長逝矣。間以請於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無吝色也，而顧有怍色，余固私揣焉。無吝色者，諸君子講學論道，所求者亡非福國庇民，矧玆士苴以爲人，豈不視猶敝蓰哉。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傳，天下後世見視以公輸墨翟，即非其數萬里東來，捐頂踵，冒危難，牖世兼善之意耳。輒解之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或東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麤迹，拯人之形，並說之，並傳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聖有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器雖形下，而切世用，玆事體不細已。且窺豹者得一斑，相劍者見若狐甲而知鈍利，因小識大，智者視之，又何遽非維德之隅也。先生復唯唯，都下諸公聞而亟賞之，多募巧工，從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賞之。余因筆記其說，實不文，然而諸公實存心于濟物，以命余，其可辭；抑六載成言，亦以此竟利先生之志也。梓成復命余申言其端。夫諸器利益，諸公已深言之，曷贅焉？然而有兩言焉，嘗試虛心揣之，西方諸君子，而猶世局中人也，是者種種有用之學，不乃其秘密家珍乎，亟請之，往往無吝色，而有怍色，斯足以窺其人矣。抑人情勢則思佚，則忘善，此器也而爲世用，誰則不佚，倘弗思而忘善乎，不乃階之爲厲矣。余願用玆器者相與共戳討之，先生所爲蹙然而色怍也，將無或出于此。

萬曆壬子春月吳淞徐光啓序

泰西水法序

惟上帝好生，既生人，則爲之生食，食出於地，藝於人，人有遺能，地乃有遺利，食乃不足，其不足，佐以旱乾，天澤既不可徼，

則渠塘溉灌益焉。顧亦罕所講究，而西北之鄉，尤未閑習，土高泉深，井有淺深甘鹹，大段不得水之用，即有用之者，工力繁浩，不償所費；然大禹疏治溝洫，必於冀州建都之域，不至獨遺；今胡以一望闕爲，豈阡陌開後，因仍隳廢，遂謂水泉之利，若靳於此方。田家終歲懸懸，占雲盼雨，雨愆其期，立視苗槁，猥云天實爲之，人力無可奈何；枵腹菜面，展轉爲溝中之瘠而已矣。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於凡農事之可興，靡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庫之法，精巧奇絕，譯爲書而傳之；規制具陳，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無不可資爲用，用力約而收效廣；蓋肇議於利君西泰，其同儕共終厥志，而器成於熊君有綱，中華之有此法，自今始。粵稽曩昔盛世，首重民食，而田器亦有司存，周禮稻人掌稼，蓄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俱有經畫。今也牧民之宰，簿書不遑，過隴畝問桑麻，亦未多睹，他何論哉。雖前樹藝之方，載於月令諸編，上不倡，下不講也，食胡以足？竊意冬曹當以此書頒之直省，而方岳之長，宜宣告郡邑，倣而行，觸類而長，尙何患粒食之難乎。夫士人談及參贊，遜爲聖神，若無敢望涯涘者。不知此類事，即贊化育，井田壞，而古今分，雖舜不能言，復然崇重農功，固王道之先也。不圖於是，而欲躋躍隆古之外，必弗可覬已，且安有身處民上，坐享民膏，不爲民生熟計，忍令其饑以死，此豈天之意也哉。

萬曆壬子歲夏五月望日　　賜同進士出身吏科都給事中河東曹于汴撰

泰西水法序

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先生之志，而傳之者也。法五種：曰龍尾圖凡五，曰玉衡圖凡四，曰恆升圖凡四，曰水庫圖凡三，而終之以藥露諸器圖。凡一用以取水，力省而功倍，徐太史子先譜之最悉；一開卷即不見其具，可按文而匠也。嚮成中國不

蠹傳爲。壹闢闢以來，修水用數易矣，桔槔之世，掬而飲，亡何蠹焉。盂爲，尊爲，井爲，使掬者視之，不亦最巧也乎；用矣，而未廣其
後。懊鴻井，其田以受灌；廣矣而未備。又其後阡陌開而陂池興，雨雲從渠插中出也；備矣，而未有機。又其後桔槔出機矣，而井
田陂池，亦不可復視。古者水土共爲一官統之，司空土行不修，則水利愈巧，巧固生于窮敝，然未有若此之利者。夫田不可復
井，何者？必十年始驅民田入之官，必十年始薄官田畫之澮，墳廬城郭之阻，又亡論，則必廢二十餘年耕，而後可；此可幾乎處
者水田可也。而予郡徐伯繼尚實，一爲而廢，故爲今之農，仰天不雨，惟取土龍而祝之耳。予家世農，見鄉土最墝，浹旬晴，則枯
江而之田；浹旬雨，則又決田而之江；遭苦旱，釀鑛爲車，如碓加輪焉；實高其表，前軒後輕，與水爲無窮，一晝夜度灌二十鍾。顧
必急流而可，不然，則法窮。又山之民，縋泉于竹以激，而不費人力；顧必山泉而可，不然，則法窮。茲法也而傳，急流可，即吳越緩
流也亦可；山泉可，即燕齊平蕪也亦可；隨俗之便；或用中土法，或用此法，可以佐水車之不及，而前民用。所謂巧生于窮，而窮
亦因巧濟者耶。人云，考工記，可補冬官。予直謂冬官未亡，第錯於他官，如稻人瀦溝之類。徐太史文既酷似考工記，此法即不
敢補冬官，或可備稻人之採，非墨子蜚鳶比也。利先生爲歐羅巴人，借其儕用賓于朝，甲辰予識其人于都中，綠瞳虬鬚，與之
言，恂恂有道君子也。予休瀞別去，利先生已化，曾爲詩以哭之。至壬子，復趨朝，則墓草已宿矣。悲愴久之，乃訪熊先生，見其家，
削者，鑿者，掬者，則治水具也。彼方日以鏤易水而飲，顧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澤，又且遠臣，此其人豈區區躡頂利所可及哉。永
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法佛狼機鳥嘴炮法，得之日本；然金火之用耳，師金火以致利，詘水土而廢巧，則爲敝
于殺人，而不敢于養人矣，而可乎。大都西洋之學，尊天而貴神，其餘伎復善曆算，精于勾股，予每欲學，而苦不得暇，至其言物

理，則顧與之相與質難于無窮，而此不具論，論其水法如此。

上饒鄭以偉撰

乾坤體義

泰西利瑪竇輯無序，共上中下三卷五十七張，有圖表。

上卷目錄：天地渾儀說　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　四元行論

中卷目錄：日球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　論日球大於地球　論地球大於月球

下卷目錄：容較圖義

附四庫全書論

乾坤體義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利瑪竇撰，利瑪竇西洋人，萬曆中航海至廣東，是爲西法入中國之始。利瑪竇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書皆華字華語，不煩譯釋。是書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爲五帶，與周髀七衡說略同，以七政恆星天爲九重，與楚辭天問同，以水火土氣爲四大元行，則與佛經同。佛經所稱地水風火，地即土，風即氣也，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蝕，以七曜地體爲比例倍數，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則皆前人所未發，其多方罕譬，亦復委曲詳明。下卷皆言算術，以邊線面積平圜橢圓互

相容較，亦足以補古方田少廣之所未及。雖篇帙無多，而其言皆驗諸實測，其法具得變通，可謂詞簡而義賅者。是以御製數理精蘊，多採其說用之。當明季曆法乖舛之餘，鄭世子載堉邢雲路諸人雖力爭其失，而所學不足以相勝，自徐光啓等改用新法，乃漸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爲推闡，始盡精微；則是書固亦大輅之椎輪矣。

二十　子部　天文算法類一　六十六

職方外紀

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書成於天啓癸亥（一六二三）共六卷，有李之藻，楊廷筠，瞿式穀序，重梓時，增葉向高序。是書之資料，取自龐迪我熊三拔二氏奉萬曆命將利瑪竇之輿圖，在宮講解之詞也。書中言五大洲各國之風土，民情，氣候名勝等等頗有興味，而於高龍諾獲亞墨利加之史事，言之頗詳。書首幷刻有萬國輿圖，北輿地圖，南輿地圖。是書在明末，當然爲地輿學上之一種新知識，足以糾正中國古人天圓地方之許多謬見。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與是書亦大同小異；此二書誠爲二種地理上之名著。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

附四庫全書論

職方外紀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啓癸亥，自序謂利氏齎進萬國圖志，龐氏奉命翻譯，儒略更增補以成之；蓋因利瑪竇龐迪我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其絕域風土爲自古輿圖所不載，故曰職方外紀。其說分天下爲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俺峽，離福島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二曰歐羅巴洲，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八十餘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距福島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三曰利未亞洲，西南皆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四曰亞墨利加，地分南北，中通一峽；峽南之地，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其北極出地度數，則未之測量；西起福島一百八十度，東盡三百六十度。五曰墨瓦蠟尼加，則彼國輿之初通疆域道里，尚莫得詳焉。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十五史部　地理類四　十

刻職方外紀序

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其山川形勝土俗之詳，別有鉅冊，已藉手進大內矣。因爲余說地以小圓處天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余依法測驗良然。適悟唐人畫方分里，其術

尙疎；遂爲譯以華文，刻下萬國圖屏風。居久之，有瀆呈御覽者，旋奉寘棄，因其版已攜，而南中貴人翻刻以應；會閩稅璫又馳獻地圖二幅，皆歐邏巴文字，得之海舶者，而是時利已卽世，龐熊二友留京，奉旨繙繹，龐附奏言地全形凡五大州，今闕其一，不可不補；乃先譯原幅以進，別又制屏八扇，載所聞見，附及土風物產，楷書貼說甚細。余以甲寅赴補，幸獲覩焉。此圖延久未竟，會放歸，齎投通政司，弗納，則拳致大明門外叩頭而去。今僅庋中城察院云。而龐熊旋卒於途，其底本則京紳有傳寫者；然皆碎玉遺璣，未成條貫。今年夏，余友楊仲堅氏，與西士艾子爲增輯焉。凡係在職方朝貢附近諸國俱不錄，錄其絕遠舊未通中國者，故名職方外紀；種種咸出傲詭，可喜可愕，令人聞所未聞；然語必據所涉歷，或彼國舊聞徵信者。世傳貫胸反踵，龍伯僬僥之屬，以爲荒誕弗收也。艾子語余，是役也，吾謏聞也與哉。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處，而爭名競利於蠻觸之角也與哉。則性爲形役，實錯厥履，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自錮，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異俗，地靈物產，眞實不虛者；此見人識有限，而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又窮變極備，隨處悉供人類之用，彙賦人以最靈之性，俾能通天徹地，不與草木鳥獸同頑同朽；明乎造物主之於人獨厚也。人可不克己昭事，以期復命歸根，作如是觀。庶吾儕未聞天道，先語地員，不詒先後倒置之誚也乎。而艾子之友金子，則又曰：此姑以綴屏上之圖也云爾。吾欲引伸其說，作諸國山川經緯度數圖十卷，風俗政教武衛物產技藝又十卷，而後可以當職方之一鏡也。金子者，齎彼國書籍七千餘部，欲貢之蘭臺麟室，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德之麻明，李疆炳瑞，時則有異國異書，梯航九萬里而來，蓋曠古於今爲烈，聖主崇文，第今得廣致羣英，分曹摘槧，以蠡傾海嶽之奇乎。將河洛未足誇，鳳鳥不虛至，而謂饒所拾一屏一冊，臥遊之

具，尙足爲恩閎炫哉。余聞西域天文洪武曾譯之，右文家法固然矣；禮樂盛百年，聲教敷四海，儒有涵醇飫醲，播頌於無窮，知必不與鳩摩玄奘輩所致書同類，而並賍之也。

天啓癸亥日躔天駟浙西李之藻書於龍華精舍

職方外紀序

方域大矣，其間位置，馮生日新，富有在一方，即有一方物用，滿足周匝，不相假貸；有齊諧不能志，隸首不能紀者，是孰使之然哉。有大主宰在也。楚辭問天地何際？儒者不能對。今欲窮思極索，以求涯際，必至狂惑畔渙，褻志而未有得何居乎。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圜，故無起止，無中邊；最輕清者爲天，天體多重，迴出地外；最重濁者爲地心，恰恰正在天中，以其爲重濁本所，有形有質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係輕清，重地，不能就輕，自不能倒落一處。論其成位，則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水包土，重重包裹。人之肉目止見水土二行，不見氣火二行，徧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人，與我脚底相對，疑其有傾倒也。考圖證說，歷歷可據。斯亦奇矣。揆厥所由，西國有經楚妫之書籍，有遠遊窮海之畸人，其所閱見，比世獨詳。然是編所摘，猶是圖籍中之百一，即彼國圖籍所紀，又是宇宙中之萬一，而俶詭瑰奇，業已不可思議矣。又况自地而上，窮無窮，極無極，進之而虛空，進之而天載函蓋之間，更無差數可睹，安能以人心分量，彷彿測之。夫脐九重宮闕，嵬然煥然，必非謂偶成也，定由工師構之，司空董之，至尊臨御之也。方域至大，其位置馮生，日新富有，徧地生齒，各給其用，各不相襲，此不可窺溯造物主之全能與貴重，人類獨超萬物之上哉。既知造物主全能，則世惟一尊，無可與並，即

生知安行之聖，用有入無之神，不過全能中所造萬類之一類，而豈可以爝火比太陽，蹄涔並滄海乎。惟聖人見其然，故凜凜昭事，畏天命，對上帝，暗室屋漏，日監在茲，不敢戲渝，不敢怠荒，此眞能知天事天，質之東海西海，不相謀而符節合者。西士引人歸向天帝，往往借事爲梯，注述多端，皆有深意；而是編則用悅耳娛目之玩，以觸人之心靈，言甚近，指甚遠，彼蹊管者，第認爲輶軒之雜錄，博物之談資，則還珠而買櫝者也。

泌園居士楊廷筠

萬國輿圖

利瑪竇製，時在一五八四年，明史外國七列傳第二百四亦論及此圖；一六〇〇年，利子同龐迪我貢獻物中亦有此圖。

利子瑪竇自公曆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到澳門，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到肇慶，在其住院，懸有世界輿圖一幅，當時文人學士見之莫不驚異。利子於是製坤輿萬國全圖，至今稱頌。第一圖創製於一五八四年，現已遺失；第二圖係南京某大員仿製，時在一五九九年，此圖亦不存在。利子到北京後，官紳有請求利子重製者，於是在一六〇二年有第三圖之刊刻，共六幅；一六〇三年又有重印，共八幅，此圖亦已亡佚；一六〇八年利子因萬曆帝之請，重修第三圖（即一六〇二年圖）而付印焉。

利子所製之坤輿萬國全圖，全世界現在保存者，僅有五圖；一，在羅瑪華諦岡圖書館；二，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三，在倫敦，第四第五在北京。（據余所知，北平歷史博物館惟有一圖，款題大明萬曆壬寅年（一六〇二年）共六幅，長七尺，寬三尺，第一及第五幅有利子題句，別幅上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語。羅瑪及東京之圖，係一六〇二年之原刻，倫敦之圖係手繪者，北平之圖似利子故世後仿刻之圖。羅瑪之圖，由德禮賢司鐸在羅瑪影印，共分三十幅，關於利子之傳略及輿圖之史要，并加以詳細之註解，已於一九三八年出版。

坤輿全圖

南懷仁製，爲世界之兩半球，刊印於一六七四年，并有坤輿圖說二册。

坤輿圖說

治理曆法天文極西南懷仁纂著，刊於康熙甲寅（一六七四），有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略序；書共上下二卷，爲解說南公於同年所刻坤輿全圖而作。上卷分坤輿圖說，地體之圜，地球南北兩極，地震，山岳，海水之動，海之潮汐，江河，氣行，風，雨雲，四元行之序并其形，人物等等。後又殿以各種奇異之飛禽，走獸，潛魚等。所以

上卷是論地理地質爲研究宇宙學不可少之常識。下卷乃亞細亞州，歐邏巴州，利未亞州，亞墨利加州（分南北）墨瓦蠟泥加中各國之風土人情名勝等等；是關於人文地理。最後殿以四海總說，海狀，海族，海產，海舶等。此書收下四庫全書，史部地理。

附四庫全書評

坤輿圖說二卷

內府藏本國朝南懷仁撰。懷仁西洋人，康熙中官欽天監監正，是書上卷自坤輿至人物，分十五條，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載海外諸國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分爲五大州，而終之以西洋七奇圖說，大致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時有詳略異同。按東方朔神異經曰：東南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按此下當有腹圍之里數，原本脫佚，今姑仍之）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婦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之並立東南，不飲不食，不畏寒暑，須黃河清，當使其夫婦導護云云。此書所載，有銅人跨海而立，巨舶往來出其跨下者，似影附此語而作。又神異經曰：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肉重千觔，可以作脯，食之已熱云云。此書記此物全與相合。又周密癸辛雜識曰，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邇，此天之所以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日有巨獸浮水窒，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溪，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懼其枯朽而折，則無復可通。故耳云云。此書記此事，亦全與相合，疑其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其實迹；然核以諸書所記，賈舶之所傳聞，亦有歷歷不誣者，蓋

雖有所粉飾，而不盡虛構，存廣異聞，固亦無不可也。

十五　史部　地理類四　十三

坤輿圖說序

造物主生我人類於世也，如進之大庭中，令饗豐醼，又娛歌舞之樂也。嘗試仰觀天象，而有日月五星列宿之麗；則天似室廬，列象似瑰寶之飾垣壁者；然俯察地形，而有山川草木之羅列芬芳；則猶劇戲之當場者然。其他空中飛鳥，江海潛鱗，地上百穀果實，則集五齊八珍之肴列几筵者然。然則造物主之恩厚亦極矣。胡爲乎人每日用不知，若將謂固然宜然，而曾莫究其所以然也。夫士抱雅志，將以周遊四遠；或爲采風問俗，以弘敎化；或爲搜珍覓寶，以充美觀；或窮此疆爾界，以察地形；或訪聖賢名流，以資師友；或通有無貿易，以求贏羨；或考羣方萬國山川形勝，以證經傳子史之載紀；或擇奇覽秀，以富襟懷，以開神智；諸如此類，即有志焉，而勢不無道里跋涉之勞瘁，舟車貲費之經營，以至寇賊風波意外之警，又往往足爲我虞；矧人壽之幾何，勢非假羽翮以翔遊，或莫能遍歷八荒，以畢吾一生壯遊之願也。茲賴後先同志，出遊寰宇，博聞洽見，以成此書，不出戶庭，可以周知遐遠，在創聞者固未免或駭爲奇，然而　（缺）　或疑爲虛；然而非虛皆實。夫惟造物主之神化無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厥所由，返本還原，徑固不遠，區區之愚，良有見于此耳。所願共戴天履地者，既幸宅是庭，饗是醼，觀是樂，因而遡流窮源，循末求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是惕；則卮言脊粹，庶其不詒說鈴之誚乎。若曰異聞異見，姑以炫燿耳目，則儒略何人，而敢於學海名區，呈此伎倆，是又與於玩物喪志之甚者也。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識

皇輿全覽圖

耶穌會士白進等繪。康熙四十七年，上諭傳教西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徧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五十六年地圖繪畢，白晉等彙成總圖一幅，進呈御覽。此皇朝輿圖與康熙永曆，二者爲康熙時代增飾文化之雙璧。

西儒耳目資

泰西金尼閣撰述，晉絳韓雲詮訂，秦涇王徵校梓，共三本，首冊爲「譯引首譜」，音韻經緯總局，音韻經緯全局，列音韻譜問答，等韻三十六門兌考等；共一百十一頁。次冊爲「列音韻譜」（元母，子母，孫母，曾孫母）一百五十五頁。第三冊爲「列邊正譜」（直音）一百三十五頁。是書凡五閱月，三易稿而成。刻於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年）由谷口張問達出資付刻。張序後有王徵序，韓雲序，及金尼閣自序。此書是文字學書，包含形聲義三者；首冊言文字學，及譯者之大意；次冊是依字之音韻，排列華字；末冊是從字之邊畫排列華文，而以西字拼其音。書名「西儒耳目資」者，意謂爲西士攻讀華文之便，耳以聽字之音韻，目以視字之

拼合，拼合即以西字碼拼成字之聲。金公自序中自言曰：「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抹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故表之曰耳目資也。」準此，此書可謂合中西方法，以研究中國文字，何怪當時文人學士視爲奇書而驚異之。吾國許多小學家，無論直接間接受金公之影響者實多。再者，是書依據「洪武正韻」及「韻會小補」而成。

張縉彥序上亦曰：未覩字之面貌，而先聆厥聲音者，一稽音韻譜，則形象立現；是爲耳資；既覩字之面貌而即辨其誰何者，一稽邊正譜，則名姓昭然，是爲目資。而譯引首譜則以圖例問答，單發音韻邊正之所以然，以爲耳目之先資者也。欲知此書之內容，可閱羅常培先生所著之「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一篇，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第一本。

西儒耳目資敍

蓋余讀西儒耳目資，而深有悟于庖羲氏畫前之易，所以爲文字祖也。夫自龍馬初呈，點畫無義，聲聞不傳，庖羲氏獨取一渾沌太極，而中分之爲二儀，壓疊之爲象卦，引伸觸類，而爲六十四，爲四千三百九十六，陰陽錯綜生焉，承乘比應備焉，時物變化行焉，使夫六書不鑿，書契不作，聚萬古之聰明于重變單折中，相切而響傳，相比而義出，奇偶之外無邊傍，因重之外無損益，文字之觽觡，雖至今不祧可矣。無何而蒼帝之後，渾沌剖而羣喙爭鳴，校點呈叢，分聲附韻，如休文之拘而不通，斌玦之衍而近雜，等韻之金砂未檢，樊然不精；何恠乎齒牙相阢，喉舌相齬，濁淸相淆。即如中國固天下文明之邦也，方言俚語，已

如鞮鞻，相假而不可得，安望夫刁刁之稱大塊噫地之孩聲齊萬國哉。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華梵侏儒，如鼻語角鷄之不同類，將家必以爲非；今重門而入，九譯而通，似皆絕徼異域之人乎。自圭天下際之，猶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獨云文字之不相通也，忍乎哉。余四表先生，乃天下極西國人，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九萬里，作賓于王，其間閱歷，不知幾百國，而觀識風俗文字之傳國，又各數變焉。稅駕于邸，念取中國聖賢典籍讀之，其義意之邃，不啻河漢；而先生一旦貫通，以西學二十五字母，辨某某爲同鳴父，某某爲自鳴母，某某爲相生之母，分韻以五仄，如華音平則徵分清濁焉，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不體外增減一點畫，不法外借取一詮釋；第舉二十五字母，纔一因重摩盪，而中國文字之源，西學記載之派，畢盡於此。蓋二十五字母，部太極中分之奇偶，而兩字相比成音，即奇偶相重爲象也。三字相比，即奇偶再重而爲卦；四字相比，即八卦遞重而爲六四；五字六字相比，聲聲自然透現，即六十四卦重爻變化矣。天下之能事而爲四千三百九十六卦也。按其母而子自晰，切其音而韻自諧，清濁甚爻，中櫛比黍累，無論足訂等韻斌珙休文之誤，凡蒼帝造書以遐中華無字之音，一旦肖其像貌，踴躍而出，更從萬國音韻，總圖中一彖，悟其二十五字母所虛之爻，即雁喉蟲吟，都可爲文，古人有彈琴而遊矣。出聽清商鼓而天地皆秋者，節宣政在此際，然則謂庖羲之易，爲文字之祖，而先生是書，即爲庖羲稱字學之宗子可也，西儒之賚云乎哉。雖然，此猶先生之緒餘耳，先生學本事天，與吾儒知天畏天，在左在右之旨無二，因其傳入中國，幾三十季矣。名利婚室事，一切無染，獨嗜學窮理，不知老之將至，所刻寰義、畸人、天問、表度諸書，莫不各殫奧妙，而此特先生以獨嗣史籀蒼頡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說者謂洩天之靈，鬼神攸忌。余則謂天有全靈，人有全覺，覺　無覺，無靈自　，人天自洽，忌于何有。庖羲氏之作易，靈

靈能　奇偶無　而渾沌因不鑿也。　華　嚴渾沌而絲解之，天雨鬼泣，一若苦于括髮，而失庖羲之祖意然。乃今于先生二十五字母，因重摩盪，恍有會焉。倘所謂準庖羲之一圖，補蒼帝七數者非耶。昔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即取晉韻百家，命諸儒臣翻校董正，以昭同文，著爲洪武正韻，精核典要，洵足跨軼前代；然時始御極耳，可考證者，一代之章程，一成之餘說；至于今日，蠻方九譯，莫不獻琛，我明誠萬國文字之宗國哉。異日者天祿石渠，宋先生是書而更爲之表章，即命之爲萬國耳目資也，夫誰曰不可，其尚俟之知言君子。時

天啓丙寅歲春月之吉關中涇陽良甫王徵撰

刻西儒耳目資序

字韻之學，非雕蟲埒也，三才之蘊，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宋司馬君實有云：備物之體用者，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于韻，誠重之矣。蒼昊之後，楷篆代更，下逮斌珙，翻切益廣；然而字隸義類，韻因方別，洎夫四聲八病，過爲拘礙，遂致經緯不交，剛失立韻之元。肆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輒先稽古考文，詔詞臣彙諸寸比類，訂訛補偏，刊集洪武正韻一書，頒布天下，盡洗江左之夙臼，不定中原之正標；于是千載陋習，一朝頓改。太史景濂氏詳哉乎其言之矣。余山居却掃，課兒之外，了無外事，間取正韻一莊誦之，未嘗不仰頌聖明之創著，節宣考定，爲不刊也。第所論成文協音，不假勉強，棄東西南北之同調，剔疾遲重之異總，不用反切二法已耳。夫謂七音可定播乎，舉播而實焉者，且奈何謂五聲可爲宮乎。舉宮而滑焉者，且奈何竊意子之弗應母，乃母之未眞，顧安所得元音之母，而與之直通夫自然之韻。一日友人良甫王子，手一編過

余而言曰：此新訂西儒耳目資也。蓋泰西金四表先生所著，其學淵而邃，博大而有要，僅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叶韻，直截簡絕，無一毫勉強拘礙之弊，立總立全，分經分緯，才一縱橫交羅，而萬字萬韻無不悉備于其中也者。倘先生所索元音之母，天地自然之元韻非歟。余覽之而卒業焉。種種奧義，果如良甫所言，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補諸家之所未補。至于開音察母，檢書知音之法，開卷便得其韻其字，恐從來無此奇捷。矧其書一遵洪武正韻，尤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來萬國之風，可以破多方拗澀附會之誤，其裨益我字韻之學，豈淺鮮哉。如曰此雕蟲藝耳，而薄視之，則操者君實景濂兩先生之推本，抑何其遠且大耶。爰命兒輩校而梓之，以廣其傳，

時

天啓六年丙寅夏五月癸亥日谷口病夫張問達序

律呂正義

是書前四卷係御纂，第五卷即律呂正義續編，係徐日昇司鐸同德理格編成。是書論西洋音樂，有圖。

律呂正義續編總說

嘗觀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調有七種，以其七

調，搬校七聲，冥若合符，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譯姑洗林鍾南呂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捷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呂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此唐宋而後，雅俗樂部旋宮轉調之大綱也。惜乎後之從事者，未嘗發明其旨，遂成史志虛文。我朝定鼎以來，四海盡入版圖，遠人慕化而來者漸多，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者，精於音樂，其法專以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爲本，其書元大要有二：一則論管律絃度生聲之由，聲字相合不合之故；一則定審音合度之規，用剛柔二記以辨陰陽二調之異，用長短遲速等號，以節聲字之分。從此法入門，實爲簡徑。後相繼又有壹大里呀國人德禮格者，亦精律學，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以其所講聲律節奏，覈之經史所載律呂宮調，實相表裏，故取其條例形號，分配於陰陽二均高低字譜，編集成圖，使談理者有實據，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云。

卷八 格言類

敍

吾國有格言，其一意一語足爲吾人學行之準則。西國亦然，有許多至理名言，可作爲吾人修德立功之模範，因此等語言出自聖賢之口，足資矜式故。抱朴子嘗舉：「格言不出庸人之口」是也。西士到吾國後，亦有此種至言之傳入，爲學者所欣賞。又有一種寓言，寓有至意，可作勸勉，可作箴規，助人爲善之法也朋友之道爲吾國所極重視，西國亦尊友誼，交友之道，闡發蘊致。下列諸書即其提要焉。

二十五言

大西利瑪竇述，新都後學汪汝淳較梓，有盱眙馮應京序，及雲間徐光啓跋，是一本倫理書，二十五節修身格言；馮公見而稱許，乃出貲殺青，刊於萬曆甲辰年即一六〇四年；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金壇王肯堂亦錄在鬱岡齋筆麈卷三，改名曰近言；王氏評謂：「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王氏摘錄時，曾删潤字句，故近言與二十五言刻本少有參差，對照可知。四庫列入存目；其評論多譏言，欠公正。

附四庫全書評

二十五言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邏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爲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

二十四　子部　雜家類存目　二十六

跋二十五言

昔遊嶺嶠，則嘗瞻仰天主像設，蓋從歐邏巴海舶來也。以見趙中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留都，略偕之語，竊以爲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賓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給大官餼錢；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聞其緒言餘論，卽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爲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間從遊請益，獲聞大旨也。則余向所歛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是糟粕煨燼之萬分之一耳。蓋其學無所不闚，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卽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凈潔，以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間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蓋是其書傳中所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誡也。啓生平善疑，至是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間請其所譯書數種，受而卒業，其從國中攜來諸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留

補；今年夏，楚憲馮先生請以付棃棗，傳之其人，是所謂萬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余更請之曰：先生所摘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數輩，相共傳譯，使人人飫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意乎。答曰：唯然無俟子言之，向自西來涉海八萬里，脩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睹仁義禮樂聲明文物之盛，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也。翻譯經義，今茲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聽其言，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凰，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貢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為我羽儀，其為世珍，不亦弘乎。是扶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文明之休，日可俟哉，日可俟哉。

萬曆甲辰長至月後學雲間徐光啓撰

重刻二十五言序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為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教，大西國利先生作也。夫大西於中土不遼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為種種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阽危則耳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珍錯於山海，亦祇以異耳。先生栽此道腴，梯航而來，以惠我中國，如龍肝鳳髓，無所希覯，要以陳得失之林，使衆著於性之不可斁，而欲不可肆，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之訓彀矣；然餔糟者見嗤於輪人，撲藻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翏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游夏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

有能辨之者。京既受而卒業，幸神涼德，乃付殺青，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內刑，且藉道說于靈修無當也。惟是麗流西海，不隳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者，晰所嚮往，則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

萬曆甲辰歲五月穀旦盱眙馮應京書

五十言餘

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譔，同會傅汎際，陽瑪諾，費奇規訂，值會傅汎際准，梓於乙酉年（一六四五）。昭事生張賡題，乃一本箴言書五十餘言云者，對利瑪竇之二十五言一書而云。

題五十言餘

西泰利先生，初以二十五言行世，覆者云：天數二十有五也。今思及艾先生復有五十言餘，因而重之也。又謂慎言其餘也，天何言哉，述天上事，行天上功，何必言。吾謂五十言餘可無，併二十五言亦可無也。夫不善讀者，言言皆忘，善讀者言言亦皆若忘；忘也者，言當前茫然不行也；若忘也者，神在行，默而化於言也；如是而艾先生題曰言餘，實默化人以言外之意乎。故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總而歸之無言，惟一天主。

昭事生張賡

聖記百言

檇西羅雅各撰，星源程廷瑞潤同會龍華民，禹一志，湯若望共訂！有崇禎壬申（一六三二）星源汪秉元序，程廷瑞跋，及羅子自序。百言者，即聖女德肋撒取古聖賢之格言摘錄之百條，爲修德成聖之規則。

聖記百言敍

公餘之暇，祇友茂善爲泰西陸先生以公沙効忠紀，索敍于余；余披而閱之曰：異哉，遠方人而能慕義若是！是其于西儒之教涵濡之者深乎。因謬爲數語，弁諸首。既又以羅先生所著百言欲余爲之說；余曰：未遊其藩，安通其蘊。雖然，願留寬以從事焉。攤就案頭翻繹數四，儼然得厥旨，其大要以篤信爲基，成德爲極；飭表以端乎外，儆思以正乎內；劃過期于盡，砥行期于純；恕于人而嚴于躬，晦于獨如凜于衆；淑身繕心，惟日孳孳；率斯道也，抑何慾之弗滌，而德之弗崇哉。余向知羅先生，精于天文曆數之學，而不知其于身心性命之理，更有深會焉。顧西儒之來余華也久矣；若利，若龐，諸子，皆彼中博學有道聞人也，靡不各有著述，大都言言實際，不作荒唐濾漫語；而此百言，尤明且盡，令人操存省察，更有喫緊下手處。昔先生嘗云：西方諸士爲我粢王功臣，余于是書益信之矣。謹以是復祇友之請，不識于羅先生有當不？

崇禎壬申秋七月星源汪秉元幼起父題于持平公署

聖記百言自序

客有謁余者，寒暄訖，入書室，見西國圖書，輒懽然而喜，擊節嘆賞曰：奇哉，博而且麗。及見壁間西文一幅，因問曰：貴國載籍甚富，何事別列，此文必有義存焉，請略指示。余曰：此聖人督記百言，爲日間修德行善之資也。雖書中備載難顯，揭之日用，故

另列目前，藉以簡默身心，可幸無罪。客曰：願竟聞斯義，請譯以相示何如。余唯唯曰：依西巴泥亞（西國名）近古有一聖女，名德肋撒，自幼束身修道，積有年數，德盛譽隆，四方童貞之女，聞而慕之，往受學焉。緣依古聖賢之格言，立公行之規則，以爲內外交修之法。內者如主臺前，外者如廣衆前，所當循之規則也。蓋人有過而不改，恆苦於不自知，惟設有有法可爲行事之鏡，人視鏡則知面垢汙，視法可知行有差失，朝夕省察，覺而能改，斯可以滌免悔懼，與人交而無失矣。聖女德盛而言旨，西庠因錄記之，凡百條。

崇禎壬申歲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識

聖記百言跋

瑞生也鈍，幼讀尙書未竟而讀易，易固予華聖寡過之書也。昔尼父曾三絕韋，予童而習之，以迨于壯，而嘗奉以周旋，幾欲寡過焉而未能也。庚午冬，負笈北上，來春抵金臺，適値機緣莫偶，須須不自得，逗留未返，乃幸得入天主正教；既又獲從事修曆致之役，獲與西儒諸位先生，昕夕相薰炙，浹聆提誨，一言一字，皆我箴砭，且觀型在望，更令觸目軌心，覺生平之疚，不得求滌于易者，玆稍有瘳焉。一日有客詣羅先生，求譯璧聞西文，先生譯竟矣，不以我爲質質者，而謬以東里，屬予是海玆而索予河伯也，不滋予望洋之嘆哉。然烏知先生非以其答客者之即以救我也，因不敢謝不敏，捧而繹之，凡數閱日己而喟然曰：洵哉，此眞行實之鏡，爲吾人所當共寶者；讀是書，以祈寡過，其功似捷於讀易焉。語樸味雋，無容增飾；但西文繹爲中字，微有亥豕之異，僭爲考訂，以復先生之命，而先生從予邑祝友三之請付梓，以公諸世，竟以潤之一字加之，予豈取，予豈敢。

星源後學程廷瑞

譬學警語

耶穌會士高一志撰述，古絳後學段袞忝閱，是一本設譬以綜俗之書，類於利瑪竇之二十五言，艾儒略之五十餘言。

譬學自引

人雖爲萬物靈哉，而不靈於天神，不煩推測，一照洞徹物理也；則未始不由其顯，推追其隱，以其所已曉，推測其未曉，從其然，漸至以知其所以然，而成其格窮之學也。夫明隱物之道不一，而譬彷之道不居其末也。試察古聖先賢所遺經典，無不滿帖載譬；雖夫婦之愚，皆可譬明其所不能自明；道理之深幻者，且此譬法，非特加明于物之暗隱者，則又加文加力之直且弱者也。凡欲稱揚嘉功，貶刺惡德，啓愚訓善，策怠約狂者。

若譬法，可以巽悅其耳，而因深入其心也。譬法正如珍珠，加於物之質朴者也。于人無品不致其力，於物無類不致其明，於書籍無種不致其文。然其學至淵至博，不可不精究亟講之也。古今之名籍，玄語史冊，詩律，經典，皆具美譬之資；卽上天之文，及其萬象之奇運；下地之理，及其萬森之產育；山海之流峙，滄海之潮汐，空際之萬象，四行乖和，卉花之鮮美，羽禽走獸之異性奇情，亦無不可借以爲譬之資也。而善用譬者，又須先明識諸物之性；否則，其譬或不切於所譬之物，而晦者愈晦矣。故

人之愈深於物理者，亦愈善用譬法；而用譬時，無曲不伸，無隱不燦，無高不至，無理不通，無論不效，無學不著也。余欲以譬學同志者商，而九章段子適以爲請，遂略舉吾西土古賢所遺用譬之規數端。若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以所望於知己者。

一、譬也者無他，借此一物明顯之理，以明他物暗隱之理也。即譬必兼兩端，其一已有所取而明，其一未明而由他端可以明。如云：德照心，日照身。日照身之理，顯于德照心之理；故此由彼可以明矣。由是可知所借之端，其理不明不切，必將無功無力，而終不能明他端之暗理也。又宜兩端之勢相類相稱，如人德本高明也，即以高明者譬之；若云：太陽一照，黑霧即渙，而萬象皆明。實德一立，私欲即退，而諸善復生。人惡本慘毒也，即用慘毒者譬之；若云：凡值蛇獸之毒者，必驚而亟求諸醫矣；乃遭邪惡之害，不勤而求諸醫何哉。餘譬倣此。倘物不相類，不相稱，則迂而不切，不可謂譬矣。

二、譬非特欲類其物，又欲應稱其人；與學者言，必取關于學者譬之；與農者言，必取關于農者譬之；與君人者言，必取關於國政者譬之；乃於譬時，又視其人聰直賢愚善惡等品，而順各人之才，各人之勢，設譬方可成功，而遂其意也。

三、譬之文，欲約不衍，欲雅不俗，欲明不暗。衍致人厭，俗致人鄙，暗則致理之晦也。又宜多變，不拘一格，而後可免板腐之誚。

四、譬之法甚廣，有明者，有隱者，有曲者，有直者，有單者，有重者，有解者，有無解者，有對而相反者，有無對而疊合於一者。

明譬者，不得人言而自顯；如云：舟師順風而引其舟，智士順時而濟其職。若云：爾既居仕矣，奚不順風而行乎。此譬乃隱指居仕者，欲盡其職，必法舟師順時之智也。

直譬者，直言此物，即彼物也。曲譬者，反言此物非彼物也。假如目在身，正如日在天，此直譬也。人目在身之勢，即日在天之勢也。施學非如施財之易窮盡也，此曲譬也。施學之勢，非如施財之易窮盡也；又若云：施學非如施財之易窮盡，即如施光至於無窮，非不損，尚長而加明矣。此譬乃愈曲而愈明矣。又云君子正如太陽，一照即惠萬衆，此直譬也。而未悉君子與太陽之兩端，故未得其詳。若云太陽一射其光，致育萬品；君子一設其教，必洽萬民。此譬之挈其兩端，而其二理相類，因可相譬而相明矣。倘又云君子之教，非如一妄之昧，不起疑衆，此譬乃曲譬也。直非君子所非，而曲指君子所是故也。直譬之間，亦有簡約詳析之殊；若云：凡計喪其國，以致幷喪其家，非甚愚者哉。此直說也。嫌其無文無力，即立譬云：凡圖沉淪其所居之國，以致其身家幷沉淪者，不甚愚哉。此譬藉於海舟之事，而猶未悉其彼此之詳，即復詳云云。人圖鑿其所乘之舟，以至幷沉其身者，愚之至也。人圖喪其所居之國，以致幷喪其家，其愚如之何哉。

單譬者，惟設彼此兩端而譬之也。重者多設其端，而或疊譬對於一也。假如智居於心，正如君居於國也，乃單譬也。若云智於人心，正如君於國，如師于舟，如御於車；或云馬以騎，牛以耕，鳥以飛，而人以明以行生，皆重譬也。重譬之法，又有多種：一譬二端之各端，又兼二相反之端；假云器之狹口者，傾斟之以衆液，必不能容，而反致澳潑矣；微而漸斟之，即無不容，以致于實也。孩童之才，誨之以大道深理，必不能學，反負師教；以相稱之理誨之，即無不成學，而應師親之望矣。譬法之中，多言其二端相類之，然而不陳其所以然者，又有陳其所以然者也。若迷色者，正如重病者，俱不喜聞忠言；此譬之二端，會于一理，所以相類而譬也，又有陳言各端之所以然者；若云：俗人正如羊郡，羊之用行者，一先而衆後從之；而人執其前行之俗，不復審察

其宜否。又云仁士可譬羊焉，羊也者以毳，以乳，以肉，以革益物；而仁者以議，以言，以行，近遠生死，無不益于世。又欲詳晰一仕之貪，損奪民財；即立譬云：是仕非民之父母也，乃天火耳，隨至無不毀損，而貽後世之憂矣。倘欲更詳其端，所以相譬之所以然者；又云：航海者回鄉，凡偵相識者入海，無不以所經之險示之；使預防愼；蓋人之同業同志者，原無不欲相保全矣；則余雖居諸仕之末，既經夫政之多險而幸至岸，亦不宜盡忠以示同志之出仕者耶。

重譬之法，亦有詳悉所以然者；若云：知太西國草名，食之無不死者，惟澆之以葡萄汁，可以解毒；倘用葡萄送下，其毒更易透脈，以致立死，諂諛無異是也。阿諛之毒足以害人，而直責之，似可解釋；若又藉直責之忠情，而復潛藏其諛毒，則其害尤速尤甚，不可嘗矣。重譬之則，其無定數，猶可至于無窮焉。茲設一條，以例其餘。如云：時如至寶，不可不愼之也。此譬明直，乃欲復加文加詳。即云物彌貴者，人存之彌固，用之彌謹，時之爲寶也，可忽於守而侈於用之乎。或有奢敗其幸資者，則人皆非之笑之矣。至靡棄光陰之重資者，而反無非之笑之者，可不傷哉。且爾以時荒失，爲何失哉。其卽生命之失也。夫人之命，最重最切，非萬珍可比；奈何人衰於一微珍玷，而不哀於一日之失，卽爾命一分之虧也。珍玉一失，猶可復得他玉，尙可以補其失也。惟時日之失，無法可追，無寶可補矣。玉珍之失，多爲他人所得；是雖於爾有損，尙有人有益也。若時之失，獨於爾有損，於人無益，而且有多損矣。況珍玉等資已失，能杜人驕侈之端；因有益於爾之躬修；而時之失，非特無益於爾之修，尙絕其修之路也。珍玉寶資，雖固守之，猶或慮爲火所燼，爲水所漂，爲賊所掠，爲時所敗；然而燼之，漂之，掠之，敗之，而爾不必任其咎也。若時之資，無力可奪，無勢可强，而一妄棄，無不致罪，無不致辱也。蓋珍資之失，由於外，爾之所不得主也；時日之失，由於內，爾之所

不得誘也。故爲正罪正辱也，珍玉等資，可以售，田地房屋不可售；善心美德惟一時之善用，非特可以備積美學誠德，又可以立無朽之名，無限之功矣。則時之益愈大且廣，其失之咎愈重且深矣。且彼害敗其資者，或無明律嚴司審之究之；若費時之咎，必有嚴主後審而重究治，乃可不醒而兢兢於寸陰之用乎。此一警兼包各品之警，而欲復詳闡延，任意可也；但於其反覆可警之際，甚戒同文同理之反覆，否則，致厭笑，而警之功無由成矣。

炤迷四鏡

耶穌會士孟儒望著，偕會艾儒略，陽瑪諾，梅高，賈宜睦全較。有慈谿張能信序，題於崇禎癸未（一六四三），及古句姚胤昌敍。所謂炤迷鏡者，其書首卽曰；「合宇之迷有四，一者不識萬物眞主；一者不認人有不滅靈性；一者不信死後永報；一者不分立教正邪者。孳迷之本，積惡之源，中禍之胎，肆矢志折之，以示人眞義。」於是卽分一鏡，二鏡，三鏡，四鏡，而炤證之。所據之理俱是哲學，一本談道之好書。

孟先生天學四鏡序

家可蔑主乎？主蔑則家廢；國可蔑主乎，主蔑則國廢。矧上帝以合宇爲國，合宇爲家，而猶靡有主焉，此迷說矣。家可衆主乎，主衆則家析；國可衆主乎，主衆則國析；矧上帝以合宇爲國，合宇爲家，而謂有多主焉，此迷說矣。伊川程子云：形氣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文公朱子云：天果無心，則應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皆確言天有主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有親不識，列名曰

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有二王，列名曰亂。故眞知孝人父者，必推孝於天父；直知忠人君者，必推忠於天君。何則?理不殊而心不隔也。而或言無父與無君，或言多父與多君，非徒未炤天理，實幷未炤人理；以是鏡之，幾乎破一暗，而全一光矣。草木無性乎，則應不夭不喬，不秀不實；禽獸無性乎，則應不鳴不飛，不潛不走；草未有靈乎，應用人而不爲人用；禽獸有靈乎，應制人不制於人。人穉而壯，壯而老，與禽獸草木同；人知饑渴，知利害，與草木異，與禽獸局；若生而畏天敬天，唯此一與草木禽獸異。濂溪周子云：人爲萬物之靈，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禽獸草木無靈，故無善惡可分，亦不能出萬事；但覺與生覺，判在幾希；生性覺性，附質而存，隨質而盡；靈性領質之全分，不倚質之全分；質存靈存，質盡靈不盡；故人畏死人，不畏死禽獸，豈非靈與蠢相觸耶。而或謂人與禽獸俱滅，或謂禽獸與人俱不滅，此去幾希之言，非存幾希之言也。以是鏡之，幾乎破再暗，而全再光矣。在上所云：禍福，在下所云；賞罰也。人有純善者，純惡者，大善小惡，大惡小善者，初善末惡，初惡末善者，言善行惡，貌善心惡者，賞罰有不能概者矣。上主治之。有純禍者，純福者，大福小禍，大禍小福者，初福末禍，初禍末福者，似福實禍，似禍實福者，生世有不能盡者矣。夫上主至慈也，至義也，旣定其永賞，則世苦不足避焉；憂患病歿，步福之層梯也；旣定其永罰，則世樂非所斷焉，榮富強壽，囮禍之高廩也；茲有人外身所施之事，僞有其功，內心所匿之隱，眞居其罪，則暫報以在世肉軀之福，而久定其身後靈魂之禍；今引長其年者，爲引長其德乎；抑引長其罪乎；爾宜自處也。世濟其榮者，果世濟其福乎，抑世濟其禍乎，吾爲爾懼也。以是鏡之，幾乎破三暗而全三光矣。所謂教者，修其率性之道也；所謂道者，率其天命之性也；眞教惟一，豈得二之三之百之千之如異端紛紛者乎。教散百千，而儒術獨尊，正以其知天畏天，愛人克己，合乎四海，同然之公理耳。佛

老之說，取罪上帝，取罪君長，取罪父母，取罪聖賢；幸而其說易窮，不能遍奪乎世之人耳。使果盡服其教，人類久已滅絕，寧直亂天下哉。然且流行千餘年，搢紳亦好習其說者，徒以生死之際，孔子未嘗明言，我萬正治之，以君臣父子之法，而詖詭迷乎。生死鬼神之幻，雖欲闢折之而無辭焉，豈知教從天來，二氏既不奉天，即非正教，妄自立教，即爲褻天，此易折耳。若夫治世既不離君臣父子之經，而修性又昞通生死幽明之理，得非至大至公至正之道乎；以是鏡之，幾乎破四暗，而全四光矣。

崇禎癸未立春張能信秉修氏頓首謹題於日躋閣

熠迷四鏡敍

熠迷鏡者，泰西孟士表先生救世之書也；謂世其迷乎，曰四元行之所聚，五司之所運，此莫肯不認也。謂世其不迷乎，曰萬物不自活，必皆受活於天主，能受活者自活，而不受活於萬物，此理莫肯認也。人之肉軀不自活，必受活於靈性，能受活者亦自活，而不受活於肉軀，此理亦莫肯認。然則謂受活者尊乎，謂不受活者尊乎；不尊其所尊，而尊其所不尊，雖以爲不迷，不可得也。古有言登危者戚步，入靜者疑形；夫理與欲之相距，寧直危與靜已乎。人情甫疑且戚，未有不反走下趨者，蓋堅怙其所迷也。老乎，牖民孔易，俾民不迷，先生惡得而不救之哉。夫西儒尊亞尼瑪（譯言性靈）之學，正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所以尊之者，理居至崇高之處，臨御其欲能，與其怒能，無不可駕馭之，使之從理；凡諸欲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諸臨御駕馭節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恩德以柔善良，欲能之象也；威稜以懾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禁令，消弭亂萌，節制諸欲之象也；是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尊此學爲正，不尊此爲邪；邪正之際，宜何居焉。昔人有引鏡自熠，

不見其面，旋及於禍者。夫鏡非不見也，禍之所及，本性迷也；涉大海者，知颶風至矣，又不知何時至，所可用物，宜未至豫備之，待既至，乃始備之，不晚乎。既爲天下之人，應知天上之事，升沉有路，勢力難移，砥漏塞隙，知非何及，乃猶堅怙其所迷，而不尊其所必尊，險矣哉！嗚呼！白羽素絲之分染，居蘭處鮑之全違，妖骸畫驕魔宮霄峙，甚至當事者，或誦經以驅厲，或逐鬼以退虜，寧毋褻瀆上皇，踵兆兵戈饑疫之災，而詭詭焉，莫之省憂。繇此觀之，學術之壞，其弊起於一人之迷，而衆迷之，積痍溺爲萬世之禍；先生出是書救正之，其功蓋烏可沒哉。

古句　姚鳳昌拜手敬題

睡答畫答

西海畢方濟著，雲間孫元化訂，李之藻引，刻于崇禎己巳（一六二九）。書爲問答體；所論關於衛生，生理等之常識；而參之以哲理；作者之意，是以自然之學問，而興起超越之意念；讀李子之引可知，其言曰「人自有生迄沒齒，自省皆是一夢；他人從旁看之，則皆一畫；從古人至今人，皆夢皆畫也；則從小事至大事，從一事至億萬事，愉悲欣戀，得喪死生，以至征誅揖讓，無不夢，無不畫也。」此書可作警世之鏡。

睡畫二答引

人自有生迄沒齒，自省皆是一夢；他人從旁看之，則皆一畫；從古人至今人，皆夢皆畫也；則從小事至大事，從一事至億

萬事，愉悲妬戀，得喪死生，以至征誅揖讓，無不夢，無不畫也。夢無留迹，畫有留迹，而迹虛非實；試夢中說夢，畫後評畫，夢從何起，從何滅，何以不自覺，不自主，鑄鼎象物，辨神奸，垂法戒。既以身入畫矣，當作檮杌垂戒畫抑，作聖帝垂範畫。夫夢緣習生，人不夢推車入鼠穴，非所習也；根性本超，合眼栩栩，機神已逗，醒來，秋鵞師傳精熟，生穡不自主，何況于夢。所以練性忘情，以寤寐卜所學之淺深也。若乃舉心動念，便妨描畫，有人十目十手，倍益警策，方且覩潛伏爲龍見雷聲，誰甘備諸醜於蝿營狗苟，此今梁子睡畫二答之旨；槪論則隨事省克，精論則通晝夜爲大覺，徹宇宙爲繪觀，無非道，無非學也。如以睡與畫而已矣，則蕉鹿柯蟻，世方長迷不醒，提喚實難，而辯士舌，文士筆，盈耳充棟，絕勝丹青之用，不鬭矇瞍有省，奚以之解衣盤礴，而咀黑甜之味耶。

崇禎已巳日在斗李之藻書于廣陵舟中

聖夢歌

艾儒略述譯，景教後學福唐林一儁小引，清源張子序，進賢熊士旂，桃源潘師孔，晉江蘇負英同閱。此篇所述形神相怨之語，出自西聖伯爾納云。目次如下：魂怨屍，屍怨魂，魂答屍，屍答魂，魔見，魔說，夢醒。篇末有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跋。是書亦是爲公教文藝之一種。有至理大道寓乎其中。

聖夢歌序

有客詢夢於西方之士，西方士曰：夢自有說，難究也。世人謂夢係神出遊，而有不知神魂一息去身，身即死矣。所謂得夢，蓋因人靈覺有三力焉：曰明，曰愛，曰記。凡人生平見聞嘗嗅，及觸覺像類，畢能收之記含中，故寐時隨其所記諸像，即遠在數十載，咸照矚如在目前；善則喜，不善則厭，猶實實有得喪然。顧在寐時，人能自主徙意，拘拘一物，而夢却不能自主者；緣記含間諸像，受臟胃熱氣上騰，恍惚實亂；如釜中烹諸穀實，火熾水沸，其間雜品互爲翻躍，上下無定序；故人夢豈不足憑而不足爲疑信者也。雖然，夢境亦恒有三：一爲自夢，一爲邪夢，一爲聖夢。自夢出於晝之所思，多從愛惡諸情而發；或習見習聞，偶動一像，或兩物湊合而成一怪異像，此不爲德，亦不爲罪也。邪夢乃係平日修省功疎，狥情恣意，結而成像；或因邪魔誘惑，巧引怪誕，或動淫穢等景；此之爲夢，非但不可信，且宜於初覺時，即痛悔而絕忘焉。惟夫聖夢，則間係造物主用之，啓迪人心，當有取益，而爲進修之助。如是特恩，獨盛德者時有耳。茲爲君粗述聖人伯而納一夢，名雖曰夢，實則大道眞訓也。此夢原有西士詩歌，聊譯以中邦之韻；顧學余夙未諳，不堪諷誦，覽者有味乎其概可矣。客子爲誰？清源張子也，西方士爲誰？耶穌會艾先生也，序者又誰，即客也。

聖夢歌小引

夢境多幻，世人浮想，因緣紛動不已。至於夢中，往往能笑，能啼，能飛，能走，恍彿變幻，何關實益。且世人所謂夢吉夢凶，大抵爲眼前世禍世福，附會妄擬耳。不知此蘧蘧牀第間者，究竟着落何處，苦樂何狀，哀哉其弗之恤也。又常人以死爲夢，達人以生爲夢，其說皆似而非。夫夢幻也，人生在世之日，惟一天主鑒之，有或善或惡之分；其謝世之日，惟一天主判之，有永賞永

罰之報；此何等關頭，而以幻者視之乎。惟以幻視生，故生無所備；以幻視死，故死無所畏；愚者爲蛾與火，智者爲莊與蝶，悠悠忽忽，以終其身，此常人達人所以同歸於夢也。嗟哉，世人無端，而白日說夢，迄無已時，終誰與醒之。泰西聖人從來不作夢語，其西來諸先生，亦罕與人說夢；茲聖夢歌一篇，所述形神相怨之語，出自西聖伯爾納，譯自西來艾先生，則又與世人幻夢，大相逕庭。蓋惟至人常念死候，夙夜哀悔，以祈主祐，故蒙天主開示實理實事，可警可怖，雖夢中景，實醒中藥也。如斯之夢，又曷可少。人試歌其歌，繹其旨，試思此等夢景，屬之何人。彼昔日如我，我後日如彼，滔滔皆是，逝者如斯，危哉懼哉，切恐認主之不亟，而聞道之不蚤也；謹錄一篇，置之座右，當亦儆心之一助云爾。

景教後學福唐林一儁敬識

交友論

歐邏巴人利瑪竇譔，有馮應京序。馮公教友也，其歸依聖教，得益於利子之天主實義。已故禮部尚書瞿文懿公之長子汝夔亦有序，汝夔從利子遊，後亦入教。利子作是書，爲南昌之明宗室建安王；一五九五年；書刊於南昌，書中所言交友之道，皆爲至理名言；其中許多觀念，爲我國人所未習聞者，如曰：「吾友非他，即吾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又有許多思想，非常超越，有非常人所能領悟者。

此書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類存目。金壇王肯堂錄入其所著鬱岡齋筆塵第三冊，謂：「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乎其言之也，病懷爲之爽然，勝枚生七發遠矣；使其素熟于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

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汎汎然相讙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鳥有友聲，人有友生。鳥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劂，冀覩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卽顏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贄。

明萬曆辛丑春正月八日盱眙馮應京敬書於楚臬司之明德堂

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愼，重譯來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于是以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滇債，唐聘海邦，雖亦殊域，並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而論著闕列。洪惟我大明中天，冠絕

百代，神聖繼起，德覆無疆，以與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歎，匪希聞達，願列編氓，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眞修；申敬事天之旨，以裨正學；卽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徙公于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于是，從講象數之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俾爲一言弁之。予思楛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古先哲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具其彌天之資，匪徒來賓，服習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謠之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議精粹中，自具足無俟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

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

逑友篇

泰西耶穌會士衞匡國濟泰氏述，西湖寓安張安茂序，松江徐爾覺順之甫序，蘭谿祝石子堅氏序，此序首謂：「丁亥五月（一六四七）衞濟泰先生過玲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不止此，因日授數言，或數十言。」此書成於順治四年；目錄如下：

上卷　得眞友之難，眞僞友之別，眞友不相懼，當擇何友，不善友之害，善友之益，眞愛之能力，眞交之本，眞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自不善外眞友無不當行，解友不可濫之疑。

下卷　友之善惡易染，交友不可有怨惟宜和柔，交友不可生憎不可如讎，交友毋謗，交友毋自譽，兩舌者不可爲友，交友爲饋非交友也，善用其饋之宜，羅瑪總王與其友書。

逑友篇小引

泰西耶穌會士衛匡國濟泰氏述

昔西泰利先生緝交友論，第與建王言少時所聞，未盡友義之深之博也。是篇之述，予雖盡力竭知，敢自謂於友義足盡哉。緣旅人自西海觀光上國，他無所望，惟朝夕虔祝，願入友籍者，咸認一至尊眞主，爲我輩大父母，翼翼昭事，爲他日究竟安止之地，此九萬里東來本意也。今既得上國君子締交，旅人所願，勿爲假友，共作眞朋。故始終述逑友之道，雖遠離吾土之友，此情自不能忘。因始陳眞友之所以然，眞交之本，後指與朋友晤處之美事。但乍習華言，語難達意，惟願讀者，取其意，略其詞；縱詞不文，而所命之意，必不爲不善。故切戀名實，取其義，爲將伯什之援，舛錯之正，不專虛言爲勸；惟期共舉謀友之忠實，以成美俗。俾凡友者，就其所善，避其所不善，相勸相勵，脫疵覓益，則耿耿鄙衷，庶得償也。或曰與朋友數，恐貽斯疏，不知此不可概也。蓋婉導友以善而不納，則其初認友不眞，既爲吾眞友，倘彼行不端，則吾規不止，何憚於數哉。若曰：略責之，遂足竟友情，此失交友之眞義矣。故言雖樸陋，特覓善篤說，欲覽者采意以成眞交之本；否則，交天下滿矣，其益哉；故能識眞交之本者，於天國近。

述友篇序

松江徐爾覺順之甫撰

今夫上主之理，不過欲人相勗爲善，其責莫近於朋友；故友居五倫之一，後世存置勿論。自廣絕交出，遂觀友如寇讎，是五倫失其一也。然黨錮興而爭殺，門戶起而敗亡，則友之爲害也實甚。凡此皆失其述友之道，故流患遺毒至是濟泰儒先生，九萬里航洋來茲中土，甚樂與賢人君子爲友，故必須同志者，相爲感應，相爲氣求，庶幾可以廣其益一其理也。交道曷可不講乎。雖中國名賢上士，博物洽聞，握瑜懷瑾者，不乏其人；倘或巧媚者多，精實者寡，其道在於擇交，不在於泛交，爲作述友篇。中間條分縷析，反覆辯難，皆中古來聖賢，未嘗闡發者，天下學人，果能共勸遵率，身體而力行之，君父賴而天下治，臣子賴而身家寧，有益無損，何必廣絕交哉。宣尼賞晏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敬與述相爲協輔，其中微情與義，非淺鮮也。何者？敬爲述後之事，功力皆在於先；未得友，則宜述；既得友，則宜敬；敬者，敬眞友，敬善友，敬益友；非敬僞友，敬惡友，敬損友之謂也。辨別甚難，可概爲敬哉。今人尙勢利，角憎競，酬饋飲，飾虛譽，非此則交誼日淺；然諸日欺，則述之之道，不可泄泄言也。先生則不然，先生大德大智，從顯析微；心靜如鏡，情平如衡；靜則妍蚩悉見，平則取擇靡私；以愛人如已之念述友，則蘭臭長馨，鮑肆日化。讀是篇者，皆移其夙志，永合不忤。忠者述忠，信者述信，相愛不懈，順理述義，毋謗毋妒，不恕不疑，比屋皆然，盡人皆是，俗成美俗，里成仁里，前所云君父賴之而天下治，臣子賴之而身家寧者，先生造福於世不小矣；何有黨錮門戶之患哉。世上多義友，天子得良臣，豈無裨於平天下之道乎；又豈無裨於上主勗善之理乎。今先生逝矣，是編其萬古不朽與。洪師見示余，爲作序。

順治十八年辛丑季夏十日盥手書

述友篇敍　　蘭谿祝石子堅氏識

丁亥五月，衞濟泰先生過於玲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數百言，或數十言，間撫手吁曰：妙理，惜無言字莫形；復沉思久久，顧石曰：且錄，因復授訖，日計五矣。自先生言出，而益知友之不可少也。不可少之故，爲益己之身神。夫泛泛以遠，損者覺益，復著損者等何，等何損益略，而遠之之道，人樂遠，且知人世事勢所極，情因以必有，析以理所不可不然，不得不然；不可不然者宜也。宜者上主所定之公性也；不得不然者愛也，愛者上主所賦之仁性也；宜也，愛也，故人樂遠也。先生偉儀修體，而神明蒸燁，望之猶天神，所謂至人也。願讀是篇者，惟求理之非是，勿以徹脫橫衷，理是則益身神；益者何，修德明，修德自能事上帝。

卷九　譯著者傳略

羅明堅 P. Michel Ruggieri

意人
來華　一五八一年
卒年　一六〇七年

羅公明堅，字復初，意國人；生於一五四三年。二十九歲入耶穌會，一五七八年偕巴公範濟，利公瑪竇，起程赴臥亞。一五七九年七月抵澳門，一五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肇慶，居於東關佛寺；不久重返澳門，又於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重回肇慶，與利公瑪竇同居城中。是城紳士咸來問道，天主教漸始傳入。一五八五年，兩廣總督奉朝命，採購泰西異物，乃托羅公採辦。旋總督他調，攜公至其家鄉紹興府開教。不久，公往廣西桂林傳教，無成效。公念欲中國教務有基礎，羅瑪教廷須遣駐欽使至中國，乃於一五八八年，自澳門登舟回歐，稟陳計劃。公到羅瑪後，四易教宗，使節之事，不得要領。公於一六〇七年歿於意之薩勒爾城 Salerne。

著有：

天主聖教實錄（一五八四年刻於廣州。）

利瑪竇 P. Matthoeus Ricci

意人
來華　一五八三年
卒年　一六一〇年

利公瑪竇，字西泰，意人，生於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即聖方濟各沙勿略逝世之年，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入耶穌會，一五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晉鐸，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抵澳門，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同羅公明堅到肇慶，是爲教士入中國內地開教之始。在肇慶，公製有萬國輿圖，頗受士大夫之歡迎。一五八九年廣州新總督羨利公所建西式之住院，據而有之；公乃於是年八月二日入韶州傳教。一五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赴南京，既至，不爲官吏所容，乃於是年七月二十日回南昌。一五九六年，被任爲耶穌會會長。一五九八年九月七日，自南昌起程，由南京抵北京，居二月，於一五九九年二月六日重回南京，此爲第三次至南京。一六〇〇年五月十九日，又自南京起行至北京，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抵至，嗣後，直至終期（一六一〇）不離京。公抵京，即進呈供物，頗得萬曆帝之讚賞；賜留居京邸，自此以後，大官顯宦晉接，人皆悅服。徐光啓自一六〇三年在南京領洗後，亦在京師，與公交最爲親密。此時利徐二公同譯幾何原本，利公於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卒於京，壽五十七歲，遺命以龍公華民繼會長職。皇帝賜葬地。

著有：

天學實義二卷（一五九五年南昌初版，一六〇一年北京再版，一六〇四年北京三版，一六〇五年杭州刻本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一六〇四年日本文出版，安南亦重刻）

交友論（一五九五年南昌印行，一五九九年南京再版，一六〇三年北京三版。此書亦編入天學初

函。）

西國記法一卷（一五九五年南昌印行。）

二十五言（一六〇四年北京印行。）

畸人十篇二卷（一六〇八年北京印行，一六〇九年南京及南昌重刻，亦收入天學初函。）

辯學遺牘（一六〇九年北京刊印，利公作此以答辯杭州僧人袾宏攻天主教之說。）

西琴八曲（附在畸人十篇後者。）

齋旨一卷（後附司鐸化人九要。）

奏疏（一六〇一年利公入京，進呈貢物之疏。）

幾何原本（一六〇五年北京印行，徐光啓筆述，收入天學初函及海山仙館叢書中。）

同文算指十一卷（李之藻筆述，一六一四年北京刻，收入天學初函。）

測量法義一卷（徐光啓筆述，收入天學初函，及指海中。）

勾股義一卷（收入天學初函，及指海中。）

圜容較義一卷（李之藻筆述，一六一四年北京印行，收入天學初函及守山閣叢書。）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李之藻筆述，一六〇七年刊於北京，收入天學初函及守山閣叢書。）

經天該一卷（李之藻筆述，收入藝海珠塵及傳經堂叢書中。）

萬國輿圖（一五八四年製於肇慶，一五九八年修改在南京印行，共十二版。）

西字奇跡一卷（一六〇五年北京刻。）

乾坤體義二卷。

郭居靜 P. Lazarus Cattaneo

意人
來華　一五九四年
卒年　一六四〇年

郭公居靜，字仰鳳，意人；生於一五六〇年，一五九四年來中國，旋赴韶州，助利公瑪竇傳教。一五九八年，利公赴北京，攜公同行，公旋即折回南京，而至澳門，報告上峯南北教務情形。事畢復回南京，管治教務。一六〇四年回澳門時偕行者有李瑪諾司鐸。一六〇六年，重回南京，有熊三拔同行。熊公直赴北京。一六〇八年徐文定公丁父憂回歸上海，道經南京，請郭公到上海開教。郭公於是年冬蒞滬感化徐公府上諸人入教。居二年，共付洗二百。一六一〇年，徐公服闋返北京，郭公乃離上海。一六一一年，郭公因李之藻之請，赴杭州開教。一六一六年南京沈漼興起教難，公乃匿居嘉定；及難平，一六二〇年公在嘉定成立第三會口。一六二二年，公重回杭城，一六二七年楊廷筠建造聖堂與郭公居，以樂其天年。嗣後公常居是地，卒於一六四〇年，葬於城外大方井。

著有：

靈性詣主一卷。

悔罪要旨一卷。

蘇如望 P. Joannes Soerio

葡人
來華 一五九五年
卒年 一六〇七年

蘇公如望，字瞻清，葡國人；生於一五六六年，十九歲入耶穌會，晉鐸前，起程東來，小駐印度，攻讀神哲諸學，一五九五年經由澳門直赴江西南昌學習華文。公傳教教人心切，感化者甚多。一六〇七年，卒於南昌，計乘鐸十年。

著著：

天主聖教約言（一六〇一年初版於韶州，一六一〇年重刊於南昌，翌年再刊於湖州，一六三一年譯成安南文出版。）

龍華民 P. Nicolaus Longobardi

意國西濟利亞人
來華 一五九七年
卒年 一六五四年

龍公華民，字精華，意人，生於一五五九年，一五八二年進耶穌會，一五九七年到中華，奉日本中國區省

會長范禮安命，往韶州傳教，一六〇三年四月韶州聖堂落成，是爲中國第一座天主堂。一六〇九年，公奉召赴北京，翌年利公瑪竇在京逝世，舉公繼任中國區耶穌會會長。一六一六年，南京教難起，經徐文定李之藻諸公之辯護，仇教之風漸熄。一六一八年，中國耶穌會與日本分省獨立。一六二〇年神宗崩，光宗繼殂，熹宗卽位，文定公奏請召西士入京製礮，以防邊患，帝准奏。公與陽公瑪諾因於一六二七年被徵晉京。公之傳教方法與利公瑪竇不同，致有「天」與「上帝」與「天主」名字問題爭端之興起。一六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於北京。清帝順治聞耗，賜銀三百兩治喪。

著有：

聖教日課一卷（一六〇二年韶州初版，其後刻本多有增損，徐匯書樓有總牘匯要上下二卷，一七五五年印行，領報堂藏版利類思南懷仁重訂等字樣。）

死說一卷。

念珠默想規程一卷。

聖人禱文。　　聖母德敍禱文。

急救事宜一卷。

聖若瑟行實一卷，（一六〇二年印於韶州。）

地震解一卷（一六一四年北京印行）。

靈魂道體說一卷。

羅如望 P. Joannes de Rocha　葡人　來華　一五九八年　卒年　一六二三年

羅公如望，字懷中，葡國人；生於一五六六年，一五八六年赴印度，在臥亞讀哲學，繼到澳門讀神學四年，一五九八年始到韶州，後至南昌。利公瑪竇赴北京時，公奉命至南京，與郭公同處。一六〇三年，徐光啓道經南京時，公爲之付洗。一六〇九年，公至南昌。一六一六年南京教難起，公避難至建昌，後至漳州開教，卒赴嘉定，不久，避難至杭州楊廷筠家。一六二三年，歿於杭州，葬於大方井。

著有：

天主教啓蒙一卷。

天主聖像略說一卷（一六〇九年刻）。

龐迪我 P. Did, de Pantoja　西班牙人　來華　一五九九年　卒年　一六一八年

龐公迪我，字順陽，西班牙國，生於一五七一年，十八歲進耶穌會；一五九六年，同龍公華民離歐東渡，

一五九九年抵澳門，奉命往金陵，助利公瑪竇傳敎。一六〇〇年利公上北京，挈公同行。公在京助利公敎務頗多。一六一〇年，利公卒於京，公具奏請帝賜營葬；帝許之，乃在阜城門外二里溝，籍入宦之楊太監新建佛寺地址二十畝爲敎士之坟地；改佛寺爲聖堂，嗣後在京逝世之敎士，皆葬於此。一六一一年公同熊三拔奉朝命修正曆法。一六一六年，沈㴶興起敎難，公與他省之敎士均被遣回澳門，及抵至，未幾卽逝世，時在一六一八年二月間，葬香山澳。

著有：

七克大全七卷（一六一四年北京初版，一六四三年四卷，一七九八年七卷，北京重刊。此書收入天學初函，亦列入四庫全書。）

人類原始。

天神魔鬼說一卷。

受難始末一卷（現卽通行者是。）

龐子遺詮二卷。

實義續編一卷。

辨揭一卷（一六一六年敎難時之辯護書，一六一八年刻於澳門。）

耶穌苦難禱文。

費奇觀 P. Gaspard Ferreira

葡人
來華 一六〇四年
卒年 一六四九年

費公奇觀，字揆一，葡國人；生於一五七一年，十七歲入耶穌會，一五九三年奉命赴印度，在該地教授文學四年，乃往澳門，攻神學，二年後晉鐸。一六〇三年來華後，即進京，助利公瑪竇，兼在京郊外傳教，信從者甚衆。既而奉調韶州管理教務。時僧道嫉惡西士，官紳亦反對，聖堂被刼掠；時一六一二年，爲利公開教韶州後二十三年。但上主嚴譴立至，仇敵正當氣揚之時，山洪猝發，江水橫流，闔邑盡成澤國，公與陽公瑪諾，逆江而上，抵梅嶺，越嶺而下，至南雄，僦屋以居，因開教焉。一六一六年，沈漼之難，公離南雄，避居嘉定，依孫元化。嗣後似在江西之建昌開教。明清鼎革之際，公在廣州，卒於一六四九年。

著有：

週年主保聖人單。　玫瑰經十五端一卷。

振心總牘一卷（公逝世後刻）。

高一志 P. Alphonsus Vagnoni

意人
來華 一六〇五年
卒年 一六四〇年

高公一志，字則聖，初名王豐肅，意人，生於一五六六年；十八歲進耶穌會，一六〇三年起程來華，一六〇五年抵澳門，即於是年赴南京。一六一一年五月三日公在南京建築新堂，至是落成，僧道嫉之，遂興起教難；其主動人乃南京禮部侍郎沈㴶，時在一六一六年五月。教難既起，㴶先將西士捕逮監禁。是時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啓三公聞南京事，乃各竭力保護聖教，徐公刊辯學章疏以辯護之，流傳甚廣。繼而沈㴶串通魏閹忽傳帝旨，將在北京之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與在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即曾德昭）一併押解出國送至澳門。公居澳門二年，專務著述，兼教授神學。一六二四年，難平，公易名高一志，奉命傳教山西，宣化絳州，絳州有名紳韓霖，段袞等助公傳教，故敎化大行。厥後因韓爌，公又往蒲州開敎，信敎者甚衆。崇禎七年，山右大饑，兼之流賊李自成擾亂，民不聊生；公奔走各方，救護民衆。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四月十九）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竟一病而終。

著有：

敎要解略（即聖敎解略）二卷，（一六二六年印於絳州。）

聖母行實三卷（一六三一年絳州印。）

天主聖敎聖人行實七卷（一六二六年絳州印。）

四末論四卷。

則聖十篇一卷（一六二六年後刻於福州）

勵學古言一卷。

西學修身五卷（一六三〇年絳州印。）

西學治平四卷。　西學齊家五卷。

童幼教育二卷（一六二〇年刊印。）

寰宇始末二卷。　斐錄彙答二卷。

譬學警語二卷。

神鬼正紀四卷（一六三三年絳州印）

空際格致二卷。

達道紀言一卷。

推驗正道論一卷。

熊三拔 P. Sabbathinus de Ursis

意人
來華　一六〇六年
卒年　一六二〇年

熊公三拔，字有綱，意人，生於一五七五年，一六〇六年來華傳教。逕赴北京，從利公瑪竇學習華文；一六

一〇年利公去世，遺命立公爲京院院長。一六一〇年十一月朔日食分秒虧圓，俱有差忒，禮部因疏請博學精通曆學之士，令與監官推測，公乃與龐公迪我任修曆之職，徐公光啓，李公之藻則專司其事。萬曆四十一年，李公更請開局譯書，因循未果，然龐熊二公已與徐李二公譯成多種西洋曆書。熊公見監官之嫉視修曆，乃舍此而從事於實業，譯泰西水法，見者驚奇，帝亦歎賞不置。一六一六年，南京教難起，公與其他教士被解至澳門，於一六二〇年卒於該地。

著有：

泰西水法六卷（一六一二年印於北京，徐文定收入農政全書。）

簡平儀說一卷（一六一一年北京印行。）

表度說一卷。

以上三書均收入四庫全書，李之藻亦列入天學初函。

陽瑪諾 P. Emmanuel Diaz

葡人　來華　一六一〇年　卒年　一六五九年

陽公瑪諾，字演西，葡萄國人，生於一五七四年，一六〇一年赴臥亞，攻神哲學。學成，往澳門，教授神學六年，一六一一年，奉命偕費公奇觀傳教韶州，頗著成效，爲僧道所忌，乃迫退南雄。一六一四至一五年間，公被任

爲中國日本兩教區巡閱教務職。一六一六年，南京教難，公被押解歸澳門。越五年復奉派赴北京，寄居徐文定別墅。是時邊事日亟，朝議請教士製礮，公因奉召入都。一六二三年，羅公如望卒，公奉委爲耶穌會中國省區會長，嗣後，中國省即與日本分，直隸於羅瑪總會長。一六二六年，公與黎公甯石駐南京，以不見容於當局，翌年避居松江，又見厄於松郡，乃回上海，居徐文定公家，既又移避至杭州楊廷筠家，未幾，難平。一六三八年往福州，留一年回甯波。既又到閩，一六四八年公與艾公避難延平，潛心著述。嗣公復任巡閱教區職，行抵杭州，於一六五九年三月一日卒於杭，葬於大方井。

著有：

聖經直解十四卷（一六三六年北京印行，一六四二年，再版爲八卷，一七九〇年北京三版，縮爲八卷。）

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二卷（一六四二年北京初版，一六五九年再版，一七三八年三版，一七九八年四版。）

代疑論一卷（一六二一年北京印行，此書與楊廷筠之代疑編有別另爲一書。）

景教碑詮一卷（一六四四年杭州印。）

聖若瑟行實一卷（一六七四年印行。）

聖若瑟禱文。　天神禱文。

輕世金書二卷（一六四〇年北京初版一七五七年再版，一八〇〇年三版，一八一五年四版，再版序文中有經蔣友仁續譯，趙類思詮註，已擴至四卷）

默想書考。　避罪指南。

天問略一卷（一六一五年北京印，收入四庫全書天學初函藝海珠塵中。）

天學舉要。　袖珍日課。

輿圖彙集（徐匯藏本。）

金尼閣 P. Nicolaus Trigault

法人
來華一六一〇年
卒年一六二八年

金公尼閣，字四表，法國人，生於一五七七年三月三日，一五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入耶穌會；一六〇七年抵印度之臥亞，逾二年來華，一六一〇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龍公華民時任耶穌會會長，以中華教務逐漸推廣，需人到羅瑪稟告總長，并請遣教士來華，乃命公西行。一六一二年，公自南京首途，抵澳門，翌年春，乘船出發，一六一四年冬抵羅瑪，入覲教宗保祿五世，奏陳教務，并請准繙譯經典，司鐸用華言行聖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准，但未實行。公事畢，公又乘機晉謁奉教各國當道，詳述在華傳教情形，并宣揚中國文化。一

六一八年四月公與同會士二十二人起程離歐，一六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始抵澳門，帶回耶穌會稱機聖師伯辣彌諾致徐文定公暨教中昆季書信一通，又攜歸教皇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一六二一年春公偕曾公德昭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繼又赴陝西。上峯以公擅長華文，召公回杭州，專事著述，其大部分之著作爲拉丁文，寫成華文者有西儒耳目資一書，極爲學者所稱道。公先後在絳州，西安，杭州創辦印刷所，每年印書甚多。一六二八年參加嘉定會議，極力擁護利公瑪竇之傳教遺法。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杭州，葬於城外大方井。

著有：

推歷年瞻禮法一卷（一六二五年印於西安。）

宗徒禱文。

況義一卷（一名意拾（伊索）喻言，一六二五年印於西安。）

西儒耳目資（一六二六年印於杭州，一六二七年再版，一九三三年北平國立圖書館影印。）

艾儒略 P. Julius Aleni

意人
來華　一六一三年
卒年　一六四九年

艾公儒略，字思及，意國人，生於一五八二年，一六一〇年抵澳門，翌年入廣州，爲嚮導所賣，被捕，仍回澳

門。一六一三年入中國內地，奉命至北京，未幾同徐公光啓赴上海，奉命至揚州爲某大員講解西學，勸其歸化，皈依公教，洗名伯多祿。此員返陝西，任要職，邀公同往。不久，此員調爲福建總督，公往山西，爲韓氏兄弟全家付洗。未幾，即於一六二〇年左右赴杭州，爲李之藻母行終傅禮，在杭付洗甚多，杭人甚感公德。一六二三年，瞿太素子瑪竇邀公往常熟開教，瑪竇從兄式耜亦受洗焉。一六二四年，閣老葉向高罷歸，道經杭州，延艾公入閩，翌年抵福州，公爲閩省開教之第一人。公居閩八月，與官紳交際，盛譽風生，稱爲「西來孔子」，學者因而歸化者甚多。一六三八年，泉州城外，掘土得石，上刻十字，好奇者咸至公處研究，因以知公所傳之教，數百年前已盛行於我華，因而有來求領洗者。不數年，而閩中八府各建一聖堂，大要之各縣亦建經堂，教化大行。一六三八年教難突起，教士被逐，聖堂被毀，公一時退避，而終又潛入焉。武夷山有廟三，公感化而改二廟爲聖堂，其三廟之住僧，嚴齋含素，不爲所動，公勸其持齋如故，去偶像而奉主像，寺僧成爲信友矣。一六四七年，清兵入據中華，烽烟四起，公與陽公瑪諾乃退避於延平。一六四九年公卒於延平，葬於福州。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八年，公曾任中國省區會長者七年。

著有：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一六四二年北京印，一七三八年再版，一七九六年三版，最初木刻本印於福州，（一六三五——三七年間。））

出象經解一卷（一六三五年印行，木刻圖像五十六，楊光先攻擊聖教，即據是書謂教友所崇拜者乃圖恢復如德亞國被釘耶穌云。）

天主降生引義二卷。

彌撒祭義二卷（一六二九年福州印。）

滌罪正規四卷。

悔罪要旨四卷。

萬物眞原一卷（一六二八年北京印，一六九四年再版。）

三山論學記一卷（一六二五年杭州初版，一六九四年北京再版。）

聖夢歌又名性靈篇一卷（一六八四年北京刻。）

利瑪竇行實又名大西利先生行跡（一六二〇北京刻。）

張彌格遺跡一卷。

楊淇園行略一卷。

熙朝崇正集四卷（福州印行。）

五十餘言一卷（一六四五年刻於福州。）

聖體要理一卷（一六四四年福州刻本。）

耶穌聖體禱文。

聖體四字經文一卷（一六四二年北京初版，一六五〇年一七九八年北京再版。）

玫瑰經十五端圖像。

性學觕述八卷（一六二三年杭州印行。）

西學凡一卷（一六二三年印於杭州，收入天學初函。）

幾何要法四卷（一六三一年刻。）

西方問答二卷。

職方外紀六卷（一六二三年印於杭州，收入天學初函及守山閣叢書。）

口鐸日抄八卷（此係福州諸儒及盧公安德提出問難之答案，經六名儒校訂，一六三五年刻。）

道原精萃八卷。

坤輿圖說。

畢方濟 P. Franciscus Sambiasi

意人

來華　一六一三年

卒年　一六四九年

畢公方濟，字今梁，意國人，生於一五八二年，一六一〇年抵澳門，一六一三年赴北京，越三年，南京教難作，被迫出京，南下至杭州，因嘉定孫元化之邀請，開教於嘉定。孫公斥巨資建聖堂，及教士住舍。不久，畢公潛回京師，居徐文定邸舍。是時滿人內擾，徐文定公獻策遣使朝鮮，以分滿清之勢，邀公同行。詎意正待起行，言官阻止，而此議遂寢。公見所謀未遂，乃於一六二二年應文定公之請，往上海，主持教務；有時至松江，爲一大族付洗九十人，同時有二十五秀才入教。一六二八年，公在松江勤勞過甚，幾瀕於死，上峯乃遣公往山西，至開封而留居，開教是邑，旋赴山東，折回南京。一六三四年間在此付洗六百餘人，南京教務，得以恢復。崇禎二年，徐文定舉鄧公玉函，龍公華民修曆法，公亦徵召入京。一六三八年，公讓徐公日昇萬公密克主持南京教務，而己則往淮安；嗣此迄一六四四年公往來蘇州，揚州，甯波等傳教。一六四四年滿清入主中華，崇禎帝殉國，萬曆帝孫福王擁立於淮安，福藩既監國，乃遣公往澳門，乞助於葡人。公於一六四五年三月偕諸大臣及護兵等由南京起程，既抵澳門，知南京失陷，公遂留澳。既而唐王稱帝於福州，唐王亦與公善，促公前往，任爲使臣，命公偕內監龐天壽使澳門，與葡人商借兵械。一六四六年，唐王被害，永曆繼位，永曆帝仍任公要職，允公在廣州建立聖堂，及教士住院，滿軍未入廣州前落成。不久，清軍入據廣州，公幾遭不測，幸賴滿軍中一西班牙武將營救得免。一六四九年公卒於廣州，葬於澳門。

著有：

靈言蠡勺二卷（一六二四年印於嘉定，收入天學初函。）

睡答一卷。

畫答一卷。

奏疏（一六三三年公上崇禎帝，請於澳門建陸若漢司鐸墓，陸公是年歿於廣州，曾隨軍至遼東禦滿清。）

曾德昭 P. Alvarus de Semedo

葡人
來華　一六一三年
卒年　一六五八年

曾公德昭，字繼元，初名謝務祿，葡國人；生於一五八五年，一六一三年奉命至南京，一六一六年南京沈漼興起教難，公與高一志同入獄，繼被押至澳門。一六二〇年，改謝務祿名為今名，始得重入內地傳教。初居杭州，繼赴江西，江南，卒至西安（一六二一年。）在西安時，公曾目見新發現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六三七年自澳門起程赴羅馬，出席於羅馬耶穌會總院所召集各國耶穌會遣派代表之會議。一六四〇年抵羅馬，一六四四年，公事畢回華，任耶穌會會長多年。一六四九年往廣州主持教務，一六五〇年，滿人據廣州，捕繫曾公，後知為湯公若望之同志，而釋放，一六五八年卒於廣州。

著作：

字考（即葡漢字及漢葡字字彙。）

中國通史（葡文本一六四五年巴黎出版，是書在歐州出版後，譯有多國文字，頗有影響，是書之末附李之藻傳。）

鄧玉函 P. Joannes Terrenz

瑞士人
來華 一六二一年
卒年 一六三〇年

鄧公玉函，字涵玉，瑞士國人；生於一五七六年，博學多才，精通德英法葡國文字。年三十五，入耶穌會；一六一八年四月一六日，偕金公尼閣等二十二人來華，一六二一年到澳門，旋奉命往嘉定學習中國文字。繼避教難，至杭州。不久，朝廷聞其博學名，徵召至京，協助修曆，時在一六二九年。公晉京未久，即在天主堂東首善書院，設曆局治曆，不幸於一六三〇年五月十一日，卒於京。

著有：

崇禎曆書一百卷（著名者有湯若望羅雅谷鄧玉函等，徐光啓主編。）

人身概說二卷。　大測二卷。

正球升度表一卷。　渾蓋通憲圖說三卷。

測天約說二卷。　黃赤距度表一卷。

奇器圖說三卷（一六二七年北京印，錢熙祚收入守山閣叢書。）

傅汎際 P. Franciscus Furtado

葡人
來華　一六二一年
卒年　一六五三年

傅公汎際，字體齋，葡國人，生於一五八七年，二十一歲入耶穌會，一六一八年同金公尼閣離歐來華，一六二〇年抵澳門，旋即奉命至嘉定學華文，嗣赴杭州，依李之藻頗久。一六三〇年，李公卒於家，公送其終。李公既逝世，一六三〇年，公往陝西，一六三四年，在西安建造聖堂及教士住院，尋任中國耶穌會省區會長凡六年。一六四一年，因中國內亂，巡視教務不易，乃析教區爲南北二部；北部包京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四川，公管轄之；南部包南京福建湖廣浙江江西兩廣，艾公儒略主持之，歷七年始已。一六五一年，公被任爲巡閱教區職，遂回駐澳門，奈公勤勞備至，於一六五三年卒於澳門。

著有：

寰有詮六卷（一六二八年杭州印行。）

名理探十卷（一六三一年印於杭州。）

以上兩書，由公與李之藻同譯爲亞利斯多哲學之一部份。

費樂德 P. Rodericus de Figueredo

葡人 來華 一六二二年 卒年 一六四二年

費公樂德，字心銘，葡國人；生於一五九四年，十四歲入耶穌會，一六一八年隨金公尼閣來華，行抵臥亞，留該地繼讀神學。晉鐸後，於一六二二年始抵澳門，旋即奉命赴杭州傳教。一六二七年，往甯波傳教，旣而到河南開封，建立聖堂，頗華麗；時有信教之某進士同武昌，邀公同去；未幾，因時局不靖，公不遂志，仍回開封。時開封教友已達數千人，不幸會流賊之禍，人民死亡殆盡；闖賊李自成率衆圍開封，城中無食糧，官兵來援救，決黃河以解賊圍；死於水者近三十萬，而公亦不知所終，時在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

著有：

聖教源流四卷（印於開封）

總牘念經二卷。

念經勸一卷。

湯若望 P. J. Adam Schall von Bell

日爾曼人 來華 一六二二年 卒年 一六六六年

湯公若望，字道味，德國人，生於一五九一年，一六一一年進耶穌會；一六二二年偕金尼閣來華，抵廣州，

旋往北京學習中國語言，不久，奉派往陝西西安傳教。一六三〇年鄧公玉函卒於京，公奉命回京，繼鄧公任修曆之職，製造天文儀器多種，崇禎於一六三三年因賜匾額曰：「欽褒天學。」

是年，即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陰曆十月初七日）徐相國光啓卒，疾篤時，公爲之行終傅禮。公在京修曆，得化行禁中，十餘年中，領洗進教者宮中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其中有王妃三，亞加大，赫肋納，及徒奧淘脩，并有中宮龐天壽，聖名亞基樓。宮中有聖堂二所，一爲太監，一爲宮女，湯公往宮中，屢行彌撒祭禮。

當是時，滿淸勢力日盛，流寇蠭起；一六三六年，明帝命公設廠製礮，公督造二年，先後成礮四十。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煤山；既而吳三桂引淸兵攻賊，滿人遂據明社。淸朝順治於一六四五年，任公爲欽天監監正，繼又加兼太常寺卿銜。順治八年，上親政，誥封公爲通議大夫，貽書公父祖爲通奉大夫，母與祖母爲二品夫人。帝敬愛湯公，每呼公爲「瑪法」（滿語爲可敬之父）而不名。一六五〇年，帝賜地建堂，落成，上賜御筆匾額曰：「欽崇天道。」一六八五年，帝授公通政使司通政使，晉一品封贈三代；翌年賜號「通玄教師。」一六六一年，順治崩，康熙登極，國政悉操諸輔政大臣手。楊光先以有機可乘，遂於一六六四年，興起曆獄，以誣陷公。輔政大臣褫公官爵，令禮部會審，公與南公懷仁，利公類思，安公文思，拿問待罪。南公則定罪肢解。幸順帝母后不直所爲，痛斥輔臣，命立即釋公。公年老力衰，在獄備受荼毒，於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備領聖事而終。

著有：

進呈書像一卷。

主教緣起四卷（一六四三年印於北京。）

渾天儀說五卷。

西洋測日曆一卷（一六四五年初稿。）

民曆補註釋惑一卷（一六八三年南懷仁印。）

大測二卷。　　主制群徵二卷（一六二九年江州初版。）

星圖八幅。　　真福訓詮一卷（出版年月地等未詳。）

恆星表五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一六三三年印於北京。）

交食曆指七卷。　　學曆小辨一卷。

測食說二卷。　　新曆曉惑一卷。

測天約說二卷。　　遠鏡說一卷（一六三〇年印於北京。）

新法曆引一卷。　　恆星出沒二卷。

曆法西傳。　　交食表。

西洋曆法新書共三十六卷（徐光啓湯若望羅雅谷等合撰刊刻年月處所並缺。）

共譯各圖八線表。

奏疏四卷。　新法表異二卷。

赤道南北兩動星圖。

拉丁文中國耶穌會傳教史略（在維也納出版。）

伏若望 P. Joannes Froez

葡人
來華　一六二四年
卒年　一六三八年

伏公若望，字定源，葡國人；生於一五九〇年，一六〇八年入耶穌會，一六二十四年到中國，旋即往杭州。曾任該城院長職九年。終身在浙江傳教。一六三八年，卒於杭城，葬於城外大方井。

著有：

助善終經。

善終助功。

五傷經禮規程。

苦難禱文。

羅雅谷 P. Jacobus Rho

意人
來華 一六二四年
卒年 一六三八年

羅公雅谷，字味韶，意國人，生於一五九三年一月，一六一七年，在聖伯辣彌諾樞機手祝聖司鐸；翌年四月偕金公尼閣起程來華，一六二二年抵澳門，留澳門二年，一六四四年偕高公一志潛入山西，公傳教絳州等處五，六年；一六三〇年奉召赴北京，與湯公若望任修曆之職一六三四年，曆務告成，印曆書一百三十七卷，進呈御覽。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卒於京，任修曆職共八年。

著有：

哀矜行詮三卷（一六三三年北京印。）

聖記百言一卷（一六三二年北京印。）

聖母經解（一六二八年印於絳州。）

週歲警言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一七四四年戴震因之作策算。）

五緯曆指九卷。

齋克二卷。

月離曆指四卷。

天主聖教啓蒙。

日躔曆指一卷。

天主經解（一六二八年印於絳州。）

曆引一卷。　求說一卷（一六七六年印於北京。）

聖母行實（序書高一志原著。）

比例規解一卷（一六三〇年北京印。）

五緯表十一卷。　月離表四卷。

日躔表二卷。　籌算一卷。

黃赤正球。　日躔考晝夜刻分。

盧安德 P. Andreas Rudomina

葡萄牙國人
來華　一六二六年
卒年　一六三二年

盧公安德，字盤石，葡萄牙國人；生於一五九四年，一六一八年入耶穌會，一六二六年抵澳門，旋至福州，助艾公儒略傳教。公身體虛弱，知在世不久，自言死期，必預告艾公。一六三二年，艾公在福州城外傳教，距城有一日之路程；晨二下鐘，艾公忽見一道大光顯現，乃憶起盧公言預告死期之事，果然後知盧公死於是日是時。人謂盧公死時，聖依納爵顯現焉。

著有：

口鐸日抄八卷（此書係公與艾公儒略答解六儒士問道之書，由六儒士出資付梓，一六三〇年福

州出版）

十八幅星圖。

十幅勤意圖。

瞿西滿 P. Simon de Cunha

葡人
來華　一六二九年
卒年　一六六〇年

瞿公西滿，字弗溢，葡國人；生於一五九〇年，一六〇六年，入耶穌會，一六二四年，抵澳門。不久，奉命入閩，助艾公儒略傳教。初在建甯，繼於一六三五年，赴福州。滿清入據中原之際，清軍入福建，公幾遭殘殺。一六五六年，公在延平建天神堂一座。公曾任中國耶穌會省區副會長。陽公瑪諾逝世後，任爲中日傳教區巡閱職。一六五九年抵京，因湯公若望之力，公向清帝求得許可澳門西士入中國內地傳教之諭。一六六〇年卒於澳門。

著有：

經要眞指一卷。

陸希言 F. Dominicus

江蘇華亭人
生年　一六三一年
卒年　一七〇四年

陸公希言，字思默，江蘇華亭人；生於一六三一年，一六八八年入耶穌會爲輔理修士，居上海助教士講解教理，卒于一七〇四年，葬於上海。

著有：

聖年主保單二卷（一七〇一年印）

億說一卷（爲助人在日常事工中之超性思想之書）

週年主日口鐸又名週年瞻禮口鐸週主日鐸音二卷

杜奥定 P. Augustus Tudeschini

意人

來華　一六三一年

卒年　一六四三年

杜公奥定，字公開，意國人；生於一五九八年，一六二二年入耶穌會，一六三一年至中國，旋赴上海，學習中國語言，幷自是年起至一六三四年，在滬城傳教。一六三七——一六三九年，在山西陝西，宣揚聖教。一六三八年，在西安付洗四百之衆。翌年，有一百四十人竟棄邪領洗。不久，公奉調至福建，所遭困苦，筆難宣述。一六四三年，避海盜，溺死於海。

著有：

渡海苦績紀。

郭納爵 P. Ignatius da Costa

葡人
來華 一六三四年
卒年 一六六六年

郭公納爵，字德旗，葡國人；生於一五九九年，十六歲進耶穌會，晉鐸後奉命東來，於一六三四年抵澳門，即遣至福州學華文，尋派至陝西傳教，在陝中建堂甚多，教化大行。一六四三年闖賊陷西安，公與同會梅高被捕，解往賊營；闖酋亦知尊敬教士，不與爲難，是以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〇年，公仍得傳教於西安。艾公儒略既卒於延平（一六四九年）公乃奉調前往，主持延平教務。一六六四年楊光先仇視聖教，西士被押至廣州圈禁，公亦解往抵廣州，未幾即病終，時在一六六六年五月十一日。

著有：

原染虧益二卷。　教要一卷。

身後編二卷。　燭俗迷篇。

老人妙處一卷。

何大化 P. Antonius de Gouvea

葡人
來華 一六三六年
卒年 一六七七年

何公大化，字德川，葡國人；生於一五九二年，一六三六年到中國，赴杭州學習中文；不久至湖廣之武昌

傳教，備嘗苦難。一六五二年，至蘇州付洗甚多。清軍入福州時，公傳教於是地。一六六五年，楊光先興起曆獄，公亦被解至北京，繼押廣州圈禁。一六六九年，公被任爲中國耶穌會省區副會長。一六七七年卒於福州。

著有：

蒙引一卷（是教理書刻於福州。）

潘國光 P. Franciscus Brancati

意國西濟利亞人
來華　一六三七年
卒年　一六七一年

潘公國光，字用觀，意國人；生於一六〇七年，十七歲進耶穌會，一六三七年，奉派來華，旋即奉命傳教江南，以上海爲中心來滬二年，教化大行，崇明島之開教，亦是公始之也。上海徐文定公卒於北京，時在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一六四一年安葬於徐家匯，領葬而行隆重之追祭禮者，公也。一六四〇年，公在上海城內安仁里，建造新堂落成，是即今之老天主堂。一六四四年李賊陷京師，懷宗殉國，吳三桂引清軍入關逐賊，滿人遂據帝都進窺中原，蘇滬亦遭大亂。公居滬堂，始終不離職守。一六六五年，楊光先誣陷湯公若望，公與各省教士二十五人，被解北京，翌年二月抵廣州，圈禁於城內耶穌會老堂。一六七一年湯公寃獄昭雪，被禁之各省教士，得能還堂。不幸公未起程回滬之前，一病不起，卒於廣州。時在一六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公之遺櫬，運上海，安葬於南門聖墓堂。

著有：

聖體規儀一卷。　十誡勸論聖蹟一卷（一六五四年印。）

未來辯論一卷。　聖敎四規一卷。

天階一卷（一六五四年上海印。）　天神會課一卷（一六六一年上海印。）

瞻禮口鐸（一六六二年印行。）

利類思安文思合傳

P. Ludovicus Buglio　意之西濟利亞人　來華一六三七年　卒年一六八二年

P. Gabriel de Magalhaens　葡人　來華一六四〇年　卒年一六七七年

利公類思，字再可，意人，生於一六〇六年，十六歲進耶穌會，一六三七年東渡來華，二年後，傳敎江南，旋奉長命赴北京，襄助修曆，在京遇綿竹相國劉宇亮，被邀入川傳敎，一六四〇年始居綿竹，繼至成都；一六四二年安文思司鐸亦來助公。一六四三年獻賊入川，利安二公被擄，幾遭殺戮。一六四七年，清軍入川，獻賊殞命，二公為清兵所獲，解見肅王豪格；一六四八年隨軍晉京，居肅王邸中。不久，楊光先嫉忌湯若望，興起曆獄，二公亦幾遭傾陷，幸終昭雪。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安公卒於京，清帝特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營葬。利公則

於一六八二年十月六日逝世，疾篤時，帝遣侍衛存問，卒後，賜銀送葬，一如安公。

利公著作：

超性學要三十卷（此書係譯聖多瑪斯原著分作九編。）

彌撒經典五卷。　聖母小日課一卷。

司鐸典要二卷。　善終瘞塋禮典一卷。

聖事禮典一卷。　天主正教約徵一卷（一六六五年進呈康熙。）

天學眞詮一卷（一六六二年著，以駁斥楊光先闢邪論。）

西方紀要一卷（一六六九年公與安南二公合作。）

進呈鷹論（因康熙嘗以鷹事詢公，公因作此。）

司鐸課典一卷。　司鐸日課概要。

昭事經典三卷。　已亡日課一卷。

聖教要旨一卷。　聖教簡要一卷。

不得已辨一卷（一六六五年駁楊光先不得已一書。）

獅子說一卷（葡國公使貢獅一，公因作此文，進呈康熙。）

西曆年月一卷。

安公行述。

靈性說：

安公著作：

復活論二卷。

賈宜穆 P. Hieronymus de Gravina

意人
來華　一六三七年
卒年　一六六二年

賈公宜穆，字九章，意大利人；生於一六〇三年，一六一八年入耶穌會，一六三七年到中國，在杭州學習華語，旋調至浙江。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十年，在上海助潘國光傳教，繼至常熟傳教。公熱心救靈，而新教友之培植，尤爲公所重視。一六六二年九月四日，公卒於常熟，葬在虞山鐵拐亭之北。

著有：

提正編六卷（一六五九年刊印。）

辨惑論一卷。

孟儒望 P. Joannes Monteiro

葡人
來華　一六三七年
卒年　一六四八年

孟公儒望，字士表，葡國人；生於一六〇三年，一六二〇年入耶穌會，一六三七年至中國，往江西傳教；一六三九年至浙江，翌年在甯波付洗六百。一六四一年，甯波大旱，佛教徒信異端，求邪神降雨，無效。公乃曉示當地官長，該求天地眞主賜雨。求後甘霖下降，民衆喜慰，棄邪崇正者甚多。不久，公調回澳門，一六四八年公卒於印度。

著有：

天學略義一卷（約在一六四二年，甯波印行，朱宗元潤飾。）

辨敬錄一卷。　照迷鏡一卷（一六四三年甯波印行。）

聖號禱文。　煉獄禱文。

衛匡國 P. Martinus Martini

意人
來華　一六四三年
卒年　一六六一年

衛公匡國，字濟泰，意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十七歲進耶穌會，一六四〇年，偕同會二十一人赴印度，一六四三年來華，傳教浙江；既乃遊行各省，抵京師，登長城，測定各省重要都邑位置，藉以製圖著述，貢獻於歐洲學界上不少焉。一六四六年，仍回杭州。方清軍下杭州時，公避亂杭垣之一小村；清軍見公，乃送歸杭堂，不加害。中國傳教，對於祭祖敬孔問題，各會教士之意見參商，有稟陳於羅瑪者。耶穌會傳教士見此事亟待

羅瑪之解決，乃遣衛公赴羅瑪。公於一六五〇年起程，途中繞道德法英比諸國，將其對於中國之地輿文化學術灌輸歐人中頗得好影響。一六五四年公抵羅瑪，覲見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事畢，乃於一六五七年率領新教士起程來華，途中備嘗苦楚，卒抵澳門。既而回杭州，重整舊業；得浙撫佟國器之贊助，得興建新堂，修飾舊字，新堂於一六六一年完成，而公於是年六月六日逝世。

著有：

天主理證一卷。

靈性理證一卷。

以上二書合成一本定名眞主靈性理證。

逑友篇（一六六一年杭州印行。）

穆尼各 P. Nicolas Smogolenski

波蘭人
來華 一六四六年
卒年 一六五六年

穆公尼各，字如德，波蘭國人；生於一六一一年，一六三五年進耶穌會，一六四六年抵中國，傳教於江南。自一六四七年至一六五一年，在福建，助艾公儒略傳教。清軍入福建時，公與艾公在建甯建陽，幾頻於危；因即赴南京。不久清廷以公擅長曆算，命公赴京，但公熱心救靈，仍往別省，宣傳聖教。公欲赴雲南傳教，然是時

永曆帝與清廷開戰，未克往。一六五五年，公至廣東，付洗不少；既而至海南島開教，島上有一官，係教友，曾仕於永曆朝，來告公云：永曆帝皇室中，有半數皈依天主教者，公旋赴肇慶，繼忽病，歿於是地，時一六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著有：

天步眞原（此書公在南京時，授於薛鳳祚之天算學，由薛氏筆之也。關於此書，參閱徐世昌清儒學案。）

天學會通（此書亦係公授於薛氏而筆之也。）

人命部（附在天步眞原之後 Wylie 謂此書決非穆公所著，因寓多訛謬。）

卜彌格 P. Michael Boym —— 波蘭人　來華一六五〇年　卒年一六五九年

卜公彌格，字致遠，波蘭人；生於一六一二年，一六四七年至海南島，一六五〇抵澳門；不久，卽奉命至廣西，供職永曆帝時皇太后聖名赫肋納，皇后聖名亞納，均已領洗入教，欲表示愛戴羅瑪教皇，特遣公赴羅瑪，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上耶穌會總長。卜公於一六五一年一月一日，自澳門起程，由蒙古波斯遵陸而行；一六五二年底至意之物你斯城，及至羅瑪，遭遇不少阻礙，卒于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得到教皇亞歷

由大七世致皇太后赫肋納之復書，乃于一六五六年起程回華，一六五八年抵暹羅。是時因清軍迫追永曆，公不得回桂林。一六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廣西及越南之邊界間。公遺著有西譯本多種不備載。

聶仲遷 P. Adrianus Greslon

法人
來華 一六五六年
卒年 一六九五年

聶公仲遷，字若瑞，法國人，生於一六一四年，二十二歲進耶穌會，一六四七年晉鐸，一六五四年來中國，翌年抵澳門。當時澳門之葡人，與廣州地方官發生齟齬，公亦波及被捕，幸得湯公若望之援助，康熙帝乃傳諭粵督開釋公後奉上命至瓊州傳教，繼於一六六〇年至南雄，謀立堂開教，不果；乃赴江西，主持贛州教務，並轄吉安，及閩之汀州，教化大行。不幸，一六六四年，楊光先興起曆獄於北京，公被押送北上，一六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抵京師，尋奉旨與各省先後來京之教士，供送至廣州圈禁。後湯公冤獄昭雪，公於一六七一年自廣州重返江西。越三年，而吳藩叛，清師進討至江西，南昌，吉安大兵雲集，教務摧殘殆盡；幸贛州等處，尚可維持；公進行不倦，力謀建設，期聖教重興於贛中，又二十多年，於一六九五年冬卒於贛州。公西文著述甚多，中文作品則僅有：

古聖行實四卷。

穆迪我 P. Jacobus Motel

法人
來華　一六五七年
卒年　一六九二年

穆公迪我，字惠吉，法國人；生於一六一八年，一六三七年入耶穌會，一六五七年至中國，旋卽調派至江西傳敎。時南昌聖堂傾毀不堪，適許纘曾作官是地，斥資重修。穆公乃於一六六〇年重建一更大之聖堂。一六六一年許公昇調四川，欲穆公同往，然至武昌，許母徐太夫人甘弟大及許公之夫人留居武昌，故請穆公亦留在是地。穆公因甘弟大之資助，在武昌亦建造聖堂。一六六五年，楊光先興起敎難，各省之傳敎士，均被押至廣州圈禁，公亦被解前往。六年後事平，公乃重回武昌，以後似常居焉，直至一六九二年歿於是地。

著有：

成修神務三卷。

聖洗規儀二卷（一六八九年武昌印。）

魯日滿 P. Franciscus de Rougemont

比人
來華　一六五九年
卒年　一六七六年

魯公日滿，字謙受，比利時國人，生於一六二四年四月二日，一七四一年進耶穌會，一六五九年春始抵澳門。來華後，初傳敎於浙江，尋又往江南，兼鐸於三吳。時淸人入主中華，各處有滿兵駐守，橫行不法。公以敎

行感化之者甚多；於是常熟教務大振，化及智識階級。一六七四年楊光先興起教難，公被押至北京，繼解至廣州圈禁在耶穌會老堂。一六七〇年湯公寃獄昭雪，公乃於一六七一年遄返江南；重整舊業，教務較前更形發達。公之傳教，尤注重於兒童教育，故學校林立，氣象爲之一新。蘇常一帶文人學士因而學道皈依者，不一而足。一六七六年秋，公駐節太倉，常以崇明教務亟待處理，決赴崇一行，詎起程前遘病，不克前往，於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安然逝世，營葬於虞山之陰。

著有：

問世編。　　教要六端

聖教要理。

陸安德 P. Andreas Lobelli

意人　一六一〇年
來華　一六五九年
卒年　一六八三年

陸公安德，字泰然，意人，生於一六一〇年，十九歲入耶穌會，一六四〇年東渡至印度，居三年，奉命至澳門，居六年，轉瓊州傳教，於一六四六年二月起程，不幸舟觸暗礁破裂，公沉海中，幸獲生全。翌年再往瓊島，卒安然達到。是時明清易鼎之際，清廷來攻，公不能久留，乃退入安南，繼回澳門。至一六五五年又回瓊州，途中又遭風波，公被怒濤捲擲海灘，幸免於難。一六五九年改派赴廣州主持粵東教務。一六六四年楊光先之教

難起，公被押至京師，途中幾病死，繼又被押回廣州，圈禁於城中老堂，不得出外傳教。一六七〇年釋放；一六七三年公被選任耶穌會中日兩屬巡閱司鐸，視察直隸，山西，陝西，湖廣，兩江等省教務，在北京留駐多時，尋返粵，旋又回澳門，任日本省區會長。一六八三年卒於澳門。

著有：

眞福直指二卷（一七三八年北京印。）　聖教略說一卷（一六七四年廣州印。）

聖教問答一卷。　萬民四末圖。

教要撮言。　善生福終正路二卷（一六五二年北京印。）

聖教要理一卷（一八一一年印行。）　默想大全一卷。

默想規矩一卷。　講道規矩一卷。

南懷仁 P. Ferdinandus Verbiest

比人　來華一六五九年　卒年一六八八年

南公懷仁，字敦伯，比利時國人，生於一六二三年十月九日，年十八，進耶穌會。一六五七年偕衛公匡國，東渡來華；一六五九年奉派往陝西傳教；一六六〇年五月九日奉召進京，助湯公若望修曆。楊光先興起教難，公與湯公暨利公類思安公文思皆繫刑部獄。迨曆獄昭白，康熙帝乃重用公；康熙十三年三月，公奉命製

天文儀器成，奉旨加太常寺卿銜，十七年九月公預推永年曆法成，特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公又奉旨製砲，帝親臨觀試放；二十一年特旨加公工部右侍郎。公在京供職欽天監，各處敎士得以平安傳敎。一六七六年，公任中國省區會長。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卒於北京。帝聞逝，賜銀營葬，並遣內大臣佟國舅趙侍衛等送殯諭祭，三月賜謚勤敏。

著有；

敎要序論一卷（一六六九年北京初版。） 聖體答疑一卷。

道學家傳一卷（一六八六年北京印行。） 妄占辨一卷（北京印行。）

妄推吉凶之辨一卷。 告解原義一卷（一七三〇年北京初版。）

善惡報略說一卷（一六七〇年北京初版。）

儀象志十四卷（北京印行。） 儀象圖二卷（一六七三年北京印行。）

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一六七八年北京印。）

熙朝定案三卷（印於北京。） 簡平規總星圖。

坤輿全圖（東西兩半球一六七四年刻於北京。）

坤輿圖說二卷（一六七二年北京印，金熙祚收入指海。）

坤輿外紀一卷（吳震方收入說鈴。）

驗氣說一卷（一六七一年北京印。）

測驗紀略一卷（一六六八年北京印。）

赤道南北星圖（一六七二年印於北京。）

神威圖說（一六八一年北京印。）

西方要記（收入學海類編。）

柏應理 P. Philippus Couplet

比人
來華　一六五九年
卒年　一六九三年

柏公應理，字信未，比利時國人，生於一六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十七歲入耶穌會；一六五六年隨卜公彌格抵澳門。先後往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各省傳教，尋調至江南，秉鐸於松江，上海，嘉定，蘇州，鎮江，淮安，崇明等處。公在江南時，得松江許母徐太夫人甘弟大之熱心贊助，捐募鉅資，故得添造聖堂多處，其舊有之堂宇，亦得修飾一新。一六六四年，楊光先誣陷湯公若望，興起曆獄；各省傳教士奉旨遣往廣州，圈禁城內老天主堂，公亦不免，被押前往，至一六七一年始邀開釋，公得以返江南。一六七七年，公調赴崇明；一六八〇年，公被選任為中國分省區耶穌會之會計委員，一六八一年十二月五日由澳門啓程回歐，到羅馬稟告傳教事務。公將赴歐前，徐甘弟大曾以金聖爵及金飾多種付公，獻諸羅馬依納爵堂，又添置金飾獻於臥亞聖沙勿略遺骸之聖堂，又集款購贈在華諸教士之華文著作四百餘冊，藏諸華諦岡圖書館中。一六八二年十月抵荷蘭，即兼程往羅馬，稟告教宗及耶穌會總長，關於中國傳教事情。後公赴法，又覲見法王路易十四世。公事畢，

率領多位新傳教士來華，不幸，葡政府與教廷間，發生枝節，不得葡國允准，遠行中華，一六九二年，教廷與葡政府之齟齬平，公乃定期起程。不幸，舟行至距臥亞六十里，猝遭風波，一巨箱忽被翻騰，猛擊公首，傷重而逝，時在一六九二年五月十五日。

著有：

天主聖教百問答一卷（一六七五年北京印。）

永年瞻禮單三卷。　四末眞論一卷（一六七五年北京印。）

聖教鐸音一卷。　聖波爾日亞行實一卷。

週歲聖人行略。　聖若瑟禱文。

許母徐太夫人傳略（法文本徐允希司鐸近譯成華文出版。）

西文四書直解（是書係公與恩公理格殷公鐸澤魯公日滿等同譯。）

殷鐸澤 P. Prospér Intercetta

意人
來華　一六五九年
卒年　一六九六年

殷公鐸澤，字覺斯，意國人，生於一六二五年，一六四二年入耶穌會，一六五七年同衛公匡國來華，抵澳門，旋即奉派至江西傳教，一六六〇年，建會舍於建昌，教化大行，僧道嫉之，聖堂三毀而三立，卒至風浪平息。

一六六四年楊光先之教難，公被解至北京，繼又與各省之同會士被禁廣州，垂五年。既而，公奉長命至羅馬，請求遣派教士，及贊助經濟。一六七一年安抵羅馬，先謁傳信副部主管樞機，繼謁總會長。事畢，一六七四年，率領新教士十二人同華，不幸中途十一人相繼故世，是年八月抵澳門，惟隨行之同會李西滿一人而已。公旋到杭州，主持教務，并爲初學神師。一六七六年被選爲中日兩國省區巡閱；卽於是年購杭州城外大方井地，爲本省傳教士之墓葬，越二年，乃遷葬前已故之教士遺骸。一六八七年，公任中國副省區會長。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帝南巡，至杭州，公迎於覲御艦，帝亦來堂，叩拜天主。楊光先之舊友張鵬翮爲浙撫，嫉視聖教，禁止傳教，將聖堂改爲尼庵，且後又縱火焚燬。公詣京奏聞，帝命浙撫重建新堂，以歸還教士。公來華傳教三十年，教化大行；一六九六年十月三日，卒於杭州，葬於大方井。

著有：

耶穌會例。

西文四書直解（公與柏公應理等同著。）

恩理格 P. Christian Herdtricht

奧人

來華　一六六〇年

卒年　一六八四年

恩公理格，字性涵，奧國人；生於一六二四年，一六四一年入耶穌會，一六六〇年到中國，一六六二年奉

命往山西，助金公尼閣傳教。既而赴太原，教化大行；又至開封，得有許公纘曾之助，重建開封聖堂。絳州蒲州亦為公教化之所及。一六六四年，楊光先興起教難，公與別省教士被押至北京，繼解至廣州圈禁。一六七一年事平，康熙帝以公長於曆算，召公赴京，一六七三年抵至。但北方天氣不利於公，因於一六七五年回至舊地，得在絳州蒲州太原等城，宣傳聖教。一六七六年赴開封，施行教化。公在陝西河南二省傳教八年，於一六八四年去世，葬於絳州。

著有：

文字考。

閔明我 P. 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意人　一六三九年
來華　一六六九年
卒年　一七一二年

閔公明我，字德先，意人，生於一六三九年，一六五七年進耶穌會，一六六六年求至中華，一六六九年抵澳門，繼攻讀而晉鐸。時在廣州，因楊光先之誣害湯公若望，有圈禁出外傳教之教士共二十五人，有多明我會那代來德 Navarrete 司鐸，以被幽三載，乃潛遁離華。閔公於是自獻願至廣州　那公之缺，以就獄，公之姓名即取那公之華名。一六七一年廣州被禁之教士開釋，公乃在粵傳教。尋，南公懷仁以公精曆法，荐於帝，公遂晉京，頗得帝眷。康熙二十五年，帝遣公由歐往俄京，與俄帝大彼得會商交涉事宜。公抵羅馬後，覲見教

宗，晉謁耶穌會總會長報告中國教務；在德會見大哲學家萊伯尼 Leibnitz 蓋公與萊氏夙相善也。事畢，一六九二年，公與來華之新教士同行，抵澳門後，兼程北上覆使命時在一六九四年。翌年，公被簡任北京主教，公謙辭不受；是年五月二十九日任耶穌會副省會長職，一七〇〇年任北京會院院長，一七〇七年陞任中國及日本教務巡閱；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教宗欽使鐸羅 Tournon 來華，因公之斡旋，頗得清帝之優待。一七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公卒於北京，在華傳教歷四十一年。

著有：

方星圖解一卷（一七一一年印於北京。）

徐日昇 P. Thomas Pereyra

葡人
來華　一六七二年
卒年　一七〇八年

徐公日昇字寅公，葡國人，生於一六四五年，十八歲入耶穌會，一六六六年，離歐抵印度，在臥亞繼讀，一六七二年抵澳門。南公懷仁以公精音樂，荐於朝廷。公奉旨於一六七三年抵京，供職欽天監，助南公治曆。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南公卒於官，閔公明我繼其任，而是時適閔公奉使赴俄京，公乃代行其職。是年法王路易十四世遣派教士洪若翰，張誠，白晉等來華。洪公等得以自甯波入京供職朝廷，皆徐公斡旋之功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公與張公誠奉清帝命，隨大臣索額圖，北往中俄交界尼布楚，勸議兩國疆界。賴二公之力，我國

得收回自黑龍江以北失地二千餘里，爲史家所稱道。南公逝世，各省傳教士，遭遇官紳之阻止，傳教多難。徐公在康熙帝前進言，於一六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得到解禁傳教之諭，內地教士乃得暢行其道，嗣後三十年教化得以大行無阻，皆公之力也。一六九一年公任教務總巡閱，一七〇六年任中國耶穌會省區會長，然仍駐京，一七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京。帝聞逝悼惜，特頒諭表彰，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以示優卹。南懷仁後，徐公遭際之隆一人而已。

著有：

南先生行述一卷（一六八八年印行。）

律呂正義五卷（一七一三年北京印行，一至四卷，爲御纂爲我國音樂家所作，第五卷續編，乃公與遣使會德恩理所作，論國外音樂）

洪若翰 P. Joannes de Fontaney

法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一〇年

洪公若翰，字時登，法國人，生於一六四三年，一六五八年入耶穌會。法王魯易十四世，思與中國政府有交往，爰定遣派有才學之教士來華。洪公卽第一期法國耶穌會士入華傳教者。公奉命與張誠，白晉，劉應，李明等四公來華，途中備嘗苦楚，卒於一六八七年，越過澳門而抵甯波。一六八八年奉旨抵京師，由徐公日昇

引見康熙帝。旋公赴南京傳教；康熙南巡至南京時，公迎駕，頗受帝優待。爲法國耶穌會會務事，公曾赴廣州；既而歸歐，一七〇一年公又率同會士八人來華傳教。一七〇三年公又離華回法國，卒於法國時一七一〇年。

著有：

天文曆算書甚多不備載。

白晉 P. Joach. Bouvet

法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三〇年

白公晉，一名進，字明遠，法國人，生於一六五六年七月十八日，一六七八年進耶穌會，一六八五年東渡來華，由暹羅抵浙江之寧波，時在一六八七年七月；翌年二月抵京，進見康熙，公擅長天文測算，帝命公入値內廷講解西學，並命公習滿文。公奉清帝命回國，羅致人才，並覲見法王。因於一六九三年，離華赴歐，越四年，率同會巴多明等十人回華，法王魯易十四世亦籌備珍物，答贈康熙。康熙四十七年，帝以我國幅員遼闊，而欠詳細輿圖，因命公測繪。公奉命與費公隱，雷公孝思，杜公德美等，始製測，歷九年而告成，名曰皇輿全覽圖，進呈御覽。帝大加褒獎。公傳教亦非常熱心，設立善會，以增神糧，與人交際亦和藹可親。卒於北京，時一七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著有：

古今敬天鑑。

天學本文。

衛方濟 P. Franciscus Noel

比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二九年

衛公方濟，比國人，生於一六五一年八月十八日；一六八七年至中國，初傳敎於淮安，繼至五河縣，曾居上海，并傳敎於江西之建昌南豐。一七〇二年，奉上峯派往歐洲，爲南京及澳門耶穌會傳敎區專務。公居歐洲時，在般拉革 Prague 曾印不少西文稿本。公又擅長華文。一七二九年卒於麗耳 Lille。

著有：

人罪至重三卷（一六九八年北京印行。）

其餘西譯之書，關於中國之經書諸子，及宗敎信仰等，不備述。

張誠 P. 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

法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〇七年

張公誠，字實齋，法國人，生於一六五四年，一六七〇年入耶穌會，一六八七年抵中國，翌年進京，由徐公

日昇引見康熙帝時，清廷與俄國為邊境有事，公與徐公日昇奉帝命充翻譯，幷參與機密，卒成尼布楚條約，中國收回失地二千餘里，皆公之力也。其後康熙禁止傳教，各省官員為難教士，而帝聽公言，於康熙三十一年取消康熙八年所頒之禁令，亦公之功也。北平西什庫之聖堂，康熙帝感公德乃賜地而建築者。一七〇三年行落成禮，帝親題「萬有眞原」匾額。公在京，頗得康熙帝之優禮，故對於各省之傳教士，甚多便利。禁教令取消後，而別會來華傳教者，因亦日多。公皆盡力相助，以便平安宣揚聖教。公卒於一七〇七年。

著有：

幾何三角，天文等書，用華文滿文譯成，印於北京，一六九〇年，此等書是著以教授康熙帝者。

哲學要略（著以教授康熙帝者。）

滿文字典四卷。

其他西文寫之天文曆算不備載。

李　明 P. Aloysius Le Comte

法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二八年

李公明，字復初，法國人，生於一六五五年，十六歲入耶穌會，一六八七年抵浙江之甯波，翌年抵北京，未幾奉派往山西傳教，旋轉陝西。是時法國耶穌會士在華傳教，以經濟拮据，須向法國政府請求。公乃奉命於

一六九二年回歐。既抵法國，卽入謁當局，詳陳一切；繼後往羅馬，晉謁耶穌會總會長，稟告教務。奈公回歐後，不復回華任步谷月 Bourgogyne 公爵夫人聽告神師。一七二八年卒於法國。法文譯著之書有多種，其中最著者有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中國現狀追憶錄。

劉應 Mgr Claudus de Visdelou

法人
來華 一六八七年
卒年 一七三七年

劉公應，字聞聲，法國人；生於一六五六年，一六七三年入耶穌會，一六八七年抵中國，卽赴北京；不久，奉派至山西傳教。一六九三年奉召回京，一七〇八年昇爲代牧，翌年二月二日祝聖，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印度，以終其餘年，卒於一七三七年。

著有多種西文書籍，不備載。

利國安 P. Joannes Laureati

意人
來華 一六九七年
卒年 一七二七年

利公國安，字若望，意大利人，生於一六六六年，十六歲進耶穌會，一六九四年起程抵澳門，一六九七年奉上命傳教陝西，敎化大行。一七〇〇年，離陝赴粵，傳教於佛山。羅馬教廷欽使都鐸樞機來華，公奉命赴斐列濱迎駕，導引入華，隨從欽使北上。事畢，南還入閩，主持福州廈門教務，垂十二年（一七〇四年——一七

一六）一七一八年奉召入京，越二年擢升中日兩國耶穌會省區巡閱職，爲祭祖敬孔問題，敎宗遣東方大宗主敎嘉祿 Mezzabarba 來華，覲見康熙，公又偕嘉大主敎入京。然康熙帝探知嘉使來意，宣布敎皇對於祭禮敬孔問題之禁令，故帝不滿於公，下令逐嘉使，並捕公置諸獄，旋即釋出。一七二二年，公奉派主持江西敎務，駐南昌。一七二五年，雍正難爲聖敎，公被放於廣州，尋回澳門，於一七二七年去世。

著有：

煉靈通功經。

馬若瑟 P. Jos-Maria de Prémare

法人
來華　一六九八年
卒年　一七三五年

馬公若瑟，法國人，生於一六六六年，一六八三年入耶穌會，一六九八年抵上川島，翌年奉命赴江西，傳敎於饒州建昌南昌等處。在贛二十餘年，宏開聖化，在贛提倡聖嬰會事業，付洗嬰兒甚多。公精究中國經書，知我國古先王昭事上主，有跡可尋，因著書以闡明之。奈人不察，有以公違傳敎成例，與起祭祀敬孔問題，而向敎宗呈控者。一七二四年，雍正仇敎時，公宣敎九江，亦與諸敎士被逐還廣州。公乃潛心治學，專務著述，又廣搜書籍，寄回法富爾蒙王室圖書館，以溝通中西文化。一七三三年公被迫歸澳門，越二年卒。

著有：

聖母淨配聖若瑟傳一卷（一七二一年印行）

六書析義一卷（譯法文）　信經直解一卷。

楊淇園行蹟一卷。　眞神說論一冊。

神明爲主一冊。　儒交信。

經傳議論。

此外有許多西文著作以及我國經傳詩詞之譯成西文者，亦不少。

巴多明 P. Dominicus Parrenin

法人
來華　一六九八年
卒年　一七四一年

巴公多明，字克安，法國人，一六六五年九月一日生，一六八五年入耶穌會一六九八年離歐來中國，航海十月，抵澳門。康熙重視西士，公後赴京，帝指派滿漢官員，授以滿漢文語。公不久頗嫺熟。康熙時，公常隨侍帝二十餘年，帝出巡塞，公亦扈從。西士中測量製成中國皇輿全圖，亦公提出之計劃也。雍正時，公亦居內廷，任御前傳譯職務，在康雍兩朝，垂四十年之久。一七二三年，雍正雖爲聖教，驅逐各省教士，然得以緩行禁令，各省督撫不致過分虐待教士者，公之力也。一七二九年，雍正以接見外國使臣，必用西士傳譯爲憾，因在京創設譯學館，選滿漢聰穎子弟入館習辣丁文，命公主其事。但學者不屑學外國語無大成績。雍正八年（一

七三〇年）京師地震一晝夜二十餘次，壓斃者十餘萬人，東堂南堂幾全部震毀，公與在京同會得免於難。雍正崩，乾隆即位，仇教之事又忽加劇。公乃上奏摺，不得達，由郎公世甯面呈乾隆，而禁教令得漸弛。一六四一年，公卒於京，帝賜葬銀二百兩，大緞十疋，以旌公之勞。

著有：

德行譜。

濟美篇。

殷弘緒 P. Franciscus-Xaverius d' Entrecolles

法人
來華　一六九八年
卒年　一七四一年

殷公弘緒，字繼宗，法國人；生於一六六二年，一六九八年六月抵廣州，即赴江西，傳教於饒州，信從真教者甚衆。一七一二年，後赴九江；時值教難，公勉教友熱心事主，幷親領教友避靜八天。計公留贛七載，一七〇六年，被任爲法國省耶穌會會長，在任十三年，留京二十年，卒於一七四一年，在華四十二年。

著有：

主經體味八卷（一七四三年北京印。）

訓慰神編，即聖多俾亞傳二卷（一七三〇年北京印。）

忠言逆耳一卷（一七三〇年北京印。）

莫居凶惡勸二卷。

未刊著有：

駁回敎。　　人參考。　　中華風俗誌。

譯自華籍者有：

朱熹勸學篇。　　養蠶術。　　泉幣志。

雷孝思 P. Joan-Bapt Régis

法人
來華　一六九八年
卒年　一七三八年

雷公孝思，字永維，法國人；生於一六六三年，十六歲入耶穌會，一六九八年，起程來華，抵澳門後，即赴京師，學習滿漢文。一七〇八年，康熙派公暨白晉費隱杜德美諸公，先往蒙古開始測量中國輿圖，至一七一六年年終各省輿圖次第測繪完畢。公乃偕費公起程回京，一七一七年一月彙集諸圖合成為一。歷時凡九載，從事測製之西士九人，而完成此大工程，誠奇事也。一七二五年，公復奉命與費公合繪青海輿圖，歷一年告成。一七三八年公卒於北京。

著有：

中國皇輿全圖。

聶若望 P. Joannes Duarte

葡人
來華　一七〇〇年
卒年　約一七五〇年後

聶公若望，葡國人，生於一六七一年，一七〇〇年來中國，傳教於湘潭縣多年；繼在衡山縣衡州永州等處，建造聖堂多座。一七一五年，或一七一六年，曾任中國耶穌會副省長，繼爲日本省長。雍正難爲聖教時期間（一七二三——一七三六年），仍回中國隱居於山間，以宣傳聖教。至其卒年及卒地，無可考，大約去世於一七五〇年後。

著有：

八天避靜神書。

十誡略說（古抄本，偶得於廣德州城墻中外係皮包，此經大約於一七七〇——一七八〇年間。）

赫蒼璧 P. Jul-Placidus Hervieu

法人
來華　一七〇一年
卒年　一七四五年

赫公蒼璧，字儒良，法國人；生於一六七一年，一六八八年入耶穌會，一七〇一年抵廣州，一七〇二年赴湖廣區之黃州開教；一七一九年，殷公弘緒會長任期屆滿，公即繼任，入北京主持全會教務。雍正時之教難，

三十、

教士被解廣州，公亦南下，返澳門；一七三二年，放逐廣州之教士，又被迫回澳門，公亦蟄居澳十餘年，以不得入內地，乃從事研究漢學。公長法籍耶穌會會長職二十六年，卒於澳門，時在一七四五年。

著有：

詩經選篇譯本。

劉向列女傳譯本。

古今敬天鑑譯本。

古文淵鑑譯本。

圖註脈訣辨眞譯本。

杜德美 P. Petrus Jartoux

法人

來華 一七〇一年

卒年 一七二〇年

杜公德美，字嘉平，法國人；生於一六六八年，十九歲進耶穌會，一七〇一年，東渡來華，旋即北上。一七〇八年，淸帝命白晉，雷孝思諸公，測製全國輿圖，公分任冀北遼東，暨滿州沿長城一帶之測量。一七二〇年公卒於京。

著有：

周經密率一卷。

求正弦正矢捷法一卷。

沙守信 P. Emericus de Chavagnac

法人　來華　一七〇一年　卒年　一七一七年

沙公守信，法國人，一七〇一年抵廣州，旋即奉命往江西傳教，救靈心切，被感化者甚多。一七〇六年，殷公弘緒陞為在華法國省耶穌會會長，公即繼任殷公主持江西全省教務。一七一七年，公卒於饒州，在贛十六年。

著有：

眞道自證二卷（一七一八年北京印。）

馮秉正 P. Jos.-Fr. Moyriac de Mailla

法人　來華　一七〇三年　卒年　一七四八年

馮公秉正，字端友，生於一六六九年，十九歲進耶穌會，一七〇三年抵澳門，繼至廣州，學習華文，未幾，奉命傳教江西，不一年赴京。康熙四十七年，上諭傳教士測製全國輿圖，公於康熙五十一年被派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繪圖。五十六年，各省地圖繪畢，公亦奉召還京，供職內廷。一六九二年，公開始以法文迻譯通鑑綱目，六年始脫稿，寄贈法國里昂圖書館。公在京首倡敬禮耶穌聖心，并管理聖體仁愛會二十八年。一七四八年逝世，享年八十。乾隆聞耗，特頒賜葬銀，以示優恤。

著有：

聖體仁愛經規條一卷（一七一九年北京印。）

聖心規條一卷。

盛世芻蕘五卷（一七三三年北京初版，一七九六，一八一八年重版。）

聖年廣益二十四卷（一七三八年北京印。）

聖經廣益二卷（一七四〇年開北京印。）

求眞自證一卷。

朋來集說一卷（一七二二年後印行。）

避靜彙鈔一卷。

法譯通鑑綱目十二卷（一七七七年——一七八三年巴黎印行，詳於明清事，依據一六九二年，康熙命譯滿文之通鑑綱目。）

德瑪諾 P. Romanus Hinderer

法人
來華　一七〇七年
卒年　一七四四年

德公瑪諾，法國人，生於一六六九年，一六八六年入耶穌會，一六〇七年抵澳門，旋即奉召入京。康熙五

十一年，公與馮公秉正，雷公孝思，奉派往豫贛蘇皖浙閩六省，測繪地圖。及圖成返京，仍留在京。嗣後在江浙閩粵滇晉等省宣傳聖教垂四十年，道途跋涉，不辭勞瘁，被公歸化者，甚衆。公不特熱心救靈，且長於治理，曾於一七二二及一七三〇年，先後兩度任中日省教區巡閱司鐸職，在杭州吾國之第一聖心堂，是公所建築，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卒於江蘇常熟，葬於南京雨化台。

著有：

顯相十五端玫瑰經。　輿圖撮功程一卷。

戴進賢 P. Ignatius Kögler

德人
來華　一七一六年
卒年　一七四六年

戴公進賢，字嘉賓，德國人，生於一六八〇年，十六歲進耶穌會，一七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抵澳門，翌年康熙召公赴京，佐理曆政。雍正三年，公補受欽天監監正，加禮部侍郎銜。公歷任耶穌會京院院長，一七三二年，任教務巡閱，一七三八年任耶穌會中國省區副省會長，一七四一年復任巡閱，一七四六年卒於北京。供職欽天監凡二十九年。

著有：

策算 Tables de logarithmes et les usages（一七二二年刻於北京，一七四四年刻用法。）

黃道總星圖（約在一七五二年北京刻。）

儀像考成（此書列入律曆淵源之第四部，其第一部爲曆像考成上下編及後編第二部爲律品正義，第三部爲數理精蘊。）

睿鑑錄（一七六年——一七三七年刻，關於宗教之書。）

徐懋德 P. Andreas Pereira

葡人 來華一七一六年 卒年一七四三年

徐公懋德，字卓賢，葡國人；生於一六九〇年，十七歲進耶穌會一七一六年來華，初傳教於華南各省逾十年，繼調至廣州，任耶穌會會計職。一七二四年，清廷以公長於曆算之學，召公北上，佐戴公進賢治曆，授以欽天監監副之職。公在監供職十五年，多有建白，更與戴公合著曆象考成四編，凡五十二卷，（曆象考成爲清初鉅著，律曆淵源之一部，與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合而成書。）一七三二年，公任中國省區會長之職，一七三八年卸任，一七四三年卒於京。

著有：

曆象考成。

宋君榮 P. Antonius Goubil

法人
來華　一七二二年
卒年　一七五九年

宋公君榮，字奇英，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一七〇四年入耶穌會，一七二二年抵澳門，翌年赴北京。研究華文，頗有進步，不特精於漢學，且亦邃於滿文，頗得清廷之尊敬，故雍正雖難爲聖教，而在京之教士則優待之。清廷自與俄人訂立尼布楚條約後，乃知注意邊疆事，特委西士設專校，令八旗子弟入校習拉丁文，而以巴公多明主其事。巴公旣歿，公卽奉命繼之，並任繙譯與俄國政府往來外交文件之職，公任此職三十餘年。然公對著譯諸事，亦甚努力，與歐洲學界中著名人，亦多有交接。公著作等身，大抵多西文著述及西譯本。公卒於一七五九年。

西譯書：

從詩經書經上之天文曆算，譯成中國天文歷史。

法譯幷註詩經書經易經禮記。

法文成吉斯汗及蒙古史。

其他譯著甚多，不備載。

孫璋 P. Alexander de la Charme

法人　來華一七二八年　卒年一七六七年

孫公璋，字玉峯，法國人；生於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九日；十七歲進耶穌會，一七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抵北京，自此以後，終其生三十九年常駐京不他往焉。公於滿漢文研究極深，俄羅斯不守尼布楚條約，來擾邊境，帝以公知滿文，命充傳譯之職，與俄羅斯辦交涉；黑龍江東二千餘萬里地，以是得歸還，皆公之力也。一七五四年，公任耶穌會會計職，一七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京，享年七十二歲。

著有：

性理眞詮（北京西安門內首善堂初版，著者於一七五七年撮大旨轉譯滿文。）

甲子會記（明人薛應旂著，公以法文逐段注釋，稿本藏於德國慕尼克圖書館。）

華辣文對照字典。

華法滿蒙文對照字典。

以上二書皆爲稿本，未刊，今藏北平西什庫藏書室。

魏繼晉 P. Florianus Bahr

德人　來華一七二八年　卒年一七七一年

魏公繼晉字善修德人生於一七〇六年，一七二六年進耶穌會，一七三八年抵澳門，一七三九年抵北京。公善音樂因奉命入內廷供職，公因熱心救靈，在京外時去傳教因而外教感化者甚多曾任中國耶穌會教務巡閱職，六年日本巡閱職，九年卒於北京，時在一七七一年。

著有：

聖若望臬玻穆傳一卷（刊於北京。）

聖咏續解（聖母小日課上之聖咏印於北京，約在一七七一年。）

蔣友仁 P. Michael Benoist

法人
來華　一七四四年
卒年　一七七四年

蔣公友仁，字德翊，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五年八月八日，一七三七年入耶穌會，公在歐精究天文曆法諸學，於一七四四年抵澳門，旋即奉召赴京，佐同會士修曆。時乾隆見噴水泉奇之，欲依製之，公被選入宮而爲工程師，督工搆造噴水池，帝賞歎不置。一七七三年，公繪世界全圖一幅，進呈御覽，圖廣十二尺半，寬六尺半，東西兩半球各五尺，視前利公瑪竇及南公懷仁之所製，尤爲精當。帝得圖喜甚，欲公更繪中國全國輿圖，且製成銅版，計一百〇四幅，估一百〇四頁，廣二尺三寸，寬一尺二寸；帝命印一百册，以賜羣臣。公在京甚得清帝之優待，故對於傳教得多便利。歐洲耶穌會取消之諭，傳至澳門，公甚爲悶鬱。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忽患中風而逝。

著有：

世界全圖。

中國全國輿圖。

錢德明 P. Joan-Joseph-Marin Amiot

法人
來華 一七五〇年
卒年 一七九三年

錢公德明，字若瑟，法國人，生於一七一八年，一七三七年入耶穌會，一七五〇年抵澳門，翌年八月二十二日抵京師，應乾隆帝之召也。公在京精究滿漢文字，及中國之歷史及文藝等學，深有心得。時值歐洲各國迫羅馬教宗取消耶穌會，耶穌會遂被解散。教宗解散耶穌會之詔諭於一七七五年傳至京師，公甚感歎。一七八五年昧增爵會教士到京接管耶穌會教務，公乃卸責。公在京四十二年，專事溝通中西文化，及傳教事務，卒於一七九三年。

著有：

滿蒙文法滿法字典。

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彙（是書由乾隆敕翰林院各編修，暨滿蒙學士協助編訂，復敕達賴喇嘛

遴派藏中領彥來京合作，書成付印，庋藏文淵閣。）

中國歷代帝王紀年表（自黃帝六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四年止，書成，乾隆命翰林院詳加審核，乃於一七六七年刊付史官。）

紀年略史（一七七〇年印於北京）

孔子傳。

四賢略傳。

列代名賢傳。

古今音樂篇（詳論古樂八音，一七七六年印於北京。）

孫吳司馬穰苴兵法（一七七六年巴黎印。）

中國古代宗教舞蹈（一八八八年印。）

中國學說列代典籍（未印。）

安國甯 P. Andreas Rodrigues

葡人
來華　一七五九年
卒年　一七九六年

安公國甯，字永康，葡國人；生於一七二九年，十六歲入耶穌會，一七五九抵京師；旋奉清帝命，入欽天監，

佐理曆政。一七七五年，公擢升欽天監監副；不久，升監正。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公所主持之京院，卽湯若望時代，順治所敕建之南堂，不幸火燬。乾隆乃頒賜銀一萬兩，敕工部重建，并賜御筆「萬有眞原」匾額，及「無始無終」楹聯。一七八十年，公讓監正職於高公思慎，復舉索公德超爲監副（一七八一年上任監副一七九三年升監正。）一七九二年，清廷命索公創辦曆算學堂，派遣生員學習，然因學生憚於研究，無大成績，卒至停辦。公於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二日逝世，在華三十七年。

著有：

崇修精蘊（一七六六年印於北京，有誤爲林安多主教著者。）

賀清泰 P. Louis de Poirot

法籍
來華　一七七〇年
卒年　一八一四年

賀清泰法國人，生於一七三五年，一七五六年入耶穌會；善滿漢文，頗得乾隆之信任；耶穌會取消後，得仍居北京。譯有古新聖經，未刊。卒於一八一四年。

中西名字合璧

二畫

卜彌格 M. Boym

四畫

巴多明 Dom. Parrenin

五畫

白　晉 J. Bouvet

六畫

伏若望 J. Froez

艾儒略 J. Aleni

七畫

利瑪竇 M. Ricci

利類思 L. Buglio

利國安 J. Laureati

杜德美 P. Jartoux

杜奧定 Aug. Tudeschini

沙守信 E. le Chavagnac

宋君榮 Ant. Gaubil

李　明 Le. Comte

何大化 Ant. Gouvea

八畫

孟儒望 J. Monteiro

金尼各 N. Trigault

九畫

柏應理 Phi. Couplet

南懷仁 Ferd. Verbiest

洪若翰 Fontaney

十畫

徐懋德 And. Pereira

徐日昇 Th. Pereyra

殷弘緒 F.-X. d' Entrecolles

殷鐸澤 Pro. Intorcetta

高一志 A. Vagnoni

孫　璋 A. de la Charme

恩理格 Ch. Henriques

馬若瑟 Jos.-M. Prémare

十一畫

陸安德 A. Lobelli

陸希言

郭納爵 Ig. da Costa

郭居靜 L. Cattaneo

畢方濟 F. Sambiasi

張　誠 J.-Fr. Gerbillon

十二畫

馮秉正 Moy. de Mailla

閔明我 Ph.-M. Grimaldi

湯若望 Ad. Shali

費樂德 R. Je Figueredo

費奇觀 G. Ferreira

賀淸泰 L. de Poirot

傅汎際 F. Furtado

陽瑪諾 Em. Diaz

十三畫

雷孝思 J.-B. Régis

萬方濟 F. Varo

賈宜穆 Hier. de Gravina

十四畫

赫蒼璧 Jul.-Pl. Hervieu

熊三拔 S. de Ursis

十五畫

蔣友仁 J. Benoist

德瑪諾 Rom. Hinderer

劉　應 C. de Visdelou

曾德昭 Al. de Semedo

魯日滿 F. de Rougemont

潘國光 Fr. Brancati

鄧玉函 J. Terrenz

十六畫

衞方濟 Fr. Noël

衞匡國 M. Martini

穆迪我 Jac. Motel

穆尼各 N. Smogolenski

錢德明 J.-J.-M. Amiot

盧安德 A. Rudomina

龍華民 N. Longobardi

十八畫

戴進賢 Ig. Kögler

聶若望 J. Duarte

聶仲遷 Ad. Greslon

瞿西滿 S. da Cunha

魏繼晉 Fl. Bahr

十九畫

羅雅谷 Jac. Rho

羅如望 J. Rocha

羅明堅 M. Ruggieri

龐迪我 D. de Pantoja

二十畫

蘇如望 J. Rocha

卷十　徐匯巴黎華諦岡圖書目

一　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

一一〇　古經

古經略說　上古真傳

一一〇　古新聖經

造成經之總論　救出之經　肋未孫子經
數目之經　第二次傳法度經　若穌耶之經
審事官祿德經　衆王經書序　如達斯國衆王經
厄斯大拉經序　若伯經序　達味聖詠
撒落孟之喻經　厄格肋西亞斯第篇　智德之經
達尼耶爾經序　瑪加白衣經序　聖依撒意亞先知經
多俾亞經　如第得經　厄斯得肋經
智德之經　祿德經　約那斯經

120 新經

聖徒瑪竇萬日略
聖史瑪爾谷萬日略
聖史路加萬日略

聖若望聖經序
諸徒行實經
聖保祿書札

聖若望默照經
聖瑪竇聖史
聖若望聖史

聖路嘉門徒聖史
聖瑪爾谷門徒衆聖史紀聖經
宗徒行實

許氏四史全編
王氏四史聖經
宗徒行實

聖瑪爾谷聖史
聖若望聖史

聖瑪竇紀的萬日略

130 經解

天主經解
聖經直解
主經體味

宗徒信經分解
聖像集解
振心諸經

聖經直解

140 經文

聖教日課（日文）
公教會祈禱文（日文）
獨撰經文

滿文字經文

150 經典

- 彌撒經典（竹紙白紙各一部原印）
- 彌撒經典（抄板）

160 日課

- 司鐸日課
- 司鐸日課概要目錄

200 宗教

- 天主實義（萬曆刻本）
- 天主聖教實錄（舊刻本）
- 畸人十篇（明刻本）
- 聖像略說
- 睡畫二答
- 孟先生天學四鏡
- 億說
- 譬學自邇
- 代疑論
- 代疑編
- 代疑續編
- 答客問
- 三山論學紀

210 辯護

- 眞道自證
- 天主理證
- 主教要旨
- 主制羣徵
- 主教緣起
- 眞道自著

聖教理證
聖教淺說
崇正必辯
宗元直指
萬物眞原
拯世略說
初會問答
天主聖教實錄
天學略義
朋來集說
則聖十篇
身心四要
聖水紀言
不得已辯
不得已辯士話
鴞鸞不並鳴說
補儒文告
天學蒙引
聖教明徵

220 教理

求諸已式
聖教簡要
規誡箴贊
天主聖教約言
天主聖教小引
辯理問答
答問新編
天主實義
正學鏐石
天主審判明證
天主正教約徵
天主聖教百問答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聖教要理俚言
天主聖教便蒙歌
天教便蒙
聖教簡語
主教要旨

聖教蒙引　教要序論　天主聖教略說

聖教規誡

221　天主聖教十誡直詮　十誡勸論聖蹟　天主教要

222　聖教四規　教理簡約　齋旨

223　領聖體要理　聖體答疑　聖體要理

224　領洗告解問答　解領要理　告解聖體要語

告解原義

230　闢邪

闢邪集　闢妄　闢妄辯論

闢妄條駁　性理參證　醒世迷編

聖教撮要　性學醒迷　破迷

歸眞集　息妄類言　古今闢異

湖方蹟源　天釋明辯　錄眞指安

諮諏偶編　推驗正道論　天主聖教豁疑論

祭祀答問　辯學疏稿　進教不違祖小論

指迷小引　辯學　策怠警喩

學辯遺牘　利先生天說

350 儒家

天學本義　瓊言分類　易經呂註

經書精蘊　天儒印正　天儒同異考

六書實義　易經本旨　經書天學合轍粹語提綱

300 神哲學

310 神學

超性學要（原刻本）　司鐸典要（舊刻本）　復活論

320 中國哲學

性學觕述　性理眞詮

330 西洋哲學

物元實證　寰宇始末　寰有詮（原刻本）

名理探

340　心靈

重刊眞主靈性理證　性源說　靈言蠡勺

靈魂道體說

400　聖書類

410　崇修

天階　醒世方言　煉獄聖月

十慰　題人類眞安稿　求說

七克　輕世金書

430　口鐸

主日瞻禮口鐸　口鐸合鈔　天主聖教口鐸

諸瞻禮口鐸　瞻禮口鐸　口鐸　聖體

口鐸 告解
口鐸日抄
古聖行實
週年瞻禮口鐸
440 默想
默想規程
求說
聖思撫編
450 道理
善生福終
人罪至重
盛世芻蕘
成修神務
訓慰神編

口鐸 婚配聖事
主日口鐸悄路
聖教鐸音
口鐸吾主降生
默想道規
救靈必覽
聖經廣益
助終功用
四終略意
眞福直指
神鬼正紀
勵修一鑑

續口鐸日抄
口鐸
週年主日口鐸
續口鐸日抄
默想神功
愼思指南
永暫定衡
天堂直路
眞福訓詮
廬子遺詮
哀矜行詮

莫居凶惡勸　逆耳忠言　受難道理

善惡報　性學醒迷　原染虧益

遵主聖範　天教明辨

460 瞻禮

新刻主保單・　週年瞻禮單　移動瞻禮表

永年瞻禮單　聖事禮典　聖事禮典目錄

週年瞻禮曆

461 禮節

聖洗規儀　聖事禮典　付洗條規

輔祭正法

462 修會規例

傳教會規　立聖母始胎明道會牧訓　耶穌會典

耶穌會規　聖願依納爵論順德手書　聖味增爵會規

仁愛會約　聖母七苦會規　獻堂會規

聖母聖衣會恩諭　聖方濟各第三會規例

470 避靜

避靜彙鈔　八天避靜神書　聖依納爵神行工夫

聖依納爵神行書導引　忙肋撒聖依納爵神行書釋義　崇修精蘊

500 傳記

聖年廣益

510 耶穌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耶穌言行紀略

520 聖母

聖母行實

530 聖人

古聖行實　每瑟及亞黨行實　聖人行實

古聖若瑟紀略　聖若瑟行實　亘古第三人

聖方濟各行實　德行譜　濟美篇

德鏡箴

聖女斐樂美納行實

聖若撒法始末述略

聖若望梟玻穆傳

聖若瑟傳

540 前哲

大西利先生行跡

奉天學徐啓元行實小記

徐啓元行實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辯學遺牘

利先生行蹟

李之藻傳

聖教信證

道學家傳

原祖歷代宗譜合中國朝代曆略記

天主總論

天問略

許太夫人傳

徐光啓行略（影印照片）

徐太宜人傳（照片）

600 史地

610 中國

欽命傳教約述

620 外國

東國教友上教皇書　安南副教先生　安南修道先生

觀光日本稿

630 教史

萬民年表　人類源流　破邪集

640 文獻

贈言　利瑪竇奏疏　湯若望賀文

天主教奏摺　龐迪我熊三拔具揭　畢方濟奏摺

黃恩彤奏　天學傳概　御史護教疏

龐迪我等辯謗疏　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奏疏

650 掌故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景教碑頌正詮

700 政教

御覽西方要紀　西方答問

710 政治

民治西學　徐氏庖言

720 教育

五十言餘　聖記百言　重刻二十五言

修身西學　童幼教育

730 法律

740 社會

交友論　逑友篇　鐸書

750 經濟

800 科學

西學凡　奇器圖說　遠鏡說（照片21張）

獅子說（照片11張）

810

天文畧測　七政列宿總綱天地日月論　康熙永年曆法
諸象表　日躔表　月離表
五緯表　交食表　乾坤體義（照片57張）
記法（照片35張）　進呈鷹論（照片45張）　西學治平（照片37張）
破迷（照片55張）

820 曆算

曆法西傳　民曆鋪註解惑　妄占辯
經天該　測量法義　熙朝定案
勾股義　簡平儀說　圜容較義　幾何原本　幾何要法
徐氏四種　測天約說　大測
交食曆指　五緯曆指　西洋新法曆書
湯若望奏疏　日躔曆指　日躔表
黃赤道距度表　黃赤道距度表　恆星曆指
恆星經緯表　月離曆指　月離表

交食表　割圓勾股八線表　比例規解
籌算　測量全義　學曆小辯
新法曆引　測食　新法表異
古今交食考　治曆疏稿　治曆
新曆

840 地學

地震學

850 地輿

輿圖彙集　坤輿圖說　職方外紀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縮影）

860 生理

人身圖說

880 炮術

火攻挈要

900 文藝

超性俚唫

910 文學

聖教俚詞

唐王夢纏頭

920 語言

西儒耳目資

930 藝術

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

注意　許多

二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錄

耶穌傳及聖人傳　　　　　　　　　　錄自 Catalogue de Courant

6690	天主聖像略說	6691—II	鸚鵡說	6691—II	鸚鵡不並鳴說
6633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6699	聖母行實	6709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6709—I	萬日略經說	6721	天主耶穌聖蹟	6722—6723	天主降生聖經直解
6744—I	聖若瑟行實	6744—II	聖若瑟傳		聖母淨配聖若瑟傳
6748—II	聖人若瑟禱文	6750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6756	天主降生言行紀像
6757	進呈書像	6757—I	天主正道解略	6758	聖若撒法始末
6760—6762	古聖行實	6765	杉松行實	6766	聖史
6769	聖鑑切要	6770	聖女羅灑行實	6772	德行譜
6776	濟美篇	6780	瑟辣飛各聖父方濟各行實大全		
6782	訓慰神編	6786—6791	聖年廣益	6786—6791—I	默想神工簡易要
法		6804	聖經廣益	6804—I	避靜根本

6801—I 八日內每日行工時刻　　6811 十二位宗徒像讚

6812 聖玻耳日亞行實　6813 天主聖教聖蹟略　6814—I 救世主行實全圖

6814—II 聖教聖像全圖　6814—III 玫瑰經圖像十五端　6814—IV 救世主預像全圖

6814—VI 諸聖宗徒行實聖像　6815—6819 教要六端全圖

道理書

6815 天主聖教實錄　6820 天主實義　6828—6832 大西洋利生天主實義

6830 重刻畸人十篇　6832—II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6834 天主聖教約言

6845 聖水紀言　6848 天主實義續篇　6851 龐子遺詮

6851—I 性薄錄　6851—II 詮天神魔鬼　6851—III 詮人類原始

6854 龐子信經遺詮　6854—I 信經　6855 天主教要解略

6857 天主聖教四末論　6859 寰宇始末　6860 神鬼正紀

6861—I 天主聖教啓蒙　6861—II 誦念珠規程　6863 靈言蠡勺

6868 畏天愛人極論　6869 哀矜行詮　6872 死說

6873—II 罪人像略說　6874 靈魂道體說　6875—I 天學傳概

6876—6879—II 答鄉人書
6876 勵修一鑑
6879—I 天學解惑
6879—II 點金說
6880 身後編
6881—I 天主審判明證
6881—II 天主聖教齋說
6882 聖教源流
6884 聖夢歌
6887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6888—I 正學鏐言
6888—II 都門建堂碑記
6888—IV 四字經文跋
6889 萬物眞元
6894 天主降生引義
6897 天學辨敬錄
6898 天學略義
6899 天主一體三位論
6900—6901 天學舉要
6902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
6903—I 聖教信證
6903—II 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6906 超性學要目錄
6901—6909 超性學要
6912 天主正教約徵
6915—I 性靈說
6915—III 推驗正道論
6915—IV 造物主垂象略說
天主聖像略說
6915—V 鶡鶯不並鳴說
6915—VI 靈魂道體說
6915—VI 聖教規誡箴贊
6017 主教要旨
6922 聖教簡要
6926 三位一體說
三一[illegible]學
6927 萬物始元
6928 天主聖教蒙引要覽
6931 眞主靈性理證
6937—6939 主教緣起
6937—6939—I 主教緣起總論

7043—II	天儒合一論	7043—III	天堂眞福論	7043—IV	省察滌罪論
7043—V	修身七克論	7043—VI	哀務十四端論		三讐論
7043—VII	十字聖號論		存寵至要論	7043—VIII	領聖體升天論
	肉身復活論		利西泰先生行實	7043—IX	墺門記
7044	聖教撮要	7045	夢美土記	7046—I	聖教要緊的道禮
7046—II	天主的行述	7046—III	奉教的事情	7046—IV	新來神父拜客問答
7046—V	天主堂	7046—VII	北京刊行天主聖教書板目		
7046—VIII	曆法格物窮理書板目	7046—IX	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		
7046—X	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			7047	眞道自證
7051—I	靈明生活解略	7051—II	海水滴	7051—III	爝火集
7052	盛世芻蕘	7055	朋來集說	7058	天主聖教小引
7061	聖教淺說	7061—I	認眞主	7061—II	識已性
7061—II	明賞罰	7061—IV	感降生	7064	天主教要問答
7065—I	天學蒙引	7065—II	人生四末	7066	熙朝崇正集

7067—I 聖教贊銘　7067—II 聖人宗徒十四行實　7067—III 總領天神彌格爾賛
7068 八日默想草篇　7069 細思將來審判　7070—I 愛德中義利之辨
7070—II 死候說　7070—III 審判說　7070—IV 榮福說
7071 講道編　7071—I 死候　7071—II 審判
7071—III 天堂　7071—IV 地獄　7071—V 省察
7071—VI 七罪宗　7071—VII 善祈求　7071—VIII 聖教四規
7071—VX 眞福八端　7071—X 當識有伍　7071—XI 聽講之法
7072 天主要言　7073 天主教學論　7074 天主教辯疑
7079 同書說　7080 眞教自證　7081 取譬訓蒙
7081—I 教要總說

辯論書

7084 辯學遺牘　7089—II 聖教四規　7090 天釋明辨
7093 代疑篇　7097—I 代疑篇　7097—II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7099—I 推驗正道論　7099—II 醒世問編　7100—I 推源正道論

7101 闢釋氏諸妄
7107 闢妄條駁合刻
7107 闢略說條駁
7110 破迷
7111 代疑續篇
7113 辯教論
7114 口鐸日抄
7120 三山論學紀
7131 譏迷四鏡
天學四鏡
7133 代疑論
7135 天主聖教豁疑
7139 拯世略說
7143 破迷論
7144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7145 未來辯論
7147 燭俗迷篇
7148 天儒印正
7149 醒迷篇
7150—II 徐相國辨學奏疏
7150—III 造物主垂像略說
7151—II 內閣
7151—III 聖教微言
7152 儒教實義
7154 正學鏐石
7157 禮記祭禮泡製
7158 辯學存覽
7159 辯誣
7160 天學本義
7161 古今敬天鑒
7163 造物主眞論
7164 經傳議論
7165—I 天學總論
7165—II 經傳衆說
7166 儒交信
7168 醒世迷編
7176 天儒同異考
7171—I 天教合儒
7171—II 天學補儒
7171—III 天教超儒
7172 覺斯錄

7172—I	原本論	7172—II	天主之名非創自西域	7172—III	辨天童密雲和尚三說
7172—IV	辨天三說序辨	7172—V	揃松和尚三教正論辨	7173	問釋氏言輪迴
7174—I	論許眞君	7174—II	論玄門	7174—III	綱目總論
7174—IV	論懺悔	7174—VI	論生死賞罰惟一天主百神不得參其權		
7174—VII	論人錯認蒼天爲主	7174—VIII	論梓潼帝君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7174—IX	論關雲長	7174—X	論輪迴	7174—XI	論巫人
7174—XII	論佛種	7174—XIII	論老君行述	7174—XIV	論觀音
7174—XV	論眞武	7174—XVI	論唐三藏	7174—XVII	論戒殺
7174—XVIII	論人迷信風水地理			7174—XIX	論報母齋
7174—XX	造物主垂象略說	7174—XXI	論雷	7174—XXII	論神像來歷

誡命及倫理書

7175	策怠警喩	7176	聖教規箴贊	7177	七克
7186	七克眞訓	7188—I	彌克兒遺斑弁言	7188—	天主洪恩序
7188—III	警譬語	7189	譬學	7191	則聖十篇

7192	天主聖教十誡直詮	7198	輕世金書	7202—7207	輕世金書便覽
7208	依主至寵	7209	遵主聖範	7216	天主教略說
7217	聖教四規	7220	天主十誡勸論聖蹟	7226	天主十誡說約
7227	慎思錄	7230	善生福終正路	7242	成修神務
7243	莫居凶惡勸	7246—I	天堂直路	7246—II	聖教要理
	要理問答	7246—III	求諸己式	7247—II	聽講之法
7247—III	善祈求	7247—IV	天主生人原意	7247—V	寶時
7247—VI	省察	7247—VII	反悖聖神六端	7247—VIII	罪宗七端
7247—IX	聖教並四規	7247—X	天主十誡	7247—XI	修身
7247—XII	當戒有五	7247—XIII	死	7247—XIV	愛天主愛人
7247—XV	三仇	7247—XVI	哀矜十四端	7247—XVII	審判
7247—XVII	天堂	7247—XIX	地獄	7247—XX	求聖母效法聖母
7247—XXI	眞福八端	7248	聖教眞實利益		聖教益世成效
	聖事及敎儀書				

7249	天主親立領洗告解二要規之理			7250	聖洗規儀
7252	造教領洗捷錄	7254—I	領洗問答	7254—II	聖教要經
7254—III	告解問答	7254—IV	聖體問答	7255—I	領洗問答
7255—II	告解問答	7255—III	聖體問答	7255—IV	堅振問答
7256—I	天主教要理領聖水問答			7256—II	聖號經
7256—III	天主經	7256—IV	聖母經	7256—V	信經
7256—VI	天主十誡	7256—VII	悔罪經	7256—VIII	堅振問答
	堅振要理	7259—7250	滌罪正規	7267	滌罪正規略
7270	悔罪要指	7272	告解原義	7275—I	大赦解略
7275—II	博娭古臘大赦	7275—III	聖方濟各聖索會大赦規條		
7276—I	天主聖教告解道理	7276—II	聖教宗第十一位意納增爵新頒大赦念珠聖牌聖像等恩赦條略		
		7276—III	十誡原本天主十誡十誡十意		
7276—IV	闢輪迴非理之正	7276—V	進呈書像天主正道解略		
7276—VI	領聖體緊要	7276—VII	格言六則	7276—VIII	告解四要

7276—IX	救世聖號來歷	7276—X	眞福八端	7276—XI	天主聖像來歷
7276—XII	天主聖教永瞻禮單	7277	彌撒祭義	7282	彌撒祭義略
7284—I	聖體要理	7284—II	耶穌聖體禱文	7288—I	聖體規儀
7288—II	領聖體問答	7288—III	教中人求領聖體問答	7290	聖體答疑
7298	聖體仁愛經規條	7296	聖體會規	7297	聖體問答
7293	司鐸典要	7304	天主聖教要理		天主聖教切要問答
7304—I	聖教要理	7304—II	天主聖教堅振要理	7304—III	天主聖教告解道理
7304—IV	天主聖教求領聖體要理			7340—VI	天主聖教終傳要理
7306—I	聖教要理	7306—II	天主聖教經文	7311	求說
7313	天主經解	7316	聖母經解	7319	主經體味
7325—I	望天主七祈求	7325—II	聖像解略	7326	要經略解
7327—II	將領聖體問答	7327—III	又聖母經	7327—IV	正學警言
7328—II	天學警言	7329	聖記百言	7331	死說小引
7332	默想工夫	7333	默想規矩	7334—II	大赦經

7334—III 痛悔罪　7335 默想神功　7339 默道神工

7340 愼思指南　7341—7342齋克

禮節及雜錄

7344 推定曆年瞻禮日法　7345 天主聖教念經總牘　7346 天主聖教總牘內經

7347 主教要經　7348 仁會約所行條目　7349—I 五傷經禮規程

7349—II 耶穌受難禱文　7349—III 耶穌聖號禱文　7349—IV 諸天神列品禱文

7349—V 天神會規天神會經　7349—VI 誦吾主念珠默想規條　7349—VII 誦聖母念珠默想規條

7349—VII 彌撒禮節　7349—IX 彌撒祭義略　7349—X 拜求聖母爲我死候經

7349—XI 滌罪正規略　7350 善終加功規例　7353—7354天主聖教日課

7353—7354—I 誦經勸語　天主經　聖母經　解罪時經　悔罪經　天主十誡

7353—7354—II早課與彌撒禮儀課　7353—7354—III 聖母德敍禱文

7353—7354—IV 聖母玫瑰經十五端　7353—7354—V 吾主念珠默想規條聖母念珠默想規條

7353—7354—VI 耶穌聖體禱文　7353—7354—VII 耶穌聖號禱文

7353—7354—VIII耶穌受難禱文　7353—7354—IX 聖彌額爾及諸天神列品禱文

7353—7354—X 聖人列品禱文　7353—7354—XI 聖人若瑟禱文

7353—7354—XI 煉獄禱文　7353—7354—XIII 天主耶穌受難始末

7353—7354—XIV 向天主父誦　向天主子誦　向天主聖神誦　向聖三誦　向天主耶穌誦　向聖母瑪利亞誦

7353—7354—XV 五傷經規程

7353—7354—XVI 誦　7355—XVII 五拜禮　五謝禮　7355—XVIII 聖母刺心重苦七章

7355—XIX 向聖若瑟誦　7355—XX 向聖依納爵誦　向聖方濟各沙勿略誦

7355—XXI 婚配祝文　7355—XXII 聖宗徒禱文　7355—XXIII 為已亡主教

7355—XXIV 善終瘞塋禮典　7355—XXV 聖心規程、引言、誦、禱文

7357—XIX 通功神課　7357—XX 祈求聖教大行祝文　7357—XXI 聖母喜樂經

7359—I 列敍耶穌行蹟苦難禱文　7359—II 聖母行蹟禱文

7360 聖教禱文　7361 聖人列品禱文　7362 聖人若瑟禱文

7363—I 宗徒禱文　7363—IV 為已亡主教鐸德　7364 聖教總牘

7365 天主聖教日課　7368—IX 恭敬耶穌聖心規程　7370—V 向諸品天神誦

7370—VI 求為主教誦　7372 袖珍日課　天主聖教日課

7372—I　天主經　聖母經　又聖母經　信經　解罪時經　悔罪經　天主十誡

7372—VII	遇急救人事宜、要理六端	7372—XIII	聖若瑟禱文
7372—XXV	爲已亡鍊禱	7372—XXVI	瘞塋禮典
7272—XXII	聖心規程	7272—XXVIII	獻心頌
7372—XXIX	聖十字架禱文	7372—XXX	天主聖神禱文
7372—XXXI	聖五傷方濟各禱文	7372—XXXII	聖伯多祿亞爾甘太辣祝文
7372—XXXIII	與彌撒規條	7372—XXXIV	領聖灰聖枝二誦
7372—XXXV	物爾朋經	7372—XXXVII	聖體要理略節
7272—XXXVIII	領聖體問答	7372—XXZIX	滌罪略
7372—XL	輔彌撒禮儀	7372—XLI	主日灑聖水答應之經文
7372—XLII	輔安所說	7372—XLIII	永贍禮表
7372—XLIV	求付洗聖嬰爲主保誦	7373—I	天主敎要
7375—II	聖號經	7373—IV	天主經
7373—IV	天神朝拜聖母經	7373—V	信經

7373—VI 天主十誡

7373—VII 聖敎定規有四

7373—IX 聖敎撒格辣孟多

7373—XI 觸天主降罰之罪

7373—XIII 哀矜之行

7373—XV 人儀

7373—XVII 將領聖水問答

7373—XIX 向天主行五拜禮

7373—XIX 悔罪經

7373—XXIII 聖母讚

7373—IV 十二亞玻斯多羅性薄錄

7373—VII 眞福八端

7373—IX 向天主有三德

7373—XI 神有三司

7373—V 十二信經

7373—VII 罪宗 克罪七德

7373—X 悖反聖神之罪

7373—XII 贖罪三功

7373—XIII 眞福

7373—XVI 人末

7373—XVIII 向天主之德

7373—XX 謝天主行五拜禮

7373—XXII 聖體讚

7373—II 天神朝天主聖母經

7373—VI 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7373—VIII 罪宗七端 克罪七端

7373—X 身有五司

7373—XII 厄格勒西亞 撒格辣孟多有七

7376　天主教要註略
7379—II　天主聖教小引
7379—III　聖夢歌
7379—IV　推驗正道論
7379—V　醒世問編
7379—VI　二十五言
7379—VII　高士傳
7379—VIII　永福天衢
7380　振心諸經
7382　誦念珠規程
7383　彌撒經典
7387　彌撒綱領
7388　日課概要
7390　聖事禮典
7392　聖事禮典
7393　聖母小日課
7397　已亡者日課經
7400—II　煉獄禱文
7401　善終瘞塋禮典
7405　聖安德肋宗徒瞻禮
7408—I　要理六端
7408—II　領洗前後之禮
7408—III　將領聖水問答
7408—IV　領聖體問答
7408—VI　聖教四規悔罪經
7408—VII　向天主五拜禮
7409—II　聖號經
7409—III　天主經

7409—LV 聖母經

7409—VI 天主十誡

7409—VIII 解罪時經

7409—X 將領聖水問答

授洗禮

7409—XIII 向天主行五拜禮

7410 聖教要訓

7410—VIII 人讎有三

7410—X 悔罪問答

7413 聖母領報會規

7413—II 聖母領報會小引

7413—IV 聖母領報會大赦規條

7415 聖母日課

7418 振鐸餘音

7409—V 信經

7409—VII 聖教會四規

7409—IX 悔罪經

7409—XI 領洗前後之禮

7409—XII 領聖體問答

7409—XIV 謝天主行五拜

7410—VII 天主事情問答

7410—IX 十誡問答

7410—XII 天學警言

7413—I 入會奉事聖母經

7410—III 規條

7413—V 入會禮儀

7416 新刻主保

7420—I 聖教啓蒙指要

7420—II	五傷聖方濟各禱文	7420—IV	聖伯多祿亞甘太辣祝文
7420—V	聖人文度辣讚聖人安多尼祝文	7420—VI	聖若瑟七苦七樂文
7421—V	祝文	7422	聖母花冠經
7424	聽彌撒凡例	7426	聖教切要
7426—I	聖號經 天主經 聖母經 信經	7426—II	天主十誡
7426—III	聖教四規	7426—IV	聖事之蹟
7426—V	同性外親四代之圖	7429	天主聖教永瞻禮單
7431	覺尼汪日路序	7432	聖若瑟大主保經
	聖若瑟大主保七苦七樂經	7433	天主聖教日課
7433—I	誦經勸語	7433	萬民四終
7433—III	要理六端	7433—IV	上等痛悔經
7433—V	天主十誡	7433—VI	聖教會四規
7433—VII	聖號經	7433—VIII	信經
7433—IX	天主經	7433—X	聖母經

7433—XI　朝拜聖母經
7433—XIII　聖事之迹
7433—XV　早課　晚課
7433—XVII　通功神課
7433—XIX　多瑪斯聖師向聖體四字詩
7433—XXI　領聖體前後默想七端
7433—XXIII　公審判之文
7433—XXXIII　讀聖體四字經文
7433—XXXV　恩赦要知
7433—XL　正學警言　榮福經
7437—I　早課
7437—III　晚課
7438　與彌撒功程
7440　進善錄

7433—XI　解罪經
7433—XIV　天主要知
7433—XVI　與彌撒禮
7433—XVIII　誦
7433—XX　領聖體前後可行之功
7433—XXII　領大赦經
7433—XXX　爲已亡主教或鐸德
7433—XXXIV　誦
7433—XXXVIII　彌撒奇妙事情略說
7437　聖教日課
7437—II　日間隨用及入聖堂各禱文
7437—IV　禮拜五傷經式
7439　輔彌撒禮儀（經典）
7440—I　認識本義

7440—II 約同衆禱
7440—III 默想神功
7440—IV 力行警語
7440—V 領聖體功課
7440—VI 神領聖體經
7440—VII 領聖體問答
7440—VIII 各種赦條
7440—IX 祈禱神功
7440—X 通功神課
7440—XI 付洗幼孩規說
7440 通功單
7442—I 恭敬耶穌聖心
7441—II 恭敬聖母聖心
7445 耶穌會例
7446 聖方濟各第三會規
7447 聖事問答
7447—I 聖號經
7447—II 天主經
7447—III 聖母經
7447—IV 信經
7447—V 天主十誡
7447—VI 悔罪經
7447—VII 要理問答
7447—VIII 告解要理
7447—LX 聖體問答
7449 聖經約錄
7449—IX 克罪宗七端有七德
7450—I 聖號經

7450—II	天主經
7450—III	聖母經
7450—IV	信經
7450—V	天主十誡
7450—X	向天主行五拜禮
7451—I	天主聖教經文
7450—III	聖教四規
7451—IV	天主教要問答
7455	聖教禮規
7456	日課撮要　聖教日課
7456—II	頌大赦祈求經
7456—III	早課
7456—VI	晚課
7456—VIII	誦
7456—X	解罪前後誦
7456—XIII	祈求聖沙勿略祝文
7456—XII	誦
7456—XIV	聖五傷方濟各祝文
7456—XV	依賴聖母輔佑經
7456—XVII	晨興善願誦
7456—XIX	遇雷霆暴風迅雨地震時誦
7456—XX	耶穌聖誕子時祝文
7456—XXI	聖若翰保第斯大祝文
7456—XXIII	瘞塋禮典
7456—XXV	求爲在教適亡誦
7456—XXVI	聖味增爵禱文
7456—XXVII	五傷經規程
7457—I	敬禮聖母月

編號	書名	編號	書名
7457 II	獻心善規	7457—III	獻心祝文
7457—IV	大赦寬恩	7457—V	月間歌詩
7457—VI	敬禮聖母日	7457—VII	一敬禮聖母淨配
7457—VIII	二敬禮聖母受潔	7457—IX	三敬禮聖母領報
7457—X	四敬禮聖母七苦	7457—XI	五敬禮聖母往見
7457—XII	六敬禮聖母升天	7457—XIII	七敬禮聖母聖誕
7457—XIV	八敬禮聖母玫瑰	7457—XV	九敬禮聖母主保
7457—XVI	十敬禮聖母獻堂	7457—XVII	十一敬禮聖母始胎
7457—XVIII	十二敬禮聖母聖誕	7458—I	敬禮聖心月
7458—II	敬禮經文	7548—III	敬禮諸務
7458—IV	聖心會規	7459—I	敬禮若瑟月
7459—II	切效經	7459—III	恃怙誦
7461—I	安當聖人神學箴規	7462	思正[illegible]

注意　此書目中有許多重複及無關重要之書照原書目概不删除

三 華諦岡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

痛苦經蹟　天主教要　聖體要理

熙朝定朝　萬物真原　天主實義

天主降生主像經解　聖教信證　幾何原本

泮宮禮樂疏　利瑪竇萬國輿圖六幅（一六〇二刻）又有八幅的

天學初函（全）　崇禎曆書中有治曆緣起　大測

八線表　測天約說　曆學小辨

幾何要法　黃赤距度表　會客問答

帝天考（袁保祿著）　李師問答（同上人著）　經義精要

寒著表說　天學本義（白晉）　真宰明證

儒教實義（某教友著）　天主聖教實錄　代疑論

代疑編　提正編　記法（利瑪竇）

天主降生引義（艾）　靈言蠡勺　求說

答客問
民曆補註解惑
交友論
西方答問
三山論學記
主制羣徵
醫學
七克
已亡者日課
天主聖教約言
天學說
物元證實
聖洗規條
天主教要註略

景教流行
眞主靈性理證
關妄
建福州天主堂碑記
西學凡
畸人十篇
聖人行實
聖事禮典
永福天衢
十慰
天主聖教豁疑論
死說
悔罪要旨
景教一斑

辯學疏稿
善終瘞塋禮典
聖教四規
眞道自證
獅子說
天問略
聖母行實
司鐸典要
聖教簡要
童幼教育
天儒印證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善惡報略說
死說

造物主垂象略說
鴞鸞不並鳴
教要序論
聖母經解
天神魔鬼
彌撒祭義
滌罪正規
主教要經
聖若瑟行實
訓慰神編
愼思錄
八線表
西方紀要
天階

聖記百言
天主聖教小引
聖夢歌
教要解略
聖經直解
聖教日課
天主聖教百問答
聖母小日課
德行譜
勵修一鑑
修身西學
大西利先生行蹟
齊家西學
未來辯論

初會問答
崇一堂日記
拯世略說
天主經解
四末眞福
告解原義
天主聖教十誡
萬物眞原
聖體仁愛會規條
聖人行實
人類原始
推驗正道論
眞福訓詮
玫瑰經會規

驗氣圖說　二十五言
聖教信證　善生福終
遠道紀言　代疑篇
齋徹經典　鐸書
正學鏐石　超性學要
醒世芻蕘　四字經
西儒耳目資書存正音韻部列幾正譜（不全）
七聖事禮典　經典紀略問答
超性學要　復活論
天學傳概　天學略要
五十餘言　聖人行實
告解原義　天主降生言行錄
西方問答　不得已辨
性學觕述　周歲警言

哀矜煉靈說
性理真詮
默想神功
述友篇
振心諸經
天神會課
司鐸典要
聖事禮典
關於蘇奴進教之雍正文案
真福直指
領洗要理
瑰子遺證
天主實義續篇
口鐸日抄

寰宇始末

天主聖教實錄

西字奇蹟

哀矜行詮

斐錄彙答

名理探（不全）

天釋明辨

空際格致

西儒耳目資（不全有抄配）

注意此書目承張正明司鐸借錄，無關重要之書未錄入。

補遺

新製靈台儀象志

治理曆法極西南懷仁著，右副監劉蘊德筆受，春官正孫有本，秋官正徐瑚詳受，十六卷，最後二卷係圖表。南公奉旨，製六儀：曰黃道經緯儀，曰赤道經緯儀，曰紀限儀，曰象限儀，曰天體儀，曰地平緯儀。六儀成，又將各儀之製法，用法，安置法，繪圖造說，並用器測驗所得諸表爲十六卷，名曰新製靈台儀象志。（阮元疇人傳）南公所製之器，肇亂時，爲德人掠歸柏林；歐戰後仍還中國。

劉蘊德湖廣人，生於一六二八年，在南懷仁手領洗入教，一六八四年入耶穌會，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由羅文藻主教手同吳歷，萬其淵祝聖司鐸。晉鐸後奉長命至湖廣，武昌，廣東等處，爲幾種特別使命。在南京及上海傳教多年，卒年及葬處未詳。

新製靈臺儀象志序

夫古帝王憲天出治，未有不以欽若敬授爲兢兢也。皇古以前，可不論已。若夫堯典置閏餘而定四時，紀七政而明天度，

必在璿璣玉衡以齊之者，誠以曆必有理與象與數，而儀器即所在首重也。夫儀也者，曆之理由此得精焉。曆之法由此得密焉。度數之學實範圍於此，而莫可外焉矣。聞之古人，每遇交食分至，及五緯凌犯諸變異，乃始靜悟於心，繼必詳錄於冊；而猶恐考驗之無憑也，乃復法象而製爲器；以其次年之所測，較勘於前年之所驗者，推而廣之，接續成書，精確不刊，以貽來也；使後之學者，師其意而不泥其跡，則凡諸曆諸數雖不可因之而有所考究焉。且曆者，歷也，言其歷久而常新也。夫歷世愈遠，則其理愈精，而其爲法乃愈密。然非器之合乎法，又焉以闡微抉奧，使法極其密，而理極其精乎。且夫天距地之遠者幾何，日月五星各列本天，而各天有上下層次，及遠近相距一定之度，列宿諸行之細微，與夫七曜，各有本道，而諸道各有南北不同之兩極，又各有本道所行各與地遠近，與其行最低最高之處，皆各有定期，又皆各有本體一定之度分，五緯各有遲疾順逆諸行之不同，亦有留而不行之定日，凡此象數萬端，難以測量之際，要皆恃儀象而爲之準則焉。故作曆者，舍測候之儀，而欲求曆之明效大驗處由也。是以稽曆者，必以儀爲依據；明曆者必以儀爲記錄；失推者必以儀而改正；算合者必以儀而參互；較曆者非儀無由而信；從學曆者非儀無由而啟悟；良法得之以見其長，敝法對之而形其短；甚哉儀象之爲用大也。如康熙四年間，挺險之徒出，而恣騁其邪說，以傲擾乎天常，數年之內，或以大統，或以授時，或以回回諸家之舊曆，黜竄遞更，茫然無措，甚之倒用儀器，強天從人，乃以赤道儀測新法黃道之所推步，而曆典於是大壞矣。康熙七年戊申冬十有二月，洪惟我

皇上

乾綱獨運，

睿炤無私，特下
明綸，有曆法關係重大，着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掌印不掌印官員，會同確議具奏之
旨。隨蒙會議
題請，即着有差圖海，李霨，多諾，吳格塞，布顏，明珠，黃機，郝惟訥，王熙，索額圖，柯爾科代，董安國，曹申吉，王清，葉木濟，吳國龍，李
宗孔，王曰高，田六善，徐越等，去測看之
旨，越明年己酉春正月初三日，是日立春，諸公卿銜
命僉同視測，隨蒙
議政王大臣會
題疏內，有奉
旨差出大臣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南懷仁測驗，與伊所指儀器，逐款皆符。吳明烜測驗逐款皆錯。南懷仁
測驗既已相符，應將康熙九年一應曆日交與南懷仁推算等語。隨奉有南懷仁授欽天監何官，着禮部議奏之
旨。是年秋八月，復蒙部議新造儀器併安設臺基，俱炤南懷仁所指式樣，奉有依議之
旨。仁自受
命以來，夙夜祗懼，畢智竭能，務求精手儀象之有利於用，而以密測天行貽爲典則，此愚分之所矢，素心自盡者也。雖然，儀象

之作，蓋以定永遠之明徵，而使後世有以私智自用者無所騁其臆說，則其事可易言也哉。是何也？夫諸儀有作之法，有安之法，有用之法，三法備而後諸法可次第舉也。況夫測天之儀，貴恰肖乎。天本然之象，故其造法亦必以天象爲準；但廣大莫如天也，渾冒無外；輕淸莫如天也，健駛難形；堅固微妙莫如天也，運行終古而無虧，經緯秩然而不紊，使非會通而得其全，乃沒云吾以制器也，則必得此而失彼，掛一而漏萬。竊恐廣大，輕淸，堅固，微妙之四者，未有能兼備而無遺者矣。說者曰：儀之體制鉅，則合天爲易固已。然所謂鉅者，其經線長週面闊也，則度數易分，而分秒之微亦易見。然其體鉅，則勢必不能輕巧；而若少用其銅，亦作銅長面闊之形，則又必薄弱不適於宜矣。故特舉輕重學之數法，并五金堅固之理，以銓其用焉。然諸儀應天道之度，分南北兩極，又列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先後皆有長期，黃赤二道，地平天頂，子午過極，過至，過分諸圈，彼此相交於一點細微之內，而各道各圈之中心，又必同歸於一天體之中心，而不使其毫髮之或謬，斯已也。但儀爲小天之形，未免拘限，要能合符天象，無所過差，此其作儀之難者一也。今諸儀已成，界線布星，固稱詳密矣。然又使安置無法，則窺測不靈，而儀亦歸於無用矣。此其安儀之難者二也。古來皆重正南之向，然或稍偏東西，則何所取以爲定，如勝國先所營觀象臺，在當時作者以爲諸儀正對之規模，向之標的。由今察之，其正面方向正南北線已多乖違，何論東西與上下左右哉。蓋儀中各道各圈各極各經緯之度分，在天固有相應之元道，元圈元極，元經緯之度分也；彼此互相照應者也。假有一端之不應，則測候即有不合者矣。然安定正之法既得矣，苟用之未能通變，反誣良法有不合天者，此其用儀之難者三也。世更有未嘗用儀窺測，妄云星緯間有錯行，而不知天度有一定之理，儀象爲驗天之器，間嘗出所撰著已辯其誣，而

進呈於

黼座矣。乃今之所圖者，亦惟明夫諸儀之用法，以及於推測之所施，蓋欲使學者由器而徵象，由象而考數，由數而悟理，有所依據而盡心焉，用以歷久遠而世裨。夫羲和恢恢乎其有餘矣。嗟乎！自漢迄元，改曆者七十餘次，而創法者十有三家，其間期造儀象者，指不多屈焉，不可以見其難也哉。仁不敏，深懼曆學之不明乎世，而敬於

昭代新創之諸儀，逐節伸明，演爲解說，精粗兼舉，細大不捐，而復圖之以互相引喻，總以期乎理精法密，不愧傳流，以無負

聖天子欽若敬授垂憲無窮之至意也云爾。予小臣敢自多其力與。謹序。

時

大淸康熙甲寅歲日躔娵訾之次治理曆法極西南懷仁撰

儀象考成

欽天監監正戴進賢著。是書在修改南懷仁之靈臺儀象志。因據西洋新測星度，累加測驗，南公之書尚多未合，是以戴公奏請釐訂，與監官劉松齡、鮑友管二司鐸詳加細測，編成總記一卷，黃赤道度經緯度表各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一卷，天漢黃赤經緯度表四卷，共成書三十卷，命名儀象考成，書成於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戴公又改製儀器，安設觀象臺，并著儀說二卷，乾隆十九年告成，賜名辰璣衡，撫儀說。

據費賴之司鐸戴進賢傳，謂是書譯自耶穌會士之星象列度（參觀 Lettes édifiantes, t. IV. p. 70）

欽天監監正禮部侍郎臣戴進賢等謹

奏爲請

旨增修靈臺儀象志表，以昭遵守事。竊臣等西鄙庸愚，倚蒙我

皇上深仁旋覆，畀以璣衡重任，早夜兢兢，唯恐有曠職守。伏查康熙十三年蒙

聖祖仁皇帝命原任治理曆法，兼工部侍郎臣南懷仁製造觀象臺，測量日月星辰儀器六座，又纂成靈臺儀象志一書，有解，有圖，有表，皆闡明儀器六座所用之法。此書乃臣監中天文科推測星象所常用者，其中詮解用法，儀詳理備；但志中原載星辰，循黃道行，每年約差五十一秒，合七十年，則差一度。今爲時已久，運度與表不符，理宜改定。再查康熙十三年纂修儀象志時，黃道赤道相距二十三度三十二分，今測得相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志中所列諸表，皆據纂時分度所當，逐一加修，脗合

天行，庶測驗時，更覺便於較正。又查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諸星，今昔多寡不同，應以本年甲子爲元，釐輯增訂，以資考測。臣等受

恩日久，報稱無能，此乃分所應辦。故敢冒昧陳

奏。至修書人員，容臣於監中揀用數用，務期悉心從事，成之日，進呈

御覽，恭請

欽定。伏候

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具

奏奉

旨著莊親王鄂爾泰張照議奏欽此

律曆淵源

是書共分三類：一，律象考成，分上編十六卷，下編十卷，後編十卷。二，律呂正義五卷。三，數理精蘊三部共八卷，雍正元年成書（一七二三），彙編者爲何國宗（順天府大業天興縣人），梅瑴成（文鼎孫宣城人），明安圖（蒙古正白旗生員官至欽天監監正）。是書中集有康熙朝西士天算曆法諸書；雍正不喜西士，心懷仇敵，故是書中西士之名往往削去。

齊家西學

此書係極西高一志譔，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鄧玉函，費奇觀共訂；值會陽瑪諾准。虞城楊天精河東衛斗樞，段袞，韓霖較。共五卷；論夫婦，子女，僕婢，師徒四者。是書當刻於一六二四年後，因是年高公改王豐肅名，從澳門重來中國；又陽瑪諾於一六二三年起爲耶穌會會長，此書係陽公准刊也。本藏近得原刊二卷；其目

次如下：

卷一　共二十葉

定偶第一章　擇婦第二章　正職第三章　和睦第四章　全和第五章　夫箴第六章　婦箴第七章　偕老第八章　再婚第九章

卷二　共三十一葉

教之原第一章　育之功第二章　教之主第三章　教之助第四章　教之法第五章　教之翼第六章　學之始第七章　學之次第八章　潔身第九章　知恥第十章

按第二卷內容即幼童教育之節錄

空際格致

是書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古絳後學韓雲訂；上下二冊，無序，無目次，無刊刻年月。高公原名王豐肅；自沈㴶於一六一六年興起南京教難，高公於一六一七年被沈㴶押解廣州，繼送澳門；一六二四年回中國，改名高一志，奉派至絳州傳教。故此書刊印，在一六二四年後也。書中所論係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又論屬於四元行，天地間之諸自然現象。本樓所藏係上海聚珍倣宋印書局印。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書名表（以出版之時期為次）

書名	著者名	出版地	出版時期
天學實錄（後改名聖教實錄）	羅明堅	廣州	一五八四
畸人十規（即天主十誡）	利瑪竇	肇慶	一五八四
天學實義（後改名天主實義一六〇一年北京印）	利瑪竇	南昌	一五九五
交友論	同上	南昌	一五九五
西國記法	同上	南昌	一五九五
經天該	李之藻	北京	一六〇一
天主聖教約言	蘇如望	韶州	一六〇一
聖教日課	龍華民	韶州	一六〇二
聖若撒法行實	龍華民		一六〇二
二十五言	利瑪竇	北京	一六〇四
西字奇跡	利瑪竇	北京	一六〇五
乾坤體義	利瑪竇	北京	一六〇五
渾蓋通憲圖說	李之藻	北京	一六〇七
幾何原本	徐光啓 利瑪竇	北京	一六〇七
畸人十篇（後附西琴八曲）	利瑪竇	北京	一六〇八
齋旨（後附司鐸化人九要）	利瑪竇		
天主聖像略說	羅如望		一六〇九
辯學遺牘	利瑪竇	北京	一六一〇
簡平儀說	熊三拔	北京	一六一一
泰西水法	熊三拔	北京	一六一二
表度說	熊三拔	北京	一六一四
同文指算	李之藻	北京	一六一四
圜容較義	李之藻	北京	一六一四
七克	龐迪我 徐光啓	北京	一六一四
天問略	陽瑪諾	北京	一六一五
具揭	龐迪我	北京	一六一六
測量法義	徐光啓	北京	一六一七
勾股義	徐光啓	北京	一六一七
人類原始	龐迪我	北京	一六一七
天神魔鬼說	龐迪我	北京	一六一七

書名	著譯者	地點	年代
龐子遺詮	龐迪我	北京	一六一七
天主實義續編	龐迪我	北京	一六一七
幼童教育	高一志		一六二〇
代疑編	陽瑪諾	北京	一六二二
大西利先生行蹟	艾儒略	北京	一六二一
天主聖教啓蒙	羅如望		約一六二三
性學觕述	艾儒略	杭州	一六二三
西學凡	艾儒略	杭州	一六二三
職方外記	艾儒略	杭州	一六二三
萬物眞原	艾儒略	杭州	約一六二三
張彌克遺蹟	艾儒略	杭州	一六二三
靈言蠡勺	畢方濟 徐光啓	上海	一六二四
推曆年占禮法	金尼閣	西安	一六二五
況義	金尼閣	西安	一六二五
三山論學記	艾儒略	杭州	一六二五
教要解略	高一志	絳州	一六二六
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	絳州	一六二六
則聖十篇	高一志	福州	一六二六
遠鏡說	湯若望	北京	一六二六
地震解	龍華民		一六二六
奇器圖說	鄧玉函	北京	一六二七
寰有詮	傅汎際 李之藻	杭州	一六二八
天主經解	羅雅谷	絳州	一六二八
聖母經解	羅雅谷	絳州	一六二八
楊淇園行略	艾儒略		一六二八
聖人行實	高一志	絳州	一六二九
求說	羅雅谷	絳州	一六二九
彌撒祭義	艾儒略	福州	一六二九
主制羣徵	湯若望	絳州	一六二九
睡答	徐光啓 畢方濟		一六二九
畫答（又名睡畫二答）	徐光啓 畢方濟		一六二九
比例規解	羅雅谷	北京	一六三〇
大測	鄧玉函	北京	約一六三〇
測天約說	鄧玉函	北京	一六三〇
正球升度表	鄧玉函	北京	一六三〇
黃赤距度表	鄧玉函	北京	一六三〇

補遺

書名	著譯者	地點	年代
口鐸日抄	盧安德 艾儒略	福州	一六三〇
西學修身	高一志	絳州	約一六三〇
西學治平	高一志	絳州	一六三〇
西學治家	高一志	絳州	一六三〇
幾何要法	艾儒略		一六三一
名理探	李之藻 傅汎際	杭州	一六三一
聖言百記	羅雅谷	北京	一六三二
勵學古言	高一志		一六三二
譬學警語	高一志		一六三三
空際格致	高一志		一六三三
神鬼正紀	高一志		一六三三
古今交食考	湯若望	北京	一六三三
哀矜行詮	羅雅谷	北京	一六三三
人身概說	鄧玉函	杭州	約一六三五
出像經解	艾儒略		一六三五
斐錄彙答	高一志		一六三六
達道紀言	高一志		一六三六
寰宇始末	高一志		一六三七
崇一堂日記隨筆	王徵 湯若望		一六三七
苦難禱文	伏若望		一六三七
助善終經	同上		一六三七
五傷經禮規	同上	杭州	一六三七
眞福直指	陸安德	北京	一六三八
勵修一鑑			一六三九
四末	高一志	絳州	約在一六四〇間
十慰	高一志	絳州	約在一六四〇間
四字經	艾儒略	北京	一六四二
輕世金書	陽瑪諾		一六四二
十誡眞詮	陽瑪諾	北京	一六四二
聖經直解	陽瑪諾		一六四二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福州初版一六三五)	艾儒略	北京	一六四二
天學略義	孟儒望	甯波	一六四二
炤迷四鏡	孟儒望	甯波	一六四三
火攻挈要	湯若望		一六四三
聖體要理	艾儒略	福州	一六四四
景教碑詮	陽瑪諾		一六四四

書名	著譯者	地點	年代
五十餘言	艾儒略		一六四五
西洋測日曆	湯若望	北京	一六四五
十誡勸論聖跡	潘國光	上海	一六五〇
善生福終正路	陸安德	北京	一六五二
天階	潘國光	上海	一六五四
天主聖教引蒙要覽	何大化		一六五五
超性學要	利類思	北京	自一六五四至一六七八
聖體規儀	潘國光	上海	一六五八
提正編	賈宜睦	北京	一六五九
逑友篇	衛匡國	杭州	一六六一
天主理證	衛匡國		約一六六一
靈魂理證（又名眞主靈性理證）	衛匡國		
天神會課	潘國光	上海	一六六一
古禮口鐸	潘國光	上海	一六六二
天學眞詮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二
原染虧益	郭納爵		一六六三
老人妙處	郭納爵		一六六三
身後編	郭納爵		一六六三
不得已辨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五
測驗紀略	南懷仁	北京	一六六八
復活論	安文思	北京	一六六八
獅子說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八
聖教要旨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八
聖教約徵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八
耶穌會例	殷鐸澤	北京	一六六九
西方紀要	同上	北京	一六六九
曆法不得已辨	南懷仁	北京	一六六九
敎要序論	同上	北京	一六六九
康熙八年日食圖	同上	北京	一六六九
康熙十年月食圖	同上	北京	一六七〇
西方要紀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九
昭事經典	利類思	北京	一六六九
妄推吉凶之辨	南懷仁	北京	一六六九
彌撒經典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〇
善惡報略說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〇
驗氣說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一

已亡日課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一
善終瘞塋禮典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一
坤輿圖說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二
赤道南北星圖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二
儀象志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三
儀象圖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三
司鐸課典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四
成修神務	穆迪我	北京	
聖教略說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四
坤輿全圖	南懷仁	北京	一六七四
四末眞論	柏應理	北京	一六七五
七聖事禮典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五
司鐸典要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六
聖母日課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六
康熙永年曆法表	南懷仁	北京	一六六八
選擇議說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九
西曆年月	利類思	北京	一六七九
窮理學	南懷仁	北京	一六八三

南先生行述	徐日昇	北京	一六八八
人罪至重	衛方濟	北京	一六九八
聖年主保單	陸希言		一七〇一
古今敬天鑑	白晉	北京	一七〇六
皇輿全圖	白晉等	北京	一七一八
眞道自證	沙守信	北京	一七一八
聖體仁愛經規條	馮秉正	北京	一七一九
聖母淨配聖若瑟傳	馬若瑟		一七二一後
策算	戴進賢	北京	一七二二
朋來集說	馮秉正	北京	一七二二
煉靈通功經	利國安		一七二二後
德行譜	巴多明	北京	一七二六
濟美篇	巴多明	北京	一七二七
崇修精蘊	林安多		一七三〇
忠言逆耳	殷宏緒	北京	一七三〇
訓慰神編	殷宏緒	北京	一七三〇
莫居凶惡勸	殷宏緒	北京	
盛世芻蕘	馮秉正	北京	一七三三

書名	譯著者	地點	年代
睿鑑錄	戴進賢	北京	一七三六
聖年廣益	馮秉正	北京	一七三八
聖經廣益	馮秉正	北京	一七四〇
主經體味	殷弘緒	北京	一七四三
象儀考	戴進賢	北京	一七四四
黃道總星圖	戴進賢	北京	一七五二
性理眞詮	孫　璋	北京	一七五三
易簡禱藝	沈東行	北京	一七五八
聖若望臬玻穆傳	魏繼晉	北京	
擬依納爵	林德瑤		
聖沙勿略九日敬禮	林德瑤	北京	
照永神鏡			
古新聖經	賀淸泰	北京	

編後記

余編印此書畢，再有一言以贅之。明清間耶穌會士所編譯之書，質與量均頗可觀，且未印稿本，遺留於吾人者不在少數，惜今幾全散佚，甚可歎也。溯明清間會士在北京有東南北三堂，三堂均有豐富之圖書館。東堂圖書館成立於一六五〇年；南堂圖書館最古；有悠久之歷史，創辦於一六〇一年；利瑪竇抵京之年。北堂圖書館則自法籍耶穌會會士於一六八八年抵京後之二年，即一七〇〇年，康熙皇帝賜會士於禁城內，建造北堂，始有獨立之圖書館。三圖館所藏書籍，均極珍貴。東堂者，會士著作家之居住所也。利類思，安文思自四川隨肅親王抵京後，寓是堂，曾譯印超性學要，又譯印彌撒經典司鐸日課，七聖事禮典，司鐸典要等書。湯若望南懷仁任欽天監監正職時，有二百多欽天監職員，寓東堂編譯厤法書籍。湯若望於一六五一年前，其個人所藏書有三千餘卷，則東堂圖書館之富有可知矣。

南堂圖書館藏有利瑪竇攜來之科學與宗教等書，及金尼閣司鐸於一六一八年，自羅瑪同華攜歸教皇保祿五世所贈之七千部西書。北堂圖書館有法皇所贈珍重書籍。法籍會士來華之始，頗潛心於中國文化，極力表揚，又與歐洲各國學術機關多有聯絡，彼此交換知識，互贈書籍。北堂之圖書館學術之府庫也。

北京三堂圖書館所藏如是之豐富，然不久而厄運瀕來。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各國政府仇視耶穌會，要

求羅瑪教皇解散。一七五九年，葡國驅逐會士，法國效之，亦於一七六二年，國會議決取締。西班牙亦繼起仇教，三國當局羣謀害之，要求羅瑪教皇解散耶穌會全體。教皇格來孟十四世迫於威脅，於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率下令取消。在中國之耶穌會亦受波及，一七七五年亦被解散。一七八二年味增爵會士受命接管耶穌會會士在中國所辦之傳教事業；北京東南北三堂遂爲味增爵會會士管轄矣。

味增爵會會士接管後，一切蕭規曹隨，無有變更。然是時正當聖教艱難之際，禍從天來，難於逆料。一八一二年味增爵會會士福文高高守謙見教難日劇，官廳屢來抄查，欲將東堂貴重物件及圖書等，夜間裝箱祕匿，不戒於火，圖書等盡行焚燬。（Bulletin Cathrolique or Pe Kin,1940 pp 82—92）

北堂自一八二四年，福文高會士逝世；一八二六年高守謙會士回歐後，一八二七年，遂被清廷廢賣。國籍薛司鐸乃將圖書等遷至教士墓地正福寺，繼又遷一部於關外西灣子，惟大部份仍留該寺，托一杜姓教友看。杜姓之子又恐官廳搜查，故將書籍及西洋物品掘土埋藏，六年後發掘，物品尚存，而書籍已化泥土矣。（天津工商學院出版公教學誌第四卷第二三期）

至論南堂圖書館北京畢學源主教於逝世（一八三三）之前，將南堂西堂（西堂係羅瑪傳信部教士之堂）之圖書付托於俄國東方正教魏教士保管，因當時北京無天主教教士故也。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入北京，議和後，南堂重還天主教，北堂又重行建造，俄國所保管之圖書又璧還原主，味增爵會會士乃將書籍移置北堂；當時剩餘者，僅五

十四百册中西書籍而已。茲藏於西灣子之北堂圖書，自味增爵會會士孟振升於一八五六年，升爲北京主教後將圖書分派，惟留於西灣子者爲多。孟主教所得之書於一八六〇年收歸北堂，西灣子之書又分散於二教區，一部份嗣後又歸北堂，現存於西灣子之書究有若干未明。（同上公教學誌文 Bulletin Catholique H Pekin, 1940, pp, 82—92）

北堂圖書館所藏之書從未編目，抗戰前，得北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d）及美大使館秘書（C. D. Lyon）之助，請得美國洛克基金會特別補助費，以作繕寫編目之用，將來成爲一科學化之圖書館可拭目以俟之。

本提要中，明清間耶穌會士所編著之書，北京三堂圖書館前堂藏而有之，今已散佚莫計其數。近年徐匯藏書樓努力訪求，搜得不少珍本，若名理探刻本十卷，西儒耳目資三冊，崇禎曆書，毛詩六帖等等，此皆爲世所罕見者也。惜先哲所著之書，後人不能保而有之，能不令人感慨乎。

本提要爲紀念耶穌會創立後四百年（一五四〇—一九四〇）而作，五年前本中華書局接受排印，因戰事未能出版。今抗戰勝利，天日重光，而此書得與讀者相見，亦可作勝利之一紀念也。

徐宗澤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